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五四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韻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種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宋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五四册



目錄

全宋文卷三三〇四

陳 淵 一五

容齋記		一
介堂記		二
邵武軍光澤縣學記		四
甘露寺題名記		六
定交篇		六
跋定交篇後		八
存誠齋銘 并序		九
裴老真贊		一〇
寄椰子樣茶羅與光祖頌		一一
留龍居士試建茶既去輒分送并頌寄之		一一
得老龍見和復呈		一一

題仙霞嶺上菴中示仲思 一二

鄒昭州畫像贊 一二

楊補之真贊 一二

轎版銘 一三

陳伯瑜宣義行狀 一三

廖成伯朝請墓表 一六

全宋文卷三三〇五

陳 淵 一六

祭叔祖右司文 一九

祭李先之祭酒文 二〇

祭龜山先生文 二一

祭胡寶學文 二二

祭廖尚書文 二四

祭鄧南夫文 二五

代翁子靜祭奉議叔祖文 二六

代郡守祭衢州高龍圖文 二六

代郡守祭江給事母夫人文	二七
又代漕使祭江給事母夫人文	二七
又代龐幾先運幹祭江給事母夫人文	二八
祭廖成伯文	二八
代楊丈祭翁子靜文	二九
祭表弟余君文	二九
祭楊遵道文	三〇
代龜山先生祭葉朝請文	三一
祭翁評事文	三一
祭先兄文	三二
祭翁甥文	三三
代龜山先生祭陸太孺人文	三三
祭公叙十叔文	三四
聖節致語口號	三五
天貺節青詞	三五
代高文思祈福醮詞	三六

代高左藏郡君醮詞	三六
代人祈雨文	三七
代人又疏	三七
代人又疏	三八
永豐祈雨文	三八
代人謝雨文	三九
郊後祭神文	三九
皇帝登寶位後祭神文	四〇
永豐消災道場疏文	四〇
幼山修造疏文	四一

全宋文卷三三〇六

李 光 一

感春辭一篇爲自然使君作	四三
乞開言路劄子	四三
論百姓失業劄子	四四
辭免除右司諫狀	四五

論梁師成劄子	四五
言蔡京章疏不繫階分析狀	四六
論內臣梁永劄子	四七
乞罷李彥辟官劄子	四八
論鄧雍劄子	四八
論鄧雍第二劄子	四九
乞追究王蕃召姚古劄子	四九
論吳鎰劄子	五〇
論曾紆等劄子	五〇
乞奉迎上皇劄子	五二
論內臣鄧珙等狀	五二
論宋喚劄子	五三
論明節皇后不當立忌狀	五四
論制國用劄子	五五
論三鎮親王劄子	五六
論土豪乞依戰功補授劄子	五七

辭免除侍御史劄子	五七
再辭免侍御史劄子	五八
論體究姚古等劄子	五八
論行宮冒賞劄子	五九
論王氏及元祐之學	六〇

全宋文卷三三〇七

李 光 二

論蔡攸欲潛入都城劄子	六二
議太上皇后還宮之儀狀	六二
論在京擅離官守人一等科罪劄子	六三
論劉延慶等劄子	六四
乞用河東土豪援太原劄子	六六
再乞起河東民兵狀	六七
論胡直孺劄子	六七
論胡直孺第二劄子	六八
論燕瑛胡直孺劄子	六九

再論燕瑛胡直孺劄子	七〇
論燕瑛胡直孺第三劄子	七〇
論王子獻等劄子	七一
再論王子獻等劄子	七二
論王雲等劄子 一	七三
論王雲等劄子 二	七四
論王子久劄子	七五
乞假借臺諫委任大臣劄子	七六
乞擇臺省官節錄封事劄子	七七
論貶逐臺諫乞不施行日下出門指揮狀	七八
乞戒在位揚職奉法劄子	七九

全宋文卷三三〇八

李 光 三

論國是劄子	八〇
引對人乞先經三司劄子	八一
論李會李擢劄子	八二

乞出第一劄子	八三
乞出第二劄子	八三
再乞出第一狀	八四
再乞出第二狀	八五
論彗劄子	八五
論治道劄子	八六
乞廢常平主管官罷發運司劄子	八七
乞免放散民兵狀	八八
乞罷王淵焦師叔狀	八八
乞進兵狀	八九
乞與宣州官吏推賞狀	九〇
乞令漕臣應副岳飛錢糧等狀	九一
乞與土豪鮑琢補官狀	九一
乞回避曾紆狀	九二
乞留吳錫狀	九二

李 光 四

辭免吏部侍郎狀	九四
乞車駕親征劄子	九五
乞追罷守臣遷避詔書劄子	九六
乞戒約苛斂狀	九七
論移蹕措置事宜劄子	九七
乞裁減營繕行宮狀	九八
乞免住罷行宮營繕狀	九九
乞罷營繕添支狀	九九
乞蠲二浙積欠劄子	一〇〇
進裴度平蔡州故事論主斷	一〇一
進德宗稅間架故事論聚斂	一〇二
論招降盜賊劄子	一〇三
乞降空名官告狀	一〇四
乞廢東南湖田劄子	一〇五
論孫覲劄子	一〇五

盡一申請狀	一〇七
申三省樞密院乞支錢立寨屋置軍器狀	一〇八
乞差文臣屯兵廬州狀	一〇八
乞差胡舜陟往淮西狀	一〇九
論火災狀	一〇九
乞委官節錄封事劄子	一一〇

全宋文卷三三一〇

李 光 五

辭免知湖州狀	一一二
乞薦舉武臣狀	一一三
乞補外狀	一一四
乞宮觀狀	一一四
再乞宮觀狀	一一五
辭免知台州狀	一一六
論守禦大計狀	一一六
乞宮觀狀	一一八

乞增選臺諫狀	·····	一一九
再乞宮觀狀	·····	一二一
論諸路月椿之弊劄子	·····	一二一
辭免江西安撫大使狀	·····	一二二
乞令漕司撥還本司錢物狀	·····	一二三
劾武登狀	·····	一二四
應詔論盜賊事宜狀	·····	一二四
辭免除吏部尚書狀	·····	一二六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	一二六
乞令諸路提刑司大暑慮囚狀	·····	一二七
乞宮觀劄子	·····	一二八
乞罷政劄子	·····	一二八
乞罷政第二劄子	·····	一二九
乞罷政第三劄子	·····	一二九
乞罷政第四劄子	·····	一三〇
乞罷政第五劄子	·····	一三〇

辭免除職與郡劄子	一三一

全宋文卷三三一

李 光 六

論當引見郎官狀	一三三
二稅物帛不宜從縣道起發直達朝廷奏	一三三
乞蠲免秋苗加耗奏	一三四
逃田招佃事奏	一三四
措置江東防備奏	一三五
乞權宜措置和買及上供細絹奏	一三五
乞於上供米內借留斛米供湖州軍糧奏	一三六
乞廢罷明越湖田奏	一三六
再乞廢罷明越湖田奏	一三七
乞差漕司計置綱運奏	一三八
江浙不可行交子奏	一三八
乞討論祖宗故事劄子	一三九
乞按察諸路財賦劄子	一四〇

乞遣臺諫按察民病以應天災劄子	一四〇
乞辨君子小人劄子	一四二
論臺諫班次疏	一四三
論朱勔等劄子	一四四
再論朱勔劄子	一四五
論人主之職疏	一四六
乞罷用例酌情指揮劄子	一四七
乞修京城守禦之備劄子	一四八

全宋文卷三三一二

李 光 七

進高祖與韓信論將故事論任將狀	一四九
進姚崇言按察使故事論卹民狀	一五〇
乞不用內臣管軍劄子	一五一
乞措置防江劄子	一五一
車駕親征進起居表	一五三
謝除徽猷閣待制表	一五三

謝知臨安府到任表……………一五四

除宮祠謝表……………一五五

除吏部尚書謝表……………一五五

賜對衣金帶鞍馬謝表……………一五六

謝知建康府到任表……………一五六

復兩官謝表……………一五七

除顯謨閣直學士謝表……………一五八

謝知平江府到任表……………一五九

孟傳賜進士及第謝表……………一六〇

辭免除參知政事表……………一六〇

除參知政事謝表……………一六一

瓊州安置謝表……………一六二

移昌化軍安置謝表……………一六三

量移郴州安置謝表……………一六三

應詔薦舉武臣狀……………一六四

申都督府乞令耿進屯池州狀……………一六五

申樞密院乞令王進依舊屯池州狀 一六六

全宋文卷三三一三

李 光 八

與楊龜山書 一 一六七

與楊龜山書 二 一六七

與楊龜山書 三 一六八

與楊龜山書 四 一六八

與翟公巽書 一六九

宣城與屬縣官書 一 一七一

宣城與屬縣官書 二 一七一

與程伯寓書 一 一七二

與程伯寓書 二 一七三

與程伯寓書 三 一七四

與程伯寓書 四 一七四

與程伯寓書 五 一七五

與程伯寓書 六 一七八

與程伯寓書 七 一七九

與時宰書 一八〇

與張德遠書 一 一八一

與張德遠書 二 一八二

與沈元用書 一八二

全宋文卷三三一四

李 光 九

與趙元鎮書 一 一八四

與趙元鎮書 二 一八五

與趙元鎮書 三 一八五

與趙元鎮書 四 一八六

與趙元鎮書 五 一八六

與趙元鎮書 六 一八七

與趙元鎮書 七 一八七

與潘子賤書 一八八

與蕭德起書 一八九

與海南時官書		一九〇
與羊荊華書	一.....	一九〇
與羊荊華書	二.....	一九〇
與羊荊華書	三.....	一九一
與羊荊華書	四.....	一九一
與羊荊華書	五.....	一九一
與羊荊華書	六.....	一九二
答符秀才書		一九二
與姜山嗣老書	一.....	一九三
與姜山嗣老書	二.....	一九三
與姜山嗣老書	三.....	一九四
與陳伯厚書		一九四
與王彥恭書		一九五
答樓仲暉書		一九六
與呂仁甫書		一九六
與潘良貴書		一九七

三字帖 一九七

全宋文卷三三一五

李 光 一〇

與胡邦衡書 一 一九八

與胡邦衡書 二 一九八

與胡邦衡書 三 一九九

與胡邦衡書 四 一九九

與胡邦衡書 五 二〇〇

與胡邦衡書 六 二〇〇

與胡邦衡書 七 二〇一

與胡邦衡書 八 二〇一

與胡邦衡書 九 二〇二

與胡邦衡書 一〇 二〇三

與胡邦衡書 一一 二〇三

與胡邦衡書 一二 二〇四

與胡邦衡書 一三 二〇五

與胡邦衡書	一四		二〇五
與胡邦衡書	一五		二〇六
與胡邦衡書	一六		二〇七
與胡邦衡書	一七		二〇七
與胡邦衡書	一八		二〇八
與胡邦衡書	一九		二〇八
與胡邦衡書	二〇		二〇九
與胡邦衡書	二一		二一〇
與胡邦衡書	二二		二一一
與胡邦衡書	二三		二一一
與胡邦衡書	二四		二一二
與胡邦衡書	二五		二一二
與胡邦衡書	二六		二一三

全宋文卷三三一六

李 光 一一

上館職啓		二一四

答婺州交代傅龍圖啓	二二五
知建康府謝宰相啓	二二五
與越守綦內翰啓	二二六
回葛待制啓	二二六
回漕使張郎中啓	二二七
回湖州交代陳侍郎啓	二二七
回常州鄭右司啓	二二八
知平江府謝宰相執啓	二二八
回張虔州柔直啓	二二九
知温州謝丞相啓	二二九
回餘姚知縣啓	二二〇
回宮使婁察院賀正啓	二二〇
回邑宰賀正旦啓	二二一
答陸氏求婚啓	二二一
答潘舍人求婚啓	二二二
謝孔倅啓	二二二

閒樂先生奏議序	一二二
跋李丞相所作顏魯公真贊	一二四
跋閻立本列帝圖	一二四
跋蔡君謨茶錄	一二五
題富鄭公奏議	一二五
跋再刊初虞世必用方	一二五
跋陳元達鑠諫圖	一二六
跋碧虛子纂經	一二七
跋維摩經贈羊荆華	一二七
跋許觀所藏法帖	一二七
跋所書華嚴經第一卷	一二八
書李林甫傳後	一二九
跋東坡雙泉詩	一三〇

全宋文卷三三一七

李 光 一二

養生堂記	一三一

瓊州雙泉記	·····	二三三
昌化軍學記	·····	二三四
捨黃蘗裴公真像	并偈 ·····	二三六
效莊周句法	·····	二三七
吳伯成推官晦堂銘	·····	二三八
姜山靜凝院鐘銘	·····	二三八
等慈寺鐘銘	·····	二三九
轉物庵銘	·····	二四〇
端硯銘贈六十五姪孟容	·····	二四一
孟堅硯銘	·····	二四一
孟珍房相樣硯銘	·····	二四一
孟珍端溪方硯銘	·····	二四二
孟傳硯銘	·····	二四二
老人星贊	·····	二四三
正獻祁國杜公畫贊	·····	二四三
牧牛圖贊	·····	二四四

戲作金粟湯贊	二四四
子賤舍人寄入定觀音像因讚其上	二四五
不出贊	二四五
郴守江君畫贊	二四五
病中自贊	二四六
郴州寫真贊	二四六
示孫文	二四六
儋耳廟碑	二四七

全宋文卷三三一八

李 光 一三

莫叔達墓記	二四九
杜府君墓誌銘	二五〇
左承議郎吳君墓誌銘	二五一
胡府君墓誌銘	二五三
靖州通判胡公墓誌銘	二五五
律師通公塔銘	二五九

祭江郎中子我文	二六一
祭張龍圖柔直文	二六二
祭胡公文	二六三
祭孫昌文	二六三
祭馬伏波文	二六四
寒食享祀祝文	二六四
先兄二十五承事祝文	二六五
薦羊疏文	二六五

全宋文卷三三一九

孫 傅

上金帥乞復立廢主狀	二六六
上金帥乞立趙氏第二狀	二六八
上金帥乞立趙氏第三狀	二六九
上金帥乞留皇太子監國狀	二六九
上金帥乞立趙氏第四狀	二七〇
上金帥乞立趙氏第五狀	二七一

上金帥乞立趙氏第六狀……………二七二

跋洪慶善昌黎年譜……………二七二

先師鄒國公孟子廟記……………二七三

王筠墓碑……………二七五

穆 洙

穆氏塋舍記……………二七七

宣德郎穆翬墓表……………二七八

盛 某

台州黃巖縣昭應廟記……………二七九

黃 集

璇璣圖叙……………二八二

全宋文卷三三二〇

張 宣

館閣續題名記……………二八三

王 復

乞權剗刷舟舡應副裝發御前官物奏……………二八五

李邦彥

乞復尚書令之名奏……………二八六

乞在外宮祠奏……………二八七

乞致仕劄子……………二八七

政和御書手詔碑記……………二八八

三洞記……………二九〇

宣德樓上梁祭告五方五帝太歲神十二神將梁官土地等祝文……………二九一

程昌寓

范寅亮除湖北運判乞迴避奏……………二九二

乞選差峒丁弓弩手來鼎州使喚奏……………二九二

乞依指揮推賞奏……………二九三

上廟堂論遣使都督川陝荆襄未便書……………二九三

全宋文卷三三二一

聶 昌

乞改正都錄事班位奏……………二九六

論伏闕劄子……………二九七

乞收盜賊刺充廂軍奏	二九七
言扞敵之策奏	二九八
說諭河東士民	二九八
吳季述	
宋故吳助教墓誌銘	二九九
胡交修	
天子不宜親征郡盜疏	三〇一
弭盜保民疏	三〇二
乞例差兩省給舍分輪看詳文字奏	三〇二
乞章奏房依舊置過犯簿奏	三〇三
乞編七司例冊奏	三〇三
乞渡江以前責降臺諫官等令州軍保明奏	三〇四
乞不撰胡世將制詞奏	三〇四
論交子疏	三〇五
乞以韓忠彥配饗徽宗廟庭狀	三〇五
慕容彥逢謚議	三〇六

鶚章帖……………三〇七

蘇起

乞令諸路州縣將耕藉詔書刻石奏……………三〇八

全宋文卷三三二二

安堯臣

乞寢燕雲兵事書……………三〇九

上皇帝書……………三一七

王彬

隨州大洪山崇寧保壽院十方第二代楷禪師塔銘……………三二〇

全宋文卷三三二三

仇念

福建兩浙淮東沿海制置使天申節上供事奏……………三二三

舉官員數乞依兩浙轉運奏……………三二四

乞本司屬官依發運司屬官例叙位奏……………三二四

乞支錢專充買牛奏……………三二四

濠壽二州官軍乞推恩奏……………三二五

沿海有舟之家遞相覺察隱寄盜賊奏	三二五
薦楊孝子奏	三二五
赴陝西辭行疏	三二六
乞申飭州縣同心禦敵奏	三二六
徐師仁	
唐秘書省正字先輩徐公鈞礪文集序	三二七
昭懷劉皇后	
上皇太后乞昭雪表	三二九
爲責鄒浩上皇帝謝表	三三〇
杜從古	
集篆古文韻海序	三三一
左 譽	
池州藏春洞記	三三三
宋故林君達本墓誌銘	三三四
楊葆光	
跋雲陽令王康朝題法相院詩	三三六

全宋文卷三三〇四

陳 淵 一五

容齋記 崇寧二年七月

江陵教授之廳事東，有廊廡，南引而屬於門，其修可四尋，舊以爲書室。余治其三之一而有之，可以置几席，羅經史百氏之書，宴坐寢休其間，名之曰「容齋」。始余客游大梁幾年，而楊先生職江陵學官，使招余以來。既至，方盛夏，南地本卑濕，而官舍狹陋，不庇風雨。其西南去古城不百步，草木蓊鬱，蛇虺蚊蚋之所匿伏。處則無以休其怠惰之情，出則無以宣其湫底之氣。余竊不樂，而先生安之，怡然如顏子之在陋巷，晏然如原憲之居環堵。出對賓客，入見子弟，常自若也。茲豈無得而然哉？故予每以是爲愧，且自狀其不學之過，而思夫人所以進此道者。已而胸中廓然，顧向之滯思，了無毫髮可得。環視所居簷宇之隘，綽綽乎有餘地矣。則又存吾所固然之廣大於性，委吾所不可必之外物於命。自以謂室雖愈小，苟可以容吾身，處之不厭也。容齋之作，其此時乎？嗚呼！天地亦大矣，

曾不能外吾方寸之地，則是身之在心，猶海中之一漚耳。萬物之理，大則不容，小則易措，故人能漚視其身者，必能隨所託而安之，蓬戶甕牖，亦奚以爲戚哉！孟子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夫孟子之得志於此，或不暇爲。則士方窮時，修其所必爲以須時者，其不有大於居室者乎？修其所甚大，而遺其所甚小，此方丈之內，所以能容我而不迫也。古之人在畎畝則樂處畎畝，素夷狄則行乎夷狄，以至死生之際，無所變懾，其原蓋出於此。或者舍天下之廣居，厚蓐爾之小體，遇事不釋，隨之以憂愁憤怨，雖天壤之間，將無往而不爲礙也。則夫丹楹藻井之宏麗，其足以容之乎！蓋得其所安，則無隘而有餘；失其所安，則無廣而不足。所安之得失，皆自其心，則齋之有容，不可以他求也。故予深悼其初心之不然，書是於齋，以自訟焉。崇寧二年七月十五日，劍溪陳淵記。《默堂集》卷二〇。

介堂記

紹興七年五月

江西之士，多以通才達觀自處，視修潔謹細爲不足道。間有言動不違於理，取予必以其義，負繩墨而蹈規矩者，衆必指以爲迂怪，曰：「是了然自異，欲以奚爲？」縉紳先生導其說於前，而放曠不羈之徒又噪而助之，以故名節不聞於時，偷薄成風，而廉恥之道盡矣。余靖康、建炎間，嘗假令於廬陵之永新，地廣物衆，比他邑爲難治。思所以救前日之弊者，唯反其所習而勸之爲不可緩。於是博訪

端殼自守、不爲流俗所移之士，尊其道而友其人，庶幾下觀而化。蓋久而後得龍君時升焉。時升抱才處晦，厄窮不改其度，交非其類，如將浼己，推之辭受之際，雖毫髮不苟也。其平居接人，無貴賤戚疎，必盡其誠。一語失中，必反復折難，歸於直而後已，人亦以是畏憚之。蓋古之介者也，與向所謂自處以通達，而流入於偷薄者異矣。故余樂與之游。又因其作堂秀溪之上，將以遠城市，避喧囂，離人而立於獨也。則請以「介」名之，且示余區區相與之意，所以勸也。或者曰：「介者，不同於衆，與物多忤，其失爲矯激，爲僻滯，爲執而不通，爲隘而不容，子何善夫爾也？」余曰：君子之行，所至不同，而介則不可去也。若乃命介以小節，而以和光同塵爲處世之法，脂韋汨沒，終亦無所名矣。昔者孟子論伯夷、柳下惠，或以爲聖之清，或以爲聖之和。夫清固疑於介，而和何有焉？然而孟子又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是雖和也，介其可少乎！蓋不差汙君，不卑小官，援而止之而止者，下惠之和也。使其枉道而事人，戀戀於父母之邦而不能去，或處之以三公，則不辨禮義而受之，是亦苟賤無恥之人耳，亦何貴於和哉？故曰君子不可以去介者，爲是故也。雖然，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受，人皆信之，而孟子則以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爲不可。蓋簞食豆羹之與萬鍾，其爲物一也。而人常輕於舍簞食，而重於辭萬鍾者，道義之不明，則物之多寡有以亂之耳。是故易於爲其小，而難於爲其大也。夫道義者，應物之權衡也。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不以一介取諸人，至於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一以是處之，又豈有難易乎？由是言之，仲子之於齊國，下惠之於三公，俱非其所嘗試也。而孟子於此，有信有不信焉者，亦自其道義以觀之耳。故知仲子之不足信，然後知下惠

之所以異；知下惠之可信，然後知伊尹之所以同。非深達孟子之旨者，不足與語此。今余既取時升之介，且以名其堂，於時升無間然者。又欲進之以古人之道義，則所期於時升者，其有既乎？時升其勉爲柳下惠之介，余之望也。紹興七年五月十三日，延平陳淵記。《默堂集》卷二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五〇七五。

邵武軍光澤縣學記

紹興十五年二月

上即位十有六年，稍厭金革之事，專修文德，中外晏然，人用休息。於是振舉舊制，以彰中興。越明年，詔即行在所建太學，設師儒之官，增弟子員。凡所以教養考選之具，視祖宗時爲備。天下學士聞風而至闕下，願就誨育者，至不可勝數。上親臨其宮，加勸獎焉。仍以宸翰所書經子之文，均賜外郡學。由是州縣之吏職在流承者，莫不以學校爲急務，竭力赴功，唯恐居後。光澤之學成，蓋其時也。而余友順興吳君璋適寓茲邑，以書來告，且道邑令王君之賢，舉事之敏，願有紀焉。余惟光澤得邑，介於江、閩兩境之間，地瘠而民貧，雖當往來之衝，而非商旅化財居貨之地。他日爲政於此者，常若無暇。而王君獨能以撫字之隙，改築鄉校，祇上之德，先之訖事，而民不以爲病，是可嘉也已。故爲叙其因，而益以余之所聞，庶以廣王君勸學之意云。蓋學者，學爲善而已。善者，性之正。有之而爲信，充之而爲美，擴之而爲大，大而能化，則入於聖矣。故《周官》以六德教民，聖在其中，善

之所積也。而或者易之，以爲不足爲，無乃未之思耶？孟子曰：「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而人倫之明，自事親始。事親必本於誠身，誠身必本於明善。善之不明，而欲積之以成德，而期於神明自得，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末世窮年，終不近矣。雖然，善亦難明哉。學者必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意必固我兼忘之後，旋視而反聽之。當其入乎無間而行乎非有，如人之始生而愛其親，已長而欽其兄，亦豈利而爲之哉？純乎善而不雜於利，此舜之所以爲舜也。使學者憂不如舜，日孜孜而不知倦，其於作聖也何有？故曰：學者，學爲善而已，渠不信夫！今聖上躬舜孝於九重之中，固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宜其下觀而化，疾於影響，而且以得乎先聖之意者，寓諸心畫之間，以幸多士。所謂明善以誠身，誠身以事親之說，見於孔子、子思、孟子之書，昭然如雲漢之在天，有目者皆可睹也。人倫之所以明，誠出於此。將見人才衆多，天下可運於掌矣。蓋宣王北伐之後，方有事於蠻荆，而新田之芑，已有可采，卒之復文武之業者，亦未必不由此也。王君爲政於光澤，知所先後，其有見於斯乎？如聞邑舊有學，久弊弗葺，學徒雖衆，而藏修游息之所，嘗苦益陋（二），以故圓冠方屨之士動以千數，而進登仕籍者累數十年或無一人。王君始至，憫焉，於是爲易而新之，峻其欄宇，以揮發山川之秀氣。庶幾自此異人間出，繼爲盛世之用，此亦爲人上者愷悌之善政也。然仕止於爲祿，習科舉之文者，皆足以得之。科舉所以誘人爲善，而非古人所謂善也。學者明乎古人所謂善利之分，而無愧於王君樂育之誠，則又善矣。王君名聿求，福唐人。余未及識之，觀其勸學之意，亦可知其爲人焉。紹興十五年二月十日，延平陳淵記。《默堂集》卷二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一九八三。

〔一〕益：似當作「隘」。

甘露寺題名記

崇寧五年七月

崇寧丙戌歲七月十二日，候潮於瓜州。時秋暑熾甚，舟中鬱鬱不快，獨與友人張載德拏上艇，破駭浪，乘涼於金山。是夕天宇空闊，江上月明，觀波瀾之汹涌，魚龍之出沒，秋光蕩搖，萬頃一色，清風薄人，毛髮盡立，恍然不知身世之所在也。明日，曉霧初霽，草履藜杖，相與登絕頂，憩留雲亭上。俯視舟楫江上，絡繹往來，真夢境也。更數刻，下謁滿公於妙高臺。飯罷而日既午矣，遂渡京口，至北固，浴其山之下，風乎淨名齋之前楹。下瞰衆峰騰蹙，中圍萬井，山林城市之趣兼得之，蓋東南奇觀也。日暮携手上方，北眺揚子，所謂龍游、焦山、海門數島簸揚其間，蓋微矣。東望滄海，天水相銜，雲濤渺然，使人有隘人間之志，欲脫去塵世而未能也。須臾微雨作，且止將宿焉。僕來告余，舟已南矣，乃步月而歸。劍谿陳淵題。淵字知默，載德名公厚云。《默堂集》卷二〇。

定交篇

朋友以情相親者，不若以義相許；以義相許者，不若以道相從。余在太學求切磋琢磨之益久矣，

上焉者蓋僅有之，其次可三五人，又其次則亦十數而止耳。嗚呼！何其得之之難也！豈余之所以自樹立者，不足以取信於人，其人奔逸遠引，而莫余見歟，抑亦致之之誠有所未盡歟？夫所以取信於人者，余既不敢不勉，若人之信否，固不可必也。而余之於朋友，亦可謂盡其誠矣。方其未得之也，則致其眷眷慕望不已之意。其既得之也，則惟恐不獲其歡心。至其日久，所爲未必盡同，有索我於形骸之內者，則必爲之戚戚然反覆譬諭，以申余之志，而使之察己，而見察則如醉夢之醒，如昆弟親戚之久離而再見，如廢手足之以藥而獲遂也。余之於朋友蓋如此，其誠豈有不盡者乎？然而誠既盡，而寡與信矣，其難得哉！余觀世之君子，其群居握手，昵昵無間，誓以死生，真若可信者。一旦少违其意，則目怒背毀，遇之若視路人，絕之如遺草芥，豈其得不必艱，而謂不足惜歟？不然，何其離合之易然也！建安陸敬思，余舊聞之於太學，蓋所謂眷眷慕望之不已者，獨恨未識其面。一日訪余外舅楊先生於荊州，余得之於語默步趨之間，君子人也。與余言，若有意於余者。余知其勝己，願從之游，而不敢以爲友也。及其相聚既久，則傾竭肺腑，而忘其形迹之所在，余亦不自知其不肖，不足以取累於人，惟恐其舍余以去。既去，余念之無已。而繹其所以規切我者，皆欲以成我，而期我於遠也。此豈世俗無故而合者之比耶？余於敬思於是，不止求之情義之間而已，然則敬思寧不有以處我哉？余外舅嘗告余曰：「耳、餘之交，或以謂凶，終於勢利，非也。直相責之深，而相知之淺耳。」余考之史，信然，故常以是爲戒。不知敬思於我，其以人譽而取我乎，其亦有以知之乎？夫以一人譽而取之，則必以一人之毀而棄之，此理之必至者。敬思之於我，其不然審矣，蓋必有以處我也。余實無足知，則

敬思所以處我者，將何以乎？此不可不余告也。予雖不敏，竊嘗慕顏、閔、游、夏之風，而欲求道於洙泗之間，期萬有一得焉，以爲終身依據之地，庶幾不爲父兄朋友之累。而敬思之志既與余同矣，誠以是自處，亦以處我，則吾二人者，其有愧於古之人乎，其不異於世俗之紛紛者乎！孔子曰：「定其交而後求。」蓋必如是而後交可定也。作《定交》一篇，以寄敬思。敬思儻告我以其志，願安承教。

《默堂集》卷二〇。

跋定交篇後

始余見敬思於荊州，傾蓋如故，經月而後別。時敬思遊京師，余適有感焉，爲此文欲以寄之，因循未果，蓋崇寧三年也。其後敬思亦請昏於楊氏。又四年，復會於餘杭之官舍，日侍先生之側，益以親狎，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則向之所期於敬思，亦既得之矣，此文遂不復出。大觀二年春，偶於故稿中見之，因語及焉。敬思聞而欲之，謂余曰：「吾二人之相得，今非昔也，則此文宜若無用矣。然以爲無所用而棄之，不若錄以相遺，庶以識吾二人者之初心爲不偶然也。」因忘其語言之不工不辭而授之。三月十五日，延平陳淵書。《默堂集》卷二〇。

存誠齋銘

并序

余嘗問所以爲道之方於龜山楊先生，先生曰：「《大學》之書，聖學之門庭也，是可讀而求之。」余退而學焉。觀其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本在於誠吾意而已。其說簡而盡，其理直而周，其用要而博，雖不敢疑，而未知其必可行也。已而質之先生，先生曰：「是固然。」又辱教之，曰：「《中庸》之書，大道之淵源也。是可讀而知之。」余又退而學焉。至其論至誠不息，其極至於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則作而嘆曰：「嗚呼盛哉！誠若此，天下國家其不足爲也已。」又從而考之，則天之所以高明，地之所以博厚，山嶽之所以峙，江海之所以流，莫不以此。蓋嘗收視反聽，一塵之慮不萌於胸中，表裏洞然，機心自息。既自以爲知之矣，又以謂：其致之也不凝，則其居之也必不安；其養之也不熟，則其發之也必不粹。斯道也，其可須臾離哉？以其不可違也，而莫之違之，故吾誠嘗存焉。蓋古之聖賢，未有釋此而能至者，以余之不肖，幸與知之。而數年之間，汨沒於奔走，曾不得少暇，以休滌其心而坐進乎此，此余之所以久而不入於道也。大觀元年，先生官於餘杭。夏四月，余自親側復來，因即縣宇之東舊屋數椽，治爲講習之所，揭其榜曰「存誠齋」，蓋有志乎力行其所知也。自今而往，凡吾飲食起居、出處語默之際，必常見其所謂誠者，了然於吾心，然後出之，庶幾日進於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歸也。則

命名之意，可無愧矣。既以自矢，且爲之銘以自省。銘曰：

天地之道，爲物不貳。君子養心，致一而已。喜怒哀樂，未發其幾。意必固我，絕之於微。正當此時，寂然不動。有物感之，全體即用。是之謂一，匪一無誠。一日至焉，天下歸仁。我觀聖賢，異域殊世。惟是之存，若合符契。敬以爲宅，忠恕其門。自我譬之，推而及人。惟我與物，初無二體。各私其私，則有彼己。私智磨盡，成性渾然。無物非我，其天守全。天理所在，如鏡如像。有來斯應，不與俱往。又如月影，散落萬川。定相不分，處處皆圓。相彼世儒，內外不一。不勝其私，機變橫出。孰知至人，動莫非真。飲食起居，誠無不形。我作此齋，大可容膝。宴坐其間，虛而不迫。迴光內照，隱几無言。氣專神凝，息調而淵。表裏俱融，焉有所倚。或紛乎前，行以無事。古人遠矣，斯道莫傳。以銘存誠，其庶幾焉。《默堂集》卷二〇。

裴老真贊

一切虛空，有作皆障。於所作中，庸分真妄。師圖其像，謂是爲真。畫非實相，師亦何人？認物爲我，我固非我。見畫猶身，存之亦可。師於彼此，兩無所安，亦無所離，作如是觀。《默堂集》卷二〇。

寄椰子樣茶羅與光祖頌

不得其髓，而象其皮。膠漆所成，甚是而非。有隔其中，羅動塵飛。麤中求細，於焉用飾。彼昏不滌，視此器之。有如公者，奚以此爲。《默堂集》卷二〇。

留龍居士試建茶既去輒分送并頌寄之

未下鈐鎚墨如漆，已入篩羅白如雲。從來黑白不相融，吸盡方知了無別。老龍過我睡初醒，爲破雲腴同一啜。舌根回味只自知，放盞相看欲何說。《默堂集》卷二〇。

得老龍見和復呈

來《頌》云：「內性白，外形黑，而一味無別。」故末云云。

是渠白芽，聚爲黑塊。方訝墨堅，復如粉碎。生滅滅已，元非內外。說性說形，又說一味。急點一盃，扶居士醉。《默堂集》卷二〇。

題仙霞嶺上菴中示仲思

媯之後，封于茲。出我車，濟乎沂。龍得雨，燕始歸。一投匕，遂拂衣。忠州孫，見者思。發一笑，譯其辭。《默堂集》卷二〇。

鄒昭州畫像贊

粹乎其爲容，即之者莫測其剛也。實無所不能，而獨不露其所長也。其毅然不撓者，遇事而後見之；而其超然自遂者，顛沛造次，是以爲常也。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吾睹其似者，而猶悅之。蓋其所不可得而形容者，雖百世不亡也。《默堂集》卷二〇。又見《思賢錄》卷五。

楊補之真贊

分別黑白而無愛憎之私，故人不怒；遊戲翰墨而無好名之累，故人不爭。頽然天放，蓋幾於忘我者，而不能已其不平之鳴。吾聞至人灰心槁骸，有口掛壁，其聲如雷。是謂不言之辯，終日如愚，古

唯有回。彼有十年端坐，莫或得之；畫工乃能傳此一默，豈非吾師！《默堂集》卷二〇。

轎版銘

我坐籃輿，按此禪版。誰歟荷者，肩頰足繭。若古有義，上下相臣。我獨何爲，役此賤貧。孰謂殊形，不切於己。爾背流汗，吾頰有泚。車中憑軾，馬上據鞍。不可徒行，匪毒斯安。我恬豢養，處非其義。矜此勞人，銘以志愧。《默堂集》卷二〇。

陳伯瑜宣義行狀

政和六年

公諱某，字伯瑜，姓陳氏，南劍之沙縣人。高祖諱文餘，以其子秘書少監之貴，贈官至尚書駕部員外郎。陳氏爲延平大族，自少監公之後，世有顯人，名德震天下。而公之曾祖可法，皇祖大祖，皇考瑄，蓋三世不仕。公自少時，即發憤讀書，欲張大其家聲，刻苦不少懈。宗黨多譽之，尤爲叔祖朝議之所信愛，雖遊宦遠方，未嘗不以自隨也。以是公得徧歷通都大邑，從良師友以學。學且成，其施於科舉若有餘矣，然每出輒不利。中年益奇蹇，遂棄而家居，往來田野間，若無意於斯世者。獨教其子升、戩曰：「耕而穫，常理也，旱潦則亦有焉。汝力於學，以追少監之子孫，無我多愧。且吾先世

多潛德，至於今蓋久，寧常晦而不彰乎？」二子遵其言，日進不已。其後數年，果有貢於禮部者，雖不偶，而其志愈勵矣。公從容謂其夫人曰：「吾兒類能自立者。上方興太學，英材輻輳，學者求琢磨之益，宜必於是。吾將遣二子遊焉，而貧無以爲道路之費，奈何？」夫人曰：「如不可已，則唯所命。」公於是鬻饘粥之田，資其子以行。里俗或笑之，公適然不以介意。又二年，當元祐三年，而戡舉進士中第。嚮之笑者始相與警嘆，以公之不計目前爲得。又十年，當紹聖四年，而升復登科。人以是大服公，則又相與抃蹈，爲公深賀。公謝客曰：「教子欲其才，吾志也。以文墨而得祿，比比皆然，何足賀？」識者謂公器度過人遠甚，其子卒皆有成矣，豈其教之固有道歟？崇寧中，戡調於吏部，得虔州幕官。虔於江西爲大郡，當江嶺之衝，貴人達官常所往來，與夫朝廷之有事於交廣者，出入必過焉。其見戡者，則以虔之屬吏爲得人。會群蠻擾邊，克之，朝廷以廣西融、宜等州別爲一路，隸黔南，自幕僚以上，皆堂選，重其事也。由是諸公之任事於此者交辟之，書奏，就除融州判官。戡以公老不忍遠去，書來告曰：「必辭是。」公聞之，即輕騎詣其子所，詰之曰：「男子志四方，事業亦欲及時。汝爲汝之所爲，毋以我故自滯。儻汝有立，雖行萬里之外，如在吾側。不然，徒朝夕相依，無謂也。汝必往！」戡不得辭，公因挈其婦孫以歸，而使戡獨之官。後果以戎功改通直郎，用元圭恩，封公承事郎，又用郊祀恩，再封公宣義郎。暮年躬被寵榮，人爲公喜，而公之辭色卒不見其有異於平日也。戡居黔南日久，屬以侍養乞於朝，已而得請，當詣闕，遂亟授福州閩縣丞以歸。既歸，父子相見歡甚。久之，迎公如閩，蓋期年而後返。其明年，二子亦返。未幾，公復趣二子還任。戡

曰：「長樂佳山水，游觀休息之所爲多，且飲食醫藥尤便老人，其必之此乎。」升進而言曰：「始戡之令於四明之昌國也，涉江逾海，道遠且阻，翁嘗與俱北。南歸而丞於閩也，又得侍翁以往。今升領建之松溪邑事，其去家於閩爲近，居處口體之奉非所憂，當爲升行。戡不必聽。」公笑而從之。其在松溪，强健如未病時。冬十月朔，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子孫以次賀，婦進饋就視，則已奄然逝矣。蓋政和四年也，享年八十有四。公純直樂易，其於孝友，蓋不待勉強而後能至。平居語莊而氣平，於人無貴賤戚疎，視之若一，宜其遇事易撓。然一有不歉於義，無苟從者。其奉己至約，而施予無吝。悅之不以其好，弗屑也。在昌國，其子官滿，奉之以歸，至郡，即先走會稽，告其去於部使者。民有聚白金三百兩，伺公出，羅拜庭下，願以爲公壽，且曰：「前此爲敝邑者，蓋許之也。以大

夫之嚴，不敢以請，輒私於下執事，幸不以爲罪。」公麾而出之，曰：「令爲國牧民，反於汝乎責貨，何義也？汝必速反。吾兒知之，其不汝容矣。」民感泣而去。公晚歲貲稍裕，計其所用之餘，遇新陳不繼之際，輒平價出之，閭里之貧者賴以不困。所居去城市稍遠，俗不餌藥，唯以巫祝爲尚。公爲儲金石草木之可以療疾者，依古方和之，散以予民。當癘疫並興，公前後所全活甚衆，鄉人德之。始戡之官於黔南也，戎事有間，凡嶺外珍奇之物，詭異之玩，儻可以娛心意、快耳目者，莫不畢致，以獻於公。又屬其族子弟築亭於居第之東，宏壯偉麗，大溪橫其前，喬木蒼然，掩映左右，以爲公親戚故舊燕遊之地。至於觴豆之器，射壺博奕之具，無一不備，來者樂之，且以公之難老爲有子也。公曰：「吾兒念我，欲以是相悅，然吾豈待此而後足？不遽止之，亦所以慰其遠情耳。」公之清修恬漠蓋如

此。公夫人邑里鄧氏，資淑慎，治家嚴整而用物有度。方公捐書就閒，不以生事撓心，寔甚，夫人爲均節有無，至婚喪、祭祀、賓客之所宜費者，率不更其素，故人以爲難。蓋長公一歲，前公十年而終，亦以其子陞朝，贈孺人。生三男子，長曰升，次堯輔，而季則戩也。堯輔蚤世，升後公一年亦卒，官止文林郎。女二人，適進士黃約、羅世英。孫男四人。將以六年十二月二日辛酉，葬公於縣之崇仁里故發冲之原夫人之兆。宜有顯刻，以傳不朽。謹叙次其世系、仁義如右，以告當世之君子，使誌公之墓者，得以考焉。《默堂集》卷二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一四六。

廖成伯朝請墓表

公諱某，字成伯，姓廖氏。廖氏之先，蓋出於周文王之子伯廖，以字爲氏。自東漢以來，時有顯者，然皆莫知其所承襲。至唐或居太原之晉陽，遭天寶之亂，以其族避地閩中，家延平山谷間，號龍池。唐亡，龍池之族仕王氏，多以軍功有聞。其子孫蕃衍，遂爲延平著姓。至公八世祖，始由龍池分處順昌縣之交溪，故今爲交溪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潛德弗仕，世積善，以高壽終，鄉人化慕焉。公少力學，工文詞，以其母楊氏意應舉，爲場屋有名士。母卒，即棄去故習，益求其所未至，而養其所固有者，以教其子。已而其子擢進士第，列官於朝。遇政和六年郊祀恩，始封承事郎致仕。自是國有大慶，必進封。逮今天子即位，凡十年，八遷至朝請郎，乃以年賜三品服。以靖康元年

十月庚辰終於家，享年九十有四。初娶謝氏，再娶陳氏，累贈若封皆安人。生子男三人：長曰冽，蚤世；次曰剛，朝奉郎、守右正言；次曰副。女一人，適進士吳權。孫男六人，軒、輯、遲、過、遂、遽。孫女三人。以是年十二月庚申，葬於縣之溪南祖塋。公天性質直，簡而不偷，易而不弛。遇人無戚疎小大，一以誠處。事唯理所在，未嘗幸利。而薰然慈愛，下逮僮僕，見之者知其爲篤厚君子也。故其孝愛行於閨門，信義著於朋友，恭順達於里閭，得之自然，不待矯拂。平居無事，唯以詩酒爲樂。客至必飲，飲或終日無醉色。其爲詩，操筆立成，宛轉清切，能道人所難言，不主風刺，自適而已。始余爲太學諸生，與正言公同舍，遂相與爲忘年交，蓋久而益親。間嘗察其所知所能，而訊其所從來，則曰：某事，吾父謂某如是，某行之；某事，某如是行之，而吾父以爲然者也。方余未識公時，則已於其子知公矣。其後見公於嘉興，又見公於臨漳，皆其子之官舍。聽其言，觀其行，益信其爲人。最後見公於交谿，年愈高，貌愈溫，氣愈和，使人即之而不能去也。豈古所謂老成人，其德可尊而事之者耶？公之教子，初不以勢利爲先，故自其子之始得官，以至歷清要，享豐祿，人皆榮之，而公未嘗有喜色。其子在宣和初，嘗除太學錄，辭不報。俄遷監察御史，即亟以公老求去。比得守莆陽，蓋二年然後迎公之官。居無何，復以侍疾乞歸。方築室買田，爲久安計，會上躬聽斷，屏絕姦佞，求正直士補諫官闕員，遽命以右正言召還。時公疾已作，亦不果赴。正言公尚恬退至是，雖其義皆不得不然，然非公素不以人之所榮者有望於其子，則爲之子者，雖欲必行其志，以終其孝養，其可得乎？故余以公之子知公，而反復咏嘆之不已者，非苟云也。公歿之明年，正言公欲誌其平生，以傳

於後，書來告曰：「先君不幸，既葬，未及銘。身隱而跡晦，懼無以傳遠。今世俗多借譽於達官之文，苟以榮親，無益，不信。吾父子四海相知，唯子一人，宜有以表之。」余既深知公，而其子又知余之深，余雖賤且不能文，其何以辭？於是爲論次其行實，因道余所以知公者附益焉。已，又述於其後曰：維廖氏世有德，善畜既久，將大發於公。公靳弗施，以至於老且死，又寓其所積之厚於其子。子且顯，公爲不朽矣。若公者，所謂假舟楫絕江河行不必以踵也。吾聞有德者其後必大，豈以夫載而之後世者，有所附託而然歟？故曰：「人有不爲也，然後可以有爲。」吾見其兆矣，請以是鑱諸石，表於公之墓以俟。年月日，同郡陳淵述。《默堂集》卷二一。

全宋文卷三三〇五

陳 淵 一六

祭叔祖右司文

維宣和四年十月丙戌朔二十日乙巳，姪孫淵謹以清酌家饌之奠，致祭於亡叔祖宮使右司之靈。嗚呼！叔祖當代之傑，百世之師。其道德之高，術智之深，議論之精，文章之妙，無與倫比，蓋夫人而能言之。至其忠貫金石，謀合鬼神，辯屈儀、秦，勇抗賁、育，橫鶩別驅，而卒反於正，則雖譽之善者有不能極其美，而嫉之深者有不能指其疵。昔者紹聖之初，公卧江海之上，或得其賢，用之匪宜。三年學省，困於鹽齏。而英偉之資，豪邁之氣，高視縉紳之表，危言極論，蓋莫知其官之卑。朔方一出，令聞四馳。逮真人之勃興，任諫垣而補遺。國爾忘家，衆正所依。故當雷霆之威而不懾，任萬鈞之重而不辭。審厥是以獨往，禍已及而弗移。淮壻謫守，召不及期。曾坐席之未溫，復議政於都司。一斥不復，二紀於茲。家乏宿儲，無適不怡。豈至誠之所存，置得喪於毫釐。嗚呼！公之言曰：「金

百死而不化，水萬折以東流。」言可爲也，而志不可幾；志可似也，而其屢屈而不撓，久窮而不變，霜雪雨雹，衆凌而並虐，獨公凜然挺松栢之姿。觸瘴霧以深入，視囹圄其猶歸。人不能堪，已甘如飴。此天下蒼生所以跂踵而有待，而有志之士所以隱伏不耀，珍其貨以須時。孰謂公厭斯世而去也？穀必中之矢，而終不一發；斂山嶽之積，而微塵弗施。蓋庸人孺子，樵夫販婦，聞公之亡，猶爲之墮淚而不禁；況於知舊親戚，抱恨銜冤，則其情可推。顧惟不肖，自爲童稚，已被誨育，至於今三十餘年矣，撫而憐之，蓋益久而不衰。報德無所，公今已而。將門戶薄祐、困躓厄窮之所招耶？生民何辜，哲人遽萎。嗚呼！公於所親，不責其所未至；而於其賢，不窮其所不知。其待我也，尤爲不疑。蓋嘗語同志之士於公，公信其人，謂遠大之可期。數年之間，先後公而逝矣，存者其誰？平生坎壈，公知其微。公去我留，欲以奚爲。北向長號，莫知我悲。《默堂集》卷二一。

祭李先之祭酒文

維建炎二年歲次戊申，五月甲申朔，某日某甲子，迪功郎、吉州永豐縣主簿陳淵（二），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李公祭酒舍人之靈。嗚呼！我宋人物之盛，章明乎咸平、景德之間，而烜赫乎嘉祐、治平之際。更熙寧而一變，逮元祐而復熾。乘時崛起，不可勝計。學窺孔、孟之奧，文挾班、揚之氣。挺松筠以抗節，決江河而建議。公於斯時，擢冠多士。參夜光明月以效珍，儷芝草鳳凰而呈

瑞。俯青雲於咫尺，日千里其必至。方騁轡於修塗，俄遭讒而遠棄。嗟道大之不容，亦名高之爲累。彼小人之自絕，實天命之有制。儻定數之莫移，奚智巧之能避。自公遭迴，既歷一世。正人慄以結舌，邪說鬩其如沸。亂鹿鳴於邇言，速寇攘於殊裔。會大人之繼明，創禍根之所自。誅奸惡之已盈，訪忠良於久廢。起德人於荒服，歲五遷而未既。接鴛鴦其有期，阻豺狼之尚肆。遂移疾於中途，遡衡門而遂志。豈愛君之無已，憤孤忠之未契。致深憂之莫舒，厭久生而遽逝。嗚呼哀哉！仁者宜壽，德必得位。何淫朋之煽凶，亦龐眉而競貴。謂天道之漠然，彼作善者誰恃；顧橫流之滔天，痛箕疇之未畀。庶胼胝之奏功，亘萬世而無弊。何斯道之遂衰，困長謀於不試。寧姻戚之是懷，嘆含生之失庇。它時江濱，邂逅相值。舟中之語，情不予秘。憶緒誨之渠渠，悵摳衣之莫繼。繫死生之去來，豈空花之無柢。苟師傳之未泯，民異時其受賜。公實無憾，情鍾我輩。紛世慮以何極，集牢愁於幽意。聊緘詞以叙心，寫餘哀於一涕。《默堂集》卷二一。

〔二〕「州」原作「水」。按永豐縣屬吉州，吉水乃吉州之又一屬縣，不當云「吉水永豐縣」，據改。

祭龜山先生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庚子朔，十八日丁巳，壻具位陳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外

舅致政龍圖楊公先生之靈。嗚呼！泰山其頽，梁木其壞。四海所悲，而況於骨肉之愛。我於公門，親則子壻，恩已篤矣，又兼乎師資之義，此所以哀慕痛切，久而不能自己也。自我識公，建之東陽；從公荊州，轉於浙江。久客念歸，各旋故里。多合鮮離，前後三紀。衣之食之，援而撫之。教之誨之，誘而與之。如工之造器，刻雕琢磨而冀其用；如農之養苗，灌溉疇芸以俟其實。曾厚德之未酬，忽莫知其所適。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其能不以為戚耶？嗚呼！先生清而不隘，和而不流。澹然無營，心逸日休。其體之於身而安也，亦以是施於民；其行之於畎畝而宜也，亦以是達於朝廷。故退不為崖異之行，而進不求矯激之名。蓋所謂從容而自中，豈智巧果敢之足云乎！公嘗謂：「孟子之所謂善，子思之所謂誠，實同名異，而皆達於孔子之仁。仁固無私，誠不自成，故能合內外，通物我，無分於天人也。」伊洛得之，明以授我。我行乎中，用惟其可。或畔乎此，辨而正之。期於萬世，匪我敢私。公之云亡，士失所恃。幸聖朝之眷舊，起斯文於將廢。倘邪說之遂熄，何異乎存而得志。矧公有子，惟公是似。遵正塗而邁往，信遺風之可繼。公則無憾，斯人所喟。文以告哀，詞不逮意。《默堂集》卷二一。

祭胡寶學文

維紹興八年九月戊寅朔，某日某甲子，左承事郎、守秘書丞陳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

侍讀、寶學、文定胡公之靈。嗚呼！孟軻既歿，聖學莫繼。楊、墨雖衰，異端猶熾。漢黜百家，不耨其根。文、景黃老，武、宣申韓，權謀尚功，名節輕死。清虛懲之，遂來釋氏。晉促其祚，梁遽以亡。有好弗稽，復張於唐。韓公憤然，欲火其書。積習既深，弊終弗除。宋興百年，此蠹仍在。衆正彙升，群邪冰解。訖於荆舒，謂得其要。引聃援瞿，鑿經談妙。末流滔天，正塗孔堙。帝閔其然，是興二程。天人靡間，內外兩盡。體極無始，而有感應。王氏未衰，此道已行，發其幽光，元祐之仁。大程所傳，龜山具體。小程《春秋》，公得其髓。正名定分，別嫌明微。如權在衡，錙銖不欺。自公少年，文已驚世。況有此書，密傳孔志。孔志所在，孟子擬之。其闢楊、墨，《春秋》啓之。蓋曰三代，人倫必明。無父無君，周公所膺。楊、墨之過，猶以其弊。佛所從來，豈容勿議。公明《春秋》，用夷則夷。是真夷者，公其敢私。人曰裸顛，茲特其跡。舍跡論心，世儒之失。公不徒言，亦健於行。君焉父母，友焉弟兄。仁修於家，忠施於國。筭計見效，儒者之特。公之事君，惟道是從。退不苟去，進非尚容。晚節逢辰，八年三起。突未及黔，鴻鵠千里。人願公來，帝降匪遲。執經以待，公行不歸。念昔龜山，於公爲友。相望巍然，泰山北斗。龜山云亡，世失其師。公又逝矣，人將焉倚。賴有遺編，聖心所取。至言一出，異說箝口。嗟我公從，蹇駑附驥。所不鄙者，臭味相似。付囑之深，薦揚之力。厚德未酬，泉臺永隔。惟公有子，萬人之英。氣橫八極，勇冠三軍。振公餘烈，將必有日。如鵬乘風，暫茲一息。生榮死哀，身遠德尊。後有傳焉，餘何足云。緘辭寓奠，有淚如雨。公歆我誠，此酒不吐。《默堂集》卷二一。

祭廖尚書文

維紹興十三年歲次癸亥，十一月癸丑朔，十七日己巳，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陳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致政徽學、尚書廖公之靈。惟公仕至八座，名高當世。壽逾七十，祿垂後裔。凡古人之所難值者，公晏然而皆得；而世俗之所無有者，公裕然而已備。遺五福而弗居，謝塵緣而釋累。公固無憾，人亦何喟。所不足者，遭時艱難，餘蘊未既。朝廷喪其老成，後學失所依庇。此有志之士所以深悲與！夫識與不識，莫不爲之揮涕也。嗟乎！一氣無私，有種純粹。率曠世而不逢，未百年而遽逝。其窮而在下者，顧豈無人；而其達而在上者，又止於此。造物者其果有意乎，其無意乎？吾不可得而知已。昔我未冠，唯公是比。針芥相投，不約而契。跂龜山《中庸》之學，慕了齋浩然之氣。匪曰身謀，爲天下計。故處則管、鮑之相許，出則王、貢之相繼。五十年間，義均兄弟。晚歲同朝，臺諫並峙。道然而然，心同跡似。方抗志以輸忠，忽遭讒而俱廢。我既還里，後公亦至。幸家居之無遠，庶安車之易詣。曾日月之幾何，遽訃音之來謂。嗚呼哀哉！於生知死，達人細事。公了此其有餘，豈待言而後會。顧平生之交遊盡矣，雖久生其何恃。歌此奠章，公歆我意。《默堂集》卷二一。

祭鄧南夫文

維宣和二年九月丁卯朔二十八日辛丑，陳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南夫十九兄之靈。嗚呼哀哉！吾衰何久，母逝兄亡，又喪吾友。吾友多矣，實唯兄賢。孝友忠信，匪學則然。謙以自牧，恕以接物。孚於宗黨，無頑不革。其待我也，洞然勿疑。相知之深，如琴子期。人亦有言，趣舍殊志。曾是不謀，若合符契。我家陋巷，只尺高門。曳履往來，朝坐及昏。三年於茲，連牆莫睹。炯炯此心，將以誰語。夢間剥琢，推枕從之。出戶無人，孰知我悲。嗚呼哀哉，命不可知。軒昂磊落，而止於斯。誰謂報施，疾於影響。是獨何歟，乃遭天枉。一昨西遊，同寓京師。飲食起居，跬步不離。情隨事遷，長慟以別。冀兄榮歸，豈謂永訣。一時同進，孰與兄才？竟坐敢言，事故不諧。得喪秋毫，本不足計。數極而終，又焉擇地。男兒結髮，志在四方。馬革裹尸，於我何傷。天地爲家，莫非真宅。既知而歸，舉世皆客。彼方客遊，念人旅死。夢中占夢，果何時已。況兄易簀，有友可依。全櫬亟還，復不愆時。殆至送終，咸得其禮。人曰幸哉，唯兄有子。我觀令子，汗血之駒。氣吞無垠，未飽以芻。望燕首越，萬里終去。我豈私之，伯樂所顧。賴以不亡，不在此耶！富貴而壽，其亦爾耶！昔兄別時，以是爲託。渠固自立，我生不忤。死而有知，尚聞此言。瀝酒陳詩，淚如迸泉。《默

堂集》卷二一。

代翁子靜祭奉議叔祖文

維宣和四年三月庚申朔，十二日辛未，具位翁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致政奉議陳公之靈。嗚呼！我官沙陽，善政蔑聞。公實教我，唯仁得民。遵公此言，百敝一新。曾未半年，民氣如春。惟公里居，有德有齒。獎借贊助，民以易使。方須功成，遽喪先子。銜哀而去，遺恨何已。哀傷贈誄，恩隆一時。有德未報，公今永歸。禍患疾困，哭不及幃。奠茲一觴，莫知我悲。《默堂集》卷二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代郡守祭衢州高龍圖文

嗚呼！士方阨窮，百不一施。懷奇負能，誰獨識之？如公初年，其數亦奇。更涉險艱，厥聞乃馳。浙寇跳梁，所過紛披。蜂屯蟻結，蔓蔓弗夷。公在廣信，位卑力微。奮袂一呼，群情響應。勇如亞夫，堅卧釋圍。忠如張許，江淮是依。東南再安，此功爲誰。帝用褒崇，延閣帥麾。兵火之餘，金城湯池。指顧所移，流亡畢歸。平時士夫，衣輕乘肥。高論怨誹，曰不吾知。一旦變生，烏鼠莫追。抗顏視公，寧不忸怩。謂公百年，爲帝龍夔。不圖奄忽，遽盡於斯。凡我同氣，莫不涕揮。況在鄰

壤，惟公實師。死生命歟，詎可理推。奠茲一觴，孰知我悲。《默堂集》卷二一。

代郡守祭江給事母夫人文

莫先之福唯壽，而夫人以壽終；不朽之託唯子，而夫人之子賢。閨門之行或歿世無聞，而夫人播令譽於衆口；誨育之勤或不蒙其利，而夫人享厚養於暮年。生榮死哀，又何憾焉！唯其子之賢，而公輔之望尚鬱於輿論，故縉紳之意於夫人之壽，幸其數之延。嗟九原之莫作，獨遺恨於終天。念昔夕郎，寓官建安。夫人舊遊，山川儼然。悵綵輿之不返，忽丹旆之翩翩。聊陳一觴，我亦涕漣。《默堂集》卷二一。

又代漕使祭江給事母夫人文

嗚呼夫人，閨門之秀。孝慈惠和，令聞惟舊。蘊德不耀，是生賢子。寶鼎元龜，邦家所倚。文章器業，嘗試其餘。瑣闥雍容，陳帝之謨。帝顧槐庭，虚心以向。孰謂夫人，遽棄榮養。胡不少延，慰其子心。富貴壽考，益昭德音。我懷昔人，翦髮延客。或歷台躔，乃其遺澤。死生夢覺，蓋不必傷。有子實賢，夫人不亡。《默堂集》卷二一。

又代龐幾先運幹祭江給事母夫人文

古者朋友，視猶兄弟。我於夫人，蓋子之義。夕郎與我，同年之契。參幕漕臺，又嘗聯事。雲天雖隔，志則無異。母事夫人，已孤之意。不見幾時，翩旒俄至。陳跡依然，痛傷何已。徙居翦髮，世濟其美。胡不百年，以待其子。我觀令子，公輔之器。瑣闥掖垣，餘蘊未既。夫人之德，庶鍾於此。逝者有知，可無憾矣。《默堂集》卷二一。

祭廖成伯文

維建炎元年歲次丁未，八月某朔某日，具位陳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太原廖公朝請丈之靈。惟公天資質直，副以忠厚。發於自然，不待矯揉。深耕熟耘，盡地之力。豐穰報之，子有賢德。我友公子，自其少時，相知之深，如琴子期。寅緣識公，拜公牀下。謂我兒輩，可與語者。不見幾時，遂隔生死。維墓有碑，我誌其美。公之所蘊，我豈盡知。公子命我，其何以辭。校書墓旁，可置萬家。翠琰巍然，直詞匪夸。垂名萬年，公則有後。我附以名，世傳不朽。緘詩千里，寄此一樽。公乎不亡，其尚有聞。《默堂集》卷二一。

代楊丈祭翁子靜文

嗚呼子靜，少而力學，唯善是師。長也效官，勇於有爲。氣剛大而識明，用無適而不宜。嘆州縣之徒勞，積誠厚而薄施。方崇安之扞寇，實全閩之所依。吏屏跡以自全，已忘家而即危。豈險隘之足恃，抑民情之說歸。變怯懦於有勇，凜長城而振威。彼怙勢以自賢，謂爾謀之何違？因抗辭而不屈，乃逮繫於圜扉〔二〕。終負疾以投荒，冒炎烝而遠馳。委孤嫠於老母，忽中道而告萎。嗚呼哀哉！昔睢上之相從，掩借來而獨奇。德既成而望著，遽一跌而止茲。則夫子之爲慟，豈姻婭之是私。冀皇明之遠燭，亦嗣子之可期。憑斯文以告幽，寫老懷之獨悲。《默堂集》卷二一。

〔二〕逮：原作「建」，據文意改。

祭表弟余君文

代龜山

嗚呼！造物之於人畀付無私，而人之所遇有厚有薄，自爾不齊。謂爲善者得福常多，則彼爲不善者，胡爲尚蕃其子孫，又皓首而厖眉？豈非偶然耶，抑亦有數存乎其間而理不可推？不然，以余亡舅

之德，固當流裔昌熾。而晚得二子，汝實長而早世，曾後嗣之頓墮。昔余得官於荊州，別汝母於將溪之上。視汝孝友溫恭之質，謂必業余舅氏之家，而侈其傳者在茲。今其已矣，念汝母之既老，雖汝之受於天者有命，唯不獲終其孝，則爲可悲。寓詞千里，道余所以痛汝之意，亦以泄余渭陽之思。《默堂集》卷二一。

祭楊遵道文

維崇寧四年歲次乙酉，十一月乙未朔，十九日癸丑，延平陳淵謹以果酒之奠，致祭於亡友兄遵道之靈。嗚呼遵道，學有師傳，文以能名。年甫半世，遽殞其身。昔我始見，汴水之曲。偉矣議論，溫其如玉。謂我朋友，許我以姻。使獲種德，先生之門。三年契闊，相去萬里。南來一笑，寬我夢寐。從以籃輿，由汴如荆。歌詩賡酬，愈出愈新。至則成昏，略去苛禮。婉婉淑人，今則有子。衝寒冒暑，或此致疾。今其亡矣，匪報繁德。秋闈較藝，謬處衆先。仲季三人，偕試春官。有懷奇才，通昔拭淚。臨行一觴，酌此微意。《默堂集》卷二一。

代龜山先生祭葉朝請文

端禮尚書之父

惟靈稟性冲和，操行純實。斂跡丘園，鄉閭之式。毫髮莫施，神懿其德。俾昌厥後，以重王國。譬公喬嶽，敦大靜一。神秀所鍾，宜生申伯。祝公壽考，與山無極。曾未百年，乘化而息。念昔見公，笑談密勿。碧眼霜髯，銀章赤紱。謂公難老，天所永錫。今幾何時，死生永隔。與公情親，豈緣姻戚。莫此一觴，涕淚橫臆。《默堂集》卷二一。

祭翁評事文

維政和八年六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潁川陳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京兆承事翁公之靈。惟公天畀忠純，行如其性。年逾九十，終之以正。生榮死哀，實惟子賢。正斯已矣，又何感焉。我從公子，交契良厚。公命聯姻，愛忘其醜。情深義重，感極痛深。詞以告哀，莫究我心。《默堂集》卷二一。

祭先兄文

維兄忠信孝友，德全於天。襟度坦夷，與世周旋。貧而無求，困而寡怨。自昔罕聞，於今親見。平生詩酒，雅有真趣。譏刺紛然，不改其度。我亦有言，謂我勿恤。人生百年，如駒過隙。吾師無功，以醉爲鄉。一杯到手，萬慮俱忘。門戶得汝，庶幾有立。幼稚滿前，奚憂不給。再拜此言，此意良厚。四十無成，我則有負。前年辭親，求試辟雍。志竟未諧，扁舟遽東。不謂吾母，奄棄諸孤。百死中途，偶還敝廬。號呼相持，心肝隕裂。適襄大事，兄以毀折。嗚呼哀哉，兄弟二人，手足之愛，里閭所聞。毀產教我，終窶不顧。未報此恩，遺我而去。天禍亟至，積釁所延。既喪吾母，又喪吾兄。我雖在世，與死奚擇。徒以愛妹，尚忍餘息。憂大事叢，勢微力弱。俯視猶子，日虞衰削。兄既委我，我不敢欺。未議婚嫁，保無凍飢。死生貧富，兄已深達。匪兄之憂，我志不越。天命靡常，期之十年。儻未就木，酬兄豈難。喪事即遠，所不敢稽。盡蠲俗禮，於事爲宜。官塘之原，宅兆惟吉。從吾親遊，宜無不適。靈輶將駕，莫此一觴。以告此心，誓終不忘。《默堂集》卷二一。又見《永樂大典》

祭翁甥文

昔我建安，歲在庚寅。我友翁子，笑言始親。同舟浙江，共榻甌閩。傾寫不盡，唯一心真。十年憂患，如齒依膺。居雖異鄉，家事莫分。我友謂我，吾兒可人。是猶汝子，請以爲姻。欣然從之，自忘賤貧。書幣未酬，俄以訃聞。念子粹然，甚質而文。忠信孝友，實光我門。云何不淑，奚辜於神。死生天壽，孰測其因。往事本空，顧何足論。我友聞道，修之以仁。默觀去來，如臂屈伸。會當掃除，不立一塵。子如知此，歸安於墳。將此深心，報罔極恩。《默堂集》卷二一。

代龜山先生祭陸太孺人文

嗚呼夫人，淑慎溫柔，根於所性。以配君子，惟義之聽。我聞德門，靡率匪正。爲女擇歸，俾親常行。方茲傾心，益資餘慶。胡不少延，數豈天定？有子孝愛，禮與誠罄。夫人何憾，其可以瞑。

《默堂集》卷二一。

祭公叙十叔文

維紹興十四年歲次甲子，十月戊寅朔，二十一日戊戌，姪具位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叔父承事之靈。嗚呼！我曾叔祖特進公之盛德，上配尚書公勲業之富爲無忝，下啓諫議公名節之重爲有光，輝今映古，無與倫擬。則以負荷之於前，而誘掖之於後者，得其道故也。故其鍾之爲陂澤，發之爲泉源者，特進公之力爲多。此其後世子孫蕃衍盛大，世守家法，愈久而弗墜也歟。惟我叔父乃特進公之嗣孫，賢而有才者也。特進公平生好施不倦，晚無餘資，而其子孫有散於異鄉，而不能以自存者。公獨以儉自持，幻貧爲富，且聚其弟姪，歸保桑梓，若婚若嫁，俾之各得其所，守墳墓而不去。又以其餘力進諸子於學問，有以文章取科第者。天之報施，其不可信耶！蓋公生則安逸，歿以壽考，凡人之所難得者，在公皆可以無憾。而於特進公諸孫之列，獨能無愧者，誠有自也。淵也不肖，少從公游，以至於老。其戚疎無間，則父子之仁也；其尊卑忘分，則朋友之義也。其疑有質，其行有導，其緩急有所赴愬，今其亡矣，凡利害憂樂，莫與同者。追慕之極，何可言耶？念公避寇東去，以爲即返吾里也，不果遠送。及公屬纊之際，又不聞付囑之音。以至復土，猶以衰病不能任責。抑惟愛子之厚，何以爲報？有淚如雨，莫明此心。聊陳薄奠，侑以斯文，以泄其哀，公其鑑之哉。《默堂集》卷二

聖節致語口號

代人

上帝垂休，申錫無疆之歷；真人誕降，自膺有永之年。稽流烏受命之符，實繞電發祥之日。人神胥慶，夷夏交歡。均燕樂以示慈，罄邇遐而蒙福。恭惟皇帝陛下，天臨四海，子育群生。日月照而四時行，無遠弗届；風雲從而萬物睹，聞德皆來。當重十之慶辰，撫當千之景運。洞庭九奏，春回儀鳳之音；嵩岳三呼，雷震後天之祝。但某等叨居樂部，幸遇昌期，遙望闕廷，敢奏口號。《默堂集》卷一九。

天貺節青詞

代郡守

伏以天心昭格，曾遺秘密之文；神迹難窮，獨記流傳之日。二陰在序，六筭開蓂。適嘉節之膺期，款真庭而薦潔。法筵祇設，遙瞻北極之尊；聖壽無疆，冀比南山之固。無任懇禱之至。《默堂集》卷二二。

代高文思祈福醮詞

能覆以生者，天之道；欲安而壽者，人之情。雖至德無私，本不偏於所施，然愚衷有禱，自難已於過求。仰瀆蒼穹，俯陳丹懇。伏念臣某蚤緣勳閥，濫服官箴。竊祿逾涯，積辜招釁。神祇雖未詰責，衰晚寧不震驚。蓋以叢百口於一門，寄餘生於遠地。既乏陰功之襲慶，但憑真宰之垂休。是用肅具法筵，潛迎帝馭，輸肺肝而謝過，薦蘋藻以昭忠。如作善必可降祥，則好德終期錫福。伏願少假甄陶之力，俾同艸木之春。殄災沴於無形，保康寧於卒歲。《默堂集》卷二二。

代高左藏郡君醮詞

臣妾聞造化無私，生成不已。雖陰陽有數，降年默定於菌椿；然禍福無門，應物自同於影響。願懺可追之悔，庶來畢至之祥。伏願臣妾汙辱微軀，凡庸陋質。蘋蘩致潔，初無承祖之能；箕帚執勤，未盡人事之義。業緣火熾，罪障塵蒙。宜取戾於鬼神，當不容於覆燾。一身孱弱，百病侵陵。綿綿幾及於膏肓，奄奄僅存於喘息。卜有再三之瀆，醫無十一之功。留連日深，控告無所。是用祈哀洪造，備物真祠，少輸螻蟻之誠，冀延犬馬之齒。且有生草木，尚蒙雨露之涵濡；而久蟄龍蛇，亦賴雷霆之

震奮。況臣稟氣，爲物最靈。宜推妙化之毫芒，庶假餘生之晷刻。至誠所感，本無間於幽遐；大德曰生，亦豈遺於微賤。《默堂集》卷二二。

代人祈雨文

右，伏以佛以方便，誓度衆生，人之歸依，如仰慈父。不有難名之神力，寧伸莫訴之勤誠。恭惟佛牙舍利，具本淨明，得常堅固。真精所寓，蓋有感而必通；變化無方，亦何求而弗獲。今茲亢陽爲害，早稻將枯。奔告已勤，殆徧山川之祀；懇祈雖切，未舒溝壑之憂。是用遠欸名藍，恭迎真馭。冀垂仁於焦卷，稍借助於明靈，霈爲三日之霖，大布一方之澤。吏則不德，敢冀矜憐；民也何辜，在所深憫。尚期皇覺，俯遂群心。《默堂集》卷二二。

代人又疏 一

右，伏以承流宣化，愧吏責之難逃；捍患禦災，幸神功之可賴。頃緣夏旱，恐害秋成。輒露精衷，仰祈靈貺。雨應期而屢降，惠猶狹而未周。靡不有初，既嘗蒙於霑潤；益觀其後，庶無吝於滂沱。恭惟禾山靈牙舍利南安定應大師，妙質常存，迴超今古，化身普現，寧限邇遐。與天地以同根，

通陰陽而無間。沛爲甘澤，何勞指顧之餘；化作豐年，特在須臾之頃。敢布無厭之請，願垂不倦之仁。《默堂集》卷二二。

代人又疏 二

右，伏以常暘爲害，嘉澤愆期。夏田既已索然，晚稻又將槁矣。倘緣饑饉，遂致流離，若無山林嘯呼之虞，必有溝壑填委之患。靜言撫字，良積驚憂。莫知所爲，焉能勿禱。昔在煙岡之野，俗傳玉女之祠。仙聖下臨，年穀常熟。仰祈餘潤，徧及一同。諒微喫火之勞，立致夢魚之應。人蒙其利，益願賣劍而買牛；家有餘財，當見乞漿而得酒。恩垂不報，德播無窮。《默堂集》卷二二。

永豐祈雨文

造物無情，神司其柄。孰是弗求，唯誠之聽。往者積雨，平地可泳。過足而止，不爲民病。曾未踰月，早田已盛。炎威赫然，遽爲旱證。神始休之，今豈爾吝。甘澤久愆，咎在疵政。謹歛靈祠，爲民請命。咳唾風雲，沛然響應。匪我敢私，百里之慶。《默堂集》卷二二。

代人謝雨文

佛牙舍利

春生秋成，物無以歸其德；瓦飄舟觸，人不得以爲仇。苟恩怨之心不存，則施報之禮亦已。念昔焚空之虐，天豈不忍；於今盈澮之祥，佛亦何有？唯是艱難而後得，至於滂沛而有餘。頓回萬畝之垂枯，大慰三農之渴仰。雖無功者，聖人之事；然易感者，常俗之情。既沐殊休，敢忘恭謝。《默堂集》卷二二。

郊後祭神文

上即位二十有六年，海內乂安，民物康阜，乃於冬至之日，祀天圓丘，肆赦天下。盛禮告成，幽明莫不受賜。睠神之休，不忘秩祀。具有彝憲，敢怠奉承。惟至治馨香，蘋藻可薦，酒醑菲薄，庶鑑其誠。《默堂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五〇。

皇帝登寶位後祭神文

比奉赦書，以今皇帝踐祚，俾郡縣之吏各祭其地之神。某實攝茲邑，職在欽承。恭惟二聖相授，曠古絕今，無與倫擬，固將同享無疆之壽，樂此太平，與天無極。歡呼抃蹈，海內所同。神司其幽，宜介以福。古人有言，無德不報。上之所命，禮意甚渥，神其歆之。《默堂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

卷二九五〇。

永豐消災道場疏文

右，竊以天道無常，惟德斯輔。神功至敏，無感不酬。苟警懼之或形，亦祈禳之可弭。屬者妖星流布，衆目驚疑。亘若長虹，激如飛電。雖災祥在德，未明所召之因；然禍福無門，敢廢不虞之戒？是用恭憑淨侶，同演秘文，大啓法筵，潛迎真馭。力叙積憂之懇，少明謝過之誠。庶倚伏之未彰，或吉凶之中變。爲民請命，非一己之敢私；自天降康，冀萬生之永保。《默堂集》卷二二。

幼山修造疏文

化身普現，咸推及物之仁；神迹難名，多在遠人之域。惟幼峰之勝境，乃沙邑之名山。勢接高穹，千里仰烟雲之覆；根盤厚載，萬家依松檜之陰。醴泉發藥以觸痾，甘雨應期而蘇旱。有求皆應，無感不通。豈衆岫之所尊，故英靈之特異。頃緣野燒，延及精廬，煨燼之餘，荆榛弗翦，欲資檀施，力助營修。我室已安，當念真仙之暴露；衆緣易辦，願推豐歲之贏餘。共結勝因，聿來多福。《默堂集》卷二二。（以上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三三〇六

李 光一

李光（一〇七八——一一五九），字泰發，一字泰定，號博物居士，越州上虞（今浙江上虞）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宣和中，累遷司封、司勳員外郎。欽宗立，擢右司諫，遷侍御史，反對割地乞和。建炎三年，知宣州，守備有方。移知臨安府。紹興初，知婺州，擢吏部尚書。尋充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爲呂頤浩所擠，落職提舉宮觀。五年，復知湖州、平江府。除禮部尚書，去知台州、溫州。七年，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八年，自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以爲和不可恃、備不可撤，并于高宗前面斥秦檜「盜弄國權，懷姦誤國」，爲檜所惡，執政一年而罷。十一年，復謫于藤州安置。居三年，移瓊州。居六年，又移昌化軍。二十五年檜卒，始得內移郴州。二十八年，復官聽自便。二十九年卒，年八十二。孝宗立，追復資政殿學士，謚莊簡。光嘗學于劉安世，著有《讀易老人詳說》十卷、文集三十卷、《兵略》十卷、《神仙傳》十卷。見《宋史》卷三六三本傳，《會稽志》卷一五，《會稽續志》卷五。

《宋史·藝文志》載《李光前後集》三十卷，原本已佚。清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出《莊簡集》十八卷，內含文十一卷。今又輯得佚文三十篇，共編爲十三卷。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

感春辭一篇爲自然使君作

有美人兮天一方，秀外而慧中兮，體便娟而生香。腰支婀娜兮，曳六銖之仙裳。表傾城之巨麗兮，施粉太白，增之則長。瞬明眸而流盼兮，瑩秋水之清揚。良辰勝日，賓客滿堂。忽歌喉之宛轉兮，聲遏雲而繞梁。異巫山之朝雲兮，徒見夢於楚襄。悵尤物之不可久兮，撫衾枕於空牀。耿青燈之閃閃兮，怨秋夕之未央。記音容於彷彿兮，掩涕淚之浪浪。于時煩暑既退，微露宵零。風蕭蕭而入牖，蟲唧唧而悲鳴。徂清夜於蘭房，收亂志於短檠。雖冥冥而罔覲，猶依依而奉承。嗟予生之耿介兮，視死生於虛誑。慕壯夫之猛烈兮，悟釋氏之真妄。浩歌徑醉，飲醇啜醑。我兮爲客，彼得所歸。焚香清坐，神氣相隨。有來唁者，一笑而揮之。《莊簡集》卷一六。

乞開言路劄子

臣聞帝王之美，莫大於詢謀；治安之時，尤先於警戒。歷觀前代有爲之君，雖聰明有餘，而切直之言不絕於耳；雖天下大治，而幾微之慎不忘於懷。恭惟皇帝陛下以睿知寬仁之資，膺祖宗積累隆平之業，勞心求治，幾三十年。華夏乂安，天地交泰，符瑞之應，史不絕書，所謂太平盈成之期，實在

今日。陛下所當憂勤宵旰，虛己以聽納；群臣所宜精白勉勵，夙夜以進戒。而近歲以來，士大夫狃於因循，宴安寵祿，諂佞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爭之說，以杜塞言路。多士盈庭，莫敢開說。是陛下有容納之德，而群臣進拒絕之計，朝政之闕失，臣下之姦邪，生民之利病，海內之休戚，何由盡聞乎？古人有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蓋言壅隔之禍深也。臣愚伏望陛下博延群臣，明詔天下，廣衆正之路，開不諱之門，使忠良謇諤之士有所規益而讜言進，傾邪讒巧之徒不得壅蔽而下情通，實天下幸甚。取進止。《莊簡集》卷八。又見《國朝諸臣奏議》卷一九，《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〇。

論百姓失業劄子

臣聞堯舜在上，天下無窮人，文王之民無凍餒者。蓋國以民爲本，而民以食爲天。自古賢聖之君，莫不貴農重穀以裕天下。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饑寒並至而能不爲姦邪者鮮矣！仰惟陛下臨御海寓，躬修節儉以安百姓，涵養生息，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雨露之無不潤澤。每發德音、下明詔，未嘗不以寬恤爲先，懷生之屬，罔不欣戴，可謂治極乎堯舜而恩深於文王，好生之德浹肌膚、淪骨髓矣！邇者，朝廷稍務損益時政以適厥中，而奉承之吏用意過當，不復推廣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貪殘苛暴，公肆掊斂，百姓嗷嗷失業者衆。監司守宰坐視流亡，恬不加恤，强者結集爲寇

盜，弱者轉徙乎溝壑。是致輦轂之下，丐者日滋，號呼呻吟，枕藉道路。此陛下耳目所及，至近而易察者，然且壅隔而不盡聞，況四方萬里之外乎？深恐怨嗟之聲干戾陰陽，聚爲侵厲，傷害和氣。臣愚伏望陛下流寬大之澤，抑煩苛之吏，申勅諸路提舉常平官，或間遣信使以巡撫四方，延問民所疾苦，蠲逋負、省徭役，以仰副陛下愛育元元之意，實天下幸甚，取進止。《莊簡集》卷八。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九。

辭免除右司諫狀

臣准東上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右司諫。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資性樸愚，學術荒落。方陛下初登寶位，開廣言路，褒直盡下之時，宜得方正忠謇之士，置在左右，拾遺補闕，庶有裨益。如臣庸妄，風節無聞，倘或冒居，實累初政。伏望陛下察臣誠悃，非敢矯飾，追寢成命，別除臣一職合入差遣，庶安愚分。所有告命，未敢祇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莊簡集》卷八。

論梁師成劄子

臣伏睹敵騎內侵，需索犒軍金銀。陛下以宗社生靈爲重，屈意求和，上自乘輿服御、宗廟器皿，

下至民間首飾之物，拘收殆盡，大臣戚里之家，不免直取，獨未聞宦官能體陛下憂勞之意者。近年以來，宦官用事，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拓邊境，或進退臣僚，皆能竊弄威權以厚自封殖，此陛下耳目所及，不復縷陳。其專權擅勢、桀黠尤甚者，莫如梁師成。師成用事日久，能作威福，計其家貲，無與爲比，當此危急之時，獨不在直取之數，臣竊惑之。臣謹按：師成出入禁掖踰二十年，罪惡貫盈，不可悉數。方蔡京、王黼相繼用事，朝綱隳壞，賄賂公行，姦邪朋附而爲之用，忠賢擯斥而不得進，師成與之締交關通，表裏蒙蔽，引用浮薄，布滿中外，依憑城社，玷辱聖朝，以至海內怨嗟，養成今日之患，迹其罪惡，久合誅鋤。方陛下踐阼之初，聖政日新，一時憚人咸知退縮，而師成儼然居中，執政大臣慮其狡獪多計，恐一旦復得進用，莫敢動搖。伏望陛下斷自淵衷，以師成付有司，籍其家貲，窮究姦慝，以正典刑，因以風厲黨類，庶有懲革，實天下幸甚。取進止。《莊簡集》卷八。又

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九三。

言蔡京章疏不繫階分析狀

臣準尚書劄子：「二月二十二日奉聖旨，言蔡京章疏，柳約、李某不曾繫階，令分析聞奏」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昨於今年正月二十四日供職，至二月初三日入局，忽報臺諫官上殿。臣方驚疑，詢問同列，據司諫李會、正言師驥云，初二日晚有急速公事乞對。緣臣是日早出，不暇相率，

既未得班次，至初三日只將侍御史孫覲論列蔡京文字列銜同上，即不曾聚議，及報臣知委。臣是時供職未及旬日，正當朝廷多事之際，敵騎未退，臣嘗按梁師成罪惡，首以蔡京、王黼締交關通，表裏蒙蔽爲說，然臣後來不曾再有彈奏。臣實失職，雖天度包荒，未即罷斥，在臣愚分，誠不自安。臣見居家待罪，伏望聖慈解臣言職，以厭公議。《莊簡集》卷八。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二。

論內臣梁永劄子

臣訪聞高品梁永等，昨因宣和七年十二月差充伴送金國回謝番編欄官，沿路作過，挫辱守令，毆擊頓司，恣橫不法，及取受過錢物，每名不下一千五六百貫，送大理寺根勘，各係贓罪流在案，該大赦原罪。準律，諸以贓入罪，正物見在者還官，其已費用者，死及配流勿追，餘皆追之。今永等所配，雖已該赦，有追到贓物見在大理寺贓罰庫。永既釋放，却計會內侍省差權大理寺監門，節次將劄子求囑本寺少卿，請出元追到贓物。臣契勘永既因罪追攝下寺根勘，於本寺官已有妨嫌，況贓物在庫，未經戶部拘收，遂敢一面請領，顯屬違法。欲望聖慈令戶部日下將上項已追到贓物重別估定價例，除已納足所犯贓外，其餘恐合給還，仍乞罷本人見權監門，庶免姦弊。取進止。《莊簡集》卷八。

乞罷李彥辟官劄子

臣近奉聖旨，專委臣看詳京東、西兩路係李彥辟置西城所害民之官，並合放罷。臣今契勘兩路州縣官，係御筆內降聖旨除授之人，其爲員數尚多，吏部不肯着實供具，若盡行放罷，其間却致枉濫。臣今欲將監司、知、通元係聖旨，司錄已下元係吏部注授，別無害民顯迹，並且存留外，其餘並乞放罷。取進止。《莊簡集》卷八。

論鄧雍劄子

臣伏睹近降指揮，今之尚書侍郎，異日宰執之選也。都省所接詞訴，分送六曹與決施行。陛下責任之意，可謂重且專矣，則居是職者，非得天下英偉豪傑之士，智識才器足以當異時輔弼之選者，曷宜任此哉！臣謹按：吏部侍郎鄧雍不學無術，世濟奸邪，其父洵武任樞密使，因緣請託，特許赴殿試，關通近倖，猥中科目，濫廁從列。帷薄荒穢，士大夫目爲艷班。兼雍不曉吏事，又欲廢法任情，專受請託，選人關陞改官，意所欲與，雖郎官執條例以進，輒遭詬詈。人材猥下，趣操頗僻，不足污天官之選。伏望聖慈特賜罷黜施行，庶厭公議。取進止。《莊簡集》卷八。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二。

論鄧雍第二劄子

臣伏見近年以來，嬖倖用事，奸邪擅權，賢否混淆，是非顛倒，世家之子，布滿要塗。瀆亂朝綱，莫斯爲甚。臣謹按：前吏部侍郎鄧雍，專以便僻側媚，躡取要官。初無學術，而使之特赴殿試；不知古今，而使之猥廁經筵。帷薄不修，踪迹醜穢，士林傳播，以爲笑談。今雖罷遣，尚仍舊職，玷高華之選，實於公議有所未允。伏望特出睿斷，早賜褫奪職名，投置閒散。庶幾聖朝名器，不以假人，且絕奸邪覬覦之路，實天下幸甚。取進止。《莊簡集》卷八。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二。

乞追究王蕃召姚古劄子

臣等伏見朝廷自聞金人入境，即差王蕃、姚古充京畿四面制置使。今姚古未聞來期，王蕃統領禁兵，避敵遠遁，不知所在。京畿諸邑及近京州縣，例被劫掠，道路不通，都城閉關多日，民間百物窘乏，人情憂懼。欲乞先次選差將兵分屯城外，以禦他寇，仍開南城一面門，多差將兵譏察守禦，以通往來。仍乞差官趣召姚古，追究王蕃所在。取進止。《莊簡集》卷八。

論吳鎧劄子

臣聞重刑再覆，國之常典。唐太宗每決一囚，必三令五覆，蓋所以重人命也。訪聞元豐庫受納金銀一項，百姓王宜納金五十兩，貼司李元亨上歷誤作五兩。當日有提領官吳鎧到庫點檢，係胥長劉鐸即時以元數執覆，取鈔呈驗發覺訖，元金見在。李元亨畏罪逃竄，吳鎧不曾送所司根勘，一面申奏取旨，便將監官降官，劉鐸貸命杖脊刺配沙門島。雖已蒙改正，其吳鎧并無行遣。臣謹按：鎧本市井小人，狡獪反覆，自來諂事權倖，不一二年致身從橐。今來爲見大臣收簇金銀，急於傳會，遂致廢法任情，欺罔聰聽，衆論藉藉，咸謂枉濫，實累陛下始初清明之政。伏望聖慈矜憐無辜，將鎧重行竄斥，非獨爲小人之戒，亦以仰副陛下欽恤之意。取進止。《莊簡集》卷八。

論曾紆等劄子

臣惟國家之興，聖聖相授，專務愛育元元，以固邦本。而四海之廣，所與共治以惠養斯民者，尤在於守令監司之職，委以刺舉，實外臺耳目之寄，專以按察州縣者也，其任顧不重哉！伏自陛下即位以來，號召天下豪傑之士聚之朝廷，而貪汙不法之吏多在外服，或倚勢作威，或倚法虐下，誅求掊

斂，靡有藝極，使遠方之民無所申訴，朝廷何賴焉！臣伏見江西轉運曾紆、福建轉運趙岸、唐績、提舉市舶張佑、提舉廣東香鹽黃昌衡、府界提舉常平陸棠，皆緣交結權倖，以躡取名位，邪佞凶狡，素無廉聲，皆不足以當一道之寄。岸、績遠任福建漕臣，朝廷近差陳磷等爲代，遂通賄賂於梁師成，以造茶爲名，不肯離任。佑本泉州大商，今市舶解治乃在泉州，背公營私，何往不可？近聞營造第宅，盡令屬邑科買材木，贓汙不法，一方之民，咸受其弊。昌衡、棠皆奴事朱勔。昌衡頃知秀州華亭縣，抑勒人戶，依等第科買白鶴，每隻至有百餘千者，自秀至蘇，花石珍禽，絡繹不絕，遂就除本州通判，益肆掊取，東南之民，莫不憤怨。棠知平江府長洲縣，專一勾當朱勔家事，民間訟牒，悉委佐官。平江地瀕太湖，勔田產盡在長洲縣，多被水患，民間不肯承佃，棠既爲抑勒上戶佃種，稍不承認，即枷項送獄，既承之後，永無脫期，至破家蕩產，賣妻鬻子，猶監錮不已。良民妻女稍有姿色者，必多方鈎致；百姓田園號爲膏腴者，必竭力攘取。以搜尋奇玩而發人籠篋者有之，以訪求古物而掘人冢墓者有之。紆故相布之子，因諂事宦官，進職賜帶。頃任楚州及鎮江府通判，皆以本州娼女自隨，替罷，挈之而去。帷薄荒穢，父子聚麀，尤爲清議之所不容。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盡行竄斥，以正刑書。仍乞精擇廉幹修潔、素有風力之人，以充監司之選。庶幾朝廷惠澤得以下究，細民疾苦得上聞，仰副陛下勤恤民隱之意，天下幸甚。取進止。《莊簡集》卷八。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二。

乞奉迎上皇劄子

臣聞唐明皇避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及二京平，李泌爲群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若泌者，可謂善處人父子之間矣。恭惟陛下天性仁孝，伏自上皇東幸暴露，日夜憂思，至避殿減膳，不遑寧處，群臣士庶莫不知之。而軍興之際，朝廷多事，道路隔絕，臣恐陛下至意未能感通，而姦邪之人易成間隙，以上貽宗廟之憂，下爲群臣之禍。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臣愚伏望陛下親降詔旨，令三省樞密院集兩省臺諫官合議奉迎上皇典禮，使陛下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實天下幸甚。取進止。《莊簡集》卷八。

論內臣鄧珙等狀

臣恭惟道君太上皇帝倉卒南征，暴露野次，陛下憂懼，不知所爲。金人退師之翌日，遣使問安，又擇見任執政爲奉迎使，陛下東嚮，臨遣於庭，令所至賞犒隨行將士，撫諭行宮使已下，令扈從，以必上皇之歸，孝思至矣！且命宗室父老迎謁近甸。亦既越甸，未聞屬車之音，群臣士庶不能無私憂者，以群小人在側耳。臣訪問隨行內侍，其間頗有讒邪之人，造飾奸言，欲以離間陛下父子，以龍德

爲隘，而進西幸之策，使陛下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安其親，挾此爲奸，何所不至！此誠社稷之深憂也。臣願陛下擇其尤甚者，行遣一二。其往來京城、踪跡詭秘如鄧珙者，傳播詔書以惑衆聽如劉奭者，妄議朝政、不循分守如徐霽者，朋附道流、凶惡稔著如董舜賢者，李琮、梁師彥之陰懷反側，任鈞、馮彥、石如岡之素著凶豪，凡此數人，皆工讒善佞，小人之桀黠者也。自知過失既多，畏陛下之嚴，恐一旦有所不容，是以日夜闕覘，搆間百端，不可不慮。臣愚伏望陛下遣使躬稟上皇，將此數人重行竄斥，別選老成端愿之人，以充上皇掃除之役，庶幾小人不致牽制行宮，既復二聖重歡，實天下慶幸。

《莊簡集》卷八。

論宋喚劄子

臣等伏見新除發運副使宋喚儉佞庸狡，專事反覆，蚤締交於王黼，復聯姻於蔡攸，叨竊寵榮，積有過惡。朝廷近者再除喚發運使，臣等謂陛下闊略往愆，責以後效，未敢論列。今乃聞喚包藏禍心，覆出爲惡，撰造不根之語，脅持上下，欲以離間陛下父子之愛，物論恟恟，莫不疑駭。伏望陛下斷自淵衷，早賜竄逐，以厭公論。取進止。三月三十日奉聖旨：宋喚落職，與在外官祠。《莊簡集》卷八。

論明節皇后不當立忌狀

臣准西上閣門關：「準太常寺關：今年迎奉道君太上皇帝，若在四月二日到京，緣當日係明節皇后忌辰，合分定奉迎及行香官」者，臣嘗考求典禮，明節皇后不當立忌。昨緣太常少卿林震率意迎合，妄援溫成故事爲明節皇后立忌，因以爲例，不復討論，遂使聖朝著非禮之舉，貽譏後世，不可不革。竊詳忌日之制，罷樂廢務，修齋行香，皆子孫致其追慕之誠。五季之亂，可謂無禮法矣，周世宗宣懿皇后入廟，議者猶以太后在上，疑祔廟之後，立忌非便。嘉祐中言者以久雨陰沴，宗廟之禮恐有未順，且謂城南立溫成廟，四時祭享，並同太廟之禮，蓋當時有司失於講求。商宗遭變，飭已思咎，祖己訓以典祀無豐於昵。況以嬖寵列於秩祀，非所以享天心、奉宗廟之意也。熙寧中有司議改溫成廟爲祠殿，歲時遣宮臣行事，忌日齋祭，並合廢罷，識者是之。今陛下初嗣歷服，宜大正始之時，宗廟國之大事，伏望聖慈下有司討論典禮，務合中制。所有明節忌辰，乞且依溫成故事罷。百官奉慰行香，止令內臣就祠殿行事，薦以常饌，庶合典禮。謹錄奏聞〔一〕，伏候勅旨。《莊簡集》卷八。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

〔一〕奏：原作「奉」，據文意改。

論制國用劄子

臣伏睹祖宗之制，天下財穀悉總於三司，非條例有定數，不敢擅支。朝廷知其大數，量入爲出，故能倉廩充溢，用度有餘。近年以來，政出多門，法度寢弛，戶部既不得總天下財賦，朝廷亦無緣盡知錢穀大數，侵支互用，不可幾察，名爲應奉御前，其實般入私室。東南財賦盡於朱勔，西北財賦困於李彥，天下根本之財竭於蔡京、王黼。自徐鑄、蔣彝爲常平司官，何漸爲茶馬司官，張琬、徐惕、燕瑛爲市舶官，應安道、朱彥美、王子獻、王復爲轉運司官，胡直孺、盧宗原爲發運使，王仲閎、胡邃爲提點刑獄，宋誨爲香鹽官，劉寄、呂岷、毛孝立爲鹽司屬官，天下財賦盡歸權倖之家，小人乘時無復忌憚。今所至匱竭，公家無半年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加之兵興，府庫金帛，散用將盡，此乃國用危急之時，所謂理財經久之術，不可不慮。伏望遵依祖宗故事，使三省、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戶部量一歲出入，以制國用。仍乞精擇健吏通知財計者，置司驅磨諸路應干錢物往來移用過及見在之數。其官吏各量添俸給，課以功限，爲之賞罰。或專遣使命，就所至勾集諸司人吏驅磨。庶幾利源歸一，而天下財用可得而理矣。取進止。《莊簡集》卷八。又見《宋史》卷三六三《李光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〇。

論三鎮親王劄子

臣聞《春秋》之義，許外國者不一而足。顏師古曰：「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臣伏睹金人恃衆凌犯，邀求無藝。陛下天度包荒，不愛重寶，不惜土地，又遣親王大臣爲質，卑辭厚禮，惟恐少失其意，待之可謂盡矣；而貪婪無厭，詭詐難測。近者載遣使人，復以親王大臣都尉爲請，無禮亦甚矣！臣職在諫垣，連日伺候班次，未蒙引對。退伏維念上皇在東南，陛下闕晨昏之養，未有以慰其意。今連遣二子入不測之敵，無乃傷父子之情乎？況肅王孱弱，置之軍中，萬一暴露感疾，陛下有殺弟之名。又三鎮者皆天下勁兵處，太祖、太宗百戰乃得之，一旦舉以予人，陛下爲人子孫，嗣守大業，使兩路生靈無故陷沒，尚何以爲國乎？此又不可之大者。夫城下之盟，諸侯之所深耻。以國家全盛之勢、四海九州之廣，勤王之師不絕於道，伏望陛下明詔將相大臣，別議攻守之策，仍乞間道遣使，檄河東、河北兩路，盡發強壯策應，首尾掩擊。天地助順，必成大功。臣無任忠憤激切之至。

《莊簡集》卷八。又見《宋史》卷三六三《李光傳》。

論土豪乞依戰功補授劄子

臣伏見河北河東路宣撫副使李彌大申，乞初等不理選限官誥一百道，欲以召募土豪。此必彌大窺見朝廷不肯假借，且懼招權之嫌，故其所乞不敢過當，又能爲陛下吝惜名器。志雖可嘉，臣竊聽外議，以爲方今多事之際，正藉捐軀死難之士，使真有土豪能糾率勇士捍禦邊方，恐非虛名所能招致，指揮一下，聞者竊笑。伏自陛下即位以來，罷花石之冗費，斥應奉之邪塗，濫恩僭賞，所省已不貲矣，奪彼與此，孰得孰失？況今太原危急，邊境繹騷，此正拔士卒爲將帥之時，所有應緣召募首領，合與官人，並乞作戰功補授，庶幾人人樂從，應募必衆。取進止。《莊簡集》卷八。

辭免除侍御史劄子

臣聞命震驚，莫知所措。伏念臣承學淺陋，賦性迂愚，比者伏蒙陛下擢實諫垣，日月未幾，曾無古人正色獻替之效，莫副陛下虛懷聽納之勤。覩顏尸祿，日俟罪譴，敢圖誤獎，更踐臺端？況今多事之際，士論未一，民論未孚，非智識議論足以裨益政體，剛方諒直足以糾正官邪，曷可仰副陛下責任之意？如臣妄庸，猥被簡拔，恩私過厚，職任難勝，退自省循，安敢冒處？伏望陛下察臣誠悃，追寢

成命，別除一閒慢差遣，庶安愚分。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莊簡集》卷八。

再辭免侍御史劄子

臣近蒙恩除侍御史，尋具狀辭免，聖恩深厚，未賜矜從，非臣捐軀所能報稱；而義有未安，不能但已，須至頻瀆淵聽。伏念臣出自寒鄉，蹤跡孤遠，歷官州縣踰二十年，風節無聞，志氣凋落。茲者伏遇陛下龍飛，首擢諫列，詢事考言，曾無涓埃可以上裨聖政之萬一。方懷憂畏，日俟譴呵，豈敢躡處要路，以冒不次之寵？況陛下初嗣大政，當擾攘之時，避殿減膳，躬自貶損。憂勞備至，而德意未孚於國人；播告雖修，而實利未及於天下。群囂誼鬩，權柄下移，遂使人主之威福，朝廷之紀綱，幾無以自立。復以畏避相先，莫敢任責。而臣人微望輕，乃於斯時身任言責，橫當風波，實恐無以稱塞，上辜陛下委寄之意。伏望聖慈察臣情辭非出矯僞，別移一閒慢去處，庶可勉策駑短，隨事補報。臣不勝哀祈激切之至。取進止。《莊簡集》卷八。

論體究姚古等劄子

臣准朝旨，差往河東路體究姚古已下統制官不進兵等事，係干重密，合先次取會因依，次第看

詳，體究詣實。竊慮古等却作因糧道不繼，別以私說回報，雖未明虛實，理合體究的實，恐臨時有妨施行。其前項事若干涉監司州縣等處，即未審合與不合一就體究，伏望聖旨詳酌施行。如蒙許一就體究，即乞特降處分，付臣照會。所有應干今來體究公事，合關報臣事節，並乞依已降指揮，不得下司。所貴慎密，不致漏露。取進止。五月一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河東諸統制官內有逗遛不進者，其姚古不能節制，以軍法從事，致久未成功。姚古可落檢校官，罷節鉞，與承宣使，依舊河東制置使。其統制官差侍御史李某前去體究，逗遛尤甚者械送赴闕取旨。李某令東上閣門今月二日引見上殿訖，疾速起發，仍不下司。」有劄付李侍御，靖康元年五月一日押。已而不果行。《莊簡集》卷八。

論行宮冒賞劄子

臣聞唐德宗狩奉天，自發洋州以來，百姓進獻瓜果，欲各與散官，陸贄以爲不可，且曰：「爵祿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勳才德所宜處之。」夫散官，虛名也，贄猶力爭至數千百言而不已，誠以所繫者重也。臣伏聞上皇東巡，州縣供饋無闕，此乃臣子之常分，何足爲功？兼供饋之物，自一毫以上皆行人及坊郭鄉村有物力之人，非出供饋者之家也。供饋愈辦，則剝民愈深。臣訪聞其間巧於謀身者，多是交結近習，縱其請求，需索無藝，往往緣此得其歡心，揄揚贊美，達之上皇，遂致增秩賜金，行宮如市，有再任者，有進三官者，有召赴都堂審察者。恩賞僭濫，非散官之比也。陸下修明

百度，抑絕奔競如此，而士大夫冒犯廉隅，僥倖苟得如彼！況上皇鑾輿還闕，將士冒行陣、突銛鋒以衛護社稷者，或橫尸原野，或暴露邊陲，未聞少加恩典，而首及州縣猾邪之徒，非所以示天下之公也。所有已降遷官進職等指揮，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以安人情。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取進止。五月二日奉聖旨，上皇經由道路宣力之人，可依下項。寧陵知縣趙子游等，各轉官有差。《莊簡集》卷八。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八。

論王氏及元祐之學

臣愚昧樸拙，當陛下初政，偶承乏擢實言路，每因進對，備聞德音，未嘗不以紹復祖宗法度爲說。忠臣義士，莫不懽欣鼓舞，日須德化之成也。臣今月十七日入臺，伏睹三省降到黃榜一道，臣寮上言，以王安石爲名世之學，發明要妙，著爲新經，天下學者，翕然宗師。又言熙寧、元豐間，內外安平，公私充實，法令備具，賦役均平。其意專以王氏之說爲是，公肆誕謾，無復忌憚。以陛下聖明，未可遽欺。既以司馬光與安石俱爲天下之大賢，又云優劣等第，自有公論，覲言者之意，必不肯以光爲優，以安石爲劣。夫光與安石，行事之是非，議論之邪正，皎若白黑，雖兒童走卒，粗有知識者莫不知之。當熙寧、元豐間，如韓琦、富弼、歐陽修之屬，尚皆無恙，安石惡其議己，皆指爲因循之人，擯斥不用，卒以憤死。恭惟太祖、太宗創業之艱難，真宗、仁宗守成之不易，規模宏遠矣。安

石欲盡廢祖宗法度，則爲說曰「陛下當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大臣，則爲說曰「陛下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搢紳受禍，生靈被害，海內流毒，而祖宗法度、元老大臣掃蕩禁錮，幾無餘蘊矣。幸賴宗廟社稷之靈，上皇悔悟，以祖宗不拔之基全付陛下。今言者又創爲熙、豐之說，以安石爲大賢，臣恐此論一出，流聞四方，鼓惑民聽，人心一失，不可復收，非朝廷之福也。《莊簡集》卷八。又見《國朝諸臣奏議》卷八三，《宋史》卷三六三《李光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二。

全宋文卷三三〇七

李 光 二

論蔡攸欲潛入都城劄子

臣伏見蔡京父子當國日久，竊弄威柄，敗壞紀綱，使朝廷失信于四方，至上皇負謗于天下，軍民怨憤，士論沸騰，前後臣寮，論列非一。其它元惡巨姦，悉已竄逐，獨京父子尚遲回近甸，未正典刑。訪聞攸不自引避，欲以扈衛行宮爲名，僥倖入都。竊聽民言，深可憂慮。若攸果入都城，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上皇屬車之塵，則臣坐不預言之罪。伏望陛下特降睿旨，早賜黜責施行。《莊簡集》卷九。又見《宋史》卷三六三《李光傳》。

議太上皇后還宮之儀狀

臣近睹禮部關報，太上皇后先次還宮。陛下屢降德音，戒勅有司，繕治撝景園，易名寧德宮，務

極閎麗，以稱崇奉之意，使命往來，不絕于道。陛下每於艱危擾攘之時，延見群臣，憂形于色，未嘗不以暴露爲念，此於太上皇后可謂無負矣。臣聞近日外議籍籍，咸謂太上皇后輕信小人之言，遣使切責陛下，臣在外庭，不知何事。妄傳欲開宣德門入居大內，群臣士庶，莫不惶駭。以臣料之，萬無此理，設或有之，此豈太上皇后保全鄭氏之意哉！恭惟道君太上皇帝，上畏天戒，下順民心，以宗廟社稷之重，躬行堯舜之事，退居潛藩，以神器付陛下。大內者，天子之居，神器所在也。使無纖芥之嫌，陛下欲便溫清之養，迎奉入內，亦當躬稟上皇，下有司討論典禮，如漢唐故事，繕營宮室，嬪嬙暫御，嚴爲限隔，以防意外之變。縱陛下母子慈孝，萬無他嫌，其如左右近習之人，懷姦結怨，搖動兩宮，則蕭牆之憂，不可不慮。伏望陛下明詔三省、樞密院大臣，速議太上皇后還宮之儀，以全陛下母子之愛。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莊簡集》卷九。又見《宋史》卷三六三《李光傳》。

論在京擅離官守人一等科罪劄子

臣竊惟聖主制世御俗之方，莫大於賞罰，所以行賞罰者，莫先於至公。古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恩，廢天下之公議也。臣伏見金人內侵，都城危逼，士大夫委職而去者五十二員。近緣臣寮論列，有旨令吏部具職位、姓名送大理寺根勘，約法斷罪。陛下示天下大公之道，可謂盡矣！命下之日，士論紛然，或謂罪同罰異，致陛下有失刑之譏，大臣負黨姦之

謗，不可不察。如衛仲達、張勸、馮溫舒、蔡行兄弟，皆從官也，林虞、劉燾、袁植，皆致仕也。在仲達、勸則除名勒停，虞則追五官除名勒停，行兄弟及溫舒、燾、植則置而不問。或旋求名目如蔡績、蔡續者，或妄託假故如許行、宋時者，種種姦欺，莫究虛實，其爲擅去官守一也。今詐冒者反得輕典，孤拙者多陷深文，陛下既已付之有司，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原情定罪，不容有所輕重，況得而私之哉！伏望聖慈將大理寺定斷到應干逃避臣僚，係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已後，不問有無事故，盡作擅去官守，一等坐罪，庶幾公道昭明，人言弭息，不勝幸甚。取進止。《莊簡集》卷九。

論劉延慶等劄子

臣聞《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故曰：「將軍死綏，咫尺無却，顧望避敵，逗撓有刑。」我藝祖以英武定中原，養兵止二十餘萬，懲罰訓練，一按師律，嘗曰：「唐莊宗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以軍法束此輩，縱其無厭，誠爲兒戲。朕撫養士卒，不吝爵賞，犯吾法者，惟有劍耳。」故能南征北伐，灑濯氛祲，神戈所指，無不從志，誠御將得其道也。臣伏觀近年以來，將帥之柄付之宦官，兵政不修，賞罰不嚴，馴致前日敵騎充斥，瀰漫兩河，非小變也。幸賴宗社之靈，陛下神聖，得天人之助，金人退師。宜於此時修軍政以耀威稜，明賞罰以聳群聽，擇其悞國生事，罪狀明白，將士怨憤，久稽天誅，如劉延慶父子者，重置典憲，以勵三軍。平

燕之役，延慶提數十萬衆當契丹殘破之師，兵鋒未交，一夕遁去，芻糧器甲，委爲盜資，兵夫枕藉，填滿坑谷，挫損國威，莫此爲甚。金人緣此，遂有輕侮中原之意。其子光世、光國亦皆凶悖專恣，傲睨不恭。近者金人圍守太原，事勢危急，朝廷遣光世赴援，既遷延不進，反與折氏爲仇，旋致敗衄，擁兵奔逃。光國頃爲陝西提刑，陵轢州縣，五路官屬畏其凶燄，尋醫侍養，託故解職者不可勝數。今兩路用兵，防秋在近，正藉將士用命以守禦邊疆，以衛護王室。如延慶父子蒙國厚恩，一門之內建籍正任，園地田宅，歌童舞女，志滿意得，不復以朝廷大計爲念。及种師中、姚古、王元之流，皆陛下親擢。元爲真定總管，師中爲河北制置使，古爲河東制置使，委任華重，亦復偃蹇自肆，使之禦敵則望風先奔，使之策應則逡巡不進，用兵行師，如循一軌。若此之類，朝廷未嘗少加詰問，有罪不坐，犯法不誅，此皆異時因循姑息之政，亦何以感勵將士，使之仗節死難者乎？前日失守，追斬梁方平，驕將惰卒，孰不知懼？以陛下英明，當今日外國內侮之時，制軍御衆，若不稍加裁戢，但務涵容，苟玩歲月，遂使忘身效節、率衆先登者獲譏於士卒，僨軍蹙國、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義士痛心，勇夫解體，豈不殆哉！伏望明詔三省、密院大臣，將自來姦欺罔功、罪惡顯著、最爲敵人所譏笑如延慶等，重賜顯戮，傳首邊城，或鑄削官職，竄流遠方。庶幾邊將革心，軍聲大振，賞罰當而功罪明，威令行而軍政肅矣，不勝幸甚。取進止。《莊簡集》卷九。

乞用河東土豪援太原劄子

臣近因進對，伏見陛下以太原圍閉日久，援兵無功，深軫宸衷，憂形于色。臣退與寮屬具言，今日之患，誠無急於此者。臣東南書生，豈知爲兵，因輒詢求，博采衆議，及河東士大夫有訪臣者，皆言方今事勢危急，忻、代二州，已爲敵境，澤、潞、汾、晉，又遭劉嗣初殘破，富家大姓，往往奔走四出，獨力田之民，戀著鄉土，多自團成保甲，守護鄉閭。朝廷若起而用之，可得土民十餘萬，人人自肯爲戰，蓋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其勢然也。今朝廷兵力單弱，四方兵未有至者，萬一太原不守，則河東決非朝廷之有。若恤小害，則大患不除。欲望聖慈逐急就委折彥質，盡起晉、絳、慈、隰、澤、潞、威勝、汾州八處民兵，自二十已上、五十已下，及本路諸縣弓手，令見任州知通、縣令佐，據所統屬，各自部轄。其間亦有土豪及士人願爲頭首者甚衆，若假以初等官及應副器甲，使與官軍協力赴援，比之他路起兵，無逃竄剽掠之患，減飛芻輓粟之勞，人自爲戰，家自爲守，功必倍之。仍乞先遣信使齎詔書諭以禍福，人必樂從。出夫之家給復三年，州縣敢逗撓者，並以軍法從事。愚計如此，儻粗合聖意，乞詔三省、樞密院大臣詳議施行。取進止。《莊簡集》卷九。

再乞起河東民兵狀

臣近嘗具奏，乞盡起河東民兵，赴援太原。乃是臣呼召平陽府進士刁處仁等商議，爲臣言：「力田之民頗戀著鄉土，各自團成保甲，咸有鬪志，若起而爲兵，比之他路，無逃竄剽劫之患，減飛芻輓粟之勞。」其言似可采用，未蒙施行。今河東士大夫避地至都下者甚衆，其刁處仁等亦各願隨逐使人前去。乞下臣章樞密院，令出榜召募，詢訪謀策，庶有裨益。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莊簡集》卷九。

論胡直孺劄子

臣伏睹近除胡直孺爲工部尚書，命下之日，士論沸騰，莫不疑駭。蓋直孺素結朱勔，爲發運使、爲待制知平江府、爲戶部侍郎，皆勔力也。臣近論朱勔，及言東南財用爲群小侵蠹，直孺其一也。老而無恥，素節凋喪，不足污八座之選。覲顏朝列，不自引退。伏望陛下斷自宸衷，重行竄黜，以爲士大夫不顧廉隅者之戒。取進止。《莊簡集》卷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二。

論胡直孺第二劄子

臣近再上章論列工部尚書胡直孺罪惡，已蒙陛下開納，許以必行，亦既累日，不見降黜。此必大臣以直孺爲賢，曲加覆護，以臣言爲妄，未肯施行。夫大臣以進退人材爲職，所進忠賢則國家享其利，所進儉佞則人主受其欺。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得待罪言路，若大臣用人失當，臣得而論之，朝廷行之，則陛下威權立矣。今臣力言之，陛下虛己而聽之，大臣沮抑之，則是陛下威福之柄，反制於大臣，而臣區區不能但已者也。況直孺佞邪，天下所聞，與應安道、盧宗原相繼爲轉運使及發運使，欺罔朝廷，如循一軌，將上供物料及糧綱船盡充花石之供，號爲應奉，州縣帑藏爲一空。起發封樁，妄稱均糴，歲計不足，猶進羨餘。緣此進職，濫廁從班，遂知平江府，縱朱氏請求，益肆掊斂，不復知有朝廷矣。直孺素畜聲妓，每携就朱氏園亭，與倡優雜處，啗其子姪。吳民怨憤，目爲朱家奴。勔入京師，凶焰益熾，至與宰執爭權，竊弄國柄，首引直孺爲戶部侍郎，搢紳側目，莫不駭歎。伏自陛下即位，灼見姦凶，以次流放，黨類屏息，獨直孺反被褒擢，聯八座之選。命下之日，士論沸騰，前後臣寮，論列不一。伏望陛下斷自淵衷，速賜竄黜，以爲多士之戒。如臣所奏失實，欺罔聰聽，亦望解臣言職，重置典憲，臣與直孺理難兩存。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取進止。《莊簡集》卷九。又見《歷代名

論燕瑛胡直孺劄子

臣伏見燕瑛、胡直孺二人，以姦佞相濟，傳會匪人，用事專權，恣爲不法，盜用官錢如同己物，刻剥細民甚于豺虎，前後臣寮疏列罪惡。瑛頃任廣南市舶，專以貨賄交結近倖，目爲「香燕」。及爲開封尹，專任猾胥，政事紕繆，輦轂之下，寇盜縱橫。褫職居外，曾未旬月，百計經營，由散官徑爲戶部尚書。直孺任兩浙漕臣，假託應奉，耗竭帑藏，醜穢之迹，中外所聞。知平江府，諂事朱勔，日三造其門，勔所欲爲，無求不獲，家畜聲妓，專事媚悅，以圖進用。名教所棄，清議不容。陛下灼見姦慝，亟議誅竄。今二人皆帶龍圖閣直學士，名曰罷斥，其實陞遷。自祖宗以來，非名德重望爲士類所推者，未易得此。陛下始即大位，慎重名器、愛惜生靈之時，如使此流列顯職、當郡寄，臣恐四方忠義之士不以聖朝爵祿爲榮，人人解體，羞與比肩，恐非朝廷之福。臣與瑛、直孺實昧平生，所以拳拳不已者，誠見陛下慨然思治，乃於賞罰功罪輕重失當，未能厭服人心，實累聖治。伏望陛下奮發乾剛，大明黜陟，將此二人鑄職投閒，庶協公論。臣不勝憤激之至。《莊簡集》卷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二。

再論燕瑛胡直孺劄子

臣竊謂監司郡守，號爲近民之官，勢力氣焰，足以制百姓死生之命。頃者姦倖當權，奢淫無度，竭生靈之膏血，不足以供谿壑之欲，於是分遣親信之人，忍爲殘賊，敢爲姦賊者，布滿州縣，夤緣假借，上下相蒙，其剥民愈甚，則獲賞愈多。如應安道、徐鑄之流，死亡略盡。今其在者蹤迹顯露，莫如燕瑛、胡直孺二人，皆自郡守監司以贓汙致身。臣累具彈奏，必蒙陛下委曲開納，臣亦委曲爲陛下言之。若以朝廷多事之際，以爲有材，亦當置在三邊財穀之地，不當佚以宮祠，優以便郡也。今乃反得輔郡，地望愈隆，沮天下至公之論，成儉人怙寵之私，成命既頒，物議沸騰，此必大臣有陰爲之地者。二人平昔止能以珍奇貨賄交結權倖，飲饌聲伎媚說要人。身雖去國，各留子弟見在京師，日造大臣之門，對衆附耳，營求百端。稔惡弗悛，無復忌憚。伏望陛下奮發威斷，直批付三省褫奪職名，重行竄殛，以解四方之疑，不勝幸甚。取進止。《莊簡集》卷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二。

論燕瑛胡直孺第三劄子

臣累論列燕瑛、胡直孺，不當寵以峻職。蒙陛下開納，許以必行，至今累月，未見褫奪。瑛關通

交結，皆出宦官，直孺拔擢，悉由朱勔，此陛下所知也。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小人放縱無所忌憚矣。故知善而不能用，與知惡而不能去，誠人主之深戒也。今此二人，非獨臣知之，天下之人莫不知之。臣若不言，則負陛下，言之則觸大臣。儻大臣以直孺等爲才，當多事之際，欲湔洗而用之，則當置在三邊兵刑財賦有用之地，尚爲有名，不當佚以宮祠，優以便郡也。臣誠愚瞽，官小言輕，非仰恃陛下優容，勢必不敵。伏乞檢會臣先後所上文字，降付三省，早賜施行。取進止。《莊簡集》卷九。

論王子獻等劄子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專委臣取索點檢京東、京西兩路西城所創置擾民等，一切並罷；元係西城所辟置及曾應副害民之官，先次放罷，具名聞奏。除已一面令吏部供具本路州縣官外，臣今所聞兩路最爲李彥信任，陳獻利便，創立租稅，忍於害民，爲國斂怨，僥冒賞典，轉官除職之人，其尤甚者京東則有王子獻、呂岈、毛孝立，京西則有劉寄、杜徽彥、李端愿。子獻爲京東轉運使，將梁山灤收入西城所，辟置孝立、岈爲屬官，徧詣州縣，自濟、兗、鄆、濮、興仁、廣濟等處，爲之騷然，迫脅官吏，抑勒細民，有不承佃者便枷項送獄，人人惴恐，莫保性命。蒲魚荷芡之利，皆日計月課，纖悉無遺，遂致灤傍之人，無所衣食，强者結集爲寇盜，弱者轉徙乎溝壑。岈、孝立皆驟被拔擢，自文林郎

不二三年轉至朝散、朝請大夫，自曹官爲通判，自通判爲郡守、監司。又孝立任濟州日，母死，其父欲只作所生，規免解官；未幾，父又死，遂干求李彥，請御筆候葬畢起復。孝立家本三衢，憚往返迂遠，不復挈喪歸鄉，只就濟川營葬。近緣廉訪奏劾國忌日就司錄廳用妓樂，深夜飲燕，爲臣不忠，爲子不孝，敗壞風俗，莫此爲甚。寄、徽彥、端愿或自白身，或由小官，爲李彥汲引，將唐、鄧、汝、蔡四州九縣取民間稅地，謂之公田，斂取無藝，百姓失業，流丐者衆，風諭諸邑，催索租逋，急於星火。確山令劉愿前後杖下決死良民千餘人，徽彥近緣金人內逼，添差京西運判，分遣屬官四出，有甚寇盜。襄城一邑，科率至十七萬，謂之助國錢，更不抄上赤歷。此數人者，朝廷雖已放罷，而罪惡貫盈，公議未允。伏望陛下洞照姦慝久爲民害，特發睿斷，重置典刑，或竄流嶺表，以謝兩路生靈，不勝幸甚。取進止。《莊簡集》卷九。

再論王子獻等劄子

臣近准詔旨，姦貪之吏，蠹國害民者尚未竄逐，所以好惡未孚，賊吏未懲，民未被澤。臣職在臺端，仰煩聖訓宣諭，使之彈劾，在臣愚分，誠爲失職。臣伏自供職，首尾半年，前後論列姦貪之吏多矣！陛下雖有聽納之明，而未見力行之果。臣輒再具已嘗論奏而未蒙施行者，如京東轉運使王子獻，前知淄州毛孝立，前東平府通判呂峴，前京西轉運使杜徽彥，提舉常平李端愿、劉寄，此六人者，皆

奴事李彥，竭兩路膏血以奉彥者。假借事權，勢力氣焰，足以制百姓生死之命。彥非得此六人，亦不能成其姦凶，如此其暴也。臣聞此一等人其類尚多，自陛下初政，灼見姦慝，雖已落職送部，止是退居鄉里，復帶前銜，金章紫綬，所在州郡，皆以嘗任郡守監司，往往差破人從，日陪燕遊，無復省躬念咎之意，亦莫有依元降指揮赴吏部受差遣者。是陛下賞罰號令，止行於小臣，而不行於大吏。伏望檢臣前奏，重賜竄逐，仍乞行下吏部，取責前後送部臣寮，如有傲睨偃蹇不肯赴部之人，即與直注遠地，或河北、河東合入見闕差遣。庶幾方命慢上者知所警懼，不勝中外之幸。取進止。七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王子獻等並送吏部注遠小監當。

《莊簡集》卷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二。

論王雲等劄子 一

臣近合臺諫官論列童貫開邊生事，擁兵南奔，罪積惡大，黨類實繁，雖難以盡行究治，亦當擇其蹤跡暴著，助成姦惡者，顯戮一二，以爲搢紳之戒。如同簽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給事中王雲是也。燕雲之役，二人參議幕中，實爲謀主。貫固未嘗知書，每奏報朝廷，一時欺謾誇誕之言皆出其手。敵騎入寇，隨貫馳入都城，張大聲勢，決東幸之策。朝廷震驚，進虛中爲資政殿學士、充撫諭使；雲爲給事中，奉使募兵。當危急之時，四方勤王之師未有至者，陛下躬宵旰之憂，大臣窮日夜之慮，二人既以計脫，擁兵自衛，徘徊近畿陰拱以觀成敗。及聞西兵稍集，和議已定，單身入城，復據要近，士

論詢詢，莫不憤歎。樞密本兵之地，瑣闥清近之班，儻使此流冒居，將何以責士大夫守臣節者乎？恭惟陛下嗣位之初，四方之人延頸跂踵以望新政，所與謀議獻納者，不過二三執政大臣與兩省侍從，尤當選忠賢以副人望。治亂安危之機，實在于此。如虛中等姦欺詭詐，爲臣不忠，乃復崇獎進用如此，臣恐遠方聞之，人人解體，仗節死義之士亦不復爲陛下用矣。伏望斷自宸衷，重行竄斥，以解天下之疑，不勝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二。

論王雲等劄子 二

臣近嘗論列同簽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給事中王雲，身爲士大夫，職列侍從，朋附童貫，贊助開邊，使兵連禍結，及敵騎內寇，朝廷憂危，將命募兵，逗撓不進。前後臣寮交章定虛中、雲罪與王蕃等，蕃已責授散官安置，議者猶謂輕典，獨此二人赦而不誅，已駭物論，今乃反置近列，居密勿獻納之地。急則用計而脫禍，緩則詭辭而冒榮，專爲身謀，無復人臣之節。兼近年以來，士大夫交結宦官，寢以成俗，虛中爲翰林學士，雲爲中書舍人，皆朝廷華選，貫皆倚爲腹心，每用兵行師，皆有將帶前去之語，覲顏就道，曾無愧恥。陛下初即大位，拔用人材，宜以禮義廉恥風厲士類，若不痛加懲革，則後來者更相倣效，廉恥之道愈喪，而禮義之俗寢隳矣。夫人君養士之廉恥，所以重其國，士之有廉恥，亦所以重朝廷。唐李鄴恥爲吐突承璀所引，卒辭相位，史氏書之，以爲美談。今虛中輩姦貪

趨利，庸近凡鄙，交結近習，迹狀明白，辱國甚矣。伏望檢臣前奏付外施行，早賜罷黜，以厭公論，不勝幸甚，取進止。《莊簡集》卷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二。

論王子久劄子

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初，承姦兇用事，四方凋弊，國用匱乏之後，兵政不修，將卒驕惰，城池樓櫓未經修葺，一旦金人掩至城下，四方勤王之師未有至者，人人惴恐，士大夫至委職而去，危急甚矣！獨陛下奮發乾綱，宵衣旰食，經營備禦，慨然策勵，二三執政大臣，固守宗社，將士戮力，人心安固，都城百萬之家，無一動搖者。伏自金人退師，益修守禦之具，戒畿甸之兵，爲保伍之法，召諸道之兵，爲赴援之期。東南轉粟，舳艫相銜，選將陳兵，常若寇至。陛下固守都城之志，可謂堅矣，爲臣子者義當率心協力，宣布德意，使遐邇之情莫不安帖。臣訪聞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知東上閤門事王子久，世襲膏粱，無所知識，輒敢對衆宣言，建避地之策，動搖朝廷，規喧衆聽。外廷傳播，莫不駭愕，流聞四方，爲害非小。欲望陛下特出睿斷，將子久重行黜責，仍乞速降詔旨，布告中外，以靖國人，不勝大願。取進止。《莊簡集》卷九。

乞假借臺諫委任大臣劄子

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懲艾前日姦邪當國、杜塞言路之弊，於是增置諫員，雖憲臺六察，咸得言事，又許臣寮實封投匭，職事不應上殿人，亦得奏對。開公正之路，閉私邪之門，海內聞風，莫不稱慶。今纔數月，未聞用一直言，得一賢士，而言路寢復有壅塞之患。近降指揮，奏事既罷，不得從容留身，不合上殿人雖有指揮，亦令覆奏，臣知陛下有厭言之意矣！諫官御史不稍假借，一言忤意，旋被斥逐，臣知陛下有拒諫之實矣！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如天地之無不覆燾，日月之無不照臨，而懷疑偏任，惴惴然惟恐群臣之欺己，此得御姦邪之術，而未得任忠賢之道也。陛下所謂親除者，一舉而得余應求，再舉而得陳公輔，此二人者，今乃迎合大臣，或爲游說，例被斥逐，使誠有之，是親除之人豈足信任乎？以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廣，而陛下欲以耳目所及擢用一二士大夫，所任未必得人，而先已失衆心矣。衆心一失，人懷疑貳，不知孰與共守天下者乎？不亦所得者小，所失者大乎？耿南仲爲東宮官，輔導陛下十有餘年，此腹心之臣也，雖甚愚陋之人莫不知之，而李綱敢與抗論，詆訐其短，此其疎率無謀可知矣，而謂懷姦以事陛下則非也。彼懷姦以事陛下者，知南仲不可動搖，則陰交而固結之，上可以保寵榮，下可以行私意，而天下安危、社稷存亡，則有時而不暇卹。夫南仲與陛下同休戚利害者，其設心豈有他哉？特其所見或有偏係不通之處，未能曠然使陛下以大公

至正之道照臨百官、撫御寰區也。臣恐姦邪之徒窺見陛下好惡，更相譖毀，迭相媒孽，無忠信仁厚之風，成猜忌刻薄之政，人人惴恐，莫肯披露情實以事陛下。伏望稍回淵慮，假借臺諫，則盡聽納而容狂直，禮貌大臣，則專委任而責成功。臣誠狂愚，不識忌諱，有所聞見，懷不能已，伏惟陛下留神聽納，天下幸甚。《莊簡集》卷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一。

乞擇臺省官節錄封事劄子

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懲創前日姦邪當國、杜塞言路之弊，於是增置諫員，憲臺六察，咸得言事。猶以爲未也，又許臣寮實封投匭，職事官不應上殿人亦得引對。開公正之路，杜私邪之門，海內聞風，莫不稱慶。今纔數月，未聞旌一直言、用一正士，而言路寢復有壅塞之患。近降指揮：奏事既罷，不得從容留身，不合上殿人雖有指揮，亦須覆奏。議者謂陛下有厭言之意矣。祖宗假借言事官，虛懷聽納，雖布衣之士，必須溫顏誘接，至有辭氣狂悖者，未嘗加罪。今諫官御史一言逆旨，旋被斥逐，議者謂陛下有拒諫之實矣。況今姦諛未盡去，蠹壞未盡飭，邊方未寧，百姓匱竭，更張廢置，未盡合天下之公論。慷慨獻忠者，當累及之。或謂陛下已厭封事之多，不暇省覽，或付之三省密院大臣，門人子弟得以傳播，誠爲非便。臣伏見仁祖時嘗委張方平、司馬光詳定中外所上封事，盡心料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雖文采不足，一一奏聞。光與方平亦嘗奏乞，其間識慮稍出於衆，開陳政體

時務，文理詳明者，乞特賜召對，面加詢訪，果有可采，密籍姓名，隨材擢用。今太平日久，誠爲多士之時，所獻封章，豈盡無可觀采？臣愚伏望聖慈檢會祖宗故事，專委兩省或臺諫官二員，擇其公忠端亮者，俾之遴選，據所可取者節錄成冊，每季進呈，以備乙覽。忠言嘉謀，庶有裨益，以輔成陛下中興之治，天下幸甚。《莊簡集》卷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一。

論貶逐臺諫乞不施行日下出門指揮狀

臣伏睹前諫議大夫唐重等五人與郡，日下出門，流傳四方，士論驚駭。陛下新即大位，開懷聽納之初，宜優容直言，禮遇臣下。今重等備員臺諫，不知所論何事，既令日下出門，議者遂致紛然，造飾語言，稱師驥論十事，孫覲、李擢等攻擊宰執，緣此被逐。蓋朝廷未嘗降出得罪之因，宜其紛然有以議陛下也。重等既各與便郡，如同、棣、和〔二〕，皆天下膏腴處，正使自擇，不過此耳，何至迫逐使之倉皇若此哉！臣伏見祖宗朝斥逐言官，雖遠在嶺外，未有日下出門者。熙寧中王安石爲相，急於行法，惡人之議己，始有此行遣。後來蔡京、王黼用事，欲行己私，循用此例。緣此言路塞絕，豈可施於今日艱難之時哉！伏望特降睿旨，將日下出門指揮更不施行，庶令般挈家屬，收拾行李，以示陛下優納之意。《莊簡集》卷九。又見《國朝諸臣奏議》卷五五。

〔二〕棣：原作「杖」，據《國朝諸臣奏議》改。

乞戒在位揚職奉法劄子

臣嘗謂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先王因制天下，使尊尊相高，貴貴相承，名以命之，器以別之。四方仰視朝廷之尊，群后翊戴人主之勢，故能消患折衝，姦人無窺覬之意。昔漢高祖以馬上得天下，韓、彭輩論功議賞，至拔劍擊柱，漸不可制。叔孫通制禮儀，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陛下踐阼之初，敵人侵侮，國勢搶攘，執政大臣議事喧闐於上，士民伏闕詬詈於下。士大夫一旦習爲苟簡，三省六曹、百司庶府官吏因循不復治事。伏望陛下俯從群臣之請，申勅有司，擇日御殿，款謁宗廟，然後誥誡列位，各揚乃職，有不奉法者，御史臺閣門覺察以聞。庶幾隆主勢而正朝綱，實天下幸甚。取進止。《莊簡集》卷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八。

全宋文卷三三〇八

李 光 三

論國是劄子

臣聞楚莊王問于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也。」夫以區區之楚，欲立國定制，猶知所審，況陛下紹膺大統，撫御寰區，當中外多事之時，群趣殊方，衆志異慮，可不知審所是而定之乎？伏見陛下即位以來，敵人內侮，國勢搶攘，寬大之令數頒，求言之詔屢下，巨姦元惡斥逐殆盡，忠臣義士聘舉無遺，凡所以收人心者，可謂至矣。而廟堂之上，所與協心圖治者，不過六七執政大臣，乃復牽于浮議，各營己私，噂沓背憎，結怨嫁禍，莫肯慨然以天下爲己任者。方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外則邊境繹騷，內則財用匱乏，此誠國家危急之時。陛下憂慄焦勞于上，而群公大夫族談竊議于下，學校之士不務宿業，而以投匭爲課程，縉紳之徒不循分義，而以捭闔爲職任。自白身而登儒館，由選調而參廟謨，祖宗以來，所

未有也。行姑息之政，徇苟且之習，爵祿濫冒，名器寢輕，因一夫流言，爲變法易令者數矣，人主威權何時而立，祖宗法度何時而行，朝廷綱紀何時而定？此實社稷之深憂也。臣愚伏望聖慈明詔大臣，深加訓敕，察其邪正，辯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理道，然後斷而行之。疑其爲姦則如勿任，知其可任則不必疑。奮乾剛以明黜陟，隆委任以責成功，庶幾國是定而法制立矣，天下幸甚。取進止。《莊簡集》卷一〇。

引對人乞先經三司劄子

臣伏見陛下踐阼之初，下詔求言，虛懷聽納，雖疎逖小臣，間或引對，親賜詢考，將以開廣言路、簡拔雋髦，此盛德之舉也。臣愚竊慮陛下驟當幾微，臣下忠邪未易洞照，其間頗有利口辯言，乘時僥倖，以徼寵祿。姦人窺覲，名器寢輕，而實材忠樸之士往往恥於自售，甚失陛下所以惻怛訪逮之意。欲乞今後臣寮非本職合上殿人，委三省大臣博采公議，先次審察，如委有行實及策略議論過人，即令引對，庶幾抑絕奔競，以來雋異之士。取進止。《莊簡集》卷一〇。

論李會李擢劄子

臣伏睹除目，以李會、李擢爲左右司諫，訓詞褒諭，以首論蔡京有功，特被召用，外庭之議，無不駭愕，臣之區區，亦所未喻。夫首論蔡京者，陳瓘也，其次則有石公弼、張克公、毛注之流，相繼彈擊。上皇覺悟，既罷而復用者數矣。京與王黼前後用事，權傾天下，言路塞絕，多士盈庭，莫敢開說。方是時也，忠義奮發，不避死亡之誅，慷慨言事，不過曹輔等三五人爾。下逮韋布之士，廷對大問，進藥石之言，則有若范宗尹；投匭獻計，箴時政之失，則有若朱夢說。而會、擢在當時迭爲臺官，身任言責，保寵固位，被阿諛之譏，目睹時事，曾無一言。逮陛下龍飛，灼見姦慝，太學諸生伏闕上書，首論六賊之害，蔡京之惡，夫人而能言之矣。諫官、御史能於此時明目張膽擊姦指佞，實恃陛下聖明，不啻摧枯拉朽之易，何足爲功？況會、擢當金兵圍逼都城，力附白時中、李邦彥，專主避敵割地之謀；方肅王之北渡也，不罪金人之渝盟，乃敢奮筆橫議，以上皇還宮，問肅王所在，劫持上下。必欲以祖宗基業委之敵國，至有三鎮與王室孰重之語，章疏具存，可以考按。今時中、邦彥坐是落職，議者猶謂輕典，而會、擢反被召用，復預諫爭之列，不知誰爲陛下薦此二人者？陛下好惡取舍如此，廟堂之論何時而定，百官有司之衆何所適從乎？臣愚伏望陛下深思熟察，辨邪正之歸，無爲詭辭偏說之所傾奪，庶以仰稱陛下艱難求助之意，副四方跂竦之情。所有會、擢等召命，伏乞特賜寢

罷，以安衆情。取進止。《莊簡集》卷一〇。又見《宋史》卷三六三《李光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二。

乞出第一劄子

臣出自寒鄉，服勤州縣踰二十年，學問荒落，風節無聞。比者伏遇陛下龍飛，偶承人乏，擢置言路，亦既閱時，志弱膽薄，不任彈擊，聞見淺陋，無所建明。夙夜震恐，罔知攸濟，大懼仰負陛下任使之意。伏念臣頃緣狂率，遠貶嶺外，還朝未幾，復以妻室喪亡，家貧子幼，私計逼迫，兼臣與今御史中丞陳過庭實有鄉閭之舊，不無朋比之嫌，接武憲臺，義當回避。伏望聖慈特賜矜憫，出於迫切，非敢矯僞，除臣一合入差遣，使得從容歲時，陛下不忍終棄臣，或未填溝壑，復得收召，東西南北，惟命是從。臣不勝哀祈激切之請。奉御筆所乞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莊簡集》卷一〇。

乞出第二劄子

臣近具劄子，以不任彈擊，無所建明，乞在外一合入差遣。蒙陛下批答，所乞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臣疎遠微賤，仰惟陛下寵遇之厚，恩旨之嚴，不敢再有塵瀆。夙夜震惕，進退徊徨。臣伏見陛下以邊方未寧，有當食忘餐之語，義當捐軀，以圖報稱。顧臣實東南書生，材力綿薄，內之不能竭愚

夫千慮之得，外之不能效戎行一旅之用。而陛下虛心訪逮，發於懇誠，聖心焦勞，中外歎仰，豈臣之分，尚得晏然？況今豪傑志義之士，介特隱淪之賢，彈冠結綬，願立王朝，誠非乏材之時，而臣久處要塗，實妨言路。臣雖有喪葬婚嫁之迫，當茲急難，豈敢僥倖東南差遣以便私計？或蒙陛下哀憐，別除臣一閒慢去處，或京東西小郡，使之推行詔條，撫循凋瘵。臣亦久在州縣，粗諳民情，庶幾勉竭愚短，以報萬分。伏望睿明，俯憐悃悃，特賜俞允。取進止。《莊簡集》卷一〇。

再乞出第一狀

臣近嘗兩具哀懇，仰瀆聖聽，乞東南小郡。犬馬之誠，雖自謂切至，終未足以動天聽之崇。進退隕越，莫知所爲。臣切自念，猥以庸愚，遭值陛下初政，首置言路，閱時既久，訖無涓埃，少報萬分，仍積罪悔，上煩保全，若日復一日，必至顛隳。兼臣近年因遭禍患，志氣摧傷，久得怔忡之疾，比數發動，難以冒居繩糾之地。伏望赦其狂愚，特賜矜憫，除臣小郡，或宮祠差遣一次，使退處閒散之地，將理衰疾。萬一未填溝壑，尚當糜捐，仰報聖造。臣自今月二十七日，更不敢入臺，臣見居家俟命，無任祈懇激切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莊簡集》卷一〇。

再乞出第二狀

臣近嘗具奏牘，以不任彈擊等事乞在外一合入差遣。至今累日，未蒙施行。臣輒不避斧鉞之誅，再瀆冕旒之聽。伏念臣流落之久，自去年五月還朝，遭罹禍釁，妻室喪亡，家貧累重，難以久任京局。自春夏以來，嘗因進對備瀝誠懇，累乞解罷言職，聖恩深厚，未賜矜從。兼臣久在臺端，才力綿弱，無所建明，難以冒處言責之地。雖陛下天地父母，覆燾涵容，未即罷遣。在臣愚分，實不自安。伏望檢臣前奏，除臣東南小郡，或宮觀差遣一次。伏惟睿明，俯矜微賤，哀而憐之，特賜俞允。冒犯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莊簡集》卷一〇。

論彗劄子

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蓋觀乎天文以驗得失者，誠聖王之先務也。臣伏見近者彗出寅艮間，躔度甚速，此變易之大者。或傳朝廷用陰陽家說，以分野言之，爲敵人滅亡之證。此恐導諛之人，以甘言諂辭媚悅。陛下輕信其說，無復答謝天譴之意，則虧損盛德，非宗廟生靈之福。臣聞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而書災異者，蓋欲警戒人君而知恐懼修省，以應天變，不聞以

災異歸敵人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彗星三見，禍亂輒應，周室微弱，上下交怨，此皆人事之所感動也。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譴告之，不聞天心仁愛遐荒，欲其修省也。陛下萬一惑于邪說，凡天地變動，各以分野言之，則陛下之失，自今以往，誰復敢言！蓋天變之發，或發于未然之前，或發于已然之後，皆所以覺悟人君也，所謂應天變之術，豈有他哉！在於修人事而已。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凡所施爲，無非仰合天心，下當人意者。勤儉憂勞，不聞有過，然舉措之間，安得每事皆當？亦當窮究致彗之由，推至誠，行直道。政事之不中不平者，或未加治；萬民之失業窮困者，或未加卹；姦邪之徒熒惑主聽者，或未加察。言路駸駸復有壅隔之患，則陰陽之和，何時而致，天地之變，何時而息乎？臣所以居言責之地而不能默默也。冒犯天威，臣無任激切恐懼之至。《莊簡集》卷一〇。又見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五。

論治道劄子

臣嘗謂帝王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衆心之所戴也。歷考自古興衰撥亂之君，未有不因乎人心而能有爲者。蓋觀人心之所與，則知天命之所歸，故敵國之盛強或不足畏，盜賊之猖獗或不足憂，中原之竊據或不足慮，關陝之捷奏或不足喜。臣願陛下凡所舉措，務合人心而已。今移蹕之初，扶携之民，歸往如市，海內顙顙，皆托命於陛下，士民傾屬，以觀聖化之行，則今

日之所施爲，安得不汲汲乎？昔梁襄王問於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曰：「天下莫不與也。」又曰：「不行王政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引領而望之，欲以爲君，夫豈在乎山河之固、甲兵之利、土地之廣哉！」臣願陛下克己恭勤，隆道德於上；大臣守法奉公，肅紀綱於下。明賞罰，辨邪正，懲汙僞之黨以砥礪名節，去姦賊之吏以惠養小民。容受直言，駕馭英傑。如是而人心不歸，海內不服，未之前聞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莊簡集》卷一〇。

乞廢常平主管官罷發運司劄子

紹興八年十二月

臣謂今日之急務，莫切於理財。而理財之政，有避其名而因失其實者，有無其實而徒存其名者，固未易概舉。今姑論其大者，其事有二：常平之法，本於漢耿壽昌。今州縣錢穀有屬常平令者，名色非一，悉總於戶部右曹。今乃以王安石之故而廢之，既使香鹽司兼領，又別差主管官一員。有司莫之適從，錢穀因致失陷，豈非避其名而失其實乎？發運司本以總六路財計，以漕輓中都餽餉爲職，兵興以來，既無轉輸，今乃以糴買事委之，其本錢盡從朝廷給降，無慮五六百萬緡。又以淮南總制司及諸路失陷回易、市易、贍軍等錢，歲亦不下數十萬緡。此國用所以益窘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廢常平主管官，依舊令香鹽官兼領；罷發運司，其糴買、總制等事，令戶部侍郎專領。庶幾名正而事

成，官省而職舉，不勝幸甚。取進止。《莊簡集》卷一〇。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四，《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二五（第四冊第三二八六頁），《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〇。

乞免放散民兵狀

契勘近緣金人渡江，侵占建康府，大隊復陷廣德軍、明、越、秀州，幸賴官兵同保甲用命防托把隘，得保無虞。今月初三日，準德音一項，應調發州縣鄉村民兵把隘，候德音到，限一日放散訖，申尚書省。緣見今大隊方離臨安府，取蘇、秀路前去，及建康府并淮南敵騎未退，近日又被殘破太平州，相去本州界不及五七十里，人情震恐，正藉民兵同官兵把隘守禦，日下未敢放散，更合取自朝廷指揮。三月二十五日，奉聖旨，候敵兵退日，審度放散。《莊簡集》卷一〇。

乞罷王淵焦師叔狀

臣竊見本州新兵馬鈴轄、武功大夫焦師叔，前任平江府鈴轄，到任未及數月，因敵騎侵突，作緣故離任。兼本官既係掌兵，若已失守，雖朝廷寬恩放罪，難以便除一般差遣。下政已差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王淵，係內臣王仍之子，纔二十餘歲。竊緣本州密邇江岸，正係緊切控扼之地，防秋之際，

全藉官兵戮力捐軀，以捍寇盜，其王淵童駭無知，焦師叔儉猾，二人皆難倚仗。伏望聖慈別選有材武忠實之士，填上件窠闕，庶幾緩急之際，不至闕事。《莊簡集》卷一〇。

乞進兵狀

昨自建康失守，右僕射杜充退守儀真，陳邦光、李柷率吏民迎降金人，大隊由境上入浙，游騎晝夜侵逼，及防江潰兵四散剽掠。幸賴朝廷威德，將士協力，防守至今。臣探得建康所留敵騎，不過數千人，金蕭、張二大帥與陳邦光、李柷同治府事，時復遣兵及黃旂招誘州縣，如溧水等處縣官，皆已投拜。本州實與接境，人情反側，不住分遣將士，前後殺獲首級，招安到潰兵僉軍班直、契丹、渤海等處人兵，多方存養譏察外，臣近據於潛知縣通直郎陳近仁、昌化縣尉保義郎平協申：去年十二月二十日，金經略使稱四太子郎君，金知臨安府李儔差修武郎樂宏齋文字黃旂前來臨安、於潛、昌化等縣招撫官吏。本縣官吏各奮忠義，遂將樂宏等四人斬首。其臨安、餘杭知縣將帶老父入城投拜，邀請敵兵，就縣敷買金銀疋帛。又於今年正月初十日，再遣凌秀才、王秀才二人，金補承信郎，令齋文字前來，本縣亦將此二人處斬，梟首號令。及兩縣弓手土豪章開、王仙、畢康等糾率諸鄉保甲，義不從降，委是防托有功。緣本州管下寧國縣，與兩邑接境，其知臨安府康允之未知去處，吏民無所申訴。臣已逐急依已得聖旨，便宜措置，將立功四人先次借補承信郎，及專遣使臣齋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蠟彈

手詔，曉諭官吏兵民，各用命守禦去訖。臣竊觀金人敢深入江浙，於天時地利皆非所宜。臣已率勵將士及將已團結到六縣保甲〔二〕，并招安到杜充防江統制官馬吉、李進，并班直京軍等邀其歸路。臣已移文劉光世，乞帶領大兵前來同衛王室，及申本路轉運使李尚行、朱異前來權建康府安撫司職事，庶幾列郡有所稟承。并未蒙回報。今敵馬既屯駐臨安府，行在信息隔絕難通，小人遂無忌憚。臣累具奏聞，欲乞速降睿旨，差委重臣前來建康，或令宣撫使周望傳檄四方，約日進兵，水陸分布，可使隻輪不返。伏候勅旨。《莊簡集》卷一〇。又見《宋史》卷三六三《李光傳》，《永樂大典》卷一〇八七六。

〔二〕團：原作「圖」，據文意改。

乞與宣州官吏推賞狀

契勘近緣金人渡江，建康府、廣德軍、臨安府、溧水、建平、餘杭、臨安縣等處失守。本州境壤相接，事勢危急，自十一月十八日以後，敵騎潰兵日夕侵逼，動以萬計，少者亦不下千百人。所賴官吏協心，將士保甲用命防守，至今凡九十餘日，卒保無虞。所有前後出戰、把隘、守城、招撫等文武將佐人吏等，實有勤勞，欲望聖慈令臣開具保奏推恩，庶幾有以激勸。《莊簡集》卷一〇。

乞令漕臣應副岳飛錢糧等狀

臣契勘本州自軍興以來，偶免殘破，前後過軍萬數浩瀚，皆臣竭力應副，不敢毫髮仰干朝廷。今來巨師古、劉晏、岳飛大兵屯泊境上，應副錢糧，需索犒設，臣不敢辭避。竊緣官軍與戚賊相持，雖已出境，緣建平、溧水縣、廣德軍諸處，並無官吏人民，臣不免出界應副。臣見差官三員在廣德界上，及岳飛軍前專切運糧，委是費力，其本路漕臣亦合移檄傍近州縣，同共那移應副錢糧及犒設金銀等。況建康府已收復了畢，自合前來管幹職事。望聖慈憫察本州係是小郡，前後被害非一，速賜行下本路漕臣，應副岳飛一項人兵。六月二十日奉旨：「岳飛一行軍兵已降指揮，聽張俊節制，所有合用錢糧，自合張俊下隨軍轉運應副。仰隨軍轉運副使劉蒙疾速支撥應副，不得少有闕誤。」《莊簡集》卷一〇。

乞與土豪鮑琢補官狀

契勘管下旌德縣保甲土豪鮑琢等一項僅三千人，緣自方賊作過時已自結集，中間保護州境，雖未立顯效，不曾費耗官中錢糧。當州縣擾攘之時，起發入城，官兵寡弱，亦倚以爲重，盜賊不入郡境。前知州呂好問嘗假以承信郎及校尉等名目。緣此累經朝廷陳狀，希望恩賞，朝廷以許置土俗器仗。今

防秋之際，若因而撫之，亦足倚仗。今來不敢別干朝廷，只乞依已得指揮，將前知州劉資政已給降空名劄子，先次補授五七品。此輩既已得官，遂有顧藉防托。過冬春將已結保甲盡行散遣，收其器仗，庶不爲久遠之害。《莊簡集》卷一〇。

乞回避曾紆狀

朝奉郎、新除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兼兩浙兩路兵馬鈐轄臣李某奏：蒙恩除前件差遣，將欲到任。伏見新除本路轉運使曾紆，臣頃任侍御史日曾論列本官，緣此送吏部。今來正係統轄，兼軍興之際，財計用度，動相關決，委有妨嫌。伏望聖慈憫察，別除臣一合入差遣，或官祠一次。伏候敕旨。

十月五日奉聖旨特不回避。

《莊簡集》卷一〇。

乞留吳錫狀

臣伏聞已降指揮，楊沂中出戍淮甸，及吳錫一軍亦隨逐前去。臣之愚見，竊慮敵人知大軍盡屯淮西，或遣舟師由海道擣虛。又徐文久在江浙，熟於道路，今聞往來沿海登、萊諸郡。風帆浪舶，日行數千里，理宜關防。臣愚欲望聖慈且留吳錫一軍，以備緩急。狂瞽之言，誠爲過慮，然大駕所在，理

宜嚴密，惟陛下留意省察，幸甚。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小帖子〕臣之愚見，竊慮楊沂中合令候巨師古到，然後啓行，伏乞聖察。

〔又小帖子〕議者謂春夏風多東南，然亦時轉西北，伏乞聖察。《莊簡集》卷一〇。

全宋文卷三三〇九

李 光 四

辭免吏部侍郎狀

臣十月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九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吏部侍郎，令乘遞馬疾速前來者。臣聞命震恐，罔知所爲。伏念臣稟性拙艱，承學固陋，幸遭旦暮之遇，得效馳驅。比自宮祠，更守近郡，携孥到任，曾未浹旬，敢謂誤恩，有此除授。退循謫薄，彌切兢凌。況天官劇曹，素號雄選。吏姦而莫究其弊，官冗而未知所澄，非得剛明之才，曷振頽靡之習？如臣庸懦，豈敢冒居！伏望聖慈特賜追寢成命，庶安愚分。臣已於當日交割職事與以次官，一面起發迤邐至前路聽候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莊簡集》卷一一。

乞車駕親征劄子

臣聞能扶天下之危，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則獲天下之福。故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蓋多難之世，懷戒懼怵惕之心；無難之世，有宴安鴟毒之累。自昔有爲之君，或開創基業，或撥亂中興，身遭艱阨，而能奮然特起者，未易概舉。以漢高之英雄，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城破復收，兵散復合，彭城之敗，至推墮二子而不顧，窘亦甚矣！卒能滅楚以有天下者，忍小恥以成大功也。光武北徇燕薊，困於王郎，蒙犯霜露，面背破裂，惶惑不知所之，然卒能破郎以興漢祚者，因危難以恢帝業也。恭惟陛下以慈儉之德，當艱阨之運。維揚之變起於倉卒，人心緣此而震恐，將士因是而驕惰。近年以來，議論之臣各懷顧避，上下一律，莫肯慨然以持危扶顛爲己任者。今翠華駐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見敵人無復南渡之意，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爲限隔，惴惴然日爲乘桴航海之計，謂之萬全，臣所未喻也。以區區晉元，草創建國於基緒既絕之際，猶能立宗社，修宮闕，興學校農桑，保有江浙。劉琨、祖逖與聰、勒拒戰於并、冀、兗、豫、梁、雍諸州，未嘗陷沒也。以石季龍之彊大，兵叩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周世宗當五代之末，取淮南，攻隴右，下三關，皆御軍親行，威震遠近，未聞專主避敵之謀如今日也。況陛下英武命世，以真主之勢而臨金邦，以中國之尊而抗外國，天人助順，軍人士庶孰肯甘心委質，

俯首帖耳，終身爲汙辱降敵之人哉！今將非不武，兵非不衆，陛下儻整兵順動，則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袂相屬也，患在陛下無其志耳。臣愚欲望陛下明詔三省、密院大臣，分令將士守禦江津，力爲保境之謀，徐決親征之策，庶幾經略中原，漸謀興復，以副海內生靈顒顒之望，天下幸甚。取進止。

《莊簡集》卷一一。又見《宋史》卷三六三《李光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三。

乞追罷守臣遷避詔書劄子

臣頃守宣城，準樞密院劄子，建炎三年六月十二日奉聖旨：「金人入境，多是因敵就糧，深入內地，致使吾民重遭塗炭。令逐州府守臣與當職官共議，或守或避，各得自便。」臣仰見陛下憂憫元元，開示寬大之意可謂至矣。臣竊謂守土之臣，朝廷委以人民社稷之重，固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則人心携貳，亦無肯固守者矣。臣觀百姓安土重遷，非謂其愚無知也，亦其勢不得不然。蓋富者少而貧者多，所資以生養者，不過日求衣食之奉。居於山者則有樵采之利，居於澤者則有網罟之利，都邑之民則盡智於交易，田野之民則竭力於墾畝，皆相資以爲生者。今使轉而之他，則是數者皆失其本業。將坐而資於官乎，數萬之衆，力固不足以給之。如此，非獨老弱轉乎溝壑，雖強且壯者固不免也。朝廷設官分職，凡以爲民，若使列郡各得擇地遷避，大者不過全其帑藏，小者不過保其妻孥而已，此於百姓何所利哉！臣之區區，誠願陛下申敕諸郡，修城池，備器械，積芻粟，聚人民，力爲固

守之計。有望風逆降棄城者，皆嚴立法禁，責以必死。大者保境，小者守城，敵人雖復長驅，豈能遽窺行在如前日乎？臣愚伏望陛下速降指揮，追罷三年六月詔書，慨然責以大義，命將帥遣戍役力，爲保境之謀，庶幾列郡聞風有所畏憚，實天下幸甚。取進止。《莊簡集》卷一一。又見《宋史》卷三六三《李光傳》。

乞戒約苛斂狀

臣契勘移蹕事務，不免科擾臨安府及傍近諸郡，如竹木等物，蓋有不獲已者。今來不住體訪得諸邑及嚴州等處，更有轉運司科派下供應班直木炭藁薦萬數浩瀚，初不曾被受朝廷指揮，以此道路傳播，頗屬騷擾，深爲未便。緣臣使事止是總領本府，其傍近諸郡，難以會問。伏望聖慈作訪聞行下，嚴賜約束，庶幾少革苛斂之風，仰副陛下仁儉之意，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敕旨。《莊簡集》卷一。

論移蹕措置事宜劄子

臣伏睹朝廷已降詔旨，移蹕臨安府，士大夫皆倒笏相慶。又聞御批令婺州所屯張俊兵，亦移屯臨

安府。臣仰見陛下乾綱獨斷，不爲衆議所奪，此誠社稷之福、生靈之幸也。然臣竊有愚慮，大抵舉事，務欲萬全，若不審思，必有後悔。臨安經屠戮焚掠之酷，金碧之區化爲瓦礫，一旦移蹕，復屯大兵，則官司廬舍未易遽葺。茅茨土階之陋，陛下縱能安之，其如當此寒沍，若加以雨雪連綿，數萬之衆不免散處市井，侵奪民居，勢難禁約。臣愚伏望陛下遠詔三省、密院大臣，就卿監郎官中選差有精力幹才者一二人，專往本府同徐康國及見任官多方措置，務要不擾而辦。候行宮軍壘稍成次第，然後發遣諸軍，翠華順動。其婺州所屯將兵家屬，乞且於衢、婺寄留，止發壯勇；仍令本府量度人數，先次搭蓋蓆屋，方得移屯。庶幾盛寒之際，居者按堵，免遷避之勞，行者如歸，無暴露之患，不勝幸甚。《莊簡集》卷一一。

乞裁減營繕行宮狀

臣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遣臣先至臨安府節制本府人兵，及總領移蹕事務。臣到本府踰旬，與漕臣宋輝、徐康國及知臨安府席益以次僚屬協力幹辦，稍見次第。臣契勘行宮殿宇，元奉指揮，合依徐康國所上圖策，以一百間爲率，士大夫傳誦，皆仰服陛下深自貶損、愛惜民力之意。臣今體訪不住承準內降御寶營造去處，非元圖所載。竊慮兩漕臣及臨安應辦過當，輦致木植，追呼夫匠，無有已時，前日所降敕榜戒約，殆爲虛文。臣今欲望陛下應合增修起造去處，令臣預知，或有過當，許臣執

奏，庶幾上體陛下恭儉之德，下寬九邑凋瘵之民，實天下幸甚。謹錄奏聞，候勅旨。《莊簡集》卷一一。

乞免住罷行宮營繕狀

臣近準省劄：「奉聖旨，今防秋戒期，建康府修內可罷封椿，所降錢別聽指揮。」臣除已恭依即日住罷外，竊緣臣所造正殿、寢殿、兩廊、殿門等處，各已畢工，獨別殿壅舍雙門既已立木，惟結瓦未了〔一〕。工役已多，若便住罷，竊慮暴露風雨，枉壞材植，他日之費必倍。未審合與不合逐旋搭蓋結瓦，更合取自聖裁。況今農事將隙，自有添差通判吳師直專領營繕，與臣防秋職任自不相妨。伏候勅旨。九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日下住罷，其已立木并見在材植，並如法遮蓋，不得損壞。」《莊簡集》卷一一。

〔一〕結：原作「給」，據下文所述改。

乞罷營繕添支狀

準尚書省劄子：「發運副使宋輝等劄子：『承降下添修擬截行宮所畫一，除修內司兵近已奉十一

月二十一日聖旨，許每日支破食錢一百文外，所有壕寨監修部役，催促物料、點檢醫藥飯食、監門等官，每日往來監轄工作，分頭部役，委是勤勞，即未有許支食錢指揮。』已奉聖旨，自都壕寨官日支一貫，至白身尅擇官日支三百文。凡三十一員，以月計之，共支錢五百餘貫，須至奏聞」者。右臣契勘，今來諸營造已見次第，不出歲前，可以畢工。今上項監修官已有本身請給，又有券錢，今又添支逐日食錢，委是太優。竊慮緣此妄作名目，多方遷延，未見了日。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除軍營席屋外，其行宮百司並限紹興二年正月初五日已前結局，更不添支食錢。如此，非獨大駕移蹕有期，亦足少革妄濫之弊。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莊簡集》卷一一。

乞蠲二浙積欠劄子

臣伏見近年以來，國運艱難，中原板蕩，陛下駐蹕東南，乘輿、服御悉務減省。而百司兵衆，皆仰給於二浙。加以今日營繕所須，一毫以上，皆出民力。師旅飢饉之後，斗米千錢，民雖凋弊，罔有怨詞，深可憐憫。臣愚伏望聖慈因今移蹕之後，稍留寬大之澤，以慰人心，應二浙積負一切蠲除。臣契勘臨安九邑，科配比它郡最爲煩併，其折變小麥，爲害尤甚。及去年殘零稅賦，見今轉運司責限催納，其數至微，欲望特與釋放。昨緣前知府孫覲將義倉米於正稅外，更有折糙米二斗五升，倉場受納，復增至一石。又有鈔旁公吏，乞覓不下一二千，及每歲和買，州縣既不曾支與價錢。今聞本府每

匹更令納見錢四百文足，謂之縻費錢。竊慮行之既久，遂爲永例。諸縣因軍馬經由，支過係省錢斛，多不肯豁除，坊場虧欠課利，委非侵欺，無緣補發，而官吏欲假此騷擾，時一舉行，追呼捕逮，謂之干照錢。縣官無所從出，止是剥民。如斯苛細，望悉蠲除，庶幾小民蒙被實惠，仰副陛下勤恤民隱之意。取進止。《莊簡集》卷一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七。

進裴度平蔡州故事論主斷

《唐書·李愬傳》曰：「初，吳秀林降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臣聞古之善用兵，必有正有奇是也。唐太宗問李靖曰：「曹公云奇正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愚謂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臣觀李愬之入蔡，蹈不測之險，以邀非常之功，可謂用奇矣。當是時，吳元濟勁兵銳卒，多屯洄曲，宰相裴度爲宣慰招討使，馬總副之，韓弘爲都統，李光顏、烏重胤爲大將軍，賊兵雖衆，勢足以抗之。愬之勝敗，不係朝廷之安危也。愬自文城柵襲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其摧大敵不啻反覆手之易，一何神哉！今議者不盡歸功於愬，曰平淮蔡者裴度也；不盡歸功於度，曰成蔡功者憲宗也。蓋愬雖出奇，其實功狗耳，而排衆論以主伐蔡之謀者度也；度雖主謀議，而獨斷不疑者憲宗也。故韓愈頌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嗚呼，社稷之計、安危之機，有間不容髮者與。衆智慮之，一庸人足以擾之，故謀之欲廣，斷之在獨，斷而後行，鬼神

避之。非人主灼見禍福利害之源，孰能成其功哉！《莊簡集》卷一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三。

進德宗稅間架故事論聚斂

唐建中四年初行稅間架法

臣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然則善爲國者，安可不務理財以足用度乎？故周室之興，厚生民之本，則有如公劉；齊桓之霸，富國強兵之術，則有如管仲。李愷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劉晏之平準，皆能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其經理財用必有術矣。至於後世聚斂之臣，蓋非有生財之道，不過掊克生靈，割剝百姓，以欺惑人主，冒一旦之寵祿而已，豈真能爲人主興利除害，使上下給足乎？今軍興之際，固宜講究利源以佐國用，而自冬春及今，朝廷用議者之說，巧爲名目以斂民財，戶帖、鬻爵、交引、給換等法，中外騷然，遠近疑惑，上下愁怨。臣恐邦本一搖，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伏望聖慈深詔大臣，訪求通知財用之士，別議生財之術，量入爲出，以制國用，如前世數人遺法，尚有可施行者。古人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自古亂離，社稷憂危，未有甚於今日者。皇天后土眷顧陛下，故十年之間，強敵僞廷，稍稍沮却，東南年穀屢登，兵力漸振。中原赤子矯首望幸，庶幾復睹漢衣冠者，恃陛下德澤有以得人心也。昔范祖禹論奉天之難，其略曰：「德宗以饑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

德，用之以仁義，其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臣每每戒陛下以不可行苛刻之政、無名之賦，務存大體者〔一〕，深慮此聲一出，遠近傳播，人心動搖也。惟陛下察之。《莊簡集》卷一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〇。

〔二〕大體者：原僅有一「省」字，據《歷代名臣奏議》改、補。

論招降盜賊劄子

臣聞之《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太祖皇帝創業之初，蓋用此道，故能混一區宇，平定天下，其本在乎得民心而已。國家自靖康以來，因金人內逼，百姓失業，無所得食，弱者轉徙乎溝壑，强者結集爲寇盜，固非有讎主嫉上之心，特出於不得已耳。若撫循有道，駕馭得術，因其謳吟思歎之心，廣開招懷撫納之路，民皆吾民，土皆吾土，則陛下建立中興之功，不啻若反掌之易。今曹成、張用、李宏、馬友、劉忠、孔彥舟之徒，各擁衆數萬，跨州連邑，荆土騷然，比之敵人，尚可以游說動也。況祖宗德澤在人，陛下寬仁得衆，倘能降咫尺之詔，遣一介之使，布宣王靈，開示德意，又以實利及之，彼不爲我用，尚何爲乎？臣觀自古創業中興之君，未有不藉此屬而能得天下者。漢與楚大戰彭城不利，隋何說黥布發兵背楚，卒滅項王；關

西號光武爲銅馬帝，正以受降群賊耳。魏武得黃巾三十萬衆，遂定中原。今朝廷兵力寡弱，議者乃謂盜賊不可保持，持必殺之說，臣所未喻也。自李成破敗北走，劉豫群盜稍稍革心，倘因斯時顯用一二酋豪，以風厲黨類，必遞相歆艷，以次歸降。伏望陛下斷自聖心，因孟庾、韓世忠出使，諭以此意，勿以多殺爲功，而以招納爲本。仍乞別選漕臣一二員，下荆湖之粟，專切應副糧食，汰其老弱以散處淮甸，收其精勇以防守江津，蔽遮金人，興復中土，是謂一舉而兩得也。《莊簡集》卷一一。又見《宋史》卷三六三《李光傳》。

乞降空名官告狀

臣契勘今來防秋，選差材武兵將分守江險，及措置淮西軍政事務，所繫非輕。比來不住有北來效順歸國及投獻機密之人，未有重賞誘慰其心。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給降空名迪功郎、承信郎等官告，付臣收管，候接納到效順及有奇功顯著之人，量其功績書填給付訖，具名申知朝廷。庶幾招懷撫納，不煩干戈，有以激勸。《莊簡集》卷一一。

乞廢東南湖田劄子

臣契勘東南地瀕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歷代以來，皆有陂湖蓄水以備旱歲。蓋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水少則泄田中，水多則放入海，故無水旱之歲、荒蕪之田也。祥符、慶曆間，民始有盜陂湖爲田者，三司轉運使下書切責州縣，復田爲湖。當時條約甚嚴，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禁民之侵耕則有賞罰之法。近年以來，所至盡廢爲田，澇則水增益不已，旱則無灌溉之利，而湖之田亦旱矣。民既已承佃，無復脫期，所收租稅，悉充御前。而漕司暗虧常賦，數至百萬，而民之失業者不可勝計，可謂兩失。伏望聖慈速賜指揮，盡罷東南廢湖爲田者復以爲湖，庶幾凋瘵之民稍復故業，不勝幸甚。取進止。三月一日奉聖旨，令逐路轉運司、常平司同共相度奏聞。

《莊簡集》卷一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五三。

論孫覲劄子

臣伏睹紹興元年十二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備坐祖宗舊制，應臧吏決杖配諸州牢城。蓋謂軍興之際，不免時有科率，若更容縱臧吏並緣爲姦，則民力愈弊。此有以見陛下意在生靈，深疾貪汙，命

下之日，孰不相慶？今已累月，而諸司按察官循習既久，恬不爲怪，遂使朝廷美意委爲空文，臣竊痛憤。伏自艱難以來，朝廷一切姑務涵貸，凶貪之徒割剥生靈，無所忌憚。況朝廷行法當自貴近始。臣伏見前知臨安府孫覲在任贓汙不法，遠近播傳，諸司懼其一旦復用，則爲己害，不敢按發。覲之爲人，朝廷所知，前後臣僚論列，罪大惡稔，至辱詈君父，甚於仇讎，有臣子所不忍聞者。陛下貸而不誅，又使復典郡寄，於覲恩高厚矣，乃不悛革，益肆無賴。到任之初，以軍期爲名，拘九邑縣令在府，勒令出錢共四萬伍千餘緡，名曰助軍，不附文歷。又將親信使臣毛汝能辟爲都監，文林郎毛珪權錢塘縣令，令二人提領本府應干倉場庫務，偷盜轉易，不可稽考。郡中官僚相顧側目，至有「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之語。臨安府捉獲酤賣私酒百姓，其家富厚，覲令珪受錢一千貫，更不解送所司，至帖下本縣，直行放免。又遣所親姓董人，乞覓過新城縣百姓唐邦臣等錢一千伍百貫，皆有跡狀。除代之後，將犒賞金銀錢物與都吏專知官等分受。比至得替，其公庫供帳之物，並不發還，及將空名度牒官告等移易妄用，收附不明。監司往來，厚加結納，每到發送饋，謂之合食。日事燕遊，每會不下百餘千，以此上下相蒙，無緣顯露。伏望聖慈奮發乾剛，出自睿斷，送大理寺，或差臺官一員就府置司體究，候贓證分明，捕逮送獄，依法斷遣，以警具僚。其屬邑縣令及人吏等迫於威勢者，贓非入己，或許其自首。庶幾遠近聞風，咸知畏戢，實天下幸甚。取進止。《莊簡集》卷一一。又見《歷代

盡一申請狀

某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爲軍宣撫使，合行事件並依葉夢得已得指揮施行，合有申請下項：一、契勘近葉夢得申請沿江一帶分屯人馬約五萬人，月支錢一千五萬貫，米三萬七千五百石。雖承建炎四年九月二日朝旨，許於本路取撥應干諸色上供經制等錢四十萬貫、米二十萬石應副，緣所降錢米經今一年餘，愈見闕少，無可取撥。欲望特賜指揮，依例下戶部印造臨安府權貨務見錢關子四十五萬貫，變轉軍糧支用等。一、契勘本司激賞銀絹，近葉夢得申乞行給降銀絹各五千疋兩。雖承朝旨令本路漕司依數支給，其本路除合起上供外，別無合取窠名。若依例乞下戶部應副，亦系朝廷所管之數。某近緣差赴宣州，分揀韓世清軍馬，有拘收到本軍絹六千七百五十匹，見在宣州椿管，續承朝旨，起赴行在。并前知本州李學士計置到銀一萬八千餘兩、金一百五十六兩，亦在軍資庫椿管。伏乞就行取撥，專充激賞。候支使絕，別具申請支降。上項畫一，伏乞詳酌，速賜施行。《莊簡集》卷一一。

申三省樞密院乞支錢立寨屋置軍器狀

契勘今來防秋，自建康府沿江一帶險隘去處，並合剗立寨柵、砲座備禦，見已措置。建康府東接鎮江府界，南接太平州地分，相視到合立寨共二十四處，合要寨屋并安立砲座，所用竹籬木植數目浩瀚。建康府未經殘破以前，舊是諸縣團集土豪各自建置。本府昨遭兵火，殘破至甚，民力凋弊，倉庫匱乏，無所從出。目下已自秋深，事不可緩，欲望朝廷詳酌速賜指揮，支降見錢五萬貫付本府起置。其錢乞就便於見在本府樞貨務內支撥，所貴使得使用。伏候指揮。《莊簡集》卷一一。

乞差文臣屯兵廬州狀

臣契勘淮西路廬、濠二州及六安軍，最於僞地接境，近聞王彥充復於壽春府鳩兵聚糧，有窺伺之意。竊慮王亨、寇容、謝通輩兵力寡弱，透漏過淮南，則大江之外盡入賊境，深爲未便。臣自到任，累具申奏，後來又乞五六千人，并乞差近上文臣一員前去廬州屯駐，雖蒙聖慈憫察，降付都督府，至今未蒙施行。今呂頤浩已到行朝，伏乞速降指揮，庶幾防秋之際，不致誤事，伏候敕旨。

〔貼黃〕臣契勘長江千里，守禦爲難，若止於兩淮防托，則力省功倍，臣所乞文臣一員，如傅崧

卿難行，則本司參議官宗穎，乃宗澤之子，以其父故爲諸將所愛，又其人亦慨然有忠憤之氣，或蒙聖慈假以制置或招撫使副之名。臣一面措置，乞賜速降指揮。八月八日奉聖旨，令李某別選文臣一員充淮西巡撫使，仍差兵二千人付所差官將帶前去廬州屯駐。《莊簡集》卷一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八，《永樂大典》卷三五八六。

乞差胡舜陟往淮西狀

臣近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臣別選文臣一員充淮西巡撫使，仍差兵二千人付所差官將帶前去廬州屯駐。臣今再踏逐到知江州胡舜陟，敷歷內外差遣，頃知廬州，爲一方軍民所愛，兼其人忠義奮發，諳曉軍政，堪充任使。伏望聖慈特與復元職名，速降指揮施行。《莊簡集》卷一一。

論火災狀

臣近權刑部職事，今月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坐臣僚章疏論臨安府回祿之警，一月之內，火凡數作，焚藝之家，通及千餘，乞申嚴昨降指揮，以凌遲處死治放火者，仍乞下密院劄付沿流州軍密行捕捉等事。三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臣之區區，竊有可疑者。臣聞堯以水爲儆予，湯以大旱而

罪己，未聞盡歸之於他人者。自昔火災之變，上應天道，蓋熒惑徘徊斗牛之間久矣，牛斗，吳分也。又南方之性察，陛下宜思所以致火之變。朝政之闕失，臣下之姦邪，賦役之重，民不聊生，流亡者多，百姓失業，州縣之吏或倚法而恣贓貪，囹圄之間或受賕而多枉濫，有一於此，皆足致災。今議者曾不卹此，方峻刑以治失火之家，緣及官司舍屋，皆付之極典。夫姦細固所當治也，而失火之家蓋有不幸者。臣恐淫刑濫罪，橫及無辜，非陛下遇災恐懼脩省之意。兼沿流州軍譏察細姦，自有約束，今乃使之各察放火之家，則是硫黃發燭千里而隨身矣。臣愚伏望聖慈止行下臨安府，令督責在城兵官，各認地分，如有違犯，重寘典憲。所有今來已得聖旨指揮，臣未行出。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御筆：前降指揮更不施行。《莊簡集》卷一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七。

乞委官節錄封事劄子

臣恭聞陛下因城內火災，惕然恐懼，延問近臣，憂形於色。乃發德音、下明詔，以求直言，此甚盛之舉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數遭變故，倉卒之際，即下求言之詔，勤勤懇懇，發於至誠。然翫歲閱月，國勢日削，鄰敵日強，盜賊益熾，百姓益窮，天地之變，水旱爲災，星辰失度，寒暑反時，此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意陛下有求言之名，而無聽言之實故也。今艱難之時，憤激獻忠者當累及之。臣竊慮封事之多，未易省覽，不免壅積，是徒爲文具而已。臣伏見仁祖時嘗委張方平、司馬光詳定中外所

上封事，盡心料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雖文采不足，一一奏聞。光與方平亦嘗奏乞，其間識慮稍出於衆，開陳政體，文理詳明者，乞賜召對，面加詢訪，果有可采，藉其姓名，隨才擢用。今中原士大夫輻輳東南，所獻封事，豈無公論？臣愚伏望聖慈檢會祖宗故事，專委侍從官二員，擇其公忠端亮者，俾之遴選，據所可取者節錄成冊，每季或逐月進呈，以備乙夜之覽。忠言嘉謨，庶有裨益，以仰副陛下恐懼修省艱難求助之意。《莊簡集》卷一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二。

全宋文卷三三一〇

李 光 五

辭免知湖州狀

降授左奉議郎、新除寶文閣待制、知湖州臣李某奏：「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某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不候受告，不許辭免，限指揮到，日下起發前去之任」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本以庸愚，久叨任使，夤緣獎拔，浸至超踰。罪釁橫生，謗讟洊至，銜冤啗舌，不敢自明。伏自投閒以來，已踰兩稔。方強敵憑陵，陛下親御戎衣之際，而臣名在丹書，屏伏田里，既不能吐一奇策，仰裨廟算，又不獲身當矢石，以備戎行，無路請纓，徒深憂憤。今敵既退遁，朝廷清明，固宜搜訪草萊，延登英傑。如臣志氣凋落，已試罔功，華閣清資，既難輕受，名邦輔郡，豈敢冒居。伏望聖慈俯察忱辭，特收渙汗，再除臣宮觀一次，以養衰殘，庶息多言，少安愚分。伏候勅旨。」《莊簡集》卷一二。

乞薦舉武臣狀

臣伏準紹興五年三月六日敕中書門下省，依臣僚奏請，銓量郡守、監司，遴選縣令，及檢會紹興元年十一月十九日手詔，令內外侍從官以上，監司、帥臣各舉所知，限半月具奏，有以見陛下虚心求助之意，可謂切矣。然臣頃任行朝職事官，已嘗應詔。今陛下所求益廣，中外薦者紛紛，而文學之士，峨冠博帶，布列中外者，固已足用，初無乏材之患。昔叔孫通之歸漢，從弟子百餘人，乃專言諸壯士進之，或以爲言，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若通可謂知時務矣〔一〕。今金、僞憑陵〔二〕，中原板蕩，此誠陛下馭雄材虎將以制天下之時，臣之所薦，不敢復言文士。臣累任守臣，竊見諸路武士多流落失所，其間人材少壯、弓馬趨捷、武藝絕倫者甚衆，朝廷既未嘗錄用〔三〕，往往散在諸軍，無以自拔，或委身盜賊〔四〕，不能自新，甚可惜也。臣愚不敢指名論薦，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諸路州軍廣行招收。其間雖無武藝，而通曉兵機，能料敵制勝，或造作攻守之具，各爲一科，令監司帥守按試保明，發赴樞密院，量材擢用。庶幾韓、彭之徒，或爲時而出，不勝幸甚。伏候勅旨。《莊簡集》卷一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一，《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六九。

〔一〕可謂：原脫，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二〕金僞：原作「強敵」，據右引改。

〔三〕用：原脫，據右引補。

〔四〕身：原脫，據右引補。

乞補外狀

臣孤蹇之蹤，才無寸長。伏蒙陛下起之罪廢之中，回翔兩郡，還寘近列。方國家多事，陛下宵衣旰食，力圖中興之秋，而臣久尸榮祿，日負素餐之譏。今荆、襄、兩淮列戍相望，江湖之間各有重臣，所以圖中原、禦大敵者，可謂有其人矣。臣愚素蒙獎憐，貪戀恩紀，不敢便乞宮祠，以遂閒逸。欲望聖慈除臣福建一小郡以自效，庶幾拊循凋瘵，消弭寇攘，隨事補報，仰寬陛下南顧之憂，不勝幸甚。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莊簡集》卷一一。

乞宮觀狀

臣近以久冒邇列，坐食無功，乞閩南一小郡自效。伏蒙聖慈矜憐舊物，特降詔旨，未賜矜從，黽

勉供職，又復累月。在臣愚分，義當捐軀盡命，以圖報稱，而臣年齡衰晚，福過災生，自入夏以來，冲冒暑毒，素有痰眩之疾，近輒增劇，每一發作，狀如中風，士友共知，不敢矯妄。若不早自引退，至於職事曠廢，支離醜顏，煩言既興，何所逃罪！伏望聖慈憫察孤蹤，保全危跡，除臣一宮祠差遣，使得訪尋醫藥，休養衰殘，非徒保其餘齡，亦以全其晚節。臣無任哀祈激切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莊簡集》卷一一。

再乞宮觀狀

臣以痼疾發作，遂瀝危懇，仰干天聽，乞除在外宮祠，以便醫藥。伏蒙聖慈哀憫舊物，特降詔旨，未賜矜允。顧惟螻蟻之微，終冀日月之照。伏念臣愚忝難移，多仇寡與。頃自流落放廢中，蒙陛下特達知遇，出入試用，十稔於茲，訖無涓塵，仰裨海嶽。貪冒寵祿，浸踰分量，可去之義，自知甚明。臣之愚陋，豈敢妄論古人出處大節，直緣福過災生，入夏以來，舊疾發作，自度衰骸，終恐難久，若不早自引退，稍遂閒逸，則出入朝班，必致顛仆，辜負夙志，愧辱朝廷。伏望陛下施天地之德，軫父母之慈，待物以誠，察其非妄，退人以禮，必務曲全，特賜檢會臣前奏，除臣一在外宮祠。臣或未即填溝壑，異時犬馬之力，尚堪策勵，陛下復欲收用，雖赴水蹈火，豈敢辭難！具狀奏聞，伏候勅旨。《莊簡集》卷一一。

辭免知台州狀

臣聞命震恐，罔知所措。伏念臣愚忝無知，久塵從列，出入內外，累試罔功。揣分自量，合置閒散，敢謂聖恩寬大，未即棄捐，優禮臣鄰，不忘營蒯，知其老鈍，尚使牧民，豈臣殞首碎胸所能報稱！緣臣初以衰疾力祈宮祠，峻職便邦，豈敢輕受？況端殿秘嚴，臣雖嘗冒處，本非侍從可得。伏望聖慈哀憫孤蹤，保全危跡，特回渙號，庶免煩言。所有職名并知台州指揮，伏望特賜寢罷，仍乞檢會臣前奏，除一在外宮祠差遣。謹具狀奏聞。《莊簡集》卷一一。

論守禦大計狀

臣以孤蹇無能之身，蒙陛下起之流落放棄之中，更歷內外，浸冒器使，十稔於茲，布衣衡茅之士遭遇如臣者，果幾人哉！顧惟天地父母之恩，雖碎首屠肝，豈能稱塞。臣到任未幾，恭聞大駕移蹕平江府，將親御戎輅，誓師兩淮，此臣捐軀效命之秋。念方拘縻郡綬，留滯海濱，上之不能吐奇策以佐軍謀，下之不能執干戈以衛宗社，乞扈從則貽干進之譏，獻謀議則興空言之誚，夙夜憂憤，莫知計之所出。臣聞忠臣不以出處二其心，正士不以險夷易所守。臣豈敢預憂小人不根之言，遽有所畏避哉！

況臣陛辭之日，陛下嘗許臣以言，儻有所見，其忍緘默？臣伏睹關報，劉光世、張俊捍禦大敵，三捷繼聞，海寓流傳，孰不慶幸？然臣聞強敵擁兵淮、揚、宿、亳之間，坐觀勝敗，此其志不淺。趙充國之擊羌，以殘滅爲期，孫權每戒江上諸將不貪小利。臣是以未敢以諸將奏捷爲喜，而方以金人大隊深入爲憂。昔楊珉問朱伺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以是勝耳。」漢祖與項羽對壘，晉宣與諸葛亮相持，方形勢未便，孤軍遠來，未嘗與之爭鋒。周亞夫深壁以却吳軍，光武堅營以降銅馬，此皆已事之驗。臣觀今日敵人布置，必有主謀，願陛下勿輕此戰。今朝廷所恃獨一韓世忠，彼必以精銳當之，而劉麟輩出沒光、黃、廬、壽間，以牽制諸將而分吾力，金人必自淮、陽以入楚、泗。若社稷之靈，世忠足以禦之，則無復事矣；萬一衆寡不敵，便有瓦解之勢。昔楚屈完謂齊桓公曰：「楚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魏文帝至廣陵，見波濤汹涌，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兵法謂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陛下已據東南形勝之勢，敵人萬里遠來，投兵死地，利於速戰而不利於遲久。今不務持重而誇一時之功，決一旦之命，臣恐正墮敵計，非策之得也。臣狂瞽之言，曩備數從列，方燕閒進退造膝之語，所謂萬全之策者，嘗爲陛下陳之矣。金人往年入境無所得，去冬又無所得而去，士馬折傷固已大半，異時雖欲復驅衆攻我，孰肯爲用者？此乃坐制強敵之術。臣愚伏望陛下戒勅諸將，各務持重，不過隱忍三兩月間，彼師老食盡，然後廣設方略，出兵遣擊，或邀其歸途，我得勝算矣。僞齊恃金爲強，金人既退，則劉豫父子豈能立國乎？復祖宗之故疆，還二聖於沙漠，當在此舉，惟陛下特加聖慮。臣狂愚冒昧，

無任惶懼激切待罪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莊簡集》卷一二。又見《宋史》卷三六三《李光傳》，《永樂大典》卷一四四六四，《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三三，《南宋文範》卷一二，光緒《上虞縣志》卷四三。

乞宮觀狀

臣昨蒙收召，復置近列，實緣疾疢，力祈宮祠。伏蒙聖慈未忍置之閒散，盡還舊職，改莅名邦，顧茲恩榮，悉出睿斷。臣自去年中秋到任，黽勉職守，亦既累月，本過防秋，即伸前請。茲者伏聞太上皇帝、寧德皇后凶問併至，號呼冤憤，海宇所同，臣子之心，所未忍言。重念臣出仕逾三十年，遭逢陛下特達之知，敷歷中外，十稔於茲。頻年作郡，不敢減裂，智慮耗於應酬之勞，精力竭於簿書之冗，年齡遲暮，齒髮頓衰。方陛下枕戈嘗膽，櫛風沐雨，親總戎律之時，而臣衰疾，遠守海邦，不得效戎行一旅之用。中夜起坐，如伏櫪之馬，雖望風長鳴，思自奮勵，自度已不勝鞭策矣！兼臣自去冬偶得腰疾，艱於拜跪。緣本郡祖宗神御所在，節朔朝謁，尤宜恭慎，深恐一旦顛踣，貽譏搢紳。況已過防秋，別無規避，欲望聖慈察臣誠懇，特降睿旨，差臣宮祠一次，庶幾尚霑薄祿，保養衰殘。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莊簡集》卷一一。

乞增選臺諫狀

臣伏奉二月九日手詔節文，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俾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臣猥以庸虛，冒居從列，天變如此，既不能仰承聖意有所建明，又不薦舉一人以應明詔，雖陛下不以爲罪，臣實愧懼。臣伏見朝廷自罷制科，踰六十年矣，士子唯習經義，爲有司應用之文，一旦責以賢良之舉，當具詞業繳進，悉如嘉祐故事，臣竊謂實難其人。又近年以來，風俗駸駸衰壞，士大夫唯務依阿，操求濟之說，畏沽激之名，不以堯舜之道事陛下。當今號開言路，而嬰鱗犯顏者臣固未之見，況求疎遠草萊之士如富弼、蘇軾之流，豈易得哉，宜其寂寥而無聞也。今朝廷艱難，至此極矣！陛下親馭戎輅以捍大敵，因災異以求直言，雖拯焚救溺，未足踰其急也。若依常格薦士，儻或有之，俟其進卷，稍中程度，方許召試，又有過閣六論，行遣迂緩，比至大廷，非假以歲月，未易集也，此豈陛下今日因變求言之本意哉？臣恐或者妄議，陛下徒有求言之名而無求言之實，雖臣亦竊疑之。臣在宣和間初除尚書郎，例合進對，方是時也，權倖當路，姦邪充斥，臣懷不能已，力陳一二弊事，首以開言路爲說，大臣惡之，謫臣知桂州陽朔縣事。況臣今日蒙被陛下獎遇，致位通顯，當國家禍亂之後，疆鄰僞齊，日以窺覷，加以天變如此，陛下瑩然在疚，下詔丁寧，旁求直諫之士，冀聞藥石之言，可謂切矣，而臣久稽明詔，罪無可逃。臣竊惟方今小大之臣，百司庶府無言責者，既不復論

事，但時因轉對誦陳言以塞責而已。陛下所賴以周知四方利病，朝政闕失，繩人主之愆違，辨臣鄰之邪正者，不過三五臺諫官耳。自古天子有爭臣七人，唐制：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各四人，左右拾遺、補闕各四人，共十有六人。國朝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正言各二人，常不下六人，專論人主過失。夫人非堯舜，誰能無過？賴諫臣以正救之耳。御史者邦之司直，專以排擊姦邪爲職。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本朝因之，雖其數或有增損，未嘗闕也。故自三公宰執，侍從百司，力敵勢均，一非其人，咸得論奏，故能排權倖於進用之始，折禍亂於未萌之前，其任豈不重哉！陛下即位以來，臺臣諫官預言事之列不過二三人，而中丞、諫議久虛其位。豈士大夫懷姦朋比，能以忠實事陛下者未易得邪，何久而不除也？如其不然，士大夫未嘗負陛下而陛下疑之，是陛下自塗其耳目也。大抵人主意向，雖一嚔一笑之間，衆得而窺伺之，其應如響，在陛下所行何如耳。陛下用一骨鯁之士，則在位節儉正直，而萬物吐氣矣，陛下用一諛佞之人，則在位皆持祿保寵，小人無忌憚矣。其利害豈不萬萬哉！臣久去闕廷，身紆郡紱，寵祿既優，無所裨補。重念忠臣雖在畎畝，義不忘君，偶因明問，輒復妄發狂瞽之言，仰瀆冕旒之聽。死有餘罪，惟陛下赦其愚而采聽焉。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莊簡集》卷一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二。

再乞宮觀狀

臣近嘗罄瀝誠悃，仰干天造，以衰疾丐閒。伏蒙睿慈特降詔旨，未賜矜允。銜恩跼蹐，不敢復有奏陳。伏念臣到郡踰年，黽勉職守，幸朝廷奠安，海道寧謐，今歲雨暘應期，民間豐稔，別無掣肘避事之嫌。實緣臣素有痰眩之疾，入冬以來，發作無時，職事委有妨廢。兼近承吏部關報，已除樓炤爲代，以親老家貧，力請補外，盛壯之年，諳曉民事，必能仰副陛下牧養之意，若使守待遠闕，實非人情。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除臣在外宮祠差遣一次，以養衰殘，庶幾兩便。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莊簡集》卷一一。

論諸路月椿之弊劄子

臣契勘諸路月椿，最爲民間重害，而江東西爲甚。元降指揮取撥應干上供封椿，諸司并州縣等不以有無拘礙，上供經制酒稅課利及漕司移用等錢椿辦。如此，州縣尚自應辦不足。今江南路漕司，往往將移用等錢於逐州主管司專委通判拘收，不許取撥，遂致民不堪命。欲望聖慈特降睿者，行下諸路，應有月椿錢，並許將諸色錢椿辦，如有餘，方許漕司拘收，庶幾壠畝之民，不至失業。取進止。

〔小貼子〕契勘諸路月椿錢，當時守臣不量民力，有承認偏重去處，重爲民害，如撫、信二州是也。欲望聖慈行下諸路漕司，將逐州每歲所敷，不得輒有輕重，以傷民力。《莊簡集》卷一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四，《永樂大典》卷六五二四。

辭免江西安撫大使狀

臣聞命震驚，莫知所措。竊以朝廷設諸路大帥，內則欲其衛王室，外則欲其禦大寇。有推轂分閫之專，膺一道兵民之寄。責任既重，事權匪輕。自非一時元老大臣，不以妄授。伏念臣才力不强，智識淺暗，徒緣遭遇，躡賔近班，雖中外之備，更無事功之可紀。海邦出守，亦既逾年，最績罔聞，日虞罪釁。臣已兩貢忱辭，力祈閒退，聖恩寬大，未即矜從。念方朝廷艱危，陛下親御戎輅之時，忠義之士，孰不思自奮勵，勉效涓埃？如臣素受異恩，安敢擇地。實緣年齡遲暮，齒髮頓衰，兼素有風眩之疾，發作無時。故雖東甌樂易之鄉，心知難強；而當西道連率之職，力豈勝任！深懼仰負陛下艱難謀帥之意。臣若貪冒寵祿，不自引避，則臣前者丐閒之章，實爲矯妄，捨小圖大，人言謂何？伏望聖慈憫臣誠懇，檢會前奏，除臣在外宮祠差遣一次，庶安愚分。臣已將郡事交割與以次官，迤邐至婺州以來，聽候指揮外，謹錄狀奏聞，伏候勅旨。《莊簡集》卷一二。

乞令漕司撥還本司錢物狀

臣昨蒙恩除前件差遣，雖知驚怯，難勝職任，誠以迫于威命，不敢固辭。重惟臣之孤迹，久去闕庭。伏自陛下遭罹變故，兼臣職守有合奏陳等事，臣之區區，不敢請覲者，非徒本司見闕正官，不敢逗留，而干進之嫌，人言可畏，曾不得一望清光，少申犬馬之戀。俯偃受命，俛默就塗，已於今月十七日到洪州，交割職事訖。本司合行事件，已有前後畫一，臣已遵依施行外，惟是財計一事，臣頃爲江東安撫大使，蒙朝廷差到漕臣陳敏識專一應副，又蒙賜支給賞銀絹數千匹兩。今本司兵馬雖不多，而一路盜賊縱橫，虔、吉等處，出沒猖獗，實未殄滅。及近據虔州申，凌聳等結集，動以萬計，本司遣發將兵收捕，出入無時。今前安撫制置大使李綱，却盡將本司所有金銀錢物繳獻。其間官告敕牒錢等，散在諸部，實未出賣，朝廷爲見數目稍多，既行下漕司，盡將應在取撥前去江州椿管，府庫爲之一空。臣到任之初，實難措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漕司却行撥送，假臣歲月，若用度實有餘，臣亦豈敢妄費？庶幾凋弊之後，不至科斂，以仰寬陛下憂顧之意。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莊簡集》卷一一。

劾武登狀

臣伏見武功大夫、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武登，老謬不才，貪猥無耻，到官日久，全無職任。乃與本司人吏保義郎、檢點文字雷德成交通，以親外甥成忠郎姓符人娶其女，日夕往來宴飲。其雷德成元係白身，因先來充常平司人吏，驅磨出虔、吉州失收義倉米，合得賞錢，其米即未見收到實數，便妄冒於提舉司，請領賞錢，於紹興六年九月內，將本司給降空名保義郎官告書填，顯屬違法。臣已將雷德成先次勒罷外，其武登難以存留在任。伏望聖慈將本官特降睿旨放罷，以爲貪汙之戒。謹錄狀奏聞，伏候勅旨。《莊簡集》卷一一。

應詔論盜賊事宜狀

本司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三月二十三日劄子，「樞密院奏：『契勘虔、吉州管下鄉民間有嘯聚作過去處。朝廷屢遣官兵討捕，并累降指揮，立限招撫，放免以前罪犯，令安田業，至今累年，未見衰息，理宜措置。』右，奉聖旨：『令本司專委近上謀議官一員，前去逐州體訪盜賊起之因，與守臣同共講究討捕招撫之策，合如何措置，可以久遠寧息，仔細條具利害，申帥司詳度，申樞密院。』」

劄本司疾速施行，須至奏聞」者。右臣依應聖旨指揮，差權參議官呂南夫徧詣虔、吉諸郡，與守臣條具利害，其論紛然，難以盡洩聖聽。臣今擇其可采及臣耳目所見聞者，其致盜之因、弭盜之策，不過擇守令、寬徭役而已。守令民之父母，所與陛下共治天下者也。守令得人，則刑政必清，差科必平，冤枉有所申訴，姦賊有所畏戢，朝廷之德音必達，百姓之疾苦必聞，如此，雖驅之使爲盜不從也。今以江西一路言之，疲癯老病者居其半，謬懦者次之，以循良稱者不過一二耳。縣令亦然，蓋有不可勝治者矣。若陛下謹擇守臣，責之宰相，不問親故，使得盡其公忠，擇縣令付之銓曹，無拘文法，使權歸於長貳，有以不職及贓賄聞者，使各任其責，而黜陟行焉。如此，守令庶乎得人；守令得人而民不安業、盜賊不息者，未之聞也。本路自經金人蹂踐，繼以李成、曹成、劉忠輩驅擄劫掠，十室九空，其被害比他路尤甚。頻年以來，荆襄屯駐大兵，州縣有月椿之數，不免科須，百姓避稅役之重，不敢復業。以舟楫爲生者或奪充綱運，以網罟爲業者則籍爲水手。差徭例及於貧民，營田抑配於上戶，民不爲盜，則將坐以待死耳。此其致寇之大者，不敢不以實聞。若其他瑣細措畫，如選將材、添武尉、募土豪等，亦皆可行。臣則別具條陳，申樞密院取旨施行外，臣狂瞽之言，冒瀆冕旒之聽，死有餘罪。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莊簡集》卷一二。

辭免除吏部尚書狀

臣今月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吏部尚書。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頃以衰殘力祈補外，往來江浙，首尾二年。既罔著於事功，久合從於罷斥。兼臣年齡遲暮，疾疢交攻，筋骸疲於將迎之勞，智慮耗於簿書之冗。念方防秋之際，未敢丐閒。豈謂陛下廓臨照之明，開公正之路，矜憐舊物，收拾陳人，不遺菅蒯之微，復寘鵷鴻之列。況天官高選，銓部劇曹，豈臣蠢愚所敢冒處。伏望聖慈察臣誠悃，特賜除臣一宮祠差遣，庶安愚分，以息煩言。臣已交割職事，見起發至衢、信間，聽候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莊簡集》卷一二。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臣驟聞寵命，驚懼交集。伏念臣學術孤陋，智識淺短，汨沒州縣簿領之間，消鑠風波危辱之地，年齡衰晚，志氣凋落。比蒙召自遐方，還寘近列，曾無古人正色獻替之效，莫副陛下虛懷延佇之勤，晝夜以思，未知稱塞。況今朝廷艱難之際，敵使在疆，國論恟恟，上欲慰陛下懷念父母罔極之思，下欲不沮海內忠臣義士之氣，則夫今日處廟堂之上，從容求濟，顧不難哉，豈臣愚忝所能克堪？今舊德

老成、俊乂之士布列内外，其間望實出臣之右者甚衆，捨而不求，乃此虛授，倘或冒處，必致顛危。伏望聖慈憫憐孤蹤，特賜追寢成命，庶安愚分。取進止。《莊簡集》卷一二。

乞令諸路提刑司大暑慮囚狀

臣備數從臣，職在論思獻納之地，退食之暇，閉閣靜思，念無以仰裨聖政之萬一。方茲大暑，清宮涼榭，不免喘暍，而囹圄之間，囚人求死不獲，其間疾患不肯責出，獄吏守視不謹，有非重病而致死亡者，何所伸訴？臣愚伏望聖慈惻然興哀，特降詔旨，令諸路提刑司限指揮到日，遍行屬郡，躬詣獄司，取索見禁罪人姓名〔一〕。其間有大情已具而小節未完者，量情結絕，不得滋蔓淹延；其見在獄罪人，並令檢會條法，掃灑牢房，刷盪獄具。內有荒僻縣分，許令選差諸郡清強官按視。庶幾炎酷之際，不至橫暴，以仰副陛下惻怛欽恤之誠。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莊簡集》卷一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七。

〔一〕索：原作「素」，據《歷代名臣奏議》改。

乞宮觀劄子

以亢旱求罷

臣以非才，誤膺擢任，叨祿既久，績效蔑然。上之不能弼諧獻替，以增主之明；下之不能彌縫裨贊，以救時之失。是至天災流行，亢陽爲沴，仰觀天道，俯察人事，罪實在臣。雖陛下進退大臣固有禮貌，臣若妨賢路，不自引避，出入朝列，臣實無顏。兼臣自入夏以來，疾疹交作，年逾六十，去死無幾。伏望聖慈察臣誠悃，非出矯僞，特降睿旨，除臣一宮祠差遣，以養衰殘。臣自今月二十三日，更不入都堂治事。臣無任惶懼迫切之至。《莊簡集》卷一一。

乞罷政劄子

與秦檜不合求罷

臣早來獲對便坐，輒陳懇款，乞解政事之任。實緣臣材質駑下，無所建明，叨冒踰年，已妨賢路。兼臣年踰六十，齒髮寢衰，兩目昏花，視物茫昧，右膝緩弱，步履艱難。臣非不欲黽勉職守，圖報大恩，而默自揣量，實難冒處。若日復一日，讒間漸開，負陛下責任之誠，傷同列久要之好。伏望聖慈憫憐孤迹，曲賜保全，除臣宮觀差遣，使得退就畎畝，保養衰殘，以全晚節，不勝幸甚。取進止。《莊簡集》卷一一。

乞罷政第二劄子

臣昨者輒露懇誠，乞罷機政。伏蒙聖慈特遣中使押赴隨班奏事。進退跼蹐，心神靡寧。臣竊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所謂大臣，必能振舉朝綱，肅清中外，生殺利害、賞慶刑威之權歸之人主，禮樂征伐必自天子出，然後爲稱其職也。今臣猥以凡庸，久竊重任，拱手循默，一無所爲，可謂失其職甚矣。臣於此時若不自引去，是知其不可而不止也。重念臣頃遭陛下，更歷中外，十稔於茲，怨仇滿路，孤踪易搖，患難風波，何所不有？獨蒙陛下保全，以至今日，擢參大政，日享厚祿，恩榮上及於父祖，飽煖下逮於妻孥。臣殞首碎胸，何以論報？若復黨蔽雷同，不爲陛下振舉職守，陛下一旦覺悟，則欺君罔上之罪，尚何所逃？故臣欲及陛下未至厭薄，同列未至傾擠，乞臣殘骸，退伏田里。伏望陛下哀憫孤蹤，誠出迫切，特許臣解罷職任，除臣宮祠差遣。臣倘未死亡，尚期圖報。冒瀆天威，臣無任。《莊簡集》卷一一。

乞罷政第三劄子

臣已兩上封章，乞解政事。伏蒙睿慈，未賜矜允，再遣中使押赴都堂治事。聞命以還，震懼隕

越，懇誠所迫，欲止不能。臣猥以菲才，誤膺擢用，義當同心輔政，協濟事功，庶幾仰副陛下責任之意。今纔小有異同，已不爲同列所容，若復俛默就職，但日享陛下厚俸而已，則臣平生所守，一旦掃地。若陛下矜憐，保全孤跡，使之善退，則是陛下天地父母之恩，非臣捐軀所能圖報。臣無任。《莊簡集》卷一二。

乞罷政第四劄子

臣比以老疾請閒，已三上封章，早來復蒙宣押隨班起居奏事。再瀝血誠，期於得請。伏蒙聖慈察臣懇款，特許臣解罷機政，至今未奉指揮。伏念臣自陛下東巡，即蒙擢任，更歷內外，已踰十年。筋力既疲，思自放於田里；年衰多病，豈復久於人間？伏望聖慈哀憫孤蹤，特降睿旨，除臣一宮祠差遣。儻遂微志，沒齒何言！臣無任。《莊簡集》卷一二。

乞罷政第五劄子

臣比上封章，以老疾乞宮祠差遣。伏蒙聖慈特賜詔旨「所請宜不允」者。載念臣愚陋無知，自蒙陛下拔擢，俾預大政，雖黽勉職守，粗知竭盡，而日復一日，績效蔑聞。況今艱難之際，陛下慨

然思欲興起治功，以紹復祖宗之舊，宜得英賢，共濟遠業。而臣學殖荒落，智識淺暗，自知不能，難以冒處。已蒙矜憫〔一〕，許臣解罷機政。伏望檢會累奏，速賜施行。冒瀆威尊，臣無任。《莊簡集》卷一。

〔一〕已：疑當作「乞」。

辭免除職與郡劄子

臣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以臣上章乞解機政，除臣資政殿學士與郡者，臣本以衰疾，難任機政，非敢有欺於陛下，實緣臣素有風疾，自入冬以來，常覺昏眩。醫者李安仁診臣脉一息六七至，洪數異常，安仁語臣，恐開春不作瘡瘍，則是中風之證。外間但見臣步履康強，髭髮未至全白，便謂臣引疾求去。韓愈謂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安仁今爲入內醫官，伏望陛下清閒之燕，曲垂訪問，知臣不妄。兼臣元係端明殿學士，今輔政踰年，略無績效，所除職太優，難以冒處，恐致人言。所有除職與郡指揮，伏乞併賜罷寢，檢會臣累奏，除臣宮祠差遣，使之從容田里，尋訪醫藥。若一二年間稍獲平復，陛下緩急任使，不敢辭難。臣無任。

〔小貼子一〕臣所乞宮祠，若蒙俞允，仍乞特免謝辭。臣祈閒之請，已蒙陛下洞照，今來若復除

郡，臣決不能往，徒至紛紛。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賜矜從。

〔小貼子二〕臣昨具辭免及祈特免謝辭，至今未奉處分。竊緣臣既已蒙恩解罷機政，難以久留行闕。今欲迤邐起發前去紹興府聽候指揮，伏望聖慈速賜施行。取進止。《莊簡集》卷一二。

全宋文卷三三二一

李 光 六

論當引見郎官狀

紹興二年正月

方艱難之時，朝廷廣收人材，兼收議論，郎官最號高選，其閒豈無豪傑之士可備大用？乃不令一覲清光〔二〕。廉退之士，固難於自進。《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一。

〔二〕清：原作「青」，據文意改。

二稅物帛不宜從縣道起發直達朝廷奏

紹興二年五月

契勘自來受納二稅，必使赴軍資庫送納，却行起赴朝廷。今若使物帛徑從縣道起發，則自此以後，令佐皆得直達朝廷。若有紕疎、巧僞、濕惡及正數不足，估剝所虧，監司守臣必不肯任責，朝廷

行移又將直下諸縣，如此不亦多事乎？今來胡蒙等申陳，欲望速賜寢罷。《宋會要輯稿》食貨九之二一（第五冊第四九七二頁）。

乞蠲免秋苗加耗奏

紹興二年六月

據廣德縣秋苗，舊赴水陽鎮倉交納，後因路遠，鄉民遂將本戶苗一石乞貼納三斗七勝耗充脚乘，免赴水陽，只就本軍及建平縣倉交納。是致官中造諸鄉版簿，便隨正苗理納加耗。至建中靖國以來，人戶陳雪免納之時，緣本軍承受轉運司拋降額斛，一時間不與申明前項，加認起米六萬石，因此立爲年額。續後本軍添置官兵，兼泛常拋科糴買，百色支費，盡出民間，緣此人戶輸納苗米不辦，以致典賣田土、拋失家業。近年又寇敗殘擾，逃移之人歸業甚少，而重稅仍舊。今欲依條改正，盡行蠲免。緣前項加耗係漕司以理爲額之數，今乞蠲一半送納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九之二一（第五冊第四九七二頁）。又見《文獻通考》卷五。

逃田招佃事奏

紹興二年六月

廣德縣見管逃田八百餘頃，方措置勸誘人戶分戶佃種。緣常賦比他處已爲差重，若更依建炎四年

十月七日佃戶法，候秋成日除納官拘收外止給五分，委實爲便於民。深慮無人請佃，轉見荒閑，欲將應承佃閑田及歸業之人，將見納租稅先免本年秋料一料，自次年爲始，依請佃法別免一料催科，只理正稅，庶寬民力，有人承佃。《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九八（第七冊第六〇八五頁）。

措置江東防備奏

紹興二年六月

近緣朝廷除呂頤浩都督八路諸軍，僞地震恐，遂聲言八月金人分道入寇，此固不可不慮。望專任大臣，省加措畫。凡諸處探報，乞送頤浩與臣覈實聞奏。今王彥先盜據壽春，滋長不便，臣使頤浩至建康首議過淮。若頤浩病勢未減，臣當遴選五六千人，召募敢死之士，身自請行。若止遣兵將，萬一失利，遂使敵人得以窺伺，愈無忌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五。

乞權宜措置和買及上供紬絹奏

紹興二年七月

前嘗具奏江西路人戶惟以納和買及夏稅本色爲重賦。今州縣催納一年本色絹，遂至五貫文足一匹，綿增至六百文足一兩。綿絹之價既日增，而早米入市，其價日減，貧弱之戶計所收米不足以輸所納。欲望且令本路將和預買及上供綿，除綿已全行支撥，及紬絹已于數內有應副過福建等路宣撫使司

一行官兵冬衣之數外，其餘紬絹理當權宜措置，以寬民力。《宋會要輯稿》食貨九之二二（第五冊第四九七二頁）。

乞於上供米內借留斛米供湖州軍糧奏

紹興五年

本州上供歲額不過五萬餘石，比諸郡最爲窮窘。前政汪藻將本州軍糧每月四千四百餘石盡拋在民間糴買，人戶無得脫者。官給價錢，每斗不過三百文，而攬戶又於民間每斗取錢三百文，方能輸納。近來兩浙米價倒長，街市每斗已七百文，民情皇皇，委是無處糴買，乞於上供米內借留萬斛，以紓目前之急。《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八。

乞廢罷明越湖田奏〔二〕

紹興五年二月

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于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灌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不爲災。本朝慶曆、嘉祐間，始有盜湖爲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甚嚴。政和以來，創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壬子歲嘗取會稽餘姚、上虞兩邑利害，自廢湖以來，每縣所得租課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遂先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

湘湖等處尚多，望詔漕臣訪問，應明、越湖田盡行廢罷。吳江東西圩田，蘇、秀園田，折遍下諸路監司守令條上〔二〕。《宋會要輯稿》食貨八之一（第五冊第四九三五頁）。又見《中興兩朝聖政》卷一七，《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永樂大典》卷二二七〇。

〔一〕此奏與本集卷一一《乞廢東南湖田劄子》內容大致相同，未知是否同一奏，今仍兩存。

〔二〕句首「折」疑誤，似當作「請」、「乞」之類。

再乞廢罷明越湖田奏

紹興五年閏二月

自壬子歲入朝，首論明、越州廢湖爲田之害。蒙獨罷上虞、餘姚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其類甚多。州縣官往往利爲圭田，頑猾之民因而獻計，侵耕盜種，上下相蒙，未肯盡行廢罷。竊謂二浙每歲秋租，大數不下百五十萬斛，蘇、湖、明、越其數大半。朝廷經費之源實本於此。伏望專委漕臣遍行郡邑，延問父老，考究漢唐之遺制，檢舉祖宗之成法，應明、越湖田盡行廢罷。內有積菱葑、淺澱去處，許於農隙，量差食利戶旋行開撩，稍假歲月，盡復爲湖。《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〇八（第六冊第五九二七頁）。

乞差漕司計置綱運奏

紹興五年十二月

伏睹陛下駐蹕東南，江浙實爲根本之地，自兵興以來，科須百出，民力既殫，理宜優恤。今州縣綱運，漕司既不任責，轉輸之職，趣辨州縣。乞檢會舊例，應州縣上供及軍糧錢帛等，並令漕司計置綱運，專差使臣團綱起發。其水脚糜費等錢，乞依條將直達省頭子錢椿充，漕司不得互用。《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三之二一（第六冊第五五八三頁）。

江浙不可行交子奏

有錢則交子可行。今已謂椿辦若干錢，行若干交子，此議者欲朝廷欺陛下，使陛下異時不免欺百姓也。若已椿辦見錢，則目今所行錢關子已是通快，何至紛紛？其工部鑄到交子務銅印，臣未敢給降。《宋史》卷三六三《李光傳》。

乞討論祖宗故事劄子

臣恭聞仁宗皇帝有言曰：「準之先民，孰若率祖禰之爲重？」大哉王言！臣嘗謂，自生民以來，言守成之君者，莫盛於高宗。《書》稱其德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然則治天下者，曷可不以祖禰爲法哉！恭惟聖宋之興，太祖、太宗以英文烈武戡定禍亂，創業垂統，規摹宏遠矣。五宗守成，以至道君上皇繼述之美，天下治安幾二百年。明禮樂，修政刑，內則躬節儉以涵育生靈，外則謹邊防以制御強敵。州郡之政，總之監司，監司之權，歸之廊廟，上下相維，內外相統，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順者。陛下天縱神聖，潛養既久，更事亦多。伏自踐阼以來，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致王業之艱難，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延見群臣，勵精求治，首以紹復祖宗故事爲言，此誠社稷之福、生民之幸。然祖宗成法具載典策，條目非一，未易槩舉。伏望聖慈明詔三省樞密院大臣，遴選宿儒，精加討論，可因否革，勿拘以年紀，損益更張，務合乎中制。庶幾年歲之間，漸復祖宗之盛，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九。

乞按察諸路財賦劄子

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成。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兵興之際，朝廷方議招納群寇，江淮、湖湘之間，以次招安，人心悅附，費用日廣，所患者糧食不足爾。今行在衛兵無慮數萬，而邵清、崔增、李捧輩皆蜂屯蟻聚，仰給於縣官。所謂六路發運使者，其拋科羅買，不過二浙十五六州軍。民間積藏，雖瓶儲缶蓄，搜刷殆盡，自二浙之外，了不經營。頻年以來，江南諸路上供物料委爲盜資，贓貪之吏乘時搔擾，侵欺妄用，恣爲不法，無復忌憚。臣愚欲望聖慈速詔大臣，更選清強通知財穀之人，按行諸路見在已支簿歷拖照具實數上之朝廷。仍乞檢會綱運舊法，除逐州每歲合支用外，其餘盡合發赴行在，贍養衆軍。內有沿江去處，亦可那撥分遣就糧。庶幾遠近均平，用度給足，少寬浙部疲瘵之民，不勝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七。

乞遣臺諫按察民病以應天災劄子

臣猥蒙陛下召自藩方，擢置近列，職清事簡，無以仰裨聖政之萬一。當茲多事，實愧素餐。今者雖幸輪當轉對，既非視朝，例當投進，則又無從瞻望清光。臣輒不避僭瀆之罪，敢陳狂瞽之說。臣聞

人君繼天而爲之子，何所取法哉？取法於天而已。故天以金、木、水、火、土運於上，謂之五行；人君以貌、言、視、聽、思繼於下，謂之五事。堯舜之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者，日、月、五星是也。箕子爲武王陳《洪範》，首言庶徵者，雨、暘、寒、燠、風是也。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若影響之隨，猶桴鼓之應。甚哉，天心之仁愛人君也，一有不至，則出災異以譴告之。故有道之君，天必降鑑。若政事差繆，則日月有薄蝕之災，星辰有孛彗飛流之變。五事失當，則有常雨、常暘、常寒、常燠、常風之變。《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蓋人主之畏天，猶人臣之畏法也。恭惟陛下聖學日就，聰明日躋，庶政之間，固無大戾。但軍興之際，不免科斂，加以去歲諸路旱傷，江西、湖北民不堪命，浙東百姓食犬豕之食。如聞日來州縣促辦鹽課，抵冒者衆，罔固充斥，傷天地之和，變陰陽之候。自冬及春，雨雪不已，暖氣未效，有傷麥苗，此災異之大者。臣職在論思，不敢緘默。臣聞自古創業中興之君，必有所因而起。故漢祖回關中，光武回河內，安集撫養，使戶口充實，然後轉輸不匱，卒成大業。今六飛駐蹕東南，行已十年，江浙非陛下根本之地乎？亦將因是而起矣。然斯民流亡，失其本業，又天變如此，乃無一人肯爲陛下言之者。臣非不知陰拱循默可以竊陛下之寵祿，叨陛下之富貴，然區區之心，有不忍爲者。臣愚伏望聖慈於臺諫中選擇公忠諒直之士，可以委心腹者，按察諸路，核實以聞。如臣言不妄，乞詔三省措置施行，庶幾消弭天災，召來和氣，以仰答天心所以眷顧陛下之意，實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七。又見《宋史》卷三六三《李光傳》。

乞辨君子小人劄子

紹興元年

臣竊謂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而治亂因之。蓋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未有兩存而可以有爲者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故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則爲泰；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則爲否。自古聖君賢臣，立言垂訓，未嘗不以小人爲戒。本朝仁宗皇帝專任韓琦、富弼、范仲淹，故四十二年之間，天下大治，夷夏乂安，海內生靈蒙福至今，蓋不使小人參其間也。夫邪正之不兩立，猶薰蕕之不可同器而藏，梟鸞之不可接翼而處也。非正去邪，則邪必害正，此必至之理也。陛下即位，于今五年，延見士大夫多矣，君子小人之情狀固難逃於聖鑑，臣請爲陛下略言其槩。君子者難進而易退，孤立而無朋，人主任用不疑，則秉公心、由直道，其所舉措必欲合天下之公論而後已。其事上也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其可而退其否，逆所順而強所劣，道合則幡然而來，不合則奉身而退，如斯而已。小人則不然，方其未得之也，則枉道而求之；及其既得之也，則固寵保位，惟恐失之。於是內結近倖，外交權臣，傍引小人，傷害善類。故《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榛。」又曰：「趯趯兔，遇犬獲之。」又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蓋小人讒間之言，能變白爲黑，則如青蠅；伏慝詭詐，則有若狡兔；而文致人之罪惡，則無異於貝錦也。蘇軾有言曰：「君子之難致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況可

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腥羶所聚，瞬息千萬，況可招之使來乎？」神宗皇帝嘗問滕甫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甫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神宗歎息，以爲名言。臣願陛下以此觀之，則邪正分矣。方今艱難之際，國勢之危若綴旒然，可言之事未易悉數，所謂端本清源之術，臣願陛下辨君子小人而已。《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蓋任賢而使不肖間之之謂貳，見邪而不能剛決以去之之謂疑。臣愚伏望陛下持大公至正之道，以撫御海寓，法天地簡易之德以照臨百官。知其忠賢則任而勿貳，察其姦宄則去之勿疑，奮乾剛以明黜陟，隆委任而責成功，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六。

論臺諫班次疏

臣等伏見諫官劄子，稱：「臺諫官均爲人主耳目，至於正救闕失、防微杜漸，又非臺官之比。緣閣門之班，自來先臺而後諫；兼近來又有得旨及指日引見上殿人，致諫官求對，有三五日始得班次。乞今後宰執班退，特留諫官一班。」閣門遂取旨，定諫官班在臺官之上。臣等竊詳諫官申請，止乞宰執班退，特留一班，未嘗乞引班在臺臣之上。兼上殿班次先臺而後諫，係是祖宗法，而臺臣令著止稱言者，則正救闕失、防微杜漸，與諫官事體一同，所以均爲耳目之官。今來閣門引班上殿，却以臺臣在諫官之下，顯見有違祖宗以來一定之法，兼亦非諫官申請之意。欲乞今後臺諫同日上殿，以臺諫雜

壓爲先後。況今三院御史並言事，則上殿者多，仍乞依諫官已得指揮，宰執班退，特留臺臣一班在指日班前，庶使臺諫一體，仰稱陛下崇獎之美意。《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六二。

論朱勔等劄子

臣恭睹陛下自膺受大位，獨奮乾剛，誅流姦凶，四方之人，莫不鼓舞。獨朱勔父子未就殲夷，士論猶鬱。勔肆姦惡踰二十年，專以奇技淫巧熒惑朝廷，花石之供，毒流海寓。竭百姓膏血，罄州縣帑藏，一門之內，建節正任，厮役姻親，悉補官爵，權傾中外，濁亂朝綱。名爲應奉御前，其實盡入私室。錢穀出入，不許驅磨，計其姦贓，擢髮莫數。臣近嘗論奏，方兵興之際，上下匱乏，宜修理財之政，當自東南始。雖諸局支用難以幾察，而有司帳籍尚可驅磨。欲望陛下擇有風力清強官，就兩浙近便處置司追攝勔父子并其姪汝翼、汝賢等，及自來專一應副，嘗爲監司守令，力能刻剝生民，助其凶焰，除徐鑄、王汝明、蔣彝已死亡外，今新除工部尚書胡直孺，前發運使盧宗原、陸寅，前兩浙提刑王仲閔、胡邃，前兩浙提舉常平趙霖，前知平江府應安道，通判陸棠、許操，司錄周杞，前知常熟縣宋晦，前知秀州華亭縣黃昌衡，淮南運使余綱，前知秀州朱審言，并諸司吏人已未出職，並乞勾赴所司，一就根勘驅磨自來應副過錢物，計其家貲，盡行籍沒。內有百姓田產，元係強奪侵占者，據契撥還。勔父子罪惡滔天，非明正典刑，戮之市朝，不足以快東南士民怨憤之氣，上項官吏各具罪犯取

旨，以次黜責施行。庶幾士大夫冒犯廉隅、爲臣不忠者有以警懼，實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二。

再論朱勔劄子

臣嘗論列朱勔，將東南財用假託應奉制州縣，盡入私家，合依祖宗故事置司驅磨，未蒙施行。此必朝廷見官吏人數頗衆，恐致生事，遂降指揮特免驅磨，近亦報勔止從竄斥。此於公議，實爲未厭。臣按勔在東南爲害日久，田園第宅富擬王室，房緡日掠數百貫，租課歲收百萬斛。曳綺羅者列屋，衣金紫者充庭，展南宅以套司理院，拆北倉以爲養種園。監司經由，郡官朔望，例於門外下馬，謂之「朝謁」。其葬汝翼母福國夫人，通判許操權府，率郡官朝服步從三十餘里，衆所駭聞。近者上皇南巡，勔自知罪惡貫盈，與童貫合謀邀請百端，私造乘輿、服御之物，掃除室宇，潛謀異圖，率斂豪民幾至生變。幸賴上皇念宗廟社稷之重，車駕還歸。迹其姦萌，理難容貸。伏望陛下斷自淵衷，將勔并其子孫姪付之有司，籍其家貲，明正典刑。仍乞委本臺官吏取索東南應奉司及杭、溫、明州、平江府等置局去處，并應副官吏，依近降京東西兩路李彥指揮施行。《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二。

論人主之職疏

臣聞人主有大權，威福之柄是也；治國有要道，因任之術是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此言威福之柄，不可假之於臣下也。荀卿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言人君自有職事，不當侵細務也。臣恭睹陛下天姿英明，開納無倦，伏自即位以來，勵精圖治，延見群臣，洞示好惡，則端本清源之術，不可不察。臣訪聞近者頗有進言於陛下，尚復徇緣耳目之習，所謂大權要道，渾爲一說，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臣請爲陛下言之。夫爵祿廢置、生殺予奪，此所謂權，不可不自陛下而出；至於進退人材，委任而責成功可也，陛下豈得而親之哉！前日姦倖當國，三省大臣固寵保位，至不得行其職事，凡御筆除授，皆曰「朕所自用」，朝廷紀綱從此廢壞，而人主威權下移於近習矣，尚復忍聞之乎？夫人主之職，在於論相。苟能擇賢相而任之，爲相者又能擇百官而使之，內則省臺寺監，外則郡守監司，治出於一，政無多門，如挈裘振領，若網在綱，順者不可勝數也。臣愚伏望陛下體剛健之德，推委任之誠，執其權綱而尊卑之分嚴，秉其要道而詳略之理得，足以法天地簡易之理，致虞舜無爲之治，實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八。

乞罷用例酌情指揮劄子

臣伏睹近降聖旨，令六曹尚書侍郎各以其事治，有條者以條決之，無條者以例決之，無條無例本部酌情裁決。臣竊詳上項指揮，實欲以道揆之任歸之有司。臣固未暇論其是非，姑言其甚不可者。陛下若許其用例，臣恐遂至於侵權，何以言之？夫吏人遷補，有限以歲月之法，今則有減選出官之例。命官差遣，有入遠之法，今則有大臣陳乞家便之例。以至錢穀之勞，捕賊之賞，依法則輕，用例則重。如此之類，未易槩舉，尚不可援，而況於酌情乎？蓋用例酌情者，天子三公，道揆之任，非有司可得而專也。熙寧中，詔自今妃嬪以例乞骨肉恩者，勾當使臣具保明詣實，依條方得繳奏。今執政大臣患三省事務繁冗，遂欲假借六曹，使得用例酌情，臣竊以爲過矣。臣嘗備員郎曹，目睹奸吏舞文之弊，且六部所用條令，纖悉備具，吏人習熟，以常法從事，尚爲所欺，意所出入，無不得者。今乃公然容其廢法而用例，無例而酌情，是開僥倖之門，縱受賄之路。臣恐吏益強、法益廢，而事益紛紛矣。伏望聖慈更詔大臣重賜參議，除都堂三省所接詞訴分遣六曹依敕條與決施行外，其無條有例者，申乞朝廷指揮。如此，則三省訟牒自當減省，而上下相維，詳略相統，紀綱正而威權立矣，不勝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三。

乞修京城守禦之備劄子

臣恭聞仁宗皇帝以四方用兵無功，選用大臣，講求利害，召韓琦、范仲淹對於崇政殿。琦等深慮夏人一旦乘勝張犯闕之勢，求以河爲界，則宜堅守京城，詔河北之兵，按而不較，使進而嘗有反顧之憂。故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當時天下治安如彼，而大臣謀慮及此，疑若過計，今金人恃兵力之強，劫質親王大臣，以三鎮爲辭，勢必深入，則都城守禦之備，安得不汲汲也？臣訪聞朝廷專委李穀開撩城濠，日役萬人，而將作監分管東壁樊家岡一帶六十八萬餘工，比之別壁工料，最爲浩大。見役本監並步軍司，人兵不滿千人，兼聞本監長貳未差，正官張元幹書生，不足倚辦。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李穀將所轄兵夫與將作監就城東駐劄，併力先從東壁開掘。兼新除少監井度見在蜀中，未有到任之期，乞逐急選任有材幹官同共管幹所役兵夫，逐日興工，放散各依時刻，仍日輪從官及臺諫官一員躬詣檢察。庶幾早得辦集，敵人聞之，有所忌憚，不勝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

全宋文卷三三三一一

李 光 七

進高祖與韓信論將故事論任將狀

臣聞自古帝王欲創業中興，未有不先收攬威權、駕御英傑者。故揚雄曰：「御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狙詐咸作敵。」高祖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故韓彭之流咸爲我用，卒破秦、項以有天下者，盡駕御之術也。今陛下所與圖中興、摧大敵者，不在張、韓、劉、岳、吳玠等數大將乎？陛下欲盡駕御之術，則於此數人者，當使恩威並行，其心悅服，然後可以制其死命，得其死力也。臣觀諸將各有所長，不可偏任。如張、劉之持重，韓、岳之驍勇，政在陛下區處駕御之耳。韓世忠、岳飛其實未立尺寸之功，寵任之專，恩數之隆，錫賚之厚，莫與爲比，而陰拱傍觀者，惟幸其不成功，其勢不得不重。彼重而我輕，一旦有急，勢必偃蹇。況張、劉二軍，士馬器甲實精銳犀利，光世宜稍加任用，與世忠相肘腋，動則分路而進，急則畫疆而守，兵聲既廣則勢張，敵所備多則力分，而我得勝

算矣。張俊雖若畏懦，其實有謀，陛下嘗委以宿衛矣。今所謂中軍者，獨巨師古數千人，皆烏合之衆，神器所在，寡弱如此，豈所謂防微杜漸、折衝消萌者哉！臣愚欲望陛下深詔大臣，別議萬全之策，使韓、劉、吳、岳分諸路以守邊疆，張俊擁全師以衛王室，庶幾爪牙心膂，各盡其用。委任之際，無偏重之患，時出異恩，使大憲過望，此漢祖將將之術也。《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九。

進姚崇言按察使故事論卹民狀

臣竊謂方今之患，莫甚於州縣之吏。蓋公廉之士多不見容，而臧貪者或得幸免。百姓受弊，有不可勝言者。廟堂之上，欲盡擇刺史縣令，誠如姚崇之言，而遣使按察，尚未必能盡稱其職，而觀望迎合，雷同欺罔者必衆。故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蓋言壅隔之禍深也。慶曆間，歲適旱蝗，右司諫范仲淹因間見仁宗曰：「宮掖半日不食，當有病者。今數路艱食，安可不遣使者勞來安養之？」於是命仲淹爲江淮體究安撫，所至除淫祠，賑乏絕，民有食烏昧草者，擷之以進。臣伏聞江西、湖南因去秋旱荒，民多流丐。伏望聖慈哀憫兩路生靈，選擇臺諫公忠諒直之臣，通民情曉吏治者，以安撫爲名，舉行近降詔書，察郡縣貪苛之吏，以賑救之。庶幾陛下德意志慮孚於四方，而失業之民受其實惠，不勝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六。

乞不用內臣管軍劄子

臣歷觀自古進用奄人，未有不致危亂者，而兵權尤甚。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區區諸侯之師，使奄人殿之，猶以爲辱，況天子之師乎？自童貫秉軍政二十年，將士零落殆盡，開邊生事，取笑四夷，旋致今日之禍。陛下躬履憂危，亦可以鑑矣。而譚稹、梁方平輩，皆久握兵柄，喪師辱國。臣謂陛下更易弊事，當如拯救焚溺。訪聞二人復管勾城壁事，豈倉猝之際，士大夫果無足委任者乎？雖差傅墨卿、王寓等提領，緣此曹用事日久，將士習熟，但知中官，不畏從官。況敵人壓境，朝廷舉措，細大必聞，非所以壯軍威而增士氣也。伏望陛下出自睿斷，早賜斥逐，所有四城壁等事，乞下行營使司專委從官添差文武臣寮同共管勾。《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九三。

乞措置防江劄子

臣伏睹建康古號帝都，非獨取其形勢之勝而已。蓋大江天險，可以限隔敵騎，戰不足而守有餘也。自六朝以來，歷年數百，雖元魏、北齊之強，竊據中原，橫行天下，而不能加兵窺境者，豈其力不足哉！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見波濤汹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紀陟使魏，

晉文王問吳之戍備，道里甚遠，難爲堅固。陟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不過數處耳。」《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孟子亦以天時不如地利。今濁河長淮，已入敵境，所恃者獨大江耳，若又不守，專主避敵之謀，可謂無策矣。陛下駐蹕會稽，江浙今爲根本之地，進足以戰、退可以守者，莫如建康。臣不敢遠及上流，姑以耳目所經、江南所當守者言之。自建康至姑熟凡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碇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口，其上則有蕪湖、繁昌〔一〕，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篠之場，或碇岸斗絕，水勢湍悍，難施舟楫。爲今之計，莫若預於諸隘屯兵積粟，分命將吏，使各總地分，調發傍近鄉夫，使州縣各自部轄，併力守禦。多埋鹿角，廣置砲架，遇有警急，強弓勁弩，矢石俱發，出奇以撓其議，堅守以老其衆。勞逸之勢，我得勝筭矣。如此，事勢尚有可圖者。臣愚伏望聖慈更下臣章，付三省密院大臣參稽衆議，或以爲可行，乞精選大使那移將兵，就建康屯駐，據險守要，衛護王室，經略淮楚。庶幾緩急之際，不至仰貽君父之憂，人心固而士氣振矣，實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五。又見《宋史》卷三六三《李光傳》。

〔一〕上：原作「下」，據《宋史》改，蕪湖、繁昌在上游也。

車駕親征進起居表

俯頒一札，親總六師。將巡視於江淮，遂廓清於河洛。神靈拱護，海寓駿奔。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密運乾剛，獨持夬決，思雪父兄之恥，是興貔虎之師。舉必萬全，衆猶一旅。至躬忘於暴露，期力濟於艱難。發軔東吳，猶扶桑之升曉日；來蘇中土，若大旱之望雲霓。遠爾懷徠，中外震疊。臣欣聞盛舉，遠隔清光。身繫漢符，莫展馳驅之效；心存魏闕，徒勤警衛之誠。臣無任。《莊簡集》卷一三。

謝除徽猷閣待制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徽猷閣待制、知臨安軍府事。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臣已望闕祇受訖。南國分符，已竊江鄉之守；西清庀職，更參禁掖之聯。自慚疎賤之蹤，有此遭逢之幸。寵繇上出，感自中深。中謝。竊惟內閣之深嚴，實寶先朝之謨訓，凡預論思之列，必求文學之良，宜得英才，當茲妙簡。如臣者，起從寒苦，備歷險艱。釋隴畝鋤耰之勤，守簡編鉛槧之業。影纓入仕，但知移孝以爲忠；捧檄當官，已分忘家而徇國。惟堅死節，豈暇全身。頃力守於孤城，乃橫當於彊寇。外乏虺蜺之援，旁嬰貔虎之群。集衆苦於一身，脫餘生於九死。豈期末路，更踐清塗。既陞次對之班，

復玷藩宣之寄，靡容遜避，第切兢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度兼容，英謀獨斷，得駕御群材之術，有奠安四海之心。遂使衰遲，有茲僥倖。臣敢不益圖後效，期稱深恩！職列從官，獻替敢拘於內外；身爲屏蔽，糜捐誓矢於死生。臣無任。《莊簡集》卷一三。

謝知臨安府到任表

臣某言：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徽猷閣待制、知臨安軍府事，臣已具辭免職名外，先於九月二十二日到任交割職事訖。分符宛水，曾無善最之稱；易守武林，疊冒藩宣之寄。思欲上寬於憂顧，惟知自竭於糜捐。祇拜恩榮，彌深惕厲。中謝。伏念臣受才剛拙，涉世迂愚。寡與多仇，久處衆嫌之地；孤立一意，獨持自信之誠。頃守孤城，數遭巨寇。賴朝廷之威令，遣兵將以掃除，一境再生，全家免禍。盡出乾坤之造，曾何絲髮之勞。方自媿於罔功，乃併叨於異數。進陪從列，移守名邦。惟吳會之要衝，望鑾輿於咫尺。甲兵剋弊，城邑荒墟。當凋殘煨燼之餘，繼鹵莽滅裂之後。有民人社稷，既常爲退遁之謀；無甲冑蓋藏，何以稱拊綏之意。倘非健吏，曷整頽綱。夫豈懦庸，可勝委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幹旋鴻化，總攬乾綱，舉法度而賞罰明，判忠邪而真僞核。遂使至愚之品，每膺過分之榮。臣敢不肅整營屯，撫循流寓，使屏翰之防稍備，庶警蹕之衛加嚴。少期歲月之淹，獲展涓埃之效。臣無任。《莊簡集》卷一三。

除宮祠謝表

紹興元年正月八日被旨，移守豫章，以疾乞宮祠，蒙恩差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抱疾呼天，敢避再三之瀆；施仁及物，迄蒙寬大之恩。繹藩方捍禦之勞，遂祠館便安之適。退循僥倖，深切凌兢。中謝。伏念臣涉世迂愚，稟生艱苦，勇忘量力，智昧周身。蚤日涖官，粗勵羔羊之節；頻年出守，橫當畫鷁之群。積是驚憂，幾成委頓。念平時徇難，雖肝腦之可捐；今茲祈閒，實筋骸之難強。力陳愚悃，仰叩至慈。幸洪造之矜從，撫危衷而感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博施，日月照臨，於人何所不容，無物不得其所。遂令衰憊，稍獲安全。小智易殫，況有負薪之疾；大恩莫報，徒存結草之忠。臣無任。《莊簡集》卷一三。

除吏部尚書謝表

職列貳卿，方懼黜幽之典；位聯八座，亟蒙圖舊之恩。趣就列以惟恭，媿循墻而莫避。寵由上錫，感自中深。中謝。伏念臣賦性迂愚，受才疎拙。孤立一意，獨持自信之誠；寡偶少徒，久處衆嫌之地。雖殫千慮，無補萬分。僅遵唱注之規，蔑著品題之目。乏山濤之識量，詎能激濁以揚清；匪毛玠之公方，何以正身而勵俗。仰荷非常之遇，終懷不稱之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躋，至仁天

覆，能知人有堯之哲，不求備得湯之寬。知臣有忠於所事之誠，察臣無善自爲謀之計。老更世故，粗飭官箴。未忍棄捐，俾膺獎擢。臣敢不益思砥礪，謹守綱條。方聖君嘗膽之時，敢懷持祿；惟臣子致身之義，期在捐軀。臣無任。《莊簡集》卷一三。

賜對衣金帶鞍馬謝表

臣某言：伏奉誥命，除臣端明殿學士，仍賜對衣、金帶、鞍馬者。圖書秘殿，既假借於隆名；車服徽章，復叨塵於異數。抗辭莫避，撫己難勝。中謝。伏念臣患難餘生，離奇朽質。華門圭竇，敢希清切之游；布褐柴車，豈有輕肥之念。敢謂聖神之眷，不忘孤遠之蹤，賚與所加，官師知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況施，日月照臨，智先成務之幾，仁得親賢之急。過形褒詔，深察厚誣。既隸職於禁庭，復宣威於巨屏。舉茲寵渥，併及罔功。臣敢不仰體眷私，益思策厲。攷惟德其物之義，彌謹臨深；遵循名責實之方，稍圖報稱。臣無任。《莊簡集》卷一三。

謝知建康府到任表

臣某言：伏奉誥命，除臣端明殿學士、左朝奉郎、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充壽春府、

滁、濠、廬、和州、無爲軍宣撫使，尋具辭免。伏蒙降詔不允，臣已於閏月十一日到江南東路界首交割安撫使司牌印，二十一日到建康府交割本府職事訖。總華省之三銓，久慙尸素；抗戎旃於兩路，更冒寵榮。撫己無堪，循涯有愧。中謝。伏念臣稟生窮苦，涉世闊疏，剽聞前哲之緒言，粗識人臣之大節。備論思之職，蔑聞獻替之能；操啓擬之權，罔著公方之譽。叢謗讒而銷骨，積憂患以薰心。雖上無投杼之疑，而臣有履冰之懼。忱辭屢貢，敦諭益勤。拜君命於大庭，欽承德意；窺王言於詔紉，祇服恩私。用勉策其疲駑，庶仰分於憂顧，任隆力小，感激涕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度無私，海涵莫測，務廣招賢之路，協成恢復之功。謂臣樸忠，稍知於勤瘁；察臣孤立，曲被於使令。兼撫江淮之封，盡付兵民之寄。金陵會府，江左奧區，承頻年兵火之餘，適千里流亡之後。招携懷遠，撫循必以寬恩；折衝銷萌，經畫乃其餘事。臣敢不仰遵睿訓，益懋遠圖，說《禮》敦《詩》，蓋嘗聞於郤縠；附衆威敵，當勉效於穰苴。庶殫犬馬之勞，少答乾坤之造。臣無任。《莊簡集》卷一三。

復兩官謝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準都進奏院遞到告一道，以臣前任江東安撫大使日，不合擅支上供內藏庫物帛，充諸軍衣賜，特降兩官。伏蒙聖恩，復臣左朝奉郎、依前寶文閣待制，差遣封賜如故，臣已即時望行闕祇受訖者。投閒三載，深思既往之愆；復秩二階，仰荷非常之澤。恩隆莫報，涕極無從。中

謝。伏念臣奮迹孤鄉，起家白屋。志存忠孝，每先憂國而愛君，力赴事功，豈暇保身而防患。夤緣遭遇，浸至超踰。聯八座之清班，膺十城之重寄。徒竊無功之祿，遂爲獲戾之臣。賴聖主之達聰，無幽不燭；故愚臣之小過，不辨自明。方釐事之告成，荷寵光之均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深仁善政，盛德兼容，既大賚於四方，遂蕩宥於多辟。致此孤危之迹，例叨甄叙之恩。臣敢不食蘗誓心，飲冰承命。奉公守法，敢違三尺之文；戢吏愛民，仰體一人之意。勉策駑駘之力，少酬天地之恩。臣無任。《莊簡集》卷一三。

除顯謨閣直學士謝表

錫寵芝函，猥竊幹方之任；陞華延閣，叨陪扈從之聯。雖瀝懇以固辭，終冒恩而虛受。中謝。伏念臣才疎寡與，學淺無聞，周旋節義之大閑，唯知許國；佩服《詩》、《書》之明訓，資以事君。出際休明，浸膺膺仕。自獲塵於器使，嘗備歷於險夷。外執銓衡，罔著公方之譽；入陪經幄，蔑聞獻替之規。頃叨秘殿之崇資，俾冒名都之重寄。懷印未幾，謗書已聞。悵孤根之易搖，如拉朽爾；嗟譖言之已甚，更下石焉。賴聖度之灼知，排群言而復用。起從田野，付以麾符，僅閱兩時，稍還舊列。特下十行之札，使兼三組之榮。曾是罔功，實爲非據。眷私若此，圖報謂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智明旁燭。憐臣久侍於從橐，弗忍遐遺；知臣粗謹於吏方，特加獎用。臣敢不益堅素履，勉繼前

修。雨露之澤自天，何酬造化；葵藿之心向日，本自精誠。臣無任。《莊簡集》卷一三。

謝知平江府到任表

臣某言：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臣已具辭免職名外，先於七月十四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分符雪水，曾無善最之可書；易地吳門，復玷蕃宣之重寄。瞻宸居而甚邇，紆郡紱以知榮。中謝。伏念臣守道不通，師心自信，誤蒙簡記，浸冒使令。謂忠義可以立身，而專於事上；謂廉勤可以爲吏，而果於奉公。叢衆毀之所歸，堅一心而獨往。久困江湖之流落，頻更牧守之往來。粵自小邦，遽移名郡。雖禽魚之本性，樂此自安；顧犬馬之微誠，終於戀主。使筋骸而可強，豈繁劇之敢辭。況此全吳，今爲會府。頃嘗游宦，備悉土風。洊罹兵火之餘，無復豪強之習。朱幡入境，覺豺虎之俱空；竹馬相迎，悵兒童之非昔。夫何羈蹇，有此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如日燭幽，體乾行健，御群材而並用，無一物之或遺。憐臣志在當官，樂於循理；察臣老不生事，或可庇民。遂使賤微，數叨獎用。臣敢不勉圖報效，益勵操修。職在近嚴，敢怠忠嘉之告；身爲屏蔽，力求控禦之方。臣無任。《莊簡集》卷一三。

孟傳賜進士及第謝表

臣某言：伏睹今月五日，皇帝御殿放榜，臣男孟傳蒙恩賜進士及第者。聖君圖治，方搜四海之英材；童子何知，猥被九天之渥澤。恩覃魏闕，慶集蓬門。中謝。竊以下詔求賢，本以待寒酸之士；臨軒發策，實欲聞讜直之言。教化以是爲本原，國家由之而治亂。況及當今之急務，豈容泥古之常談。自非夙負實學之稱，曷以仰副虛懷之問。臣男孟傳，才非茂異，識愧淹該。束帶效官，未歷簿書之任；趨庭稟訓，粗知《詩》、《禮》之傳。僅踰既冠之年，偶齒命鄉之薦。充庭上對，方懷譴累之憂；趨陛唱名，遽有超陞之異。既塵乙覽，遂實甲科。遜避靡遑，兢凌失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至大，雨露無私。念其犬馬之微勞，獲紹箕裘之素業。遭時不世，被寵非常。臣敢不策勵初心，激昂晚節，仰服《詩》、《書》之明訓，益循忠義之大閑。勉移孝以事君，庶忘家而循國。守經傳後，愧非韋氏之賢；能事教忠，圖效晉臣之志。臣無任。《莊簡集》卷一三。

辭免除參知政事表

臣某言：準尚書劄子，奉聖旨除臣參知政事，尋具辭免。伏蒙聖恩，特降詔書不允者。需章瀝

懇，冀安分義之私；詔旨屢頒，仍示延登之寵。愚衷既竭，淵聽未回。重千咫尺之威，敢避再三之瀆。中謝。伏念臣以凡庸之品，遭特達之知，雖久冒於使令，無可稱之績效。周旋八郡，荏苒十年。帥閫總戎，已叨重寄；天官率屬，復拜異恩。閱歲月之浸深，乏涓塵之可補。顧茲忝竊，方懼譴呵，不圖驟玷於聖知，更使參陪於政路。負且乘足以致寇，名與器豈以假人。敢自愛於捐軀，實深虞於誤國。伏望皇帝陛下思用人之賢否，實爲國之重輕，特寢誤恩，追還成命。誓堅犬馬之志，仰酬天地之恩。臣無任。《莊簡集》卷一三。

除參知政事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授臣左中大夫、參知政事、封賜如故，尋具辭免，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不允批答，仍斷來章者。天聽甚高，雖牢辭而莫獲；令行弗反，趣就列以惟恭。祇服寵靈，不勝感懼。中謝。伏念臣性資愚蠢，問學空疏，立朝惟信於樸忠，涉世幾成於強聒。更州縣簿書之職，徧臺省清切之司，譽不足償謗讟之言，功豈能掩罪累之迹。方俟瘝官之譴，敢期共政之圖。幸出非常，分誠匪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參化育，明極照臨，人無同異而并包，材有短長而並用。察臣粗知於體國，念臣素拙於謀身。忘其凡庸，超至嚴近。臣敢不義之與比，知無不爲，感千載之遭逢，戒一時之僥倖。居其位、食其祿，固當盡大臣事君之誼；視所以、觀所由，庶無負明主知人之鑑。臣無任。

《莊簡集》卷一三。

瓊州安置謝表

臣某言：今年二月十六日，準藤州公文送到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移臣瓊州安置。臣尋於當月二十日起離藤州，至三月十五日已至瓊州貶所訖者。投實嶠南，采公言而未厭；竄流海外，據罪戾以猶輕。悵來日之無多，豈生還之敢望。徒懷結戀，莫報恩私。中謝。伏念臣寒苦立身，間關出仕，躬受聖神之眷，屢更要劇之除。越自從班，超預機政。而臣剛褊自任，戇愚不移。器小疾顛，亟投閒而置散；根孤易拔，卒負釁以招尤。顧九死以猶甘，雖三黜而無憾。捫心自訟，沒齒何言。空貽歲月之多，難追簡書之畏。尚全視息，未即誅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孝格天，堯仁覆物。干戈載戢，故得百姓之歡心；溫清不違，以盡一人之榮養。有如草芥，咸被矜容。而臣年僅七旬，主拘囚於瘴地；行踰萬里，更冒涉於鯨波。伏望憐臣奉事之有年，憫臣廢黜之已久，稍回眷遇，曲賜保全。大明中天，庶容光之必照；時雨及物，幸枯枿之再生。永依樵牧之群，以畢桑榆之境。臣無任。《莊簡

集》卷一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五。

移昌化軍安置謝表

十年遠徙，猶冀生還；三黜愈嚴，未知死所。驚魂失據，危涕自零。中謝。伏念臣性實戇愚，老益頑鄙。遭時遇主，妄有意於功名；抱槧懷鉛，本無稱於翰墨。年齒衰晚，志氣凋零，久雜處於黎蠻，唯歸依於佛祖。每師蘧瑗，深悟己非；敢效鄭人，妄議朝政。而臣子孟堅，平居里巷，不擇交游，怨咎橫生，語言妄發。納官贖罪，罕逢國士之知；下石反擠，近出鄉人之手。仰恃神聖之眷，未加斧鉞之誅。恩重命輕，咎深責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地之大德，擴日月之盛明，憐臣嘗冒近班，念臣頻更繁使。年同絳老，宜久辱於泥塗；罪比虞翻，盍永拘於海島。捐軀無路，沒齒何言。臣無任。《莊簡集》卷一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五。

量移郴州安置謝表

久拘海島，已爲終老之期；亟徙近藩，復有再生之望。恩深難報，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賦性顛蒙，天資狷淺，孤忠自許，獨立無朋。邇列冒居，本求協濟；榻前論事，豈敢雷同。仰憑聖主之當陽，不顧權臣之在側。果遭奇中，卒蹈危機。飄泊一身，遷流萬里。黎蠻雜處，魑魅爲群。二子喪

亡，全家隔絕。寄隻身而無託，撫孤影以自憐。敢謂聖慈，俯矜愚昧，察其老死之無日，示以歸塗之有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獨運乾剛，躬持慈寶，聰明不作而百度自正，神武不殺而萬國咸寧。遂令營蒨之微，均被雨露之潤。臣敢不益堅晚節，誓竭愚忠。行步龍鍾，莫展驅馳之力；壯心消隕，難陪帷幄之謀。欲酬隆天厚地之恩，但有銜環結草之報。臣無任。《莊簡集》卷一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五。

應詔薦舉武臣狀

顯謨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知平江府李某申：準刑部符：「準紹興五年七月十一日樞密院劄子：尚書省關臣僚上言節文：『竊見諸路武士多流落失所，其間人才少壯、弓馬趨捷、武藝絕倫者甚衆，乞令監司、帥守按試保明，發赴樞密院，量材擢用。』七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依奏，令諸路監司、帥守按試保明，具職位姓名申樞密院。』今依應上項指揮，其間有已嘗按試、曾經使喚，委有材武、通曉兵機及能造作攻守之具之人，具列職位、姓名如後：保義郎李翼，見在建康府兵馬監押，今年十月當滿。忠翊郎方良，見在平江府，未有差遣。承節郎賀仲，見在建康府，未有差遣。成忠郎翼慶，見在江州，未有差遣。成忠郎孫懋，見在建康府，未有差遣。保義郎韓益、效用已借補人朱弁、閻肇，二人並在湖州〔一〕，未有差遣。已上並係守宣城并建康府日已經按試使喚，非徒

武藝出倫，兼忠實可任。成忠郎韓恭，保義郎李文，保義郎李興，效用于青、盧堯弼。已上並係知婺州日在將領李進下使喚〔二〕，武藝人材，超絕倫輩，未知所在。伏乞照會施行。《莊簡集》卷一二。

〔二〕二人：似當作「三人」。

〔三〕「日」字原無，據文意及上文文例補。

申都督府乞令耿進屯池州狀

勘會池州正臨大江，與江北舒、蘄等州相對，最爲控扼。昨來李彥卿屯泊韓世清一軍，劉洪道屯駐崔邦弼等諸頭項軍馬防守。劉洪道將帶崔邦弼等前去建昌軍捉殺，蒙差下王進將帶所統人馬池州防隘。今來王進一軍已蒙朝廷差充都督府統制官，其池州即今並無軍馬守禦。緣防秋在近，及據池州申舒州界見有盜賊出没作過，不可闕兵備禦。今照本司所管軍馬，內王冠一軍，已依朝旨發往廣德軍防隘，及張崇係樞密院水軍，并李貴、小張俊係要於建康府邊江把截應援使喚外，有水軍耿進一項人船，今相度欲遣發前去池州防托江岸。檢準都督府四月四日劄子：「備奉聖旨，逐路見今應統兵大小將帥，並許聽節制。」緣本司軍馬係聽都督府節制，未敢擅便起發，伏候指揮。《莊簡集》卷一三。

申樞密院乞令王進依舊屯池州狀

契勘池州最係緊要控扼之地，諸處潰兵不時侵犯，不可不屯重兵以備守禦。今來王進已勾赴都督僕射相公府充統制官，本州守臣葉煥雖已到任，本官別無兵馬，竊慮緩急不可責以必守。今來王進已到本府與某相見，亦願且在池州屯劄。除已具狀申都督僕射相公，伏乞指揮，且令王進依舊統制軍馬，就池州防托，委得兩便。伏乞指揮施行。

〔小貼子〕契勘江、池二州，新差文臣，其劉紹先、王進却令赴都督府。某竊詳朝廷之意，本慮紹先等已爲守臣，恐勢不相下。今則不然，二州皆財用窘乏之處，若使文臣爲守，以撫養百姓，武臣爲將，以捍禦盜賊，各自兩便。伏乞照會。《莊簡集》卷一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五八七。

全宋文卷三三三

李 光 八

與楊龜山書 一

某惶恐頓首上啓：冬候凝凜，伏惟晏居多暇，台候起居萬福。某還里擾擾度日，旦夕南去，逾遠誨語。伏望爲國倍萬保輔，前膺褒擢。奉狀，不宣。《莊簡集》卷一四。

與楊龜山書 二

某惶恐頓首上啓宮使待制老丈台座。某再拜：某八月半離水門，一路幸無留滯，偶到錢塘阻風潮，到越已十月矣。治行間，以曹氏來迫女子親期，既不可挈行，又難委之而去，不免且草草發遣，已定此月二十日成禮，三五日大歸。不肖取二十八日登塗。雖隆冬南去，料須稍暖似浙間。三男子皆

令就學，委之兄嫂，此行正如行纏衲子。平生故人多在南方，老丈果遂省墳，亦有瞻見之幸，喜可知也。《莊簡集》卷一四。

與楊龜山書 三

某再拜老丈：還里生計，料只如昔，毗陵供須，能如昔否？某亦苦貧，近又有女子之役，幸其婿知義不相望，亦不曾舉責，謾恐知之。李樞必見之，其昆季誰同行南？便一一示報。《莊簡集》卷一四。

與楊龜山書 四

某惶恐再拜：某不孝罪逆，幼失父母，稍省事即遊走四方，今幸通籍朝端，而墓隧之銘未立，人子之心，誠不自安。中前已累托二令嗣以孫大臨所撰行狀拜呈，欲干老丈一言，以信於後世，想今少間，願幸實念。來使迫行，復以姻事逼迫，未盡所懷，伏冀矜察。《莊簡集》卷一四。

與翟公巽書

某咨目頓首再拜，知府安撫內翰台座，即日伏惟台候萬福。某自越赴召至杭，八月一夜值軍變，逃避民居凡五日，稍與人接，乃聞衆軍獨不剽薛昂家，意欲請昂領府事以求招安。昂畏避不出，賊勢日熾，至硬刺平民，擄劫婦女，衣冠之族，尤被其辱。某兩貽書昂，乞援福州金陵例權領府事，昂第皆賊兵環守，不能達至。十九日，昂猶遲疑，又得寄居官列狀同請，方肯就職。已而憲漕兩司遣承議郎趙子璘入招安，賊須黃榜乃受命。又得左右提兵叩城，親與士卒同甘苦，賊既素聞左右恩威，始大恟懼，直至月末，始受高士瞳補官文字。昂謀遣某與方秘監等四員押第四頭項陳青詣秀，請士瞳入城撫定之。九月三日見士瞳於秀，士瞳雖善遇青，而遲疑不進。某嘗以大義責之，且言左右涉大江、入不測，而閣下號節制，乃遠在數百里外。適得黃榜赦令到，士瞳乃行。未至杭三十里間，群賊遣迎狀相屬。城門已開，某等先士瞳之間里〔二〕，人情已帖然，賊兵皆免胄解甲。賊首陳通、其三沈安、其六葉軒以素隊郊迎士瞳於新橋。士瞳不約束從者，稍捽辱之，以刀拍其背，搜解其刀環，仍奪其繫巾金環。群賊忿怒，疑陳青賣己，盡掠其家貲，殺其妻而囚之。新憲周格至，猶望其徑入。初八、初九，連遣父老僧道往城外，妓樂城內，俟其入。已而聞格暴戾，怒罵其弟杞，群賊大憤，城內人情惴恐。賊首來昂第，凶悖殊甚，使群刀手擁某及趙子璘及齎黃榜使臣於庭下，欲殺，久之乃免，但使某

與子璘及方元若皆處薛昂第。晝夜賊兵七十餘人，白旗子十七人防守巡邏，仍釘其後門，事勢危甚。十日大耀兵，十一日賊出兵劫鮑貽遜，爲鎗仗手所敗，幾擒其二楊貴者，殺傷甚衆。是日聞外兵攻湧金門，賊衆併力往救，使人叫呼百姓，詐言外兵屠城劫使，挈水救火。續傳火息兵退，又傳湖上小舟載兵不可勝數，倉皇盡召諸賊往救。至未時，又傳兵退，然賊衆大懼，達旦奔救叫呼，巡警不敢息，而其徒紛紛出怨言。百姓強刺者亦望官軍破城，立降旗下。某等不勝欣躍，意謂翌日外兵必大集，連日繼攻，則賊破必矣，已而寂然無聞。十四早，聞賊出餘杭門，欲劫兩憲。某等意謂兩憲既不肯入城，且已交鋒，必引中軍據要害，且檄鮑所統鎗仗手爲聲援。而士曠皆不然。至午間，忽傳擒士曠、殺格，城中士大夫驚駭之極。其日賊衆兇焰尤熾，闔城生靈不保性命。至十七日，聞群賊出臨平，昏夜不回。次日乃知臨平大掠罷，飲於酒坊，炊未及熟，聞鮑兵在長河欲來討擊，遽引歸。是日微雨道滑，自相驚恐，棄甲而遁，三鼓乃入城。次日大恐，却有就招安之意。適會秀守趙叔近遣使臣以檄書來招，遂欣然從之，數以文書往來。至十月二十日，昂復召某等往秀，請叔近速入撫定。四日至秀，五日叔近行事必可濟，某等不復往矣。自去月初士曠懦怯，格暴戾無術，遂致平民二萬人爲賊所刺，南廳十九萬緡爲賊所費，妄散倉米十數萬石，拆燒民居數千間。塗炭一月，不可形狀。招安遂成於叔近，所以就招安者，初畏越兵，終畏鮑卒十七日追襲之威也。竊惟執事以名臣守郡，控制東南，威名遠著，二浙倚爲長城，群賊情狀，所宜盡知。是用粗述已事，布於左右。某崎嶇避難，凡六十人，僅存單孑一身，自告勅料歷等，皆未知所在。方避難時相爲命者，獨左右所遣虞候孫昌一名耳，至今相

隨。其他皆爲所虜，亦已甘心矣。冬候頓寒，伏惟保重。不宣。《莊簡集》卷一四。

〔二〕「某等」句：疑有脫字。

宣城與屬縣官書 一

本州近緣戚方賊馬已破寧國，人情恟恟，日夜望公提兵來同守禦，久之不至，何耶？今再遣節級去，若諸頭項今不體察，亦當重有行遣，不得已也。胡宗符亦能捐軀，深可憫惜，其子不來，何耶？鮑琢子先與被授發回，庶慰往者之意。聞其家貧，前日稍輟己俸，不知衆官有應和者否？不欲強率之也。此間止是牢立寨柵，併力守禦，更不出戰，二公可那一人星夜部領前來。近報車駕旦夕欲來此，幸甚幸甚！餘非面莫究，不宣。《莊簡集》卷一四。

宣城與屬縣官書 二

某頓首，彥恢教授權縣、達之權縣：今日石太博來議車駕移蹕宣城，來早復行。但戚方人馬迫境，失旌德保甲之助，殊覺費力，累往起發。事勢乃如此，可笑也。昨日御營司已有勅榜，使臣親往

馬寨，必不敢猖獗。若能便喻頓首星夜發一半前來〔二〕，則不肖恩臨許久，亦足以少償其心也。但城中士卒雖寡，人人用命，氣亦粗勝，更得二公部轄外應，如解倒垂也。早來道任行，令面說其詳，是時賊方叩城，其勢可畏。今日自早及暮，數處攻城，其實不過千四五百人，餘皆婦人巾裹持鎗仗，技止此耳。賊勢累挫，射死中砲，不及以門扇、棺木來攻城，皆用大礮，一放輒殺數人，此乃天神所佑。早便燒斷橋并木塔等處，夜來城外一火而盡，今日更燒天寧。此賊無糧，并人衆無著身處，此時若得公糾率精勇三四千人，晝夜掩至，彼必謂從天而下。況大駕欲移蹕，得全一城，其功甚大，此非不肖虛語也。馬吉已受君命，書來甚順，同此封呈，切切勿疑。亦欲作咨目于馬來援，正恐與鮑相妨。千萬以君父爲念，州府爲卹，速與同來，真解倒垂也。達之意不殊此。今日道任自行在來議移蹕事，旦夕必有大兵來，可喜可喜！馬賊亦不侵犯，公能星夜前來應目下倒垂之急，如何如何？《莊簡集》卷一四。

〔二〕頓首：疑誤，或當作「頭首」。

與程伯寓書 一

某疏賤，偶當郡寄，適四郊多壘之時，流亡嘯聚，無處無之。到任即值防秋，修城壁、治軍旅，

皆非平時所學者。然今已兩時，粗有次序，若內地少寇，可保無虞，所患者敵人耳。今大駕遷幸平江村，公擁兵駐建業，此固未爲甚失。但未聞諸公經營兩淮，防遏大敵，山郡雖有區區入衛之意，莫有繼者。此間料揀保甲，得精勇堪披帶可及萬人。呂公祖相應副，得空名三十道。且盡智竭力保護之，中春乃力求去，依舊宮祠，徜徉山水，豈非素志耶？未由一見，握手道舊，臨紙慨然。餘冀自愛，不宣。《莊簡集》卷一四。

與程伯寓書 二

某頓首，伯寓司業賢友。某再啓：中春丐閒，凡八月，中秋蒙恩出守。方幸承際，即日就道，庶幾一見故人，銜觴道舊，夫何旬時，既改東陽，旋有六官之除，凡兩月間，奔走千里，十月盡方抵行在，擾擾不可言。旦夕復移蹕臨安，孤拙無補，深愧游舊，何以教之？近下詔求賢，群公交薦，長者想不能久外臺也。更望爲蒼生一起，幸甚！子駿、子賤時時相從，促膝把盞，未嘗不奉思也。公他時不免一來，種種望見論。若來武林，則不肖亦單騎可同寓也。樓仲暉近亦至，但日來傳寇頗熾，恐不多，上游依大駕爲少安也。葉、李二大帥，物論恐不足信，如何？子駿獨留親覲，不允，其意似可見念，非老友孰能贊一請乎？伯紀亦常得書。天下果無事，使此英傑老死可也；若聖主真欲經略中原，使海內有忌才蔽賢之嘆，亦可惜。子賤雖不遠，一夏懶惰，不通書，旦夕遣人也。《莊簡集》卷一四。

與程伯寓書 三

某二十一日得省劄，不許，再辭固難。久稽朝命，又迫於諸友鏘諭，豈敢不行？但職任終恐難勝，然已分一死久矣。本且單騎之官，適此間又以徐文故，連日不靜，至殺人於通衢。雖是夤緣假託，其實緣烏合之衆，遂不可蹤跡。韓世清揀退者又盡帶行。其已決意與骨肉偕行。建康事勢，其大者不過兵與食耳。若未到任，便劄脚與朝廷理會錢糧，則是建康又產一光世也，以此且欲徑赴任。先生禍福與一門同之。小舟暫駐北關稅務前，公能與子駿略至相見，庶幾展盡，餘非紙墨可既。《莊簡集》卷一四。

與程伯寓書 四

某行役已次於潛。儒生以單身統衆，日夕危恐，得兵卒一路不擾，流言不至朝廷，幸已大矣，前途未知能勝責任否乎？胡正字傳示戒勅之語，公之愛我厚矣。此行亦無與晤語者。胡亦止留於潛，若帶行，非獨累他，亦累我也。程致道遽出，亦可怪，言者似非宣諫文字，因風望示諭。制誥遂虛席可乎？子賤必膺妙選，仲暉必有成命，須保護，勿使小人讒間其間。某本二十八日行，適麗人今早到，

連日又徐文軍變。蓋世清兵欲殺文以叛，幸而覺早，遂擒五十餘人，斬訖，踰城散走者數百輩。蓋當時就糧之謀深可笑，大藩積二三萬斛，便恐陳腐，何耶？不肖定初二日行，蓋老幼無託，又人情恟恟，若往建康，便作過冬計，不若便以自隨耳。呂公淮甸之行，氣象方盛。蓋沿江三帥保守家計，渡淮入洛，經營中原，此兩段商量，庶幾萬全。若不守江，專欲深入，非萬全之計。此不肖區區所見，始終守此，不可移奪也。道任得先與指揮乃佳，蓋坐守差遣，於進退非是爾，如何？《莊簡集》卷一四。

與程伯寓書 五

某連日以都督來一番，擾不可言。趙不忙前鋒殘三縣，僅得六十餘，此數百人者皆入北投降。夜來報崔增作前鋒，先來建康矣。呂公疾勢已少損，但食飲久不進，非老人所便。此責任匪輕，所將止萬人，以巨師古爲心腹，虛聲既不足以威敵，實備又無以禦寇。傅子駿諸人書來，悉有願削職投閒之語。此間倚督府如泰山，事乃可憂如此。劉光世亦偃蹇，恐自此益難駕御耳。不肖在此備員，實愧初心。諸郡悉應辦呂相不暇，兩漕司自到此並不見面，今皆徑趨督府。屯兵萬衆，嗷嗷待哺，誠無以爲計，旦夕亦哀祈於朝，乞一閒慢處以自效耳。淮西獨王抓角者往來毫、壽間，出沒作過，乃葉少蘊無事啓之，其實不足畏，呂相來，必遣人擒捕，所患今冬敵人來侵。前日見朝廷紛紛，謂劉豫嚴守備，

此何足道？臨安連火，此非小異。星家謂熒惑今正在東南，固爲我宋之福，言熒惑所在，兵不能犯，此兩干戈不入之證也。然此宿性察，朝廷少有過失，必示災祥。若緣此得人主恐懼修省，退小人、抑姦倖，專意任用豪傑，庶幾轉禍爲福耳。大駕久在吳會，或謂衆賢皆南人，無復經理之意，但便家鄉耳。建康形勢如此，不早圖興復，日復一日，尚何待耶？若大駕到此，則淮南自然屯重兵，敵境自然窮促，豈當惜此三二十萬耶？此豈前日崇飾臺榭之比耶？公前所繳誠當，亦各行其志，使漢王長王漢中，項氏豈遽亡耶？望公更熟議之。使大駕來，不肖當過廬、壽間耳。潘子須以南榻處之，庶幾無得而辭耳，若泛召恐以親爲解也。江端友以所知累見丞相，欲以爲郎，何遲遲耶？近見乞出一章，難進易退，理所當然。今日可憂之事，不在敵國，特在廟堂耳。聞政局首及吏員，及宦官皆有所裁抑，此固在所先，然外間所傳已闕然，至於堂吏及六部取會，知幾之士必知正黨自此傾矣。彼方呼吸群凶，傍挾悍將，雖不爲清議所容，至於宣淫兩路，流播敵境，有崇寧、宣和所不欲爲者。蓋韓、姚諸妻皆聚於毘陵，卒伍能竊笑之如此，而使在廟堂總百寮，何以示天下？此修政所當議也。公所排擊之人，偃然坐政事堂，棄老父而提挈少妾以出，如此而欲望治，不亦難乎？仲暉未及奉書。修政一事，不可不加察。天下大勢如此，乃欲一一裁抑，首及權倖，天下清議，孰曰不然？亦當斟酌輕重先後之序，量而後入，毋使小人得以爲資也。呂丞相離行朝六十日，一病不能到建康而返。防秋如此，非徒無益，其爲害甚大。淮西晏然，又合肥邑屋如故。中原人心苦於金、豫率斂，其望接應甚於倒垂之求解。近見呂丞相送到奏草，乃止欲以千人屯壽春，僅同兒戲。中前葉少蘊遣王冠幾二千已上人，宿州

城內見之解體，云我本欲歸，據南兵寡弱如此，定不足恃。胡武回文甚有理，大略恐汝不能接應，徒重罹殺戮耳。今呂老欲以千人往，不若不遣之愈。不肖此論大不同，今若又立異同，則又取怒，姑任之耳。事勢有可爲、有可憂，若不容我屬展力，旦夕亦且病發狂躁，朝廷不放歸田里則死耳，終不能坐見困辱也。車駕欲來，又不預於淮西作屏翰。如傅子駿欲往，又不遣，止以無糧爲解，不知賊兵過淮，已復脚忙手亂，雖有錢糧，將誰守乎？淮西營田粗有倫理，今年大稔，若不遣人守宿、毫間，則是前日借貸種種，皆委爲盜資，曾不若不經營之爲愈也。呂老本無定議，又不肯用人之言，止是我能我會，誤朝廷者必此人。不肖身號大帥，今既有都督，一事不可爲。漕臣直相憑陵，如陳敏識輩，吏文中一語稍迫，便敢移文請問，到任五十日，方識其面。甚至諸軍半月無糧，而尋漕臣不見面。不欲喋喋于朝廷者，蓋欲勉強了一職；若盡以上聞，是生一秦耳。萬事不可盡言，不肖亦欲且乞宮祠，蓋如前所陳，實有不可爲之勢也。所喜獨樓子稍遷，江子忽還爾。潘真勇決，蓋近年學佛之功也。久不通右相書，因見爲言曲折。前者因二公書，別紙諭今日事勢，若大駕止在臨安，終非有爲之地。得捐一二十萬稍葺行宮，略示經理之意，兩淮生靈必漸復業，所在小盜知畏戢耳，不謂便作申聞行下。若乘此機會得翠華順動，豈非協中外之望？非如前日營繕池臺、崇飾苑囿，爲觀遊之美。然吾友所見亦是一說，豈爲不美？但慮未能明吾區區之心耳。知己得外補，既繳駁不行，理自當出。況今日事勢得脫身刀劍林中，豈非全身之大耶？但恨公前此相挽爲建業之行，今乃先我而去，不無悵惘耳。得子駿書，亦憂深。況呂老多病，前日前鋒潰去，今已擒獲，臨安駐蹕，氣象終不勝。願公審思，自古未有

如此而可興王者。漢高祖豈肯長王漢中？今中原謳吟思宋，此今日機會不可失。得一二十萬，可以一毫不及民，建康旦夕便可興復。若公回鄱陽，自專人奉書，茲不詳悉。《莊簡集》卷一四。

與程伯寓書 六

某頓首，伯寓侍郎老友：某師還，已次近境，一行幾四千餘人，所過雞犬不驚，庶幾仰副九重保護生靈之意。度初十日午間可抵城外，單騎同親事官數人徑入直舍，曲折併須面稟。承諭，具悉張令才士也，但選人未用陞陟；沈肇雖遲鈍，而學問性質甚美，雖處以館職或書局可也。公何以知之？頃不曾見之，亦不通書。江子我，不肖薦之右相半年矣，恐是左相疑其迂闊。然此人實奇士，但前詔使所放苗稅實過當，蓋嘗歷州縣，又在朝日淺，未能盡曉，然亦安可以此遂棄之也？茲見除一紙郎官，乃不見姓名，使人悵然也。潘子賤出守桐江，奉親之計，於潘得之矣，然惜此人物使朝廷不知。今朋友間屈指可數，如潘者幾人？不肖輩正可奔走州縣，一二勝友異時遠出闕庭，謗書滿篋，孰與辨明乎？此乃區區私情。至於拾遺補過，見事風生，今朝路豈復有此人乎？可歎可歎！知公累有繳駁，流俗尚同久矣，孤立一意，惟公一人耳。進退去就之間，想已素定，但正士稍去，非朝廷之福耳。某孤跡前已決意丐閒，幸得之，獨蒙開諭鑄戒，至五六而不止，遂無可脫去計矣。與老少日夕在顛危中，但業已至此，譬如乘舟遇風，已到大洋，姑任其所至耳。潘子亦求去甚力，親老不爲無詞。末由欸

見，臨風悵然。塵外佳章，殊爲奇特，陋室增輝矣！承示《壽星贊》，藹然祥慈孝友之風，三復嘆仰。又蒙見索鄙句，豈敢續貂？輒不揆作數語，資一笑耳。近詩不暇盡錄，輒令小兒寫呈，此非老友不敢出也。某去夏兩被召命，繼還舊物，方具辭免間，俄有與郡指揮。方江左紛擾時，假守宣城，知不免矣。車駕益東，金人入境，進既無生，退亦必死，遂與血屬同守孤壘，偶幸獲全。朝廷不察，又付以大邦，此乃長老喋鰲之義。然君命嚴峻，莫得而辭，但職名非敢當耳。武林被害甚酷，金人退踰半年，爲政者專爲退循之謀，城池荒蕪，市井蕭然，蓋瓦礫場中，欲建立官府。又劉開府爲大使，曾紆爲漕臣，欲以空拳加之掣肘，蹈禍必矣。相望千里，何時握手道舊？區區所蘊，非此能悉。《莊簡集》卷一四。

與程伯寓書 七

日來時時得浙西諸友書，諸友極有意向進，若乘此時移蹕建鄴，亦是機會。近見詔書，乃用孟庾申請回臨安，此恐小人探伺而爲之也。廬與江、陽、桂、廣皆已除帥〔一〕，但惜似矩遠去耳。魏玘、馬承家皆以章罷，必知之。張柔直、林少伊皆引赦叙，此似封雍齒，顧如老友負天下公望，能久閒耶？傅、潘書問往來不絕，江元壽已除司農，廖用中正赴行在。今日爲腹心之患者，獨一王居正。蓋起初受知於宗尹，宗尹黨稍稍在當路耳。右揆經理疆場事，往來淮浙，四大將並在鎮江，岳侯來日至

矣。李伯紀請入覲，已允，旦夕亦至。此公進退，前無古人，然其區區爲國之心，則可恕矣。江西、湖南大饑，朝廷餽餉且不繼，何能賑給窮乏？事事可憂，雖促膝握手，未易言之。子賤已丁憂，然上極喜其爲人，以告就賜，且賻以五百緡，宜何以報之？仲暉率一二日相見，故人可以語心者，惟此郎爾。民俗有大利病，願時以見告。崔發見尋窠闕，子駿數言之，上意未解；今子駿去，僕獨任其責，昨日又言之左相矣。某承乏又已七八月，衰頹倦遊，非復往日，思自放於田里，如痿人之不忘起也。但國勢方艱，時事如許，未忍求去。然行藏出處，大節所系，月末且申前請，或幸全璧而歸，庶保晚節耳。《莊簡集》卷一四。

〔二〕陽：疑是「揚」之誤。

與時宰書

某再覆。敵某久在兵間〔二〕，其謀精密，必出萬全，去冬全璧而歸。我師暴露，國用匱竭，坊場秋租盡行預借。技盡於此，民力已疲。今冬金若再入，其勢必張。所謂萬全之策，莫如儲蓄財用、廣募將兵，守兩淮之衝，據長江之險。今已是春季，俛仰之間，便迫防秋，安得不汲汲？冒瀆威嚴，不勝惶恐。某再覆。《莊簡集》卷一四。

〔二〕敵某：疑誤。

與張德遠書 一

某再拜上覆。某不能多作楷字，前幅輒令兒子代書，不勝惶恐。某孤踪歷落可笑，想曲折不俟繁言。自夏初即丐去，以得鈞諭，五月當暫還，因遷延以俟一見。既未可期，而某日有職守，懷不能已。時時妄言，投隙抵巇者因肆無根，雖一時宴譚嬉笑之語，無不聞者。自度禍至無日矣，因遂決去就，不復計較利害，不知相公能察其區區否乎？恭惟相公慷慨大節，勤勞王家，恢復之志，有古名臣之風，孔明、周、魯輩不足道也。某陛辭之日，自謂遠闕庭，卒未有見上之期，因復論說今日大臣可屬任大事者，無踰相公。上亦宣諭「天生此人，爲朕中興輔佐」之語，公爲上所倚重如此。欲禦外患而掃兵氛，必先操大公至正之道，上合天心，下協人望，然後謀無不成，事無不就。萬一胸中尚容一毫之私，引用親黨，布之要路，陰爲不拔之計，任用朋邪，倚爲腹心之助，自古及今，亦鮮有不顛覆者。某自還朝，既荷諸公收召，本意深欲以公心直道贊助一二，每因進見，有聞必言，有言必盡。而或者反用小人之說妄意測量，至疑爲躁言，指爲立異，是豈真知某心哉！伏自相公還朝，海內歡慶，日來過當事平時指爲行府，今多寬除，百姓知休息有期矣。江浙今歲大稔，國事濟矣，豈非和氣感召，天意昭格乎？大駕進發定何時？茲事體大，尤宜謹重，伏計廟謨已定，非外間所得盡聞也。《莊

簡集》卷一四。又見《南宋文範》卷三一。

與張德遠書 二

某自庚申在會稽通問記室，南遷以來，動靜累人，與一世人俱相忘矣，然於門下未嘗一日忘也。連於二廣爲最善地，氣候與湖南北不殊，想侍奉國太君知甚適。國太平生學道已悟大乘，則與世間種種夢幻，皆遊戲事耳；況又令兄致遠徽猷左右親側，骨肉團圓。海內重望惟公一人，願益加保護，終見天日。某老矣，自度不復見公矣！偶陳令歸臨賀，云因事到連州，此人真實，決不至失墜，因託致此幅紙。《莊簡集》卷一四。

與沈元用書

子韶書已領，近附家問去矣。別紙所喻，尤荷軫念，有骨肉之情，銜荷何言！柳州纔一通書，然亦何足與深言？近郡探劄，敵使兩番踵至，已關報姓名，似非妄傳。某到此已七八月間，與兒子粗安。家在萬里，雖鐵人石心，豈能忘懷！自收三月一日書，至今未得音問，北望心折也。平生鑽故紙不透，習氣難忘，姑以此度日。若能宴坐超然，何以加之？今夏江漲，平地五六丈，跼伏小舟。七月

一日復還故廬，頽垣壞壁，幾無人理，今亦少安矣。偶得建茗數器，見絕勝，念蠻鄉無與享此，輒以奉寄。治下多名賢巨公，燕譚之餘，可資清啜，勿以塵瀆爲罪，幸甚！張丞相寓治下，度公必能極意周旋之。某以竄伏遐徼，名在丹書，不欲以書問累之，公因相見，煩致謝悃。《莊簡集》卷一四。

全宋文卷三三二四

李 光 九

與趙元鎮書 一

頓首再拜上覆：專使，伏領誨翰，備詳曲折，欣承即日鈞候動止萬福。某郊居一向癡頑度日，瓊士間有可語者叩門，即與終日，但不可使念起耳。釋氏謂念起即覺，乃知諸佛亦不能忘念也。聞自重陽後開葷，甚善，以血肉補血肉，與金石之功懸絕。導引吐納，量力爲之，勿使至倦。此閒靜中工夫，大勝與俗子往來。前此風雨淒冷，兩日又煩熱，可袵絺綌。惟祝以道消息，佇俟旋復之命。不宣。《莊簡集》卷一四。

與趙元鎮書 二

某再覆：烏藥適有天台附來者，輒納數兩。又容南烏藥，《本草》以爲最勝，但色微赤，而磨之香味殊佳，併納少許，可擇用之。然醫家欲如猫矢者爲上，亦在八陳之數，久留無害也。近日郡中就桂府置到生藥，名色亦多，公要用，切須盡批數字來，闕者亦可府中買也。章某入獄二十許日遂卒，蓋不堪其入也。乃趙漕案發，得藤人書，謹繕呈，可知其詳也。瓊守康寧未聞起發，度冬至後可至。謫居與州郡了不相干，沒興中何所不有？徐自然念道，已是可人，豈有強狠暴戾過此者乎？皇恐頓首，上覆。《莊簡集》卷一四。

與趙元鎮書 三

近因吉陽兵還上狀，必以呈達。自至節前到今，凡拜六書，并附生藥，皆未知浮沉。相去若不甚遠，但再隔重溟，音問便艱阻如此，況去鄉萬里乎？良自憫嘆！春暮炎酷如三伏，惟頤神養性，康濟有道，即日鈞候動止萬福。某屏處郊垌，與兒子苟活朝夕。海外雖苦炎熱，既無關山之限，風氣曠蕩，却免瘴烟。若能放懷憂患之外，不起歸歟之心，庶可度日，但此心未能頓忘耳。竊聞鈞體自去冬

以來小有不快，今喜勿藥，良用欣抃。憂患中惟此心清涼，可以敵彼熱惱。諸人並未聞有檢舉者，要自有時節，惟天道好還，疏而不失，但乞寬免，即膺新渥。不宣。《莊簡集》卷一四。

與趙元鎮書 四

要生藥，可託朱令專人來此買。雷州轉海無期，若自萬安陸行，却有定程。累月不得北耗，靜江書問亦久不通。十二月十三日見一兵過去從福唐來，附宅上信物。客人所販物，郡中一切放免，今得公二月十九日書，猶未到，何邪？恐海上亦有假託者，不可不察也。《莊簡集》卷一四。

與趙元鎮書 五

皇恐頓首上覆：春後數拜狀，近復托吉陽專人，度無不達，但去冬數書附生藥者，竟不知浮沉。即日大暑，伏惟燕坐清虛，衛生有道，鈞候動止萬福。某與孟博寓此，苟度朝夕。萬事皆非偶然，死生禍福固已前定，一切任之。孔子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素蠻貊，行乎蠻貊」，觀此數語，雖釋氏千經萬論，豈能越此？亦願相公常作此觀，勿起一念，異時方知得力耳。閒居欲致一物不可得。今年荔子雖盛，而郡中收買，烏衣家至，自五月半後已不可得。前此相知所餽皆

佳者，偶得此烈日，噉得千顆，輒以奉寄。已七八分，既香味不甚減，更令見日色，或剥肉，雜以乾糖，罐盛之，可少留也。真千里鵝毛，恃眷愛，敢此率爾。李軍判忽告行，作此紙未能盡曲折，幸望深察。不宣。《莊簡集》卷一四。

與趙元鎮書 六

頓首上啓：近領重午所惠真翰，知前書皆達矣，不勝欣浹。李軍判行奉狀，度已呈視覽。日來連得雨，少解煩蘊。伏惟燕處超然，神明所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年來衰頹，今歲經此大暑，殊覺疲茶。蠻鄉無與晤語，但時蒙惠好音慰孤寂耳。何、李二子竟逐矣，一紙輒浼呈，可見大略。惟冀若時珍重，不宣。《莊簡集》卷一四。

與趙元鎮書 七

某再覆：今歲暑氣異甚，自入六月時，得急雨清風，夜輒颯然有秋意，想鈞體自此一成輕快。有病固當攻以藥石，然不若調飲食，使日中三餐如意，乃康濟上策也。白樂天所謂「食後一杯茶，茶罷一覺睡」，此是要法。日長無事，未能如方外達生之士宴坐納息，若於一經一史隨力探閱，亦是消磨

日月之術，比之聲色，不有間乎？張全真輩晚年皆玩意聲色，六七年間死者繼踵，不下十餘，況紛紛之徒，如半刺君，又不足掛齒牙也。靜觀衆愚，如蛾赴火，良可哀憫，未易具言。吾徒當直忍耐，如丹田灼艾，過後亦得力耳。蒙別紙垂諭解《易》，不勝惶恐。僕平生不以文字取知於人，雖公久在相府，未嘗致片言求知左右。況三畫之妙，前有胡、程諸大儒解釋，一掃漢魏以來諸儒拘礙象數之學。能通此者，已是佳士，況敢落筆著書，取笑天下乎？自度嶺海，無所用心，實嘗留意於此，晝度夜思，時有所見，到瓊偶已終篇，正以無朋友琢磨之益，未嘗敢以示人。《乾》、《坤》二卦，《易》之領袖，嘗見前人解釋，不以類求，多斷章取義，如小《象》、《文言》所釋，不附之爻，則一篇之義都不貫穿。既稍出己見，未敢輕出，須俟異日面呈，以求筆削。餘卦恐有補於今日處患難之道，如《困》、《蹇》等，當俟後便寫呈。連州不相聞久矣，渠以母老畏禍，甚不欲累之，不若相忘之愈也。何鑄計議，不知何事，去日行，至今未回，并乞知察。《莊簡集》卷一四。

與潘子賤書

某頓首：孟堅行日，附狀必已浼達。元宵後有專介自婺女過，乃不令往請書，踰年不得公書，殊跂仰也。即日溽暑，伏惟台候起居佳勝。某自乙丑春渡海，今踰二年矣，幸且頑健。但老無超然之見，日復一日，年已從心，如船舶已離港汊入大洋，兩軍已交鋒，生死劈面來，如何避得？潘居士雖

在酒色林中，十二時中亦要着便宜。其次夜半或五更睡，覺來燕坐定息，吐故納新，舒眉引手，令稍倦再睡，此活計大不負人。得正月十五日一報，聖主有寬大之意，囚錮之人皆起生還之望，此亦妄想耳。《莊簡集》卷一五。

與蕭德起書

人生享全樂，孰如德起者？六十之年，有此具美，無愧老萊。不知前世作何大因緣，有此無量善報耶？某度嶺海，首尾六年，惟書史可以自娛，此心不敢它用也。紹伊居相近，必時會合城中。見諸友，望一一致意。許厚之夫婦併亡，橫傷之後，愈覺寂寥，天之報施，果何如哉！厚之貪嗜酒色，乃有取死之道。古宿云：「出世間法，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惟公勉之。某中間緣喪第三子，遠鄉無與開釋，悲惱過當，遂至大病，幾入鬼錄。踰年得安，始翻然感悟，今幸頑健如舊。某自離鄉，朋友喪亡，如胡已茂、張全真，無慮數十人，多緣不能節省世緣。全真在會稽搜求妙麗，丹砂茸附，如啖魚肉，徒資嗜慾耳。自謂享榮貴，得便宜，今爲一藁枯骨，有甚便宜？到這裏，便世尊諸大菩薩出來，也救不得，豈不哀哉！《莊簡集》卷一五。

與海南時官書

日來呂愿中帥桂林，未必便有相害之意。小人觀望，田憲復差一武大夫李望者來守昌化。望本張俊太傅軍中壕寨官，粗暴無禮，觀望上司，百端凌辱，郡中官僚士人不許往還，行戶不許供應飲食，囚之空廨。死在旦暮，八十老翁豈堪摧辱如此耶！《莊簡集》卷一五。

與羊荆華書 一

某前承示諭令嗣新年當命名，觀其氣象，靜重秀爽，必爲令器，輒欲以堯民爲名，而字之曰元壽，可乎？恐宗黨有同者，却煩垂示。某啓上荆華解元。《莊簡集》卷一五。

與羊荆華書 二

小亭以檳榔、叢竹爲勝，二物皆有香，杜子美詩云：「雨洗涓涓淨，風吹細細香。」以細香名之，可乎？早涼乘興寫得，納上。某上荆華。《莊簡集》卷一五。

與羊荆華書 三

某啓：早辱訪別，不無悵然，移時起居增勝。筆一枝，聊爲文場決勝之具。來早定行，無緣詣別，塗中萬萬加愛，不宣。某啓上荆華學錄。《莊簡集》卷一五。

與羊荆華書 四

羊四蹄，酒二尊，輒納上，助諸公行春。大瓶甚佳，云是臘中造，煩二公爲東道。僕以過客，例不出，亦覺老倦。羊切不可分惠，僕一口不乏也。餘客須君謨希用，其它二公擇之，某悚息，上學錄荆華。《莊簡集》卷一五。

與羊荆華書 五

鄙句本不欲廣，昨蒙垂諭，再寫呈。或得諸公和章，可聯粘以示郡侯，亦一美事也。切不可更粉飾以彰拙惡，幸甚。某啓上學錄荆華。《莊簡集》卷一五。

與羊荊華書 六

夜來獨坐，因改細香亭詩，落一聯，似覺一片之意有所歸宿，挑燈乘興，寫得奉呈，但換一長字，以易押。只今能過早飲否？某痢藥自朝下手，方合了，焙乾百五十圓，可即令服。某上荊華。晚具家餐，未時可過。某白。《莊簡集》卷一五。

答符秀才書

某昨辱過顧，長牋見貽，議論粲然，三復增嘆。想晨夕起居住勝。所論《左氏》，能發明《春秋》之旨，孔子云「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則是其好惡取舍，未嘗不與聖人同也。後來諸儒紛紛之論，蓋未易以臆決其是非。至如馬遷、班固、范曄之徒，各成一代之史，亦不免互相譏評，是豈可以所短而廢所長乎？況丘明親授經於仲尼，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借《經》以合異。杜元凱蓋終身好之，自謂有《左傳》癖，其言豈苟然者！若因元凱以求《左氏》，因《左氏》以求《春秋》，庶乎聖人之微旨得矣。吾子有志於問學，況已得良師，異時當卓然有立於世，願言勉之。衰老荒唐，又何以進焉？目昏手顫，不罄所懷。某啓上。《莊簡集》卷一五。

與姜山嗣老書 一

某啓：王勝至，辱示書，三復嘆詠。伏承日來法體安勝，慰喜無量。姜山風景清幽，而吾師行業孤峻，鐵磬家風，千古不泯矣。僕違離鄉土，十有三年，過去事不復追念，未來事豈敢希求？芙蓉有云：「從來不了，只爲今時；若了今時，更有何時？」平生學道，今粗得力，故能於煩惱泥中一塵不染，瘴鄉炎海，本自清涼，固難與俗子道也。然生死去來，本是常事，若罪垢未除，冥心宴坐，無常來到，撒手便行。別紙所喻，有退居之意，不勝欽嘆。大雲墳庵本如師肯來，諸事成辦，無柴米之虞。若師真有退閒之志，便令小兒打疊方丈，迎請歸庵。蘇公有云：「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來歲家中必遣人來，切望垂報。適連日天寒，雲色淒黯，書問填委，意思荒忽，勉作此紙，惟祝加愛。不宣。壬申十二月望，某啓上。《莊簡集》卷一五。

與姜山嗣老書 二

黃精遠寄，極荷。某已造直掇，寄近村三十里。然古人既死，漾在尸陀林中。劉伯倫常以鍤自

隨，曰死便埋我。楊王孫以布袋裹尸，入穴則去袋。此皆達人大觀，能辨真假，不流滯於三塗，一點冥靈，自有去處。如此殊覺今日多事，不免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但吾儒以孔、孟爲宗師，棺槨衣衾，不敢廢也。《莊簡集》卷一五。

與姜山嗣老書 三

某啓：老兵至，辱惠問勤勤，詞語超勝，三復歎仰。就審日來法體安穩。某衰年久處遐方，粥飯之外，有以自樂。海外風濤渺然，人情物態，久亦安之。乃知華嚴重重世界，十世古今，不離於當念，而摩詰老人掇移妙喜世界，不爲神通。坐想姜山長松蔽道，流水涓涓，如在目前耳。吾師一向安閒，經禪之外，必有妙句，幸時見寄。惠筭乾，時時咀嚼，未忘鄉味，餘人並無能及。黎香僅有四兩，供佛之外，或同志相過，時爇一瓣，便如坐寶陀山與白衣對談也。《莊簡集》卷一五。

與陳伯厚書

某啓：自辛酉度嶺，今十四年矣。前此郡縣皆遇善友，不復有流落之嘆。近緣呂帥到任，小人歆艷，意望超擢，皆有陵藉之意。平生守道，遇所當爲，雖鼎鑊刀鋸在前不避。賴上天眷祐，背我者

殃，害我者亡，而祐我者昌，以此處之澹然。至於老兵，不過抽去數卒，無所損益，但小人觀望，鬼怪百出，未易筆舌陳也。政使趙瀾之言得徹廟堂并諸司，自可一笑。前此固知足下必來，愚意老率之言，先入於諸司，以公與僕厚，不能無過慮，蓋爲吾友慮耳。今田憲既深知公，似可無疑矣。《莊簡集》卷一五。

與王彥恭書

某啓：去冬忽郡中備坐省劄，勘會在與不在本軍，兼行下一宗行遣。事雖無根，而諸司絡繹，郡遣使臣微服察探，人情恟恟，觀望百端，至今遠近知友無一人敢通問者。今日初方有人北來者，士友亦節節通書，言事已明白，還公元官，復知雷州，聞之而喜可知也。過去事不復具述，因禍得福，事豈偶然？想今已到家，種種如故矣。即日伏惟台候起居萬福。某老病如故，年幾八十，直旦暮人耳，未知何時握手相從一笑耳。想廟堂深察，旦夕必有帥漕之除，豈小郡所能淹留耶？僕年來衰病，傍無一人，不免取最小兒孟傳，若來，不出今冬。未知人事又如何？峽州亦不知音耗，自公行後，所傳多端，不可具述，大抵幸災樂禍者多，不足怪也。公氣候却一向安樂，吾徒但能寡欲，自可無病。彭祖云：「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千裹，不如獨卧。」此最要言。海外近頗擾擾，瓊州黎人反叛，見起兵誅討，未聞平蕩。吉陽累政不得人，百姓無告，澄邁令黃璋權郡，諸司按發，現在海康取勘。諸

司差到武德郎王庚，近又爲士民所訴，渠不勝忿，又申奏朝廷及諸司，言結連陳適兄弟謀反。茲事體大，聞瓊司已收留二陳矣，皆異事也。向熱，千萬自重，不宣。某啓上彥恭安撫老友，乙亥三月二十一日。《莊簡集》卷一五。

答樓仲暉書

承寄示宣城父老王霖等申狀，讀之恍然，既感且嘆。僕頃守宣城，無惠愛及民，今已二十八載矣。年垂八十，死在旦暮，自度此生不能再當郡寄以撫循斯民。又道路隔遠，不能效朱仲卿死葬桐鄉，東望雙溪疊嶂之勝，感嘆而已。因見諸父老，爲致此意，惟祝率勵子孫，仰事俯育，爲士爲農，勉爲忠孝，戮力以事田疇，先期而畢租稅，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是所望也。《莊簡集》卷一五。

與呂仁甫書

某頓首：一別甚久，遭罹禍患，不復具言。近聞還朝，尋復舊物，方深慰喜。俄聞復有投閒之請，殊不可料。中間承書，曾未及報，乏便因循，殊愧惕也。即日伏惟台候增勝。某蒙恩近徙，脫瘴癘之鄉，固已厚幸，幸不可數，亦且安之，死生禍福，固已素定。如吾仁甫，才識學問，豈能終阨之

乎？處憂患之際，政須勉力，想曠懷達識，不俟老朽區區之言也。宣城僕舊所臨，仲曄又僕故人也，銜觴道舊，想有足樂。至於覽觀溪山之勝，追繼隱侯之妙作，時或見寄，一洗胸中萬斛之塵，誠所望者。連發鄉書，目昏手顫，不盡所懷，不宣。某頓首，上仁甫郎中老友。《莊簡集》卷一五。

與潘良貴書

仲曄不敢作書，患難至，能出一隻手乎？《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一。

三字帖

光悚息。朝請郎吳師直作吏，能盡「公、廉、勤」三字，通知財穀兵刑之要，蓋實才也。僕初昧平生，頃在宛陵知之，相隨累年，建康以參議、通判兩辟之，命未下，而僕以罪去。今待遠闕，欲得一攝職，以活幼累，望公稍以吏事試之。有不如所舉，僕爲妄人矣。光再拜。《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四。

又見光緒《上虞縣志》卷四七。

全宋文卷三三一五

李 光 一〇

與胡邦衡書 一〔二〕

某頓首：度日來起居住勝。《三經新解》未能徧閱，然嘗鼎一臠，窺豹一斑，亦足見其大略矣。如行李匆匆，且納還，此書異時不患不流傳也。四卦二書，俟食罷探伺無雜賓，面納，所懷非此能悉，不宣。某再拜。《莊簡集》卷一五。

〔二〕按原本《與胡邦衡書》分在數處，今合爲一卷，并加編碼。

與胡邦衡書 二

某頓首：早辱報教，過情之言，伏讀愧赧。欣承起居住勝。聞雇夫殊未集，非三四日不辦，如

此，少駐固有名矣。來日度必未行，有嚴氏小亭，欲具早膳，烹茶少欸，庶盡叩所疑。匆匆語離，便有千里之隔，切幸不外。荔子兩等，贈諸郎、娘。不宣。某再拜。《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三

鄙句寫呈，一笑。昨晚一士人來，傳公黎姥夢事，枕上偶成，揮汗奉簡，幸恕草略。此詩切不可示人，它年乘槎北還，可以出矣。今日必未成行，有所闕，勿外，幸甚。某再拜。《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四

某再拜：午暑，伏惟起居住佳勝。早來拙句，嘗聞唐人有諸邪赤子之對，因黎姥夢事，偶爾成詠，方以爲媿，乃蒙屬和，既捷且工，如差邪二韻，古之作者不過此耳，不勝歎服。令嗣寒熱必不作。行尚從容，庶圖邂逅，不宣。某再拜。《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五

某頓首：今日果成行否？想一番勞勩，過此亦遂多事矣！早作起居住勝。昨暮聞有盛集，殊悵然。四卦不知嘗經覽否？區區欲再見之意，誠有所未盡也。僕於左右亦嘗效其狂言矣，公有所疑，亦望指擿，豈如世俗以諛言相媚悅哉！此書本不以示人，以公致力於斯文之久，必能洞見，此僕相求之意也。度今早必未有它客，聊叙區區，因以詞候動止。不宣。《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六

中前湯字鄙句，何以流傳至彼？和章又得千里一喙。海外士不肯讀書，又耻於下問，有見過者默坐而已。然淨名一默，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自愧癡頑，不能頓悟耳。陳逢時緣了襄事，因得從容，符子繼往，想今冬不落莫矣。別紙所喻，荷意愛之厚，但各在一涯，會合未有期，平生不敢失信於朋友，豈敢預計邪？得家人去冬書，云孟博女子已一面出適，第四兒子已一面娶婦。今諸孫女雖多，惟孟堅女子，僕去家時纔周晬，今十四歲矣，聞極端慧，與令郎年正相當。但人事有不可預定者，言之但快悵耳。某再啓。《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七

某頓首：顧戎來，辱問訊，意愛甚篤，三復感歎。三月二十一日忽有昌化之命，乃因次子孟堅爲鄉人所中，云僕嘗作私史詆謗事，兒子亦就逮詔獄。至今得家書，十年嶺海，未快仇人之意，時時撰造，此身已在生死之外，但付之一笑耳。只今惟一僕自隨，隻影萬里，祇自憐悼。近方入公館，灑掃苟完，明窗淨几，復理琴書，聊以度日。承索序引，中間亦草得，前日因私史事，凡平生具草，盡付丙丁，尋亦自悔，更俟神思稍定，紬繹續奉寄也。公之訓釋，自足名世，何假區區之言？顧君忽過此，云即行，草草作此，不宣。某頓首。《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八

某咨目上啓：秋暑異常，伏惟衛生有道，台候起居佳勝。某旋得省劄，大理具獄，兒子竄峽州，永不檢舉。父子蹈此大禍，固無可言，而累及平生知友，如張燾、程瑀二尚書、潘良貴舍人各降三官，坐嘗通書。胡寅侍郎镌職，坐通書扇搖經略。餘人賀、許二郎官凡五六人各降兩官，使人不能不悵然也。諸友自知無益，各已相忘久矣。架空造此，不知其因。蓋此數人一向投閒，此其罪也，置之勿

復道。連日憂憤，無與晤語，領來書，啓緘快讀，信如執熱之濯清風。佳篇乃未嘗得見蘇、李句，此句法則工，而擬非其倫，則不敢當。三序須俟神閒志定，今未暇也。然骴骹之文，豈足發揚妙趣，以傳示後來？聞命愧惕。令郎氣象未易量，僕孫女多，俟公還朝，未免當擇一端謹以配君子。長兒女子乙卯生，已非偶矣。亭午汗方浹背，勉作此紙，閱畢則付丙丁。不宣。某咨日上啓。《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九

某頓首：儋崖雖不乏便，小海之隔，風波亦可畏。惟是跂仰，未嘗少忘也。郡中附至四月中所惠書并玉友、魚醢，深用感戢。玉友履此風濤烈日，而色味殊不少變，信乎其能耐久也。仍審即日起居增勝。吉陽天下至陋窮處，今學者彬彬，知所尊仰，何陋之有？劉賓客作《謫九年賦》，意謂陽數之終當變，况吾二人已踰一紀，天道好還，但力行一「忍」字。《需》之《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若能日飲醇酎，不辜此風月，則無入而不自得也，相與勉之而已。不宣。某頓首。《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一〇

某啓：近因許秀才便舟，附手書并麵菴，昨日有自昌化來者，云尚未行，甚悔輕付也。春暄，伏惟起居住勝。春後殊無好懷。此間雜花如桃李亦罕見之，意天地中和之氣至此盡矣。言至於此，亦似可笑！前所寄六詠，欲易三兩聯，今再寫去，幸因的便却付前本也。北耗杳然，家間所遣人至今未到，一身寓此，日有意外之慮。然劉伯倫以錡自隨，死便埋我，則又釋然耳。出無友之說，誠如東坡所云。近黃舜揚秀才已到，書館相近，得此一士，少慰孤寂。會下士人如向携公書來及小裴，氣象已超勝，乃知詩書醞釀之功亦大矣！仲尼嘆道之不行，欲乘桴浮海，又欲居九夷，豈虛言哉！武王克商，封箕子於三韓，至今爲禮義之國。吉陽之居，公之不幸，而一時士類之幸也。三月三日，某啓上。《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一一

某頓首：盛介至，辱真翰，三復感嘆，不容於懷。欣承履茲庚伏，起居增勝。昨蒙惠丹，固璀璨精華，非止扶衰而已，然亦未敢遽服者，不知「和國」爲何人。六月二十六夜忽脾疼異常，天明方

止，而鏡中形容陡覺瘦瘠異常，心甚疑之。是夕忽夢三道士來，黃冠。予若將起程北歸者，道士邀僕於去城六七里間，授與道書兩卷，云是司馬子微《養生說》。僕不暇閱，納之懷中，臨別，最長道士言：「我有丹四粒，藏之松中，將取以授子。」僕以擔杖已行，不及。翌日問趙主簿，長沙人，和國爲誰，趙云：「張丞相封和國公。」始大感悟，藏之松中者，松爲十八公，神固告之矣。晨起焚香作禮，先服白丹一粒，其餘不知可繼進否？兩日氣象已如舊，豈殘生未即埃溘，有同塗之幸歟？不宣。某頓首。《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一二

某頓首：前月末，黎下班轉致中秋所惠書，欣承善達吉陽，粗已安居，不勝慰喜。歲律適盡，元正俯臨，賢君子道泰之時。伏惟味道之腴，知德之奧，起居佳勝。某衰茶如故。自九月初鄉民不靖，郡縣擾擾，至今想已流聞。郊赦雖有檢舉之文，仇人在朝，固已絕望。死生禍福，定非偶然。中間得李守書云：吉陽羊米特勝諸郡，魚蟹亦不論錢。有此數物，人生更復何求？況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想琴書自娛，不知身在萬里外也。承喻《易說》叙引，固當如命，然擬非其倫，則不敢當。已勉作數語，俟左右北轅面納，餘冀自重。不宣。某頓首上。《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一三

某少懇。近逢時託撰《軍學記》，雖已勉強撰得，已下手刻石矣。但「昌化軍學記」五字，欲得邦衡作漢隸，比已令停刀筆以俟，幸速得之。恃愛，忘率爾，悚息之至。元衡未中第，才業人望如此，後必中耳。令嗣想不廢學，異時必能繼公清風也。令郎氣象可喜，爲胡邦衡子，而命又與僕相似，它時寧爲凶人，必不爲佞人也，呵呵！似聞廬陵書來，尊少俱康佳。僕家書不出此月必至。隻影萬里，頗有意外之慮。去秋人回，令津遣三兩老妳婢來，孟堅不在家，不知小兒能辦此否？得孟堅書，頗能不廢學，抗論甚偉。某已寫書一幅，忽蜀僧行密至，袖出「寂照庵」三字，如獲至寶。餘俟後便。某再拜。

「湧月閣」三字，森然如入武庫，見古劍戟，凜然如睹正人端士之容。即已付郡侯，而前榜及僕惡札，彼以人情，不肯亟換，須俟從容耳。某再啓。《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一四

令郎氣象不凡，又朝夕侍側，日聞妙言，異時未易量也。某猥懇，中間在瓊管作《雙泉記》，君

前携去副本，意欲得左右作漢隸。文雖不工，然古之碑碣，賴字畫以傳遠者多矣。漫裝界卷子一軸，風和日煖，或不憚煩，承興一揮灑之，幸甚。某再啓。《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一五

某手啓，昨顧巡檢行，奉記，伏承老人以壽終，想人子之痛，豈易堪忍！況吾友至性過人，幸勿至傷生。尼父每以中道立教，載在《禮經》，過此失禮意。況五十歲以上，血氣不比少年時，吾徒處憂患之際，又瘡瘍侵其外，惟痛自裁抑，乃免病苦，至懇至祝。近緣議者傳僕擅離貶所，見在清湘，出入王安撫家，諸處雖已申奏，見在本軍城裏居住，而諸司尚以爲疑，陰遣使人直至昌化緝探，節前至此，今已回矣。度此報至朝廷，必已釋然。曲折符尉知之，此不詳具。八十老人，死自其分耳，年來亦覺頓衰，步趨無力，心志健忘，聰明不及前時矣。又緣爲文字纏擾，晨起嘗晏坐，而喜抄書，以此不得全功於鍊養，但絕欲十四五年，色身尚強耳。十一月九日至節，是日戊午，乃僕本命，作小醮青詞，末云：「滌除玄覽，悟色境之皆空；專氣致柔，冀形神之俱妙。」大略如此。覽封州書，感嘆不可言。或以僕近日動靜，一寬朋友之念也。丹砂甚妙，爲更求數粒。古人云「內丹既就，外丹自來」，豈其然乎？偶此便甚的，因致此幅紙，不宣。某啓上。《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一六

某再啓：某老病，日益衰瘁，加以群囂未靖，杜門待盡，以此久不通書，唯是懷企道義，未嘗一日忘也。吾徒憂患至此，古今罕有，如僕老病，死自其分。公今遭此家禍，更宜以遠業自重，勿過悲傷。居瘴煙之地，血氣已耗，七七之後，宜茹葷鮮，以助真氣。凡居喪有疾，飲酒食肉，聖人所許，儋、崖瘴毒之地，獨不比有疾乎？《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一七

某啓：相望不遠，而風濤泓然，久不承問動止，此心傾仰，何可勝言！仲夏酷暑，起居住勝。某老病如故，日夕汛掃，此心時至即行，非如吾友盛壯之年，前程萬里，惟祝乘此閒放，盡爲己之學，至處憂患之際，則當安之若命，胸中浩然之氣未嘗不自若也，邦衡豈俟鄙言？仲尼作《易》，亦專論此事：「《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剥必有復，否終則傾。邦衡素明此道。《需》之時，則當以飲食燕樂。僕之頑鄙，又垂盡之年，惟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故汲汲耳。此間爲況，甘君必能言之。僕自去年四月家僮至，復杳不知消息，舶船今歲無往浙者，亦且任之。古

人以離火宅、棄妻子爲勝，尚子平之徒是也。吉陽氣候與昌化不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千萬勉之。不宣。五月朔，某啓上。

《湧月》一二詩極超勝，本不欲出，而光芒萬丈，孰能遏之！它時錄本付陳氏，永爲海外之傳，不但藏秘篋笥間也。《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一八

某啓：相望隔小海，風波汹然，宜相忘於無相忘也。杪秋氣爽，伏惟道體超勝。患難至此，正是着力處。想宴居有以自娛，動則觀書以廣智，靜則息念以存誠。賦詩一首，彈琴一曲，古人困而能通，用此道也。江西必續得近耗，封人消息，何自而來？周機宜何人哉？人情物態，近益可畏。不宣。某啓，上邦衡學士老友。《莊簡集》卷一八。

與胡邦衡書 一九

某啓：甘子行，嘗奉手函，諒已塵視。日來煩暑，伏惟起居住佳勝。某老病如常，儋、崖天下至惡弱之地，吾二人居之，能不以爲陋。內有黃卷聖賢，外有青衿士子，或一枰之上，三酌之餘，陶然自

樂，是非榮辱，了不相干，故十五年之間，雖老而未死，蓋有出乎死生之外者。符子海外有識之士，廉而有才，相從踰歲如一日，想能道僕起居之詳。舍人公相見爲僕致意，三蒙惠醞，此意厚矣，念正牢落，未能致一物。修城立寨，一勞永逸，尚何罪乎？聞太夫人襄事，須俟公歸，甚善甚善！不宣。某啓，上邦衡編修老友。《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二〇

某頓首：使至，辱惠真翰，深佩雅意。相望雖若不遠，而山海之隔，不啻弱水，人情險巇，過於蜀道。去冬嘗作書，不敢輕付。即日恭審台候佳勝。某老繆椎魯不文，過辱寵示太夫人行狀，俾之著撰，伏讀赧然，此非老於文學者，其誰敢爲？然邦衡名節凜然，老朽得附名其間，豈非幸願？但此文須少從容，若止述婦人閨門之行，其他畏避而不敢言，則非僕之志，豈足以慰士友之望、邦衡之心哉！無由面談，切冀保重，不宣。某頓首。

劉夢得謫播州，柳子厚以禹錫母老，願以柳易播，是時裴晉公在朝，言陛下方以孝治天下，願俛從其請，禹錫遂移連州。今聞邦衡有奔喪之請，不知大臣中亦有慨然如晉公爲開陳者乎？今冬郊恩，邦衡歸有期矣，願益自愛。某又上。《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二二

覽機宜公書，超然如見其人。亨仲亦蹈奇禍，蓋非偶然，深於術數者能言之，一切順受，更有何事？僕年垂八十，喜進者尚下石不已，所論無根，却非廟堂之意。既言僕擅離貶所，見在清湘，言者亦得之傳聞，使有意見害，欲加之罪，豈無名乎？然一犬吠雪，百犬皆應，連月人情大有可笑，置之勿復道也。年來衰頹，步趨瞻視皆不及前時，但心志尚強耳。清河時聞動靜，然謹不欲以無益書問累之。茂遠奇士，僕初南遷過臨川，預以書戒其勿出，渠回書慨然，反出十餘里外相迓清談，終夕傾倒，然中間消息甚惡，心不以爲然。今聞機宜公所報，悲愴不已，如此人者世豈多有！造物不仁，何奪之遽耶？如聞秦國却能稍寬，老人平時參禪，於夢幻死生是第一義，但子母之情豈易割邪？但漸遠漸忘耳。機宜公數詩皆妙作，憂患中陶寫性靈，實賴詩酒。張第、劉昉、楊愿皆惡病而殂，孰謂造物果無心耶？老懶加之畏禍，又善累人，皆不敢作書。近又緣虛驚，取平生朋友書問悉付丙丁，已而又悵然，如邦衡往來書亦不免爲煨燼矣！如詩文，它日尚可求也。某再拜。《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二三

人情恟恟，想杜門飲醇，與僕況味同也。自去冬緣王彥恭事，驚憂不小。數日所傳，朝廷已察知其誣，王盡復官，復知雷州，了城壁。人情陡變，凡知友半歲不通問者，連日踵至，可付一笑耳。邦衡憂患重重，宜有以自寬，清心宴坐，絕欲忘緣。莊老吾師也，其餘經史，且可撥置。僕今年七十有八，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耳。年來諸況如故，但腰膝無力，然平生故人死亡略盡。通封川書，爲轉求丹砂，實濟扶衰之用。某再批：孫女乃孟堅次女，年未及笄，親期能稍緩爲幸，蓋不可越次故也。《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一三三

某啓：久不通問，實以小人窺伺者衆，不欲以無益之寒溫奉累也。日來起居住佳勝。今早林令自瓊州專人報秦公十月十八日歿，故前日赦文不見此公階位，心知如此，今果然也。僕已爲太夫人撰得埋文，其間有難回避者前已爲上，淨本須面納也。前日赦文，固知非渠意，想宅上自有專人至矣。某老病，遂有復見松楸之望，度不出二三月間，必有朝命，可即促裝也。惟保愛是禱。不宣。十二月二十

六日，某啓上。《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二四

十二月二日，蒙恩檢舉移郴，尚未被受省劄，至即首塗矣。邦衡旦夕必有指揮，幸加鞭相遇於雷、化間，幸甚！切便促裝，勿以細故滯留也。昨日一報尤快意，謹納上埋文，漫草就，不能盡褒贊之意，望不外垂喻。餘非面見，莫罄所懷。某啓上。三月二日，某頓首。《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二五

前奉書并銘文久矣，中間人情尚未堅決，故不能無過慮，今似稍定。檜黨略盡，先太夫人銘誌，輒以奉寄，然猶未可示不相知者。僕已有郴江居住之命，然未得省劄，姑忍待之，不知邦衡已得移命否？此無可疑，但促裝，旦夕必至。或傳已得家書，須令人計會省劄。昨早得小兒書云：「正月十八日已遣兩兵，今猶未到，不知帶得公文來否？遞中恐浮沉耳。」某少懇：「近以邦人欲得《儋耳廟記》，漫撰成，念非邦衡妙翰無以增潤骫骳之文，幸輟少刻，一揮灑之。僕得公文即行，前途定期少款。四月十日，某頓首上。」

台眷均勝。過儋，或僕已行，即便可入行衙少駐也。天氣正熱，須早行，日中少駐也。某再啓。
《莊簡集》卷一五。

與胡邦衡書 二六

僕平生故人，如蕭振、賀允中皆已擢用，前日不合通書十二三人，各皆被召。如陸升之乃傾陷僕與孟堅者，今已勒停，編管雷州，天之報施何如哉！孟堅已復官歸矣。《莊簡集》卷一五。

全宋文卷三三一六

李 光 二

上館職啓

伏審給札禁林，校文天祿，來副朝廷之妙選，是爲儒者之至榮。蓋圖籍秘藏，上帝名之冊府；而賢能萃聚，前古謂之道山。豈徒搜羅文章翰墨之流，實欲涵養輔弼公卿之器。真材獲用，公論攸歸。伏惟某官文掞國華，識超物表。著左思之三賦，少作已工；讀黃香之異書，晚觀益博。果膺睿獎，入踐要塗。允爲鴻漸之階，佇見鵬搏之運。某方縻簿領，猥辱緘題。斷木在溝，知朽株之難斲；明珠照夜，覺蔀屋之生輝。佩服之私，敷宣罔既。《莊簡集》卷一三。

答婺州交代傅龍圖啓

崧卿

期年報政，方興襦袴之謠；一節趨朝，亟奉絲綸之寵。顧慙朽質，獲踵後塵。恭惟某官識洞幾先，學窮繫表。早年馳譽，即有志於事功；壯歲立朝，益奮身於忠義。一昨提兵靖寇，承詔禦戎，免胄以入賊營，開門而納降將。士民蒙賴，異翁子之還吳；父老歸心，陋相如之諭蜀。笑談亂定，指顧功成。比自鄉邦，擢臨近輔。欲壯藩維之勢，暫煩經濟之謀。唯聖主之深知，方須獻替；雖斯民之切戀，寧許挽留。佇聞麻制之行，即秉鈞樞之任。《莊簡集》卷一三。

知建康府謝宰相啓

入陪從列，謬參八座之聯；出領藩條，連委十城之寄。顧慙疎拙，積冒寵榮。竊以江左名區，金陵會府，兼河山表裏之勢，號股肱藩輔之雄。虎踞龍蟠，徒仰帝王之宅；蜂旗虎幄，既爲戰伐之區。群偷屯結而未聞蕩定之方，百姓流離而曾乏招懷之策。非得邁倫之士，曷收經世之勳？如某者，質本駑駘，學惟糟粕，奮身一介，受任三朝。第知直道以事君，所愧矯情而鎮物。夤緣遭遇，寢冒使令。此蓋伏遇僕射相公功業冠乎古今，忠信行乎蠻貊，既隆寬而博愛，亦公聽而並觀。舟楫濟川，坐弭風

波之險；鹽梅調鼎，曲成品物之和。致是迂愚，有茲僥倖。某敢不仰遵廟算，俯究民情，外圖疆場之事幾，內訪閭閻之疾苦。上酬洪造，次答已知。《莊簡集》卷一三。

與越守綦內翰啓

崇禮

伏審顯奉宸恩，榮開帥閫。玉堂金馬，輟從內相之聯；皂蓋朱幡，聊假大邦之重。恭惟知府內翰寶文，身兼數器，學洞九流。道德安強，折衝千里之外；文章爾雅，追還兩漢之餘。欲分東道之憂，暫出北扉之直。弼諧之任，雖舉朝野以共期；康濟之懷，顧於內外而奚擇。第方切淵衷之眷，或不容煖席之淹。行有峻除，送登揆路。某頃塵從列，獲廁英游，姓名尚隸於刑書，竿牘敢通於記室。茲緣天幸，適此里居。因得自陳懇欵之誠，庶幾少見依歸之素。《莊簡集》卷一三。

回葛待制啓

投閒三載，分老於田間；假守一麾，遽分於符竹。方莅簡書之始，未遑竿牘之修。敢謂撝謙，過形褒借。撫存甚厚，銘佩可量。恭惟宮使待制學際道真，才推王佐。以儒術緣飾吏事，早著能聲；以文章粉飾皇猷，夙推雅望。屬此艱難之運，方深俊傑之求。閒館珍臺，久徜徉於物表；黃扉紫闥，行

密勿於政途。某猥以庸虛，謬當委寄。流風未遠，有善政之可師；積弊難除，豈惡聲之能掩。庶加策勵，仰副獎知。《莊簡集》卷一三。

回漕使張郎中啓

三年去國，徒勤仰斗之誠；千里分符，未遂趨風之便。箋題猥及，銘佩可量。某官敏識造微，通才周物。任兼中外，允資經濟之謀；職總輸將，兼舉澄清之志。蓋將整齊將士之紀律，豈特周知金穀之盈虛。方著休聲，佇膺顯擢。某屏居陋巷，起莫大邦。雅素不忘，先累繭重滕之問；褒詞過厚，發殘芟枯枿之榮。《莊簡集》卷一三。

回湖州交代陳侍郎啓

與義

三歲投閒，分老江湖之上；一麾假守，職還侍從之班。顧惟疎拙之蹤，猥繼仁賢之躅。退循忝冒，尤劇兢慚。伏惟某官學貫百家，身兼數器。文章爾雅，追還兩漢之風；道德淵源，根極《中庸》之學。早踐揚於華貫，浸騰蹕於英躔。當聖哲馳驚之時，實雋乂功名之會。輟自承宣之地，暫司封駁之聯。金馬玉堂，即還舊物；黃扉紫闥，遂聽新除。某猥以庸虛，獲相先後。長牋加厚，有踰褒袞之

榮；短技易窮，終負續貂之愧。《莊簡集》卷一三。

回常州鄭右司啓

屏跡窮閭，稍逃謗議。分符便郡，獲借餘光。未遑竿牘之修，遽辱音塵之及。故情弗替，朽質增華。伏惟知府右司，器業宏深，性資夷粹。清名雅望，衆推獻替之才；紫閣中臺，嘗贊彌綸之務。念斯人方急於惠養，故名流暫假於藩宣。行被峻除，即還要路。某衰頹已甚，智術無堪，但思平易以近民，或跂循良而比迹。《莊簡集》卷一三。

知平江府謝宰執啓

雪水分符，方安疎拙；吳門易守，遽被陞遷。釋湖山清曠之居，當舟車湊集之會。雖恩榮之過分，顧謏薄以難勝。伏念某智不足以趨時，用非長於涉世，徒緣遭遇，浸冒使令。每懷報主之心，敢作容身之計。群囂橫議，衆毀交攻。一去修門，再歷歲時之久；三紆郡紱，不離江浙之間。訖無善狀之可稱，第慙救過之不暇。敢冀曲加獎與，力借吹噓。寵驟至以若驚，命已行而莫避。諸惟僥冒，實有夤緣。茲蓋伏遇僕射都督相公盛德格天，元勳蓋世，內隆寬而博愛，外公聽而並觀。舟楫濟川，坐

弭風波之險；鹽梅調鼎，曲成品物之和。致此孤蹤，屢叨殊獎。某敢不虔修職業，勉策疲駑。儻蒲柳之餘年，未填溝壑；庶涓塵之薄效，粗報生成。《莊簡集》卷一三。

回張虔州柔直啓

海國承流，方上投閒之請；江鄉命帥，乃叨分閫之榮。知餘論之見私，撫微衷而增愧。恭惟某官議論風生，智略輻湊，竭誠心而爲國，秉直道以事君。息盜安民，已傳渤海之政；運籌決勝，方施圯上之書。行令流殍之餘，盡復耕桑之舊。顧如衰朽，實賴庇存。悵郡紱之見縻，望鈴齋而徒切。《莊

簡集》卷一三。

知温州謝丞相啓

三載投閒，自放江湖之上；一麾假守，遽膺符竹之榮。祇服恩私，徒增感愧。伏念某趣操不足以合乎流俗，學問不足以望乎古人，徒以一介無能之身，遭逢千載欲治之主，頻更事任，屢致顛隳。補劓息黥，久冥心於禍福；彈冠結綬，敢妄意於功名。不圖矜憐，猥見推擇。駿明之於叔向，或假片言；越石之遇晏嬰，蓋緣一見。夫何疏賤，初未參承，輒肩古人，驟辱知己。幸流言之昭洗，知公道

之顯行。既還侍從之聯，復玷承宣之寄。過都請覲，獲瞻天子之光；叩閣承顏，始識汾陽之面。謂拔茅而引類，在推轂以薦賢。遂令憊愚，有此僥倖。此蓋伏遇僕射都督相公，以虛心而收天下之助，以直道而答明主之知。斤斧衆才，如良工之無所棄；妍媸庶物，若定鑑之不可欺。眷此微生，獲歸鈞播。某敢不勤求民瘼，思報國恩。詔令是遵，首務農桑之勸；教條不擾，庶期獄市之虛。《莊簡集》卷一三。

回餘姚知縣啓

伏審夙擁華軒，將臨治境，奉九重之綸綍，分百里之江山。視事云初，依仁竊幸。恭惟某官行實著於閭里，風采聳於搢紳。戢吏愛民，固已兆四時之和氣；樂善忘勢，又將障一世之頽波。賜以長牋，假之餘論。詞源甚博，獲窺雅健之文；褒借過優，用作衰羸之寵。《莊簡集》卷一三。

回宮使婁察院賀正啓

寅統發春，孟陬紀朔。順協履端之吉，宜膺出滯之祥。恭惟某官經德不回，誠身有道。浮沈里巷，有渾俗之真；涵詠《詩》《書》，懷自得之學。敢論大事，不卑小官。天道好還，佇奉惟新之命；

帝心簡在，行聞求舊之除。《莊簡集》卷一三。

回邑宰賀正旦啓

一氣回春，太簇贊陽而出滯；三陽交泰，君子體仁以長人。惟與時以偕行，斯考祥而視履。伏惟某官誠身有道，經德不回。莅事惟能，信忠嘉之有相；履端於始，宜福祿之鼎來。某方久隔於鄉閭，阻前趨於賓謁。永言傾頌，第極鄙悰。《莊簡集》卷一三。

答陸氏求婚啓

人倫之重禮，尤謹於婚姻；家道之成義，莫先於夫婦。恭惟令嗣第四承務，江南望族，業詩禮以傳家；而某第三女子，林下素風，愧功容之無取。辱叙鄉閭之舊，特勤媒妁之言。筐幣載臨，葭莩有託。幼能遵教，已聞孟母之賢，長必大成，庶遂甘公之志。後漢周謙字恭祖，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駐車與語，甚悅，因許與女。夫人怒，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莊簡集》卷一三。

答潘舍人求婚啓

三十年之莫逆，豈云勢利之交；四千里爲流人，敢有婚姻之請。顧衰宗之藐爾，仰風義之凜然。伏承令姪承務，詩禮傳家，雅服過庭之譽；而某第五女子，功容無取，粗安姆訓之嚴。豈謂未替故情，曲敦夙契。通家已久，尚煩媒妁之言；投分益深，永有子孫之託。《莊簡集》卷一三。

謝孔倅啓

竄身二紀，已甘終老之期；恩詔四傳，遂有生還之望。伏蒙某官俯憐老朽，曲軫窮塗，賜以好音，錫之品物。坐賓常滿，不空文舉之尊壘；家學有傳，肯墜伯魚之《詩》、《禮》。退量謏薄，曷副褒揚，感愧之私，敷宣莫既。《莊簡集》卷一三。

閒樂先生奏議序

議官御史，專以犯顏嬰鱗、排擊奸邪爲職。若論而不切，則不能起人主之意；辨之不早，則不能

折禍亂之萌。建中靖國初，太上皇新即大位，號召天下名賢，聚之朝廷，自執政大臣下逮臺閣之士，皆極一時之選，故殿中侍御史陳公伯修其一也。是時蔡京方爲翰林學士承旨，雖明智之士，未能知其必亂天下也，公獨慨然論奏，條其過惡，章凡四五上而不已。且曰：「若果用京，則治亂自此分，祖宗基業自此隳。臣非自愛而憂之，蓋爲陛下憂，爲社稷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未幾京遂爲執政，盡逐異己者，固寵市權，熒惑主聽，握國柄者幾三十年，諫爭之路自此塞絕。卒之強敵肆虐，生民塗炭，公之言始效，於此可不謂先見之明乎？司馬溫公誌呂獻可墓，稱其論列王安石於海內歸重之時，人主信任之際，以謂明達先識，己所不及。若伯修可謂無愧於斯人矣！某嘗恨今世士大夫徒知稱誦陳瑩中，而知公者尚鮮，豈非造膝之言，秘不敢傳乎？古人之稱「死而不朽」者，如臧文仲既歿，其言立是也。韓退之作《諫臣論》曰：「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之者，大臣宰相之事。若官以諫爲名，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顧不美歟？」公既歿，其子某乃集錄平生遺藁，得奏議十有五篇，以書抵武林張子韶，求予序冠其首。子韶曰：「伯修立志如此，一陷黨籍，至老且死，終不用，凡有志於斯道者，孰不惻然？」某雖生晚，幸及識公於三衢，引接誨誘，待以國士，今二十一年矣，追惟平昔，因泫然而書之。嗚呼！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理勢自然，無足深慨。公雖流離竄斥，終身抱不遇之歎，于今望之，凜凜尚有生氣，而彼紛紛者果安在哉！覽是書者亦可爲持祿養交、擇利畏禍者之戒云。紹興三年八月二十日，上虞李某序。《莊簡集》卷一六。又見

《南宋文範》卷四七。

跋李丞相所作顏魯公真贊

予因郡圃忠義堂，繪顏公像龕置其上，軍事判官東陽鄭剛中記其本末詳矣。江西安撫大使李丞相復寄示真贊。其詞宏偉簡嚴，英風大節，落落相望。蓋將友其人於千載，真無愧矣。嗚呼！士固重其死，不幸生於危亂之間，遭時變故，將靡然而從之，不有特立獨行之士，爲世標率，則偷生苟免、媚賊稱臣者，何所憚乎？後之登斯堂，覽公遺像，誦江西之文，庶知予區區之意，因併書其後，以風吾黨云。《莊簡集》卷一七。

跋閻立本列帝圖

右閻立本《列帝圖》，王贄家物，後歸吳珣儀仲。予守永嘉日，其子祖忠出以相示，偶建安僧靈機善畫人物，尤工傳神，因使摹得之。後有富公序跋，距今纔七十八年，而縑素斷爛，乃甚於前畫。或疑其非真，然富公親筆眷眷如此，斯人豈欺世者哉！紹興丁巳前十月，會稽李某謹題。《莊簡集》卷

跋蔡君謨茶錄

蔡公自本朝第一等人，非獨字畫也。然玩意草木，開貢獻之門，使遠民被患，議者不能無遺恨於斯。《莊簡集》卷一七。

題富鄭公奏議

鄭公奏議略覽一二篇，如聽咸池九韶之奏，亦可見仁宗皇帝天地之大德，終始無虧，如一元之氣，默行乎其中。但吾老矣，時時焚香整冠，以手加額，願汝輩遭逢聖主，無愧斯文而已。《莊簡集》卷一七。

跋再刊初虞世必用方

予觀《千金》、《外臺秘要》諸方書，皆前古聖賢有意拯救生靈，其功甚大，不可輕議。但去古既遠，分劑率用升斗，有今人不能曉者。初公和甫，本朝儒醫，博學能文，精通醫術，所著《必用方》

最爲有用。五十年來，中原士大夫家藏此書，其間所居僻遠，一旦老少疾恙，難致良醫，按方治療，無不愈者。雖門類不多，而包括殆盡，信奇書也。自兵興以來，北人多流寓二廣，風俗漸變，有病稍知服藥，不專巫祝之事。予謫居于瓊，偶與郡守論近世方術之妙，無出此書者，遂欲刊行。因以所藏本授之，庶遐方異域，知醫藥之可恃，稍加崇信，則機祥禱解之風，不攻而自破矣。紹興癸亥二月初吉，上虞李某題。《莊簡集》卷一七。

跋陳元達鑠諫圖

予觀《陳元達鑠圖》，劉聰震怒於上，元達慷慨陳說，有不屈之狀，劉氏手疏倉皇，切諫庭下，二人雍容救解，其人物態度，各有生意。予頃仕中朝，嘗見此本，今傳摹雖多，而不失真，是可貴也。劉聰盜據中原，愍、懷蒙塵之後，海內痛憤，忠義之士扼腕切齒，義不共戴天，況肯北面臣事之乎？或者以此責元達不知所託，昧逆順之理以爲邀時幸禍者，是大不然。元達本後部人，方居貧隱約時爲元海所知，而聰尤顯用之，其忠於所事，未爲不順也。晉室之亂，士大夫世受國恩如王夷甫輩，平時祖尚浮虛，以竊寵祿，一旦翻然臣賊，以至勸進，固不罪也。聰之失德，元達職爲廷尉，捐軀盡節，鎖樹而諫，此與茅焦解衣以激秦帝，朱雲攀檻以悟漢成，殆無以異。其孤風勝韻，凜然有古烈士之風，固足以羞愧一時貪夫佞人之顏，尚何訾云！溫陵康元壽暇日出此圖相示，遐想其人，相與歎息。

久之。《莊簡集》卷一七。

跋碧虛子纂經

庚午冬至後四日再閱一過，碧虛子何人，出入儒釋道三教，可謂博達之士矣。自念平生交友未見其人，其方外之士，道家者流乎？異時見潘子，當質之。《莊簡集》卷一七。

跋維摩經贈羊荆華

昨所言《維摩經》，字畫精妙，僕所寶藏，今以遺荆華。海外不知佛法，公能留意於此，日誦一卷，以歲計之，當得百餘卷。異時此邦之人薰染成熟，悟真如之性，造無生之理，當自荆華始，可不勉哉！紹興辛未五月十一日，無礙居士。《莊簡集》卷一七。

跋許覲所藏法帖

世之學禪者，雖雲門、洞山、黃蘗、臨濟諸家，各有所宗，其所傳心印一也。書法亦然，顏、柳

之瘦硬，歐、虞之端勁，徐、李之豪壯，各自名家，考其筆意，未始不同。此論聞之前輩，今世鮮有知者。本朝惟蔡君謨天資超勝，輔以力學，遂爲本朝第一。惟蘇子瞻善論書，可繼君謨，而氣超勝，不減二王。近世惟江衷仲嘉作字得楷法，不幸生宣和間書法弊壞之時，莫有知之者，今三衢尚有仲嘉子姓及碑刻。而程俱致道亦善論書，今皆亡矣。予來海外，昌化許覲善書，其大父珏雖商人，而喜與士大夫遊，東坡先生與之甚厚，作《酒子賦》贈之。其父某遂累取鄉舉，爲南遷官，好收古法帖，其淵源所來亦遠。予與之往來至熟。覲作字不俗，然但知學東坡書，粗得其形似，而不知蘇公之書自二王諸人來，故予嘗勉覲力學，以古人爲師法，然後知東坡字畫有所宗也。後生作字，若知用筆意，便如王、謝家子弟，縱使不能端正，而氣韻自覺超勝也。予久處荒裔，如逃空虛，聞人足音，跽然而喜矣。紹興乙亥九月下澣，許子偶携此卷來，爲跋其後。《莊簡集》卷一七。

跋所書華嚴經第一卷

紹興丙子冬

紹興辛酉冬，予得罪南遷，幼子孟傳生纔六年，未能從行，今二十一歲矣。蒙恩近改郴江，一日書來，寄《華嚴經》一卷，曰鄉僧法久募士大夫如經之數，各抄一卷。自念八十之年，目昏手顫，字畫欹斜，貽笑同社，復憐其勤懇之意，不忍違之。晨起盥手焚香，日課纔三百字，凡十八日而畢。重惟此經所說華嚴重重世界，不可思議，而吾家長者所著《合論》，發明至理尤爲簡妙。嗟乎，世人流

轉無量生死，昧其本心，如吾父子隔闊既久，忘其面目，一旦相見，即日豁然，既知是父，歡喜悲涕，更無可疑。亦如善財童子，一念發心，頓無能所，自覺自悟，本來是佛，豈不了然哉！《莊簡集》卷一七。

書李林甫傳後

上嘗諭侍從，令各舉所知，踰月遂以姓名奏上，人不過二人。有旨並引對，宰臣秦檜曰：「士人稍衆，欲止令堂中審察，量才與差遣。」予曰：「陛下以久在東南，用江浙士大夫多，前日面諭侍從，令舉北方士人。臣竊見侍從搜訪中原流寓之士，已具名奏上，若各引對，陛下觀其人才、察其議論，然後諭宰相量才擢用，庶幾仰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孫近探檜意不樂，乃進曰：「近報藍公佐等使金國回，將入境，大議未決，朝廷多事，侍從所薦幾四十餘人，皆遠方小臣，何用一一引對？」予曰：「更在陛下裁處。」上意稍不懌，卒不引對。今日偶觀《李林甫傳》，事頗相類，猶恨林甫傍無一孫近爲助耳。《莊簡集》卷一七。

跋東坡雙泉詩

東坡先生紹聖庚辰六月十七日北歸過瓊，作《雙泉詩》，蓋有譏焉。先生度嶺海，雖黎童蠻婦亦知愛敬〔一〕，而士大夫或致厚薄愛憎於去來之間，故其詩曰：「一瓶之中，有澠有淄。」又曰：「豈弟君子，江海是儀。」雖先生曠懷雅量，亦未能忘情於此時也。今四十有六年矣，先生親筆以爲好事者取去。紹興乙丑，予謫海南，兒子孟博、孟堅更來視予。雙泉舊有亭宇，因葺居之。暇日偶書先生詩，復揭之亭上，庶幾先生雄詞英氣，千古不泯，抑使後來者有攷焉。紹興丙寅八月五日，上虞李某題。《永樂大典》卷九〇七。

〔一〕知：原作「如」，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三三二七

李 光 三

養生堂記

予兄德充寓居越之餘姚，實在龍泉之北，江山映帶，最爲勝壤。嘗於南偏作堂，爽塏而深隱，外不假臺池苑囿之翫，內不列琴書圖畫之觀，蕭然一榻，而日游息其中，吐納導引，以求長年，因榜之曰「養生」。客有過而問曰：「子於治生則信有術矣，何自而知養生乎？」德充曰：「嘻！子烏知治生？使子而知治生，則可與論養生之妙矣。予今燕坐一室，心超三際，方以形爲舍宅，神爲主人，灌漱乎玉池之清泉，以溉丹田；呼吸乎玄牝之冲氣，以營尺宅。鋤胸中之荆棘而梨棗生，薈害稼之稂莠而嘉穀植。子視予之養生，果異於治生乎？」客無以應。某方謫處南荒，書來告曰：「予闢養生堂，世俗之人或以爲疑，予雖告以大略，意有未盡，汝其爲我記之。」某自少年喜閱道書，游走四方，延見方士多矣。神仙之說，雖傳記備載，然皆虛荒幻怪，不足考信。自陶隱居以正一之道授王知遠、潘

師正、司馬子微，皆蟬蛻而去。然其法後世罕傳，惟抱朴子論最簡而易行者。其說以住息爲妙，蓋息息之中，神氣相合，如嬰兒之處乎胞胎；及其至也，如釋氏之入定，六根皆廢，心想都滅，胎從復氣中結，氣自有胎中息。然非真積力久、功行俱圓者，未易到也。世人不能捐棄外事，澄心觀照，而日奔趨乎是非利害之境，遂使氣自出入乎內，神自馳乎外，神氣各行，子母不相守，至於夭死者，非不幸也。古之善養生者，莫如廣成子。莊周之書載黃帝問答之語最詳，摘其要言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又曰：「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老氏五千言，雖泛論道德之旨，其要言則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二者皆胎息之門戶也。德充學道垂三十年，平生寡欲，無所嗜好。悟厚祿高位之傷德，故每安於卑官；知珍脆肥濃之害性，故自甘於藜藿。以慈儉爲可寶，故無侈汰之過；以樸素爲可尚，故絕聲色之娛。今以從心之年，白鬚紅頰，浮沉里巷，無一不如志者，雖使不知吐納嚙漱之理，固可與數子爭年而比壽矣，尚何慕於彼哉？雖然，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老氏則跨歷商周至秦，莫知所終。又有深於此者，西域聖人已成等正覺，視身猶浮雲，斯須變滅，惟圓明一點，歷劫而常存，今大乘諸經備載斯事。德充倘兼修此道，暇時訪尋禪宿，參透西來的意，則飛行自在，出沒去來，真遊戲事。古所謂神形俱妙，殆謂是也。某去鄉四年，憂傷困悴，有他人不能堪者。德充萬里致書，必以此道過相勉策，且有白首相從之語，覽之悽然，因書其末以見區區之志。異時倘遂生還，將築室泥灣之上，風雨對床，其必有日矣。紹興甲子孟夏幾望，藤州寓亭北窗，某謹記。《莊簡集》卷一六。

瓊州雙泉記

《洪範》論五行，一曰水，曰「潤下作鹹」。山者水所出，海者水所鍾，莫崇於山，莫卑於海，故海中之水無不鹹者。自雷渡海而南曰瓊，瓊本海中山耳，而雙泉之井，獨冠於二廣，豈其源淵所稟，得天地粹靈之氣，而不資於海邪？陸羽《茶經》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漫流者上，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雙泉在郡之東北隅，岡巒回抱，泉豁竒間。其發源甚微，初爲小池，泓澄清澈，瑩若冰鑑，不見其流動之形，蓋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郡人初不知貴，蘇公端明南遷過瓊，酌水而異之，往告其人，而郡守求亭名與詩，遂名其亭曰「洞酌」，且留詩其上。紹興乙丑，予自藤江再貶海外，以三月望至瓊，衆指雙泉之勝，乃葺居。一日盡出積水，因得詳究二泉所從來。蓋一井而有兩脉，其一自西南，其一自正北，皆潰湧而出。水既渴，泉益湍駛，因各盛以器皿。色味初若不可辨，久之，衆皆謂西南來者尤清甘，然後知只尺而異味者，非虛語也。泉自小溝南走十餘步，溢爲方池。又自兩龍口入下池，則泉之翳發者益衆，水益深廣。每當暴雨漲溢，衆流散漫，灌注於外，四方之民無男女少長，挈餅罌就浣濯者無晝夜，常滿。雙泉之名聞於遠近，實自蘇公發之。舊傳有白龍嘗露脊尾，氣浮水面，詢之故老，以爲信然。蘇公既不載，然亦莫有見者，獨惠洪記注間一詩，其略云：「異哉寸波中，露此橫海脊。舉首玉箸插，忽去銀丁擲。大身何時見，夭矯翔

霹靂。誰言鵬背大，更覺宇宙窄。」語雖不凡，然決非蘇公詩。龍之有無，固不係水之美惡，今所在潭洞池井以龍得名者，其神靈或能興雲雨，而未必皆甘泉也。蓋水之有源，其畜必深，畜之深，則其發必遠，其爲龍神所宅焉，無有疑者。《易》言：「山下出泉，蒙。」《禹貢》載禹之治水之跡，亦詳其所出。蓋水之發源，不過栢勺間，及爲江沱潛漢，爲渭爲洛，則貫穿中華，橫絕吳楚，非有本者能如是乎？世所稱甘泉多出於深山亂石中，好奇之士至窮探遠討，不憚巖壑之險，攀緣上下，然後得之。今乃不出戶庭几席之上，清流滉漾，影搖牕扉，潺湲之聲，夜到枕上。風月之下，每與客把酒徘徊，酌泉而歌之曰：「泉之泠泠兮以濯予纓，泉之湛湛音沈兮以洗予心。朝資予之食飲兮，暮伴予之孤吟。或泛流栢，或橫素琴。予既寓居之久矣，日涉淺而汲深。嚙漱元和，滌除煩襟。玉池生肥兮沙礫變金。凜冰雪之繞齒兮，何瘴煙毒霧之能侵邪！」歌罷，輒欣然自得，忘其身之在萬里外也。獨恨海外險遠，不得與惠山、虎丘、南零諸水同列於圖經，非蘇公一顧之重，則斯泉也委於荒榛蔓草間，飲牛羊而產蛙鮒矣。流俗所傳，既多怪妄，因志其本末，使後來者有考焉。四月七日，上虞李某記。

《莊簡集》卷一六。又見《南宋文範》卷四二。

昌化軍學記

學校，王政之本也。三代至治之世，未嘗無學，皆所以明人倫，崇教本，長育人材而化成天下

也。周衰，至春秋之際，學校廢缺，雖齊、晉之大國，晏嬰、叔向之賢，未嘗一及於此。魯獨僖公能修泮宮，而詩人歌詠其德；鄭惟子產不毀鄉校，而仲尼追稱其仁。蓋古之學者以聖王爲師，而專師孔子則自鄒魯始。當時諸侯雖不能盡用，而四方學者如孟僖子之徒皆翕然從之，升堂入室，至於三千，難疑問答，其略見於《論語》。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三綱五常之道賴以不絕，無他，學故也。故孟軻以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又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豈過論哉！自漢以來，其道益隆，雖天子之尊，躬執薦裸，非道師萬世，言法天下，疇克當之！我宋之興，崇儒重道，聖聖相承。至仁宗皇帝始詔大臣，問以治天下之道，當時條對，咸以學校爲請。熙寧、元豐以來，繼志述事，弗替益隆，乃闢成均，乃建辟廱，黨庠術序，達於海隅，可謂盛矣！逮主上中興，和戎偃兵，天下寢以無事，乃詔中外謹庠序之教，復太學之制，旁達郡國，靡然嚮風。唯海南地處遐裔，雖屢更俶擾，而是邦獨不見兵革，里閭之間，晏如承平，人知教子，家習儒事，青衿之秀，日以增盛。每詔下，群試於有司者至三百餘人。然舊學庫陋，傍迫居民，人士每病之也。先是，城之東南隅郊原迤邐，氣象軒豁，黎阜拱揖，昌江映帶，實占一郡之勝。至是，人謀龜筮，實協實從，諸生獻謀，工徒輸力，富者效其貲，貧者尸其勞，郡守陳侯適亦樂從之。期年而新學落成，且於民家得古肖像，華冠象佩，遠合鄒魯，群賢從祀，取法上庠。御書有閣，講說有堂，齋祭有室，誦讀有舍，賓客之位，附於三門，繚以周垣，崇以列戟，下至庖湑，莫不畢具，固足以激奮士心，作新後學。士之周旋其間者，且將磨揉遷革，日趨於善，變島夷卉服之陋，爲絃誦禮樂之鄉。喪

祭冠婚，無悖禮之失；襪祥巫覡，祛習俗之蔽。使一變而至魯，再變而至道，將必由是啓之。昔蘇公端明謫居此邦，有《遊學舍詩》云：「攝衣造兩塾，窺戶無一人。邦風方杞夷，廟貌猶殷因。先生饌已闕，弟子散莫臻。」蓋歎之也。今相去五六十年間，文學彬彬，不異閩浙。予以放逐至此，時得與其士子相從文字間，而王霄諸生又多及見前輩，喜與遷客游。一日，搢衣踵門，以學記爲請，念方衰病，久廢筆硯，屢辭不獲，因書其經始大略如此。異時長材秀民，業精行成，登巍科、膺膺仕者，繼踵而出，則予雖老矣，尚庶幾及見之。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十月庚子，上虞李某記。《莊簡集》卷一六。又見正德《瓊臺志》卷一六，光緒《昌化縣志》卷九，光緒《瓊州府志》卷三八。

捨黃蘗裴公真像

并偈

宣州廣教禪寺，實唐裴公故宅、黃蘗道場，二公像設存焉。氣韻森嚴，筆法簡古。予守郡日，命工摹得之，顧私家不能嚴淨，適通公律師訪予五松山，一見若有宿契，因請留真鐵磬堂。或曰：「靜凝學徒皆宗律教，以南山爲祖師，得無異議乎？」予曰：「不然。禪、律二宗，本相因依，後學末師，妄自分別。昔寬禪師謂白樂天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于口爲法，得於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故如來所說大乘諸經，以文殊爲問答之首者，皆明法身妙慧之門；以普賢爲問答之首者，皆明妙智之萬行。諸佛菩薩皆依此二尊者以爲師範，然後成菩薩之極果，處如來之上乘，豈

有二哉！」通公志行苦卓，識趣超然，禪、律並行，不相留礙，其必有得於此矣。恐諸衲子尚有疑情，對大眾前復說偈曰：君看鐵磬堂前像，恰似文殊對普賢。更着白須裴老子，夜深同聽祖師禪。

予作此文，通公蓋嘗刻之石矣，字畫既不工，又鐫刻失真，師意每悵然。予以紹興乙卯仲春赴官雪川，師追餞至上虞，臨別猶眷眷要予書，且礪石以俟。仲秋幾望，其徒仲珣法嗣遣淨人持書至平江，言師以七月五日示寂坐逝。嗚呼！師雖學律，而於少林宗風尤所通解，蓋已超然神遊八極之外矣，無足深悲者。適予友人鄒德久相過，因道師行業之美，相與感歎。德久書實當今第一，篆、真、行各臻其妙，庶幾師之名，託此以不朽也。五松居士李某題。《莊簡集》卷一七。

效莊周句法

蘇子瞻幼年未讀《莊子》，因過外家程氏，架上有《南華真經》，問此何書，知莊周書也。公且飯且讀，因喟然嘆曰：「吾昔年有見于此中，口不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自是凡意所欲道，筆端悉能達之。其爲文雖不剽其語，而源流血脉，多自莊周書來。如云：「白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脫豫且之網；能七十二鑽無遺策，而不能免剗腸之患。」及作《顏樂亭記》云：「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而不能無變色于蜂蠆。」《韓文公廟碑》：「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怒；能馴鰐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之謗。」如此等語，未易概舉，此正詩人所謂奪胎換骨

法也。《莊簡集》卷一七。

吳伯成推官晦堂銘

至陰之原，日行於冥。升於九天，物無遁形。聖賢體之，用晦而明。谷虛能應，水靜則清。政惡察察，善無近名。如處重闔，以觀戶庭。惟伯成父，皎皎夙成。老氏和光，舜曰勿矜。以此事上，貌肅意誠。以此臨下，氣和而平。我作此詩，爲座右銘。《莊簡集》卷一六。

姜山靜凝院鐘銘

上虞、餘姚之間，青山盤紆，寒溪漫流，中有招提曰靜凝院。僧仲珣，實嗣南山下惠通律師講席，有衆千指，香火淨供，人天所依。爰作大鐘，以聲旦暮，群聾六時，有所歸仰，旁震萬壑，聲聞九天，幽途苦海，無不解脫。於是珣以書抵里人平江守李某，求銘以識其上，乃爲銘曰：

我觀世人，逐物喪真。莫覺莫悟，三界沉淪。爰有大雄，獨振宗風。雷震霆擊，警世昏聩。天鼓既動，罪垢俱空。平湖之傍，姜嶺之巔。其山峨峨，其流涓涓。我銘斯鐘，可千萬年。《莊簡集》卷一

等慈寺鐘銘

等慈寺於上虞爲大伽藍，慶曆中咸潤師所創建，經方臘之變，金碧之區鞠爲草莽。越二十一年，有僧首妙智大師志遠，始出其衣囊，與其徒法常兼募衆緣，經營而一新之。師既以大厦安四衆，又欲以鴻鐘警六時。悲願既深，衆應如響。於是涓擇吉日，精求良工，得富陽人陳誠稽合律度，範模陰陽。凡用銅三千六百觔，高廣之數，厚薄之齊，咸適厥中。將以覺昏聾、滅罪垢，迷法性者尋聲而頓悟，沈幽途者聞響而解脫，其功用豈不大哉！實紹興辛酉九月某日也。邑人李某睹茲勝事，隨喜結緣，乃爲銘曰：

諸佛出世，開方便門。引導衆生，莫捷聲聞。爰作鴻鐘，以警朝昏。滅除罪垢，誘掖善根。衆生愚癡，淪墮幽扉。曠劫長夜，永無出期。天鼓一動，若輪息機。如雷如霆，淵達幽明。聲來耳邊，不於空生。若夢而覺，若醉而醒。衆真群魔，稽首聳聽。《莊簡集》卷一六。又見光緒《上虞縣志》卷二五。

轉物庵銘

世尊語阿難曰：「一切衆生從無始來，迷己爲物，失其本心，爲物所轉，故於是中觀大觀小，若能轉物，則同如來。」嗟夫！學道之士以成佛爲難，則一切衆生無復有得者。以爲知易，則世尊大慈大悲經歷塵劫，受諸苦惱，至於歌利王割截支體，不生瞋恚，猶不了悟。其餘大弟子及諸菩薩，方修行之初，或投崖飼虎，斷臂燃眉，立雪齊腰，如是勤勞，然後乃得，未有自凡夫徑超佛果者。譬如瓦礫欲成黃金，雖經百鍊，終不能成。若銷金鑛，則鑛盡金現，是金在鑛中，必資鍛鍊。當知一切衆生，各有佛性，無欠無賒，非專苦行，非離苦行。若契本心，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不明本心，則如黑月履於險道。當觀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妄情不起，真心徧知，特在一轉之頃耳。昧者不知，乃欲除煩惱而求菩提，捨無明而求佛性，不知煩惱即是菩提，無明即是佛性，失其本心，去道愈遠。我今自念此身流浪濁穢，涉世不止，卒蹈大難，昧其根塵，爲物所轉，無有了期。於是宴坐一室，反觀自性，六用不行，雖有去來，隨有不昧。因傍所居室曰「轉物」，而爲銘曰：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咄哉瞿曇，誑諱癡獸。物無自性，我亦非有。轉者爲誰，徒勞心手。知無自性，復是何物。瞥起情塵，捫空揣骨。此庵無所，住者何人？具頂門眼，試辨疎親。《莊簡集》卷一

端硯銘贈六十五姪孟容

紫淵之精，膏潤不枯。以畀猶子，旌其勤渠。杜門著述，如漢仲舒。期汝衰然，飛聲天衢。《莊簡集》卷一六。

孟堅硯銘

端巖之珍，玉德斯具。秘藏深淵，如士未遇。出爲世用，匠石一顧。溫潤中涵，文彩不露。伏膺寒牕，守此直素。研窮經史，講磨世務。伸紙落筆，三峽倒注。丹墀縱言，青瑣緩步。收功翰墨，繫汝之助。《莊簡集》卷一六。

孟珍房相樣硯銘

端溪之英，非黑非赭。方其未用也，匣而藏之，以瑞其家庭；及其爲用也，波濤汹汹，一揮而

成。文字之祥，皎如日星。人皆誦詠，衆所推稱。老人志願如此，汝其勉承。當務實學，毋事虛聲。
《莊簡集》卷一六。

孟珍端溪方硯銘

端溪之石，非黰非赤。斲爲汝硯，斯文是力。唯古聖賢，是鑽是研。飛聲丹陛，落筆萬言。《莊簡集》卷一六。

孟傳硯銘

席上之珍，鑽之彌堅。曰吾衣鉢，尼父所傳。孰爲汝師，南極老仙。匣而藏之，以畀曾玄。秉德之操，如石之堅。種學績文，以磨以研。治吾墨莊，若農服田。鹵莽滅裂，其報亦然。我銘斯硯，以貽孟傳。方寸之地，破暗發蒙。涓滴之水，膏潤無窮。溢爲江河，升爲雲龍。匣之藏之，不敢妄用，以全其功。《莊簡集》卷一六。

老人星贊

《晉書·天文志》云：老人星常以秋分見於南方。或曰：南極見則壽昌。世人多圖其形像，配以靈龜、松、鶴三物。程公給事伯寓頃於維揚得是畫歸，爲致政中大夫生朝之壽，且命友人李某爲之贊云：

我聞古之真人，服氣餐霞，騎箕登天。惟世耆耄，上應星躔。清秋既分，雲月娟娟。晨見南極，其光曄然。瑞公家庭，非雲非煙。惟此老人，矍鑠蹁躚。積德行仁，克生忠賢。綵衣侍側，玉潤金堅。如鶴在松，如龜巢蓮。或金章紫綬，出入乎黃扉紫闥；或芒鞋幅巾，徜徉乎水涯山巔。閱世三百，與此三物而周旋者乎。《莊簡集》卷一六。

正獻祁國杜公畫贊

正獻杜公正色立朝，以不欺爲忠，尤抑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以是爲昭陵所敬。一時正人，群邪所忌，公獨左右之。搢紳之士，聞其風聲，雖千歲之下，猶足興起，其功利之及天下後世，豈不大哉！小人欲容身保寵者，往往反舉以相戒曰：是特沽激

取名耳。嗚呼，悲夫！公之六世孫師文寄示遺像，予適有所感，因再拜稽顙而贊之：於穆正獻，大節孤忠。天骨秀拔，泰華倚空。致君唐虞，稷契夔龍。嬰鱗犯顏，蹇蹇匪躬。壽考康寧，昭明有融。咄哉鄙夫，朋淫黨同。謂天可欺，謂俗皆聾。曰位可竊，曰身可容。敬觀遺像，遐想英風。揆路百日，萬世之功。嗚呼祁公！《莊簡集》卷一六。

牧牛圖贊

博白蘇令汝文出此圖相示，二童子各牧一牛，其一牛背上吹笛，其一坡上箕踞而坐，云是唐韓晉公筆。晉公畫與族人幹本相上下，及位將相，耻以自名，當時固已不傳矣。然此本筆跡蕭散，自是名筆，何必託之斯人哉！因以書其後云。

平原曠野，熟視牛跡。豐草長林，隨意所適。彼二牧童，逍遙自得。陽坡箕踞，牛背橫笛。咄哉慧藏，狂念未息。孔鼻拽來，費許多力。《莊簡集》卷一六。

戲作金粟湯贊

我有一湯，香味勝粥。朝飲一杯，和氣滿腹。處處現身，是名金粟。《莊簡集》卷一六。

子賤舍人寄入定觀音像因讚其上

惟觀世音，有感斯應。蒙頭宴坐，如金在井。法無起滅，動不離靜。能作此觀，是真入定。《莊簡集》卷一六。

不出贊

顏回陋窮，簞瓢自足。揚雄草《玄》，寂寞天祿。嗟古聖賢，遭此困辱。我獨何人，敢怨顛覆。杜門却掃，轉禍爲福。德雖有鄰，道貴靜獨。學當求己，言豈媚俗。明窗靜几，助我幽讀。優哉游哉，以俟其復。《莊簡集》卷一六。

郴守江君畫贊

望之儼然，如臨其民。即之溫然，如見大賓。曰守與令，而廉其聲。曰清與白，而避其名。吾言豈欺，既久必聞。後有良史，秉筆而傳循吏，庶比夫上逸事而補闕文者也。《莊簡集》卷一六。

病中自贊

今年八十，百病相攻。今夕明月，炯然當空。似我方寸，不欺爲忠。得死牖下，是惟善終。雖四山相逼，五蘊皆空。唯靈光一點，穿透地獄天宮。咄，甚喚作地獄天宮！《莊簡集》卷一六。

郴州寫真贊

此予八十歲郴江所傳，衆曰似之，然乎？不然。若其氣貌之軒然，議論之凜然，雖老而不衰者，顧丹青之筆，豈能得其全？《莊簡集》卷一六。

示孫文

少年欲勵志操，見世間膏梁子弟，當以儉素勝之，不起羨慕之心；見居處華潔過度，涼榭溫室，洞房窈窕，則思顏子陋巷之安；見人之盛饌，甘脆肥濃，則思仲尼飯蔬飲水之樂；見人之佩服車輿，犀象珠玉之珍，則思子路衣敝緼袍之溫。若能置吾言於座右，常作是觀，庶免鄙夫陋人之稱。見賢思

齊，見不善惕然自省，則可入聖賢之域，古人不難到，顧力行何如耳。《莊簡集》卷一七。又見光緒《上虞縣志》卷三七。

儋耳廟碑

昌化軍，古儋州也。後漢《四裔傳》載：儋耳國最恭順，其俗皆鏤其頰皮如雞腸，垂之連耳，因以爲號，非自然也。夫人馮氏生隋末，累世策勳，有平寇之功，建國開府，比古諸侯。夫人諱洗，五代僞劉之世封清福夫人，紹興乙亥詔封廟額，用太守陳適請，邦人敬事之，過於南海城隍二神。舊城去今廟三十餘里日滴灘，常有水患，一夕，人見夫人具畚鍤，躬率人夫遷之，工畢而人不知。今凡二百餘年，地形爽塏，東望黎阜，下臨長江，百川灌注，瀕海而水易洩，故無旱澇之患。雖地狹民貧，而酒茗皆資之舶舫，土宜諸芋，民資之以爲糧。歉歲惟食藷，藷有二種，大者徑尺，豐歲幾不論錢，故凶年不見丐者。雖無富民，而風俗儉約，婦人不曳羅綺，不施粉黛。女子自少小惟緝吉貝爲生，故多跣足，富者穿履襪而已。蘇子瞻嘗有詩云：「馮洗古烈婦。」至歌此送迎詩。近年風俗稍變，蓋中原士人謫居者相踵，故家知教子，士風浸盛，應舉終場者凡三百人，比往年幾十倍。三郡併試時，得人最多。夫人生有功於國，沒能庇其民，天有水旱，民有疾苦，求無不應。每歲節序，群巫踏舞，士女輶輳，簫鼓之聲不絕者累日。自郡守已下，旦望朝謁甚恭，必有神靈以鎮一方，而爲之主宰。舊說

二廣蓋陰中之陽，故男子弱而婦人強，男子多坐食於內，而婦人經營於外，豈其然乎？紹興辛酉十一月，建寧軍節度副使李某得罪於朝，三貶而至乎儋。丙子某月，天子推曠蕩之恩，北歸有日矣。邦人父老丐予文以記其略。因念謫居之久，蒙冒煙嵐，脫於萬死，天地神靈實祐之，謹躬詣廟廷，再三稽首，碑而銘之曰：

國名儋耳古所傳，鏤如鷄腸耳垂肩。夫人馮氏忠且賢，錦繖平亂功曄然。爰擇休壤美水泉，居人按堵城池遷。黎山擁抱完且堅，邦人敬事久益虔。年豐米賤佳吉蠲，歌詩送迎巫蹁躑。《莊

全宋文卷三三二一八

李 光 一三

莫叔達墓記

政和元年三月

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予妹適餘姚莫叔達。越崇寧三年甲申十月二十二日，以疾卒，即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于縣之雙雁鄉乾溪之原。是時予在國學，每以不及見爲終身恨。大觀四年庚寅，遽聞叔達以六月二十八日卒，予又竊祿河東。自甲申距今七年，而君夫婦相繼不幸，吁，可傷哉！況予與君爲姻契，蓋有不可解于心者。其生也既不得數與君遊，其死也又不得臨尸而一祭，此重爲可傷也。叔達家世儒者，少孤而立，天性和易，居家遇人與待交遊，初終一心，不爲疎昵厚薄。故其死也，親故無有怨議，既無愧于生死矣。方吾妹之凶，君始過冠，遂無復有繼室意。平居蘊藉，有蕭灑出塵之趣，故其死也，脫然如有所之，復何愧于夭壽邪？享年二十八，諱彥達，叔達其字也。曾祖政，祖偕，父易，皆隱德弗耀。以明年政和改元三月三十日，合葬于吾妹之域，從先卜也。生一子，歲周而殤，先

瘞其母之側。予聞君訃，得其死之詳，故其葬也，述此以見其傷君之情，且以紀其歲月云。將仕郎、晉州岳陽縣尉兼主簿、專切教閱保甲、管勾學事李某書〔二〕。《莊簡集》卷一八。

〔二〕事：原作「士」，據文意改。

杜府君墓誌銘

紹興七年十一月

杜氏故京兆人，五世祖輦，唐末習《開元禮》，以本科出身，仕至太子少保，贈太師。五季之亂，南渡至會稽，樂其風土，因居焉。正獻祁國公以直道相昭陵，清節照映一世，於君爲伯祖。曾大父遠，不仕。祖父式，右朝議大夫。父調，宣德郎，娶莫氏，遂爲餘姚人。生七男子，悉使從師友，皆嶄然有立。君即第五子，諱縝，字伯玉。宣德君既捐館舍，生理益落，君方少年，能自刻厲讀書，晝夜不息。應鄉舉，又試於開封。崇寧中朝廷以舍選取士，君亦入鄉校，雖累占優等，卒皆不售。及既有子，則慨然曰：「吾平生苦志而不偶者，命也。」則盡以其所學授其子師旦。師旦又能克成其志，力學有聞，負笈遊上庠，一時名士多館致之，遂中紹興二年進士第，蓋將大君之門，使君姓名益顯。雖師旦之賢，亦君善教之功也。結廬近郊，得江山之勝，浮沉間井間，有以自娛。客至，未嘗不飲，一枰之上，不知日之既夕也。鄉鄰有緩急叩，能隨力賑貸。師旦榮歸，君喜甚，爲文戒之，略皆忠信

孝友、立身行己之大節，當以祁公爲法，可謂知所訓矣。紹興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九。以其年十一月甲辰葬于山陰縣迎恩鄉苦竹小塢之原，從先塋。娶莫氏，生三子：長即師旦，今爲從政郎，新授饒之餘干令；次師望，舉進士；次師奭，早卒。女二人：長適韓師堯；次適鄉貢進士顧大陸，翰林學士臨之孫，氣節學問，凜然有祖風。君之將葬，師旦從予求銘數矣，然不止益勤，義不可辭，於是叙次其平生而系之以銘。銘曰：

杜自祁公，正直匪躬，其源既深，其流則豐。君生孔艱，稽古不逢，教子雪恥，將大厥宗。小塢之原，水遠山崇，從先人居，永閟幽宮。《莊簡集》卷一八。

左承議郎吳君墓誌銘

君姓吳氏，諱升，字潛道，明之鄞人。曾祖德，祖澤，皆隱德不耀。父渭，以君登朝，累贈宣教郎。君九歲而孤，母守志鞠養，稍長，告以汝父長者，嘗拊汝，當爲儒。君因發憤讀書，晝夜不息，遂博通經史，下筆爲文，簡而有法。元豐間朝廷以經術取士，君兩預鄉薦。大觀己丑遂中進士第，釋褐授迪功郎，主宣之涇縣簿，攝水陽鎮，郡太守累稱其賢而未薦也。或曰：「盍求之？」君曰：「彼知我而不能薦，我爲下寮，不求爲可知，二者胥失也。」考滿，丞溫之樂清。裨贊縣政而彌縫其失，政有大不便者，君力爭不能得，則歎曰：「予不負丞，令長其可負百姓乎？」水陽瀕大江，素有水

患，君去纔旬日，水輒大至；去樂清未幾，巨盜竊發，焚掠殆盡，官吏多遇害。君慨然顧謂妻子曰：「造物于我厚矣，始吾讀書，姑成先志爾。今年踰六十，二子相繼登科，吾尚何求哉！」困掛其冠，得左宣教郎致仕以歸。遇淵聖皇帝及今天子登寶位，轉左承議郎，賜五品服，叙封妻史氏爲孺人。孺人有淑德，孝順勤儉，能以禮法自持。夫婦白首，相待如賓，子孫侍側，雍雍如也，人皆榮之，先君十年卒。諸子卜明年庚申正月丁酉^{（二）}，奉君之柩合葬於四明之梅嶼，從治命也。君任真自得，遇人無貴賤貧富，一以誠。當官任職，未嘗擇所向，蓋無入而不自得也。予與秉彝實太學同舍生，嘗至其家，見君頎然而長，髮鬢垂白，貌溫而氣清。方精力強壯，內懷止足之計，不待及期而浩浩然勇退，雖古高人勝事，何以加之！所居環堵，竹樹蕭然，家事有無，一不以介意。晚益蕭散，諸子卜居擇勝，得小溪之芝山，君欣然從之。浮沈里巷間，芒鞋野服，間從方外之士，遇興輒往，一枰之上，忘懷得失，不知歲月之老也。喜怒哀樂，禍福利害之端，了無足以動其心者。享年八十有五，未嘗有疾，一夕奄然而逝。莊周所謂不刻意而高，不導引而壽者，君幾是歟？生五男：長曰秉仁，四上禮部；次秉彝，左迪功郎、樞密院計議官；次秉禮，先君卒；次秉智，舉進士未第；次秉信，左宣教郎、諸王宮大小教授^{（三）}。二女，皆嫁爲士人妻。始君少時，方力學，有道士叩門，自言齋醮之夕，奏章帝所，見金字榜曰：「龜齡顯裕，天錫吳升。」其說雖幻怪不經，然退考君平生簡易真率，而得數之多，子孫之盛，若非偶然者。秉彝一日與其弟秉信纍然衰經，踵門泣而言曰：「先君潛德退節，仕不究其祿，舉世無知者。」且持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高所爲行狀，請銘於予，因附以所聞，

而爲銘曰：

芝山峨峨水泠泠，中有隱者逃其名。少時力學通群經，老不釋卷博且精。平生所修胸中誠，持身接物心和平。忘懷得失寄一枰，遺棄軒冕浮雲輕。自然壽考身康寧，何必辛苦棲巖扃。叩門道士心通靈，飛神杳眇遊青冥。羽衣翩仙朝帝庭，琅函金字標龜齡。臨行一念超凡情，脫然視身如郵亭。子孫蕃衍天可憑，積善衮衮生公卿。刻詩同藏播芳馨，深固葱鬱真佳城。《莊簡集》卷一八。

〔一〕按上文未言吳升卒于何年，而此忽言「卜明年」云云，疑有脫文。

〔二〕「小」字後當脫一「學」字。

胡府君墓誌銘

紹興十一年十二月

吾友胡浚明，諱宗汲，世爲越之餘姚人。自其叔祖父穆始以進士起家，仕至屯田員外郎，子孫遂以儒爲業。曾祖諒，贈大理寺丞，祖儼，父尚能，皆隱居不仕。君自爲兒時有成人之操，其父目爲老子。比長，刻意問學，手未嘗釋卷，夜引睡則以首叩柱，其自強如是。爲文清古，不蹈襲前人一語。少年預鄉薦，益自信不疑，翱翔兩學幾十年。會朝廷以舍選取士，移其籍以歸，久之，復不利。即所

居築室買書以教子，聚宗族鄉黨子弟，不問疎昵，講說經史，責課程，皆聳然知化。君性至孝，雖飲食起居，未嘗忘親。治居第，首嚴祖廟，不以便燕私之適。堂室奧址，規模與世俗異，登其門者皆恍然自失。奉養至儉薄，田廬所入，僅足餬口，而遇人急難，極力拯救，雖焦首濡足，不悔也。鄉鄰仰以喪葬婚嫁與病而醫藥者甚衆，以是生理益落，君爲之不少變，蓋急義樂施，出于天資。或以爲過，君行之愈力。嘗曰：「吾損己以益人，雖過，于義庸何傷！」己酉冬，敵犯明、越，惡少相煽而起，幾徧山谷，君挺身諭止之。士族避地竄逃顛沛，君與之周旋調護，恩若骨肉，真可以託死生者。鄉人爭訟，多就評曲直，君每折以理法，皆灑然而返，不以干有司。聞人一善，若己有之；或少有過差，必正色詰誚，雖其尊屬，憚若嚴父師，惟恐君之聞也。方士有以奇藥煉黃金術授君，忽夢若有告者曰：「君欲爲盜乎？」既寤，亟取焚之。每小疾，必夢僧伽處方，服之輒愈。所居湖山並海，百井皆鹽，夢人指其處，鑿之得甘泉，皆君誠意所格也。建炎改元，今上皇帝登寶位，凡五上禮部，例皆推恩，宗人强起之，授房州文學，調潭州瀏陽縣丞，改迪功郎。有知君者薦諸朝，監嚴州比較務，譏察出入，吏不能欺。郡遣官季點，君輒囚服待罪，衆亦察其廉介，不復問。務既清整，課亦增羨。尋轉右修職郎、監潭州南岳廟。考滿，轉右從政郎，既而授饒之德興丞。其在嚴也，郡將尤加禮，嘗啖以厚利。君曰：「此非所當得。」拒不受。未幾，爲郡者以賄聞，至下詔獄，坐貶，獨君無一毫之汙，衆皆歎服。某與君雖同里閭，崇寧初始識君京師，一見氣合，其後契闊，離合不常，每見必歡然道故。噫！君雖窮老，而浩然之氣不少衰，議論益剛決。謂富貴功名可以立致，不在吾身，則在子孫，

日夜勵其子爲學。而沂復嶷然有立，能成君之志，魁多士，取甲科，聲名籍甚。君喜曰：「是必大吾門，吾志得矣！」因復丐岳祠，從其子宦遊，奉養甚適。往來江湖間，幅巾蕭散，怡然自得。享年七十，以紹興十年八月癸未卒於其子秀州軍事判官沂之舍。即日護其柩以歸，士友皆爲流涕。明年十二月壬申，葬本邑翁家湖之原，從新卜也。君平生未嘗閱佛書，死之日，沐浴盥櫛，神識不亂。娶莫氏，有賢行，能通書史。凡君所爲固有不近人情者，夫人能順適之，人尤以爲難。子男二人：長即沂，次汾，舉進士，亦有志操。葬有期，沂衰經踵門，出其友左迪功郎、温州州學教授虞仲琳之狀，求銘于某。某知君能詳，追惟雅好，不敢以鄙拙爲解，因掇拾其大略如是。銘曰：

凜志節以希古之人兮，既銳而堅。謂功名可立致兮，恥沒世而無傳。強學疾驅兮人十已千，見義必爲兮人後已先。心亨志遂兮樂只丘園。雖屈于一時兮白首屯邅，其存而不朽兮嗣子之賢。蓋造物者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翁湖之濱，卜此新阡。餘慶流芳，子孫綿綿。《莊簡集》卷一八。

靖州通判胡公墓誌銘

予自藤再遷瓊，瓊守張公仲奭嘗爲予言：「通守靖州胡公有交游之雅，可人也。」予恨不識其人。無幾何，廬陵胡邦衡自廣東遷珠崖，道瓊山，見予於雙泉，則其季也。會張公亦來，二人合談靖州之

美不容口，予益以未獲見爲歉。後予再遷僭耳，距邦衡不數舍。一日，邦衡忽書來告：「靖州兄篤行文雅君子也，今不幸即世，世之知者蓋鮮，非公直書，恐遂湮沒不傳，敢以銘請。」予出涕曰：「哲人云亡，尚忍言也耶！」邦衡請不懈益虔，遂刪取其狀，叙而銘之。公諱份，字兼美，姓胡氏，其先自建康家廬陵。曾祖不仕，祖諒將仕郎，考登臣贈右宣教郎，妣歐陽文忠公族朝散郎粲之女。公三歲失母，字於李氏姑。九歲，而宣教郎繼室前太夫人之妹，儒林郎延壽之女，劉丞相沆之外孫。公事後母已以孝聞，早就外傳，能肄宵雅之三。長學章句，司業李公朴時蒞講席，門甚高，獨與其進藝，屢占高等。不喜時文，文一出已，無剽竊。每郡試，輒伏場屋，標望籍。舍法行，貢壁水，繼入上庠，閱一星，學益進。年三十八，釋褐授臨江軍刑曹，明習三尺法，多所平反，吏不得舞筆。時有以深文賊不辜者，鉤得其情，刑不濫及。吏深刻者折其尾毒，力職常最其列。以妣憂去官，服闋，遷掾袁州兵曹。建炎初官制行，改司法，繼改辭曹，攝郡幕。得憲臺移文，取讀之，則宜春縣斷牛訟未直也，索案一見，知其冤。蓋富人與貧人子居相直，富人久欲其居，不與也，其牛偶蹊富人之門，而攘之，牛人無敢言。久復放之野，牛歸貧人家，富人反訟之縣，坐以盜。貧人訴於州，罪之如縣。公語吏：「是不可不直。」遂歸牛貧人，一郡稱快。時給事中李公大有之子同幕，以白其父，李抵公書：「不意老年見古循吏！」方用兵，兼機幕，郡政一出公畫。會盜起，郡乘城，官分隅以守，而隅長不時給米，士有饑色。公怒，欲斬以聞，其人叩頭祈哀，得免。兼倉民與其僚賦粟，卒數十，恚言粟紅腐，手刃譟呼，稍稍引避，公獨開以禍福，卒舍兵拜。是日微公幾殆。叛將趙萬江江西，地既散，老弱係

路，命左右廩，凡無告者訪所親歸之，人多其義。同僚有去官遭掠者，亦調護其行，衆以爲難。上即位，覃恩晉從政郎，罷歸。久之，除衡州教授，而宣教公捐館，免喪且數年，無仕進意。或謂恩未暨親，乃詣闕，除教授澧州。始至，生員才十數，既四方來學者輻湊，學宮大張。一歲，諸司章交，改左宣教郎。郡以訓導有方上聞，得終成資，賜象服左魚。尋除通守靖州，轉奉議郎。初，州郡率開邊釁，公至，務在撫摩，九谿按堵。酋獻琛于朝，乞爲管伴，公不可。郡犬牙蠻獠，儲粟寡，一被圍則乏軍興。公經營，增其廩入，無倉卒憂。歲旱，盜且萌蘖，與郡將齋禱飛山之神，雨隨車至，鄙以不聳。渠陽士亡幾，公招携以禮，酋爭遣子入學，士科對者，以內郡禮祖行。谿獠嚮化，翕然守條，死要不相魚劫。以公善綏撫，乞留郡以聞。公曰：「吾忍左墳墓久於此乎？」轉左承議郎，代還，送者卧轍百餘里，弗忍去。還鄉，轉左朝奉郎，請老。童顏秀眉，偶感疾而終，實辛未正月辛丑也，享年七十。娶彭氏，前十六年亡，媿德於公，人無退言。男四人：昌朝、昌時，苦學早夭，昌時嘗舉進士，試禮部；昌言、昌明，能緝父志，克肖其爲。昌言今爲右迪功郎，澧州石門縣主簿。一女，適右文林郎、新授辰州錄事參軍張瓘，前卒。孫男四人：晷、昂、暉、昱，皆志學。昂後公二月而死。孫女九人：長適進士易如璋，次適楊忠襄公幼子蔚文，次適進士張璆，易、張兩孫女亦繼卒，餘在室。公爲文長於持論，在郡庠太學時，屢中第一，士爭膾炙。工爲詩，得《風》《雅》體。有《書解》三十卷，文集五十卷，藏于家。紹興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葬于吉水縣之中鵠鄉山塘之原。公性寬易，躬自厚而責人薄，善如自口出〔一〕，於惡焉隱。操履純正，雖閭室不欺。務以中道訓人，故號所居堂

曰「中庸」。謁人無親疎，倒履以迎，雖少必肅，談辯終日。無一言忤物，愠怒不見辭氣。或夷俟，則曰：「我必無禮。」呼以緩急，無在亡辭。儉以幅己，祭祀潔豐若節，春秋必身先之。事親盡道，閨門睦如。親疾，藥不嘗不進，在視寒煖，帶雖夜不解。居喪柴毀，過禮加等。既葬，朔望必哭墓，雖疾風迅雷大雨雪不避也。妣忌日，則設外祖妣享之。族有不克祀者，春秋享焉。從叔父子死，養叔母終其身。連舉三喪，費不貲，不靳。從弟貧不給，周之，及卒，無子，爲立嗣。喪葬計三十萬鈔，於我乎出。鄉黨或誤結憲網，冒寒暑求救，不得請，食不下咽。蘇枯弱強，有害善釋者必痛抑，雖要人居間，不聽也。處庠序，朋友疾，夙夜藥石弗懈。同舍有取己器物者，衆詰責請庚之，謝無所失，取者慙。公蒞政通敏，爲大吏所知，有闕員，至兼數職，簿領山委，日披決至夜分爲常。大吏或摘語，對無一謬。持官將身廉清，所行無顧忌。不妄干進，當路多平昔同舍生，一不浼汲援，至困躓二十餘年，澹如也。廨舍敝，葺之則止。有請爲游觀地，曰：「勞人費財以役耳目，豈吾志耶？」嘗言不願宰邑，拙於催科，毋以賊賞改官，懼有冤抑，卒不愆于素。又嘗語猶子公武：「仕宦惟廉、勤、和，三者闕一不可，吾行之二十年，未嘗有失。」其大概如此。予聞廬陵胡氏世業儒，無顯者，公始起家，里人艷其榮進，進於學。而兄敷字歸美者，繼取賢科，自是弟銓、鎬連中第，而子姓貢禮部相躡，皆公發之。惜乎公卒老于州縣，而不大顯于時，蓋有待云。銘曰：

爆順裏方，氣剛以閎，蓋德之光。爬癢櫛垢，弱強植稗，吏帖民良。父父子子，家巷術理，刑于鄉邦。穀我後嗣，玄石昭美，千稔之藏。《莊簡集》卷一八。

〔二〕口：據文意，疑爲「己」字之訛。

律師通公塔銘

予出仕逾三十年，百謫之餘，頗欲歸依佛乘，究生死之說。紹興壬子，自建康得罪還里，而依止通公律師。適退居姜山，相望不十里，有湖山之勝。閒放累年，惟師方便自在，遂爲蓮社之交，或命籃輿，或掉扁舟，不知日月之老也。師諱惠通，字可久，姓王氏，會稽新昌人。處母胎十有二月而生，自幼性識明悟，志樂空寂，父母不能奪。禮福聖寺俱實爲師，年二十二誦經得度，即慨然有出世之想。由是刻勵修行，究觀秘義，以爲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爲壇宇，遂執業禹迹寺元簡律師。其後聞錢塘擇其律師即會正記主之門人，深得南山四出求異之意，因杖錫從之。服膺累載，卒究其業，一時學者皆敬畏之，有虎子之稱。其公謝講，乃以所援鐵手爐并《會正記》以付之。又有用暉、妙生二師者，嘗往返叩請。暉公嘗曰：「汝于吾宗必大作佛事矣。」生公曰：「汝已成之器，尚俯求于我邪？」自是卷械還鄉，謝絕世故，人罕知者。如是十年，而道益進，名益顯，知之者益衆。道俗延住真如、靜凝、明教三道場。靜凝在餘姚、上虞兩邑之間，雖氣象雄勝，而久弗不理，破屋數間，僧徒不過三五人。師至，晨夕講論，如處廣廈，如臨大衆。檀施聞名，爭爲築室廬、具像設，金碧煥然，學徒雲集，率不下千指，鐘梵之聲洋洋如也。或利其成辦，倚權貴人易置它所，師不爲動，卒亦莫能奪。太

守徐敷言命師爲臨壇宗主，前後若干會。翟公汝文治越，復欲以僧職處之，師力辭不就。大駕駐蹕會稽，城內名藍悉屯兵衛，師因謝病歸老姜山。講解之暇，澆花蒔竹，翛然有物外之趣。師雖主戒律，而曠達無礙，宗說俱通，嘗云：「戒律即心也。戒生定，定生慧，欲最上乘而不始於戒律，可乎？南山有言：『江南江北求菩提，菩提共行不相識。』若推原佛心，從羸入細，特頓、漸之異耳。」師于四大部及《楞嚴》、《楞伽》、《法華》等經無不該綜，以至《起信》、《唯識》諸論，《傳燈》、《宗鏡》、《祖原》諸錄，並綿絡旨統，窮其義趣。刊正戒業，兩疏章記尤爲精詳。平生無長物，衣鉢所餘，惟賑窮乏、療疾病，全活者甚衆。所蓄惟鐵磬，得之耕夫，每以自隨。召衆講習，則一鳴之，自號「鐵磬老人」，亦以名其堂。予觀世之律師，能以禍福語恐動輿俗，或創立新奇，改更宗旨，變其音聲，易其服制，流俗翕然和之。惟師能守其舊說，勤苦堅忍，無一毫作相。睦寇竊發，師時在靜凝，領衆如故，嘗題于梵夾，有「講鐘賊鼓，咫尺安危」之語。其後敵犯浙東，十餘里間皆敵營也，師處之晏然。且夢神人告以賊退之期，不失晷刻。紹興乙卯秋七月大旱，師率衆祈禱，因感微疾，即以書告嘗所往來者，且謂大衆曰：「吾將歸山。」以是月五日隱几而逝，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六。師于姜山若有緣契，一日與長老繼椿經行澗谷，得院南平地數畝，群山環繞，前直峨眉一峰，因列植松柏，將自爲窆堵波，予爲名其堂曰「寂照」。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門人即因之以葬，從遺令也。予頃守吳門，其徒仲珣俾法嗣狀師行業，求文以識諸塔。予與師遊久，知師爲詳，乃爲銘曰：

我聞如來，惟說一乘，戒爲慧本，慧以定興，曰優波離，以持律稱。九代末師，互相詆辱，

各資已見，正法顛覆，爰及南山，絕而復續。偉哉通公，身律心禪，護持禁戒，久而彌堅，慈受忍攝，隨分化緣。衆方紛紜，本拔源塞，登壇誓衆，會正復出，中興毘尼，垂範作則。姜池之南，牟湖之濱，石塔巍巍，松柏鱗鱗，我作銘詩，以貽後人。《莊簡集》卷一八。

祭江郎中子我文

士有隱居求志而志不獲就，行義達道而道卒不伸。嗟嗟子我，實惟其人。文章氣節，邁往絕倫。傲睨公侯，心慕隱淪。跌宕文史，若將終身。我初識公，嚴瀨之濱。白鬢紅頰，藜杖幅巾。抵掌笑談，豪氣如雲。憤世嫉邪，群囂狴狴。立言雖多，意終在民。嗚呼哀哉！公之志操，凜不可奪。救護衆生，甚於饑渴。不知公者，見謂強聒。數對便朝，詞直意豁。人謂才疎，公豈迂闊。嗚呼哀哉！公在奉祠，我處田里。詩文往來，曾不我鄙。期公對牀，放浪山水。豈謂奄忽，賁志永已。嗚呼哀哉！人之處世，不過百年。生死輪回，情感愛纏。孰如子我，去住蕭然。神游八極，心徧大千。嗚呼哀哉！我守永嘉，携孥南奔。道過鴈山，巋然孤墳。懷想清標，精爽如存。我欲有言，叫號莫聞。慙怩徘徊，寓哀一尊。嗚呼哀哉！四海之內，孰非弟昆。過者必酌，奚必子孫。嗚呼哀哉，尚饗！《莊簡

集》卷一八。

祭張龍圖柔直文

維紹興八年戊午，四月丁巳朔，二十七日癸未，具位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亡友虔州府君龍圖張公柔直之靈。嗚呼哀哉！天之生材，夫豈偶然。或負其器業可爲世用而卒于不試，或已試不盡而中道夭闕者，古人皆歸之天。嗟嗟柔直，忠信孝友，雖武夫悍卒，皆知其賢，曷豐其德，而嗇以年？嗚呼哀哉！我初識子，傾蓋握手。惟其純誠，持以悠久，故雖蠻貊可行，虎豹可馴，麋鹿可友。其臨民馭衆，雖教條不設，而民之愛之，如父如母。嗟嗟世人，厭常好奇，任數設詐，謂人莫知，謂民可罔，謂君可欺。孰如柔直，胸懷坦夷，貌如其心，燥濕莫移。嗚呼柔直，早廁英躋，中遭放逐。既跌復振，晚剖符竹。藹時休聲，如漢龔遂，化被獷俗。弄兵潢池，賣刀買犢。子之云亡，邦失良牧。如晉羊祜，郡民巷哭。行者望碑，墮淚濡目。嗚呼哀哉！我來江西，實總甲兵。入境之初，書來歡迎。孰謂奄忽，遂隔幽明。雙親在堂，二孤惇惇。我亦老矣，朋舊凋零。寓詞千里，有淚如傾。嗚呼哀哉，尚饗！

《莊簡集》卷一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六。

祭胡公文

維紹興八年歲次戊午，七月庚申朔，二十六日乙酉，具位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故徽猷閣直學士給事胡公之靈。惟昔仲尼，生于衰周，志不得伸，褒善貶惡，困于獲麟。中遭禁錮，微詞久堙，晚學末師，莫睹其真。天生碩儒，邁往絕倫，強壯潛心，白首知津，發明綱領，芟夷荆榛。我爲諸生，識公成均。道與世違，衆說日新。衡山之陽，寂寞之濱，鼓吹六籍，若將終身。晚遇聖主，堯舜是陳，入侍經筵，獻替諮詢，排斥異端，誅擊亂臣。據經守正，群囂狺狺，一斥不復，竟至沈淪。泰山其頽，無復斯人。嗚呼哀哉！嗟我與公，跡疎心親。我出公入，有如參辰。琅然書詞，誨言諄諄。公既有子，付以斯文，死生旦暮，曾何足云。緘詞千里，寓哀一尊。嗚呼哀哉，尚饗！
《莊簡集》卷一八。

祭孫昌文

維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九月戊辰朔，初八日乙亥，具位李某今遣虞候陳武以酒食之奠，致祭於故吏進義尉副孫昌之靈。惟丁未之初，汝方事予，實二十年。武林之變，犬狼豺虎，戈矛滿前。奔逃

竄伏，晝夜擁護，脫予饒涎。予之得罪，臺輿皂隸，散如雲煙。汝獨萬里，梯山航海，從予南遷。嗚呼哀哉，豈謂汝之一病，藥石非效，竟至沉綿。汝之生也，能自刻勵，抄經坐禪；今其死也，必不泯默，淪墮九泉。死生出沒，敗壞相續，理之常然。予所恨者，日冀勿藥，從予北邁。今其永訣，不可奈何，必歸之天。嗚呼哀哉！荼毘歸骨，予敢忘汝，屬續之言。聊致薄奠，魂其有知，享吾意焉。

《莊簡集》卷一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六。

祭馬伏波文

維靈當東漢之初，遨遊二帝，君臣定交，立談之際。帝欲征蠻，在庭孰先，公雖老矣，矍鑠據鞍。紛紛謗傷，過若風雨，名垂日星，照映終古。某之心跡，唯公可知，遷流萬里，落天一涯。孤帆漲海，寄此一身，其卒相之，庶幾有神。尚饗！

《莊簡集》卷一七。

寒食享祀祝文

伏以心存梓里，每懷霜露之悲；身處瘴鄉，久闊蘋蘩之薦。雖關山之有阻隔，念魂氣則無不之。輒竭愚忱，躬陳菲奠。具位積善在己，受祿於天，鄉黨推仁，子孫蒙福。恩深顧復，雖愈久而不忘；

報在烝嘗，豈阨窮而敢怠。牲牢肥腍，酒饌潔豐。頓轡南來，恍若音容之如在；叩頭北望，不知涕淚之無從。尚饗。《莊簡集》卷一七。

先兄二十五承事祝文

生也不辰，死因無後。每緣霜露之感，難忘手足之情。神如有知，歆此家饌。《莊簡集》卷一七。

薦羊疏文

諸處餽羊，既不忍殺，十有三頭，畜養滋久，遂無脫期。今轉變到淨財五十貫足，躬就報恩禪寺齋供佛僧，看轉經文，仍設水陸，薦拔群羊超生人天者。先輩重物命如此，余亦效尤，爲之懺悔。

《密齋筆記》卷五，叢書集成初編本。（以上向以鮮校點）

全宋文卷三三一九

孫 傅

孫傅（一〇七八——一一二八），字伯野，一字聖求，海州（治今江蘇連雲港）人（一說兗州人）。元符三年進士，中政和三年詞學兼茂科。累官至禮部員外郎。宣和末，以其所論同蘇軾，貶蘄州安置。靖康元年，召爲給事中，進兵部尚書，拜尚書右丞，改同知樞密院。金兵圍都城，日夜親當矢石，然信郭京六甲法，致金兵登城。二年正月欽宗詣金營，以傅輔太子留守，兼少傅；二月爭立趙氏，金以堅違詔旨押赴軍前。次年以不屈卒於金，年五十一。紹興中諡忠定。見《靖康要錄》卷一五，《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宋史》卷三三三本傳。

上金帥乞復立廢主狀

靖康二年二月七日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一），今月六日亥時，准元帥府公文一道，傳到大金皇帝聖旨指揮事。傅等聞命震駭，義當即死。然念世被本朝恩德至深至厚，嗣君親

政纔有期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若遽蒙廢絕，實非臣子所敢聞知。輒復忍死須臾，冒陳悲痛激切之辭，仰干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畢終始保全之賜，傳等誓當捐軀碎首，圖報萬分。謹具畫一下項：一、太上皇已下不敢有違令旨，見已起發赴軍前，同伸懇告之誠，乞垂矜憫。一、嗣君即位以來，修德勤政，並無虧失，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譴訶。蓋緣親政之初，偶爲謀臣所誤，既以盡行竄責；兼檢會上皇昨違大遼信誓，亦係童貫、李良嗣、王黼等妄起事端，並行處斬了當。以此，顯見嗣君悔悟前失，非有他心。伏望台慈特賜矜察。一、嗣君自在東宮，即有德譽，著聞中外。比及即位，臣民歸仰。今感戴保全，恩德已厚，若蒙終惠，未加廢絕，尚可以歲修臣事之儀。如拋降金銀表段之數，雖目下未能敷足，將來下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爲大金永久無窮之利。若一旦廢棄，遂同匹夫，縱有報恩之心，何緣自效？一、伏詳來旨，令別選賢人以王茲土，許汴京人民隨主遷居，具見仁慈存恤備至。不惟臣民愛戴，罔有二心；兼據今中外異姓，實未有堪充選舉者，若倉卒冊立，四方必不服從，緣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之期，恐非所以上副元帥愛惜生靈之本意。一、今日之事，生之殺之，予之奪之，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書有廢立之意，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則闔外之事，元帥固可專行。如前項所陳事理明白，更望台慈特霽威怒，終賜保全。一、汴京兩經根括取索，公私各已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候班師之後，退守偏方，以備屏藩。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位號，一聽指揮。右件如前，謹具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伏望特加矜憫，早賜允從。伏候台旨。天會五年二月七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大金弔

伐錄》卷三。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九，《靖康要錄》卷一五，《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

〔一〕孫傅：原作「孫傳」，按當以「傅」字爲正，以下均統一作「傅」。

上金帥乞立趙氏第二狀

靖康二年二月七日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右，傅等伏睹皇帝詔書，宜別擇賢人，立爲屏藩，許令士庶共議，以此見皇帝恩被生靈之意，聖德甚厚。然傅等竊見國主自在東宮，恭儉著聞，若欲選擇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朝自太祖皇帝以來，累世並無失德，惟太上皇聽信姦臣，及國主年幼新立，爲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上干國典。伏望國相元帥、皇子元帥察傅等前狀，許其自新，號稱屏藩，復立社稷，容其遷避，以責後效。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特賜哀憫，許於國主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立上皇諸子，則乞於神宗皇帝二子選擇建立，使長得北面，永爲屏藩，非惟不滅趙氏之祚，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德，永有攸歸。傅等不勝激切懇禱之至，謹具狀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伏候台旨。天會五年二月七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大金弔伐錄》卷三。又見《靖康要錄》卷一五，《靖康紀聞》，《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九，《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

上金帥乞立趙氏第三狀

靖康二年二月八日

文武百僚、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右，傅等准元帥府再遣翰林承旨吳开前來指揮選立賢人，傅等竊以本國前日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誤國之人，自嗣君即位以來，所任宰相亦繼以罪竄，將帥率皆叛亡之餘，其他臣寮類皆碌碌無聞，此元帥府備知，豈敢蔽賢，不以上聞？若舉於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兼趙氏祖宗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別立他姓，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愛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特賜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以及方外即便安帖。或天命改卜，曆數有歸，即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爲屏藩。傅等不勝痛切隕越惶懼之至，謹具狀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伏候台旨。天會五年二月八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大金弔伐錄》卷三。又見《靖康要錄》卷一五，《靖康紀聞》，《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九，《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

上金帥乞留皇太子監國狀

靖康二年二月八日

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右，傅等准元帥府遣翰林承旨吳开來問皇太子起發事。緣自本國

主往軍前議事，止是皇太子監國鎮撫，今來若起發出門，城中軍民必至變亂。兼以具擇立事申稟元帥府，候定議指揮到日起發次。謹具申元帥府，謹狀。天會五年二月八日，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大金弔伐錄》卷三。

上金帥乞立趙氏第四狀

靖康二年二月九日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今月初九日準元帥府劄子節文，再請恭依已降指揮，早舉堪爲人主者一人。如或京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叙名銜，速具管依元帥府所舉推戴狀申。右，傅等切詳本國趙氏祖宗德澤深厚，在人日久，累於前狀瀝懇哀告。今來渝盟失信，既止是上皇，與前主其子及支屬并不干預，尚冀恩造，更賜詳擇，庶得中外帖服，不致生事。若不容傅等死請，必欲選擇異姓，自中及外，委無其人，兼難於自舉，伏乞元帥府選擇，敢不一聽台命。傅等無任哀痛惶懼隕越之至，謹具狀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伏候台旨。天會五年二月十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大金弔伐錄》卷三。又見《靖康紀聞》，《靖康要錄》卷一五，《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九，《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

上金帥乞立趙氏第五狀〔二〕 靖康二年二月九日

右，傳等除已與百官具狀申大金元帥府外，尚有不盡之意，不敢自隱，今更忍死泣血，上干台聽。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服而舍之，存亡繼絕，惟在元帥。不然，則有監國皇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來，鎮撫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傳等伸臣子之情，則望賜矜憫，念趙氏祖宗並無失德，內外親賢，皆可擇立。若必擇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致雲擾，百姓塗炭，卒未得安。傳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自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況傳世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爲宗社，下爲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逃死。伏望台慈更賜矜察。傳無任哀懇痛切、惶懼隕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謹狀。天會五年二月十日，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大金弔伐錄》卷三。又見《靖康紀聞》，《靖康要錄》卷一五，《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九，《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

〔二〕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此狀乃孫傳與張叔夜同具。

上金帥乞立趙氏第六狀

靖康二年二月十日

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前已累具狀元帥，推慈憫恤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永戴大國；或就立監國嗣子，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安帖，以全大國弔民伐罪之意。傳等今日在南薰門拜泣俟命。下情不勝哀痛懇告、皇懼隕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伏候台令。《靖康紀聞》。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九，《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

跋洪慶善昌黎年譜

右洪慶善所次《昌黎年譜》，宣和壬寅夏得於其叔成季。觀其推次之工，決知其學非苟然者。獨《淮西事宜狀》有可疑者。按《通鑑》元和九年閏八月丙辰，少陽薨，其子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九月，元濟不迎弔祭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襄城。十年春正月，縱兵侵掠，及於東畿。己亥，制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兵進討。其後，師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謂克淮西，在陛下斷與不斷。則是

裴度察形勢還後，退之方有《事宜狀》。《狀》中云「去年春夏已來」，蓋謂少陽未死前爾。恐宜從《通鑑》。六月九日，孫傅伯野父題。《韓子年譜》未附，粵雅堂叢書本。又見《韓柳年譜》卷七。

先師鄒國公孟子廟記〔二〕 宣和四年十月

孟子葬鄒之四基山，旁冢爲廟，歲久弗治。政和四年，部使者以聞，賜錢三百萬新之，列一品戟於門。又賜田百畝，以給守者。而廟距城三十餘里。先是，嘗別營廟於邑之東郭，以便禮謁。元豐六年，詔封鄒國公，明年又詔配食孔子廟，又詔更新廟貌，而地頗湫隘。宣和三年，縣令宣教郎邵□朱缶歎其土圯木摧，不稱虔恭尊師之意，欲出己奉完之。縣士徐鞞曰：「廟瀕水，亟壞，不四十年凡五更修矣。若許改卜爽塏，則諸生願任其事，不以累公私也。」令許之。鞞遂以私錢二百萬，徙廟於南門之外道左，鄉人資之錢者又數十萬，而後廟成。總四十二楹，中爲殿，安神棲，繪群弟子像於兩序，又爲孟氏家廟於其東，以揚雄、韓愈嘗推尊孟子也，又爲祠於其西。重門夾廡，壯麗閎偉，與山中之廟輪奐相輝矣。於是求文以記之。夫聖人之道甚易知，甚易行，充之至不可勝用，而其極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其唯誠乎。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相傳者一道。孔子之沒，其孫子思得之以傳孟子，故孟子之道以誠身爲本，其治心養氣、化人動物，無一不本於誠。凡著書立言，上以告其言、下以告於人者，必本仁義，祖堯舜，亦無一言不出於誠也。故於滕文公則言必稱堯舜，而於

齊王則非堯舜之道不敢陳。蓋其智誠足以知堯舜，又自知誠可以行堯舜之道，又知果得行其志，則誠可使吾君爲堯舜，而吾民皆爲堯舜之民。故以此自任，不敢有毫分之僞以欺人，而造大□。其論君臣之際則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其論什一之法則曰：「重於堯舜者，大桀小桀；輕於堯舜者，大貉小貉。」其論仁智則曰：「堯舜之智急先務，堯舜之仁急親賢。」稱伊尹能以此道覺此民，而謂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非誠□□□□能言之乎？雖□□之君尚權謀，相□奪，上下交趨於利，而未嘗撓一言以求合焉。非天下之至誠篤於自信者，能之□□□□道失其傳，至□□其說，而以僞言堯舜者，始說其君以帝道，則既不合而之王；中說以王道，則又不合而之霸。是於□□□以僞欺□□也。□堯舜之說以賈其高，躬申、商之術以濟其欲，是以僞欺天下，而賊其君者也。昔之爲從衡之說者，不□□君以利害，□□□勢爾，其僞易見。若夫假帝王堯舜之說，使人君慕其高而不虞其姦，則其僞難知。作於心，害於政，其禍天下□□□□□□辯以監天下後世竊孟子之說以爲不義，而自比於孟子者。宣和四年十月十五日，朝奉郎、監察御史、菟□□□□□□學正闕里孔端朝書，承議郎、秘書省校書郎長安樊察篆額，魏信刊。《山左金石志》卷一八。又見康熙《鄒縣志》卷一下。

〔一〕原編者按曰：「縣志載撰文爲孫傅，府志又作孫復。今碑中姓名已磨滅，惟銜存朝奉郎、監察御史，證之史傳，當以孫傅爲近。」

王筠墓碑

公諱筠，字端禮，姓王氏，兗之龔人也。卒以元豐五年之十月二十九日，葬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日。既葬之三十六年，直宣和元年，以其子大夫恩，贈官至六品。於是大夫以書抵秘書郎孫傳曰：「六品墓法應立碑，敢以委子。」傳辭不敏，不足堪此。大夫曰：「非子不可。」乃叙公之行事，而繫之以詩，曰：公之曾大夫曰公亮，大父曰守節，考曰美。公幼失怙恃，惇然寡艱。長而勤生自立，甫給衣食，即痛其親之不待養也，思自盡以報焉。乃擇吉壤，改窀穸，焦勞辨其內外□盡。既襄事，封殖汛掃，晨昏奉香火，拜墓下，終其身，雖風雨寒暑無□容。又聞浮屠氏之說，有營塔廟以資冥福者，則冶鐵爲浮圖於縣之寶相精舍。凡可以追遠奉先者，蓋無所不用其極矣。族兄剛毅少可，公曲意事之惟謹，常曰：「吾不逮事吾親，事吾兄將如吾親焉。」既歿，撫其孤如子，人以爲難。鄉鄰有久不克葬者，必賻使舉之。歲饑則發所積大半，估以出之，或謂：「鬻販射利者宜勿與。」公曰：「是何言之不廣也！且販遠則價益平，所濟益博，吾何吝焉？」人更慚服。公貲厚，不驕不伐，人□□之，謙謝惓惓，辭不欲受，而鄉稱善士。篤於教子，未幾，其子章果登第，鄉閭榮之。年七十有三，以疾終，葬於邑城之西南隅。至是累贈大夫。夫人□氏，累贈太恭人。育子男三人，長曰章，今爲朝散大夫、提點江寧府崇禧觀；次曰彥，治生；幼曰褒，□進士□，未官。女二人，適彭剛、李丕，丕

今爲修職郎、濬州司戶曹事。孫男七人，圭、壁、堅、重、堂、墜、壑。圭今爲迪功郎，調洛州雞澤主簿。孫女十人，皆爲士人妻。公初無父祖一錢之積，而挺身起家，教子立門戶。當其艱難時，既不以困苦忘其勞，及其成家，亦未嘗以有餘矜其能，更自刻苦，思報其親。觀其心，苟報吾親者有未稱，終不肯專享有家之樂，蓋自天性，□矯激所能者。嗚乎！顯家巨姓之子，或不能克家而敗之，或僅足自守，未能充父母之養而遽矜之，或果於勤勩，自多力生，而飲食嗜欲之奉，蓋實專之者，聞風揆心，可厚顏矣。大夫嗣公之志，盡追親之道，思崇顯刻以永公休，垂則後人，豈獨爲丘園之光哉！

詩曰：

厥初維艱，自公始蕃。□其蕃之，優爲所艱。追親事兄，既孝且友。□□□□□□□□□□，
積而施之，施遠裔昌。既積既昌，追爲彌光。宰□蒼蒼，萬世之臧。光緒《寧陽縣志》卷二一，光緒

五年刻本。(以上祝尚書校點)

穆
洙

穆洙，齊州章丘（今山東章丘）人，徽宗時在世。

穆氏塋舍記

重和元年十二月一日

昔政和初，先公宣德罷黎陽丞，歸章丘里第，暇日與術者晉祐之相其支壠，別卜兆於先□□□。凡占田縱二十七步，廣三十二步有畸。附塋之田，俾禦樵牧，以食其利者弗與焉。因手植柏六十四株爲限，構舍於旁，營甄壙爲壽藏。喪具及諸下里物，悉前期爲備。時先公已微恙矣，即預戒涖曰：「曩吾奉先考妣之喪，屬家貧甚，一遵遺令，務從損約。吾它日啓手足於舍下，汝曹奉終制，毋徇俗，毋偕禮，毋拘陰陽，毋尚侈溢，反此皆戾吾志。」迨屬纊，諸孤創鉅，祭奠之外，唯知遵守治命，卜日以壠而已。竊自念罪逆不孝，於襄事有弗獲盡力，以當大事，每怛然泚頰。於是大治冢舍，琢文金石，爲曾祖以下三世墓碣，以傳不朽。又使祐之推五姓清濁，以穆音配羽放桃域爲圖，因券臺之石而刻于其上，舉或中之。穴凡四十有九，其可葬者曰甲、庚、辛、壬、癸，合内外穴共十，皆貶之以次，具載於圖。其穴之已用者，則紀其官諱，餘但以支干別之，以待後人刊記，庶不紊昭穆之叙。昔呂才謂：「古之葬，不以五姓選地，並在國都之北。」考於經雖曰「卜其宅兆」，特虞非常，若阡壤之類，故其筮辭曰：「度茲幽宅，無有後艱。」蓋非以卜驗禍福也。而又貴賤等差，舉喪有期，固□若後世違禮越時，以惑葬巫之妄。涖雖冥穎，何敢不遵禮以承先志？矧□□□□□□□□□□近在章丘北郭外，歲時展墓，免迢遰之勞，復先公疇昔杖屨往來經營之地。歿而有知，豈不眷戀於此哉？噫！是域

也，其審擇形勢，法雖亦出于陰陽家，然其說自管、郭輩箸書，遂爲世所師用，相承莫革，聊復因仍，亦行禮不求變俗之義，孰曰不可。若乃專吉凶禁忌，信地里之徵，規規然欲徼福於墟墓間，是直野人巫史之謬爾。苟非通達之士，安能不滯乎此？斯實先公平日之論，故今碑陰一述，弗敢略也。重和元年十二月朔日，□謹記〔一〕。《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一。又見國家圖書館藏拓片。章專一三〇一。

〔一〕碑末原署：「王壽卿書。」

宣德郎穆翬墓表

政和七年

政和壬辰六月，先府君捐館，葬章丘女郎山。其始窆也，河間劉企斯立爲誌其壙。後五年，不肖子洙復以行事大略泣而表於墓曰：府君諱翬，字彥翔。元祐末登通禮科，歷衢州司法參軍，監鄆州酒，淄州長山、通利軍黎陽二縣丞。懷州防禦判官，未赴，致仕，授宣德郎。享年五十九。在黎陽醴渠導瀦水，復廢田四千頃，皆膏腴沃壤，民賴其賜，因號其渠曰長豐渠。時給事中王覲提舉常平，亟以狀聞，命且下，爲不協者所沮，府君處之裕如也。郵中滯國信使奏牘，朝廷怒，既以按巡轄官，又欲咎所經州縣。宰移疾卧內，府君攝事，鞫書至，即具服，且明宰弗干豫狀，語人曰：「宰貧養親，忍與之罪去邪？」即被劾，會有旨赦之。宰部役宿河上，忽夜聞譁甚，遽窺牖，則衆苦其處，將持缶

爲兵，入劫廢舍。宰大惶駭，脫身詣府君。爲馳往，以禍福諭之，衆遂安堵。居官清慎，尋常絕口弗詆人過。所在圭田遇無歲，悉蠲除之。初娶夏氏，再娶趙氏，宣德郎京之女。男涖、滋、深、沿。女嫁唐誦、趙義，幼在室。烏呼！惟府君積善而夭嗇報，殊未究所蘊。異時從宦四方，諸孤皆穉，實不能知其所施設。晚官黎陽，獨涖年始長，故紀之良盡。若夫考穆氏世出之詳，則備載于志，及曾大父之碣存焉。曾大父諱賓，大父諱端云〔一〕。《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一。（以上吳洪澤校點）

〔一〕文末原署：「王壽卿書，任升摹刻。」

盛 某

盛某，政和中爲宣教郎、守著作郎兼修禮制局。

台州黃巖縣昭應廟記〔一〕

韓昌黎論龍之異則曰：噓氣成雲，茫洋天地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依憑風雲而能神。陸天隨論龍之功則曰：其形則冠角而被鱗，其德則□□而□□，其靈則噓雲

而乘風，其職則抑驕而澤枯。觀乎無極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窮□□□□化。嗚呼，二子之說，可信於天下後世無疑也。邑有方巖山，直東南隅，而屈蟠□□□□百里許，三潭居其中，實龍之所窟宅也。康定庚辰歲，嘗有白龍蜿蜒于巖上，□□□□潭，到今稱焉。歲或告旱，人必蒙其福。嘉祐辛卯歲夏旱甚，學究趙思禮率鄉□□□□而未應，人懼祈請之弗虔也。夜分有大呼於野者，曰龍已居西矣。詰朝□以□□□□波□□□□若披省其疏者，頃刻如卷，有白蛇躍出，傍涯吐物，十目所瞻，相與敬□□□□之，即咸平元寶。衆譁曰：當大有年。兵民有趙西刲股于巖隈以祭者，烈日高□□□□車，飛雪飄墮，繼日以雨，歲大登稔。西等狀其事，詣縣乞敷奏。由是封爵以□□□。政和丙申歲夏六月旱，大田龜坼，民且憂。宰邑鄱陽黃公畋、贊府會稽黃侯濤□□□□祀事齋戒款祠下，禮畢而傾漑旬浹，道已病涉，其靈貺如響。越明年丁酉□□□□止，公復具牲牢，從事且恭，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民不病饑。戊戌歲春正月，□□□□□□以狀聞州，許之。是歲八月上可其請，賜廟額曰昭應，因其故廬□□□□欲也。富者輸財，貧者效力，丹雘告備，百用具修，蓋能回枯槁爲豐年，易愁嘆□□□□熄滅，霖潦不作，而龍之功利博矣。宜乎民請之勤，而有司嚴奉之不懈也。且□□□□力所不能堪，歲方艱食，而環境之內弱者爲殍，壯者爲盜。方發廩以賑恤之，□□□□午，豪右閉糴，公私焦勞，而龍獨尸民憂，雨暘愆期，民號呼求援于龍，大小旋踵□□□□熟，民免凶荒之害，豈非陰功冥德，奄忽於無極之外，噓雲氣而神變化，抑驕陽□□□者，其能如是乎？民之報事雖甚侈，龍無愧焉。余既考韓、陸之論，□□之實，利□□□□之多，

又嘉令丞感格之速，而享上之賜爲宜，乃叙其□□□□□□□□□□享，送神之引，以遺邑人，俾歲

仰方巖兮鬱而岑，俯重淵兮清而深。朝八極兮暮千尋，噓風雲兮障□□□□□而繁，風搖崖谷兮嬉鼉黿。載陰載暘兮民譁諠，脩祀事兮雷雨奔。擢□□□□□□□□，千倉萬箱兮羞牢珍。吹擊管鼓兮，侑桂酒之芳辛。保此山于不磨兮，將□□□□□□。

從政郎、縣尉、管句學事王仲賢，從事郎、知縣丞、管句學事黃濤，迪功郎、主簿、管句學事葉永，奉議郎、知縣、管句學事、管句勸農公事黃畋。光緒《黃巖縣志》卷三四，光緒三年刻本。又見《台州金石錄》卷四。（曾棗莊校點）

〔二〕題後原署：「宣教郎、守著作郎兼修禮制局盛□撰并書丹。」

黃集

黃集，字長孺，越州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在徽宗世。

璇璣圖叙

政和七年九月

蘇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畫，繇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惟曉外繞七言，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矣。若沈公之傳，亦謂辭句脫略，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五、六、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略也。政和初，予在洛陽，於居士王晉玉許得唐程士南效此詩并申誠之釋，而後曉然，是詩也初不舛脫，蓋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綠，於五行爲弗協，意蘇氏詩圖之色爲不爾。今因冠詩于畫，遂別而正之。三、四、五、六、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爲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于士南之文既有釋者，則傳采自從其舊，而因書于卷末云。國初錢鎮州惟治嘗有寶子垂綬連環之詩，亦錦文之遺範，而世罕傳，故聊附左，以資書雋言鯖之餘味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會稽黃集長孺父書於山陽襄華堂。《回文類聚》卷一，影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三三二〇

張 宦

張宦（一〇七八——一一五一），字養正，常州（治今江蘇常州）人。崇寧間與鄉薦，後以上舍登科，調剡縣簿，歷蘄州教授、信州司刑、知於潛縣、兩浙提刑司幹辦公事，除國子監丞，爲太常博士。擢秘書郎，歷駕部、司勳郎，除秘書少監，權吏部侍郎。久之，除敷文閣待制，尋知湖州。紹興二十一年卒，年七十四。見劉一止《張公墓誌銘》（《苕溪集》卷五一）。

館閣續題名記

紹興十年七月

上即位之五年，實紹興改元，歲在辛亥，二月丙戌，詔以多難未弭，人才爲急，其復秘書省直監若少監一人，丞、著作郎、佐郎各一人，校書、正字各二人，以待四方雋傑之士。又參酌舊制，校書郎、正字召試學士院而後命之。自是采求闕文，補綴漏逸，而四庫書籍亦云略備矣。越三載，即秘書省復建史館，以修神宗、哲宗兩朝實錄，選本省官兼檢討、校勘官，侍從官充修撰。明年，詔倣唐十

八學士之制，監、少、丞外置著作佐郎、秘書郎各二員，校書郎、正字通十二員，立爲定額。又明年，移史館於省之側，別爲一所，以增重其事，而校勘官或以他官兼之。至紹興九年修徽宗皇帝實錄，乃即史館開實錄院，以本省官或他官兼檢討，以修撰官如史館例。明年，未修正史，詔罷史館，併爲實錄院，以正名實，而著作局唯修纂日曆焉。凡在茲選，均謂之館職，所以儲蓄英髦，以備任使，臺諫禁從於此乎取之。故所除授纔十五六，而員額之闕幾半，蓋遴選也。異日謀謨廟堂，安社稷於談笑，垂功名於竹帛者，不無其人，豈但摩研編削，將以頌中興、詠聖德，爲太平之文飾而已哉！宦材朽學落，五年間，再獲簞跡英游，實與榮幸。竊惟祖宗三館秘閣之制，因革損益，《麟臺故事》載之詳矣。獨紹興以來題名未有石刻，則擢序之先後，居職之久近，歲月遷改，將無所攷，於是作《館閣續題名記》，且使來者可述焉。紹興十年七月戊申記〔一〕。《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九。又見《咸淳臨安志》卷七，《淵鑑類函》卷九四。（祝尚書校點）

〔一〕十：原作「二」；戊申：原無，據《咸淳臨安志》改、補。

王 復

王復（一〇七八——一二二九），字景仁，淄川（今山東淄博）人。宣和中爲兩浙路轉運副使，遷都轉運使，措置車水運河，以濟漕運。擢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六年十二月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建炎元

年起知徐州。三年金軍圍徐州，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死之，闔門百口皆被殺，時年五十二。贈資政殿學士，謚壯節。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之三〇、職官六九之一六、職官六九之二三，《蘆浦筆記》卷八，《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一九，《宋史》卷九六及卷四四八本傳。

乞權剗刷舟舡應副裝發御前官物奏

宣和五年五月

奉御筆，裝發御前官物局製造到御前及乾華殿等處生活，并非泛取索官物，仰臣專一應奉人舡，依限交裝津發，不得違誤。除已施行外，近承御筆，差充兩浙專一應奉官。其所用人舡，差撥見管舡車諸頭拘收到舡隻，并剗差本司舟舡修完，節次差撥，交裝製造到明金供具、揩光什物等生活，上京未回，又於杭州造作局見有送下生活。若非指擬回來舟船，不惟數少分差不足，兼慮遲延。今相度，欲乞遇有裝發造下前項應奉生活，權行剗刷諸司并諸州差出回來在路并在岸空閑座舡、屋子舡應副，相添裝發，候回日逐旋發還元處。《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之三〇（第三冊第二四五頁）。（李文澤校點）

李邦彥

李邦彥（？——一二三〇），字士美，懷州（治今河南沁陽）人。大觀二年上舍及第，試符寶郎。俊爽

美風姿，爲文敏而工，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爲辭曲，自號李浪子。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宣和三年，除尚書右丞；五年，轉左丞；六年，拜少宰，都人目爲浪子宰相。靖康初升太宰，主割地講和，士庶痛斥之，乃自請罷。建炎初以主和誤國，責授建武軍節度副使，潯州安置，四年卒，謚文和。《宋史》卷三五二有傳。

乞復尚書令之名奏

宣和七年

尚書，政事之本也。神考遠稽《周官》，近取《唐典》，乃建六聯，以分邦治，惟令居中，與僕、丞禮絕。以太宗皇帝爲中書令，而尚書令虛位百年，臣下無敢當其任者。元豐初詔曰：「三省各有體統，實相維持。」元祐初，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已非故事；繼呂公著司空、平章軍國事。紹聖臣僚論列，以謂當時大臣陰與公著爲地，除去「重」字，名曰下彥博一等，而實兼三省之權，事無輕重無不與之，侵紊先烈，莫大於此。然但增平章之名，猶未改官制也。政和初，蔡京自杭州還朝，何執中已任左僕射，難以去之，遂改令僕之名，冠以公相之號，總領三省；廢尚書令，自治令廳，從此尚書遂無長官，其侵紊又過公著矣。蔡京致仕，王黼奏改公相廳爲都廳，既遷太傅，則自領三省不避。其鈐制人主、抑塞士大夫，每以元豐爲言，至自領三省，則不復以元豐爲法。蓋蔡京唱之，王黼因之，元祐大臣所不敢爲者而安爲之。且元豐五年始行官制，曾未數年，京乃謂先帝欲改而未果，豈不矯誣

先帝乎？使天下議之，國史記之，改元豐官制自政和始，豈不害陛下述事之孝乎？三省者，人主出令之地也，故舊制宰相同平章事而已，新制則僕射兼侍郎而已，亦不敢專也。今公相領三省，則權侔人主，非所當也。又況三公之官，皆以公賞，或積累而至，非若古者特以論道經邦也。蔡京以八寶轉太師，王黼以平燕轉大傅，三公爲太宰少宰，何爲不可，而必欲領三省乎？矯誣先帝，害陛下述事之孝，特出於大臣自營專權之私耳。乞復尚書令之名，今後三公不許統領三省，並依元豐法。《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之四二（第三冊第二三五〇頁）。

乞在外宮祠奏

靖康元年二月

臣以包羞衆怨之危跡，而復蹈人臣不知去就之機，以樸學鮮謀之微生，而取累朝進退大臣之體，故終以罷相留京師爲未安，豈獨人言之可畏。乞檢會前奏，俾臣持餘服以歸，候從吉日在外宮祠，臣之死生寔係鴻造。隕涕投誠，甘俟斧鉞。《靖康要錄》卷三。

乞致仕劄子

靖康元年二月

臣累乞致仕，特蒙聖恩依奏。伏念臣奮身孤遠，遭際興運，寢躋華貫，遂冒宰司。徒激孤忠，不

敢少負清議。屬者上皇退託，以神器付陛下，臣首被寄委，而輔翊之重，自誓殫竭，身屢瀕死，有所不避。今饒饒之徒，扇惑群聽，喧競倉卒，白黑不分。臣之所急，存宗社、安君上、惜生靈而已，何敢爲身謀？而人詆以爲奸。緩師講和，自金人犯邊，僉令大臣密議，圖周萬全，非徒屈意以受辱，而人或指以爲闕心之精白，天實臨之。乃至定輸金之直，以釋白著之疑；寬括糴之令，以賑艱食之急；撫循帶甲之旅，以勞城守之師。若此之類，事涉細微，雖恩出聖慈，而間陳於前，不敢緘默。大臣建明，惟知有濟，豈能家至戶到，人人提耳而諭之哉！衆聽未孚，鑠金可畏，不知引避，何以厭服斯民之心？伏望檢會已降聖旨，早賜施行。《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六。

政和御書手詔碑記（二） 政和八年十月

政和八年夏六月，上親御翰墨作訓于四方多士，以其詔屬臣邦彥，使奉行之。秋七月，被旨揭示于太學暨辟廱，仍著之石。九月，臣以職事進對便朝，上諭臣曰：「前日詔書，學者宜識所以訓迪之意。且暴戾邪僻，豈士人所爲？」臣頓首謝曰：「陛下興學造士，澤之入人深矣，孰不能惠上德而化之？聖詔一頒，鼓舞丕應，咸目喻而心成，咨嗟誦詠者不可一二數，憤激而勸以義者慨然相先也。蓋教育之道素明，而理義之感人若是其敏，願詔儒臣作記，以揚厲休蹟，俾天下後世無忘其章。」越二日，御筆委臣識之。而臣疏逖一介，擢長師儒，毫髮未報，宸翰所及，獎飾踰分，眷任之意，不替益

專，且不以蕪累取玷上寵，俾加序述。惟是不腆末學，固不足以辱命，而載名其下，有榮耀焉，臣之幸也。謹拜手稽首而言曰：臣聞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治化之本，義命之大戒存焉。士之所學，學此者也；上之所教，教此者也。政事之興、風俗之醇，皆源於此。周監二代禮樂，庶事備矣，而教養之治加詳。法象所示，雲漢其章；人才之成，金玉其質。拔奇取異，序爵而官，使之名正分辨，咸懋嘉德，故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羔羊》節儉正直之風有辭于永世，知所以尊義而立命故也。治降叔末，君臣信義之論，策名委質，貳辟之責，猶行於區區戰國之間，時以爲美談，豈餘波遺澤，燕及來葉，而人倫之教，在人心者未熄耶？上以神明淵懿之資，發揮前聖光大之烈，勵賢崇化，一本於學，所以風天下而善萬世者，三代不足進也。邪謀弗臧，既底于憲，而訓辭諄切，以勤勤于庠序師儒之官，宸慮所圖，至深且遠矣！譬猶慶霄清明，白日中照，有目有趾者待是焉，顧非甚愚，孰不知嚮？是宜革心滌慮，祇奉明德，戒懼而不敢少易也。嗚呼，士之取重於世者，以義命在我，物無得而移之，故尊君親上之心常存而不喪。嗜逐末者義以利勝，樂干時者命以故滅，陵夷漸漬，始失其常心，越乃誕作狂僭矯誣之行，而階之爲禍。屢校之施，金柅之戒，罔不在厥初，則天心仁愛之篤，刑於詔諭，其爲惠可勝既耶！《書》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夫以九重之近，幹制四海之遠，德意志慮，非言弗宣，稟令之臣，所當奉以周旋，靡遑夙夜。矧奎章洛畫，昭布于上下，而又勒諸翠炎，垂範將來，顧疇敢不力？□績文未工，愧無以形容聖作之萬一，然戒告之嚴、委寄之重，尚俾來者勿怠于成，以奉揚丕顯休命於億萬斯年之永，則是記也，豈特侈上之賜，使後世歆艷其

美而已哉！冬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朝議大夫、試大司成、同修國史、隴西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邦彥奉御筆記并書〔二〕。《山左金石志》卷一八。又見《金石續編》卷一七。

〔一〕此記之前原刻徽宗手詔，總題《政和御書手詔碑》。今手詔別錄入徽宗文。

〔二〕文後原尚有：「保和殿直學士、朝請大夫、提舉上清寶籙宮、編類御筆兼禮制局詳議官、校正內經同詳定官、汝陽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蔡脩奉聖旨題額。奉議郎、試辟廡司業臣李鷺，奉議郎、試辟廡司業臣程振。」

三洞記

桂州興安縣之西南，有山崇峻，列嶂如屏，飛泉鉅石，噴玉掃黛，松蘿蔓翳，秀色可掬。中有三洞，高連浮雲，俯瞰流壑，霧雨時至，神龍出游，真天下奇偉觀也。里俗所傳，得名甚陋，不足以稱雄，因易而新之。其下者巉巖軒豁，嵌竇如磨鏤，源泉渾深。繇石磴而下，依山循流之石噴激，泠然雷震，響溢群谷。意者蒼鱗頭角，蠢縮淵潛，欲奮而不得騁，因命之曰「噴雷」。中洞倚層崖之腹，幽曠而虛明，俯仰上下，雲氣出沒，若霏煙之狀，冷風襲肌，襟裳濕濡，灑然無塵坌濁惡之想，因命之曰「駐雲」。上焉者嶽岑嶮嶮，據危阻深，泉石之秀，爲一洞冠。石作五色，橫亘其上，如飛梁、如華旌，有騫騰之勢，遂以「飛霞」名之。呀龍淵而雷聲，敞靈扉而雲翔，直紫霄而霞驚，颿輪羽

駕，御辯凌虛，想望於縹緲之間。則予之來也，安知其非三島之游乎？若夫擷幽花之素香，蔭脩篁之柔陰，濯玉谿之清波，步寶坊之淨界，則身世塵勞，一洗俱盡，不獨可以釋羈懷而攄滯思，搜奇玩幽之士，宜不能忘也。建炎三年閏八月十八日，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懷川李邦彥記。迪功郎、縣尉兼主簿曹禹功，從事郎、縣令、主管勸農公事曹攄。《粵西金石略》卷六。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〇。

宣德樓上梁祭告五方五帝太歲神十二神將梁官土地等祝文

維宣和元年歲次己亥月朔日，嗣天子臣伏爲宣德樓上梁，謹遣某官敢昭告于東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太歲神、十二神將、梁官、土地等：伏以端闈特啓，國體增崇，有嚴寶構之雄，式壯宸居之邃。載涓吉日，肇舉修梁，茲賴休成，用伸虔告。《永樂大典》卷二九五。一。（以上向以鮮校點）

程昌寓

程昌寓（或作昌禹），建炎初自京西轉運判官爲吏部郎，扈從至維揚。與執政汪伯彥、黃潛善不合，出守蔡州，禦金兵，除東京留守。四年，除鼎澧鎮撫使、知鼎州，又充荊湖西路安撫使。紹興五年移知江州、

兼管内安撫使。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一七、二四、三二、三四、四一、八五、一〇四。

范寅亮除湖北運判乞迴避奏

紹興三年七月十日

昨權荆湖北路安撫使，曾按發漢陽知軍范寅亮違法事，今寅亮除湖北路轉運判官，乞迴避。《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一之四七（第四冊第三七七七頁）。

乞選差峒丁弓弩手來鼎州使喚奏

紹興四年九月五日

攻討水賊黃誠、楊太等。勘會辰州、沅、靖州峒丁，內有牌弩手，今邊州寧靜，可以摘差與官軍夾帶使喚。緣昨准朝旨，峒丁不須勾抽，致未敢一面行下。乞于逐州峒丁刀弩手內選差刀弩手三百人，前來鼎州，相兼使喚之，仍候捕賊了日，發歸元來去處。《宋會要輯稿》兵四之三八（第七冊第六八三九頁）。

乞依指揮推賞奏

紹興五年閏二月

建炎中知蔡州，在任實及半年，乞依元降指揮推到任賞。《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六。

上廟堂論遣使都督川陝荆襄未便書

紹興四年九月

昌寓嘗謂古今利害，特在於名實之間。事責實，故有利無害；徇名，有害無利。昌寓嘗深究其源，非謂朝廷遣使樂於徇名，亦非奉使者其才能責實，勢使然耳。使命一出，張官置吏，不下數百員，與夫屯師聚兵之費，當取給於州縣。州縣比年所至匱乏，常賦之入，曾不足以自贍，矧有餘貲以供使命之用。一被督責，必令辦具，不過重費鞭撻，取之於民。官吏苟非其人，夤緣爲奸，殆有不勝其擾者。至於諸路兵力，初不足恃，使命一出，於所部軍馬又須抽摘隨行，赴置司去處。州縣一或有警，不過告急於使司，相去既遠，應接每不及。以至調發人夫，征取財賦，行過郡邑，倉庫一空，應報文移，日不暇給。其閒至有將懦兵驕，稍無紀律，則滋長賊勢，爲害一方，又有未易言者。如是則使命之出，將以保州縣，而州縣反被其擾，將以撫百姓，而百姓反受其弊，將以治盜賊，而盜賊愈長其惡，可謂有害無利矣。朝廷凡使事之畢，亦嘗計其歲月所費，以較其利害多寡乎？比者伏睹遣都督

川陝、荆襄諸軍事，得之道塗，謂朝廷因獻言者以今日大計在於圖秦，故特遣大臣出領使事。昌寓竊謂朝廷急於圖治，輟樞臣使遠方，固可以膺重任而成大功，然以其勢考之，豈能使之責實？雖負伊周不世出之才，恐未免徇名而有害無利也。昌寓備員武陵，首尾五年，川陝事體，粗聞其略，試言之。且張宣撫入蜀之初，責任非不專，事力非不盛，財用非不富，士馬非不强，當時人心又皆鼓勇，樂於赴功。而累年之間，迄無功效，徒上下怨憾，以謂四川初無盜賊之擾，止緣宣撫使入蜀以擾之。宣撫入蜀，而人被其擾，亦豈爲宣撫者固欲重困州縣乎？蓋張官置吏，屯師聚兵，官吏之所贍給，將士之所犒勞，所過所留，征求調發，勢有不得不然者耳。況今五路陷沒，四川危動，民力已困，財用已竭，强胡垂涎，且有吞蜀之意。以今事勢，較之張宣撫入蜀之初爲何如？州縣彫弊，似亦極矣，乃欲以大臣出使，將帶官吏，摘抽諸軍，又入蜀地，征求調發，號曰圖秦。竊恐秦未暇圖，而腹心肘腋之變先起矣。昌寓所以妄意謂未易責實，近於徇名，而有害無利也。抑嘗聞乃者富平之戰，騎兵凡十五萬，士馬亦可謂强矣，而竟致敗衄。今四川士馬不過吳玠部曲耳，何所恃以圖秦乎？昔曹操以百萬之衆，順流而下，吳之群臣已爲迎降之說，操於圖吳，勢若可必矣。周瑜以謂：「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乃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今北土既未平定，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而操冒行之，擒操宜在今日。」其後操果有赤壁之敗。今都督之來圖秦也，東土已安而果然無內憂乎？南寇已平而果無後患乎？中國士衆果能習水土而不生疾病乎？昌寓願朝廷鑑此，審處利害而行之，無令輕舉妄動，近於徇

名而無實也。至如近復襄、鄧等州，都督之行，就當措置，撥軍屯守，軍勢愈分。昔呂蒙爲孫權論徐州曰：「今操遠在河北，不暇東顧，往自可克。然地勢通陸，驍騎所騁，今得徐州，操後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尤當懷憂。不如取關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用其策，後果擒羽。今朝廷復襄、鄧州，亦猶權之取徐州也。取之爲易，守之實難，能保強虜之不爭乎？孰若命大臣或大將，益重兵，聚貲糧，守荊州，以據長江之險。今天下根本大勢，實在長江，保守長江，以固根本，然後可以圖秦保蜀，料理襄、漢，經略中原，隨宜度勢，以次施設。今根本未固，遽欲輟大臣於數千里之外，以孤軍抗強虜，期以復西秦殘破之疆。昌寓謂四川民財已竭，兵力已弱，人心已動，而都督又將入蜀，萬一強虜乘我閒隙，或壓以重兵，或傳以僞檄，則事有未易言者，其所繫豈小哉！昌寓初聞樞相趙公出使，趙，近世偉人也，忠義激昂，慨然有康濟四海之志，然事勢如前所陳，昌寓實憂其行。竊意樞相洞達利害已久，身爲大臣，義當徇國，不敢辭避耳。今聞大拜，脫或別議遣使，願試以昌寓所陳，更加討論，熟計利害而行之。且命大臣或大將守荊州，以固根本，在今非上策，亦豈易事，特不得已而用之。兵非有五萬之衆，錢糧非有三年之儲，且將不假歲月，責以近效，亦豈能使之勝其任也？荆南前日以二萬人守之亦可，今春金人取和尚原，關師古既叛，階、成州一帶無人控扼上流，勢須益兵也。昌寓以事干國計，不敢緘默。或謂昌寓言輕不足信，伏望更加採訪。《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六四。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一，《南宋書》卷一一。（以上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三三二一

聶 昌

聶昌（一〇七八——一二二六），初名山，字賁遠，欽宗改賜今名，撫州臨川（今屬江西撫州）人。由太學上舍除相州教授，擢秘書郎、右司員外郎。出爲湖南轉運使，召還，爲太府卿、戶部侍郎，改開封尹。爲王黼所中，罷知德安府。復以鄉人訟，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安置衡州。欽宗立，進戶部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金人再議和，詔昌檄河東。靖康元年十一月至絳州，爲鈐轄趙子清所殺，年四十九。著有文集三十卷，編次《歷代史門類》二百卷。見王庭珪《聶公墓誌銘》（《盧溪文集》卷四二），《宋史》卷三五三有傳。

乞改正都錄事班位奏

政和六年六月

三省都錄事，在元豐法不得過朝請大夫。比年有用特恩至中奉大夫者，遇春秋內宴，其位乃在左右史、侍御史、左右司郎官之上。左右司宰屬，侍御史彈治不法，左右史日侍清光，其選高矣，而都錄事位其上焉，無乃未正乎？乞特改正。其寄錄官雖高，亦實在左右司之下，庶幾隆殺有別，而名分

正。《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之二九（第三冊第二四一二頁）。又見同書職官四之二二（第三冊第二四四七頁）。

論伏闕劄子

靖康元年二月

臣聞前日蔡懋、李梈諭與大學長貳，令屏去伏闕上書陳東等，諸生聞之，莫不怨忿，一學多士，咸欲拂袖出學。今日又聞梈令根治諸生并伏闕百姓，欲置於法。臣聞之，不勝惶駭。仰惟陛下睿知仁慈，君臨萬方。士民以積年不舒之怨憤，乘隙相聚，賊殺內侍，指罵奸黨，蓋恃陛下仁聖，必能與百姓雪去怨氣。而懋、梈之徒恨其罵己而佐李綱，欲遂除去根株。又梈宣言，爲前日伏闕之士其間有李綱故舊，欲盡行誅戮。臣恐大失士心，歸怨陛下，自此士民思亂，恐無已時。蓋士民上書，不約而從之者數千萬人，其言皆平昔公議，乃陛下所急欲聞，而奸人所甚惡也。豈有不稟上旨，敢令開封快其私意？願陛下訪聞行下，速賜止絕，庶幾忠義之士不死奸人之手，而忠言讜論日聞於九重，實宗社萬世之幸也。取進止。《三朝北盟會編》卷四〇。又見《孝慈淵聖皇帝要錄》卷上。

乞收盜賊刺充廂軍奏

靖康元年六月

招兵者，今日之急務。近緣京畿諸邑例各招刺，至于無人就募，則強捕村民及往來行人爲之。遂

致里毗奔駭，商旅不行，殊失朝廷愛民之意。檢準政和令，諸盜再犯杖以上、情理不可決放而堪充軍者，給例物刺充廂軍。今京城里外間有盜賊，皆是豪猾，無所忌憚，雖經斷罪，頑惡弗悛。若依上條刺充廂軍，不惟得強壯之用，又且收集姦黠不復爲盜。如允所請，則自內及外皆可見之施行。《宋史》

卷一九三《兵志》七。

言扞敵之策奏

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畀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中矣。臣願激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關，出不意掃其營以報。《宋史》卷三五三《聶昌傳》。

說諭河東士民

昌啓：守土之臣，自合遵奉朝命，令守則守，令棄則棄。今既有敕書令割與大金，何必區區堅守！即今若堅守，則必招大兵攻打殘破。應河南官員軍人、百姓商旅，既不得南還，而土人又不免屠戮之禍，何可遂復舊業耶？況於京城危迫如此，方藉交割以退師，儻若稽緩，豈不誤國大事？今交割

兩路，河北則差耿門下，河東則親賚詔書，朝廷危迫之意可知矣。昨者備坐聖旨，約知、通以次出城面議，既不略至城外，審驗是非，諭問端的，輒下矢石，引兵出戰，殆非體認朝廷危迫之意。昨晚又遣三輩賚敕書往，又復無報，不知公等意欲何爲。今交割大帥亦不以城中拒守爲怪，但欲疾速交割，以了國家大事。開門之日，秋毫一無所犯，放官兵商旅南歸，皇天后土實鑑臨之。幸早爲之所，無復疑慮。若稍遲遲，大兵一至，悔無及矣。昌舊名山，六月間賜今名，恐公等未知，故以奉聞。古者交兵，使在其間，蓋欲通彼此之情也。昨晚親詣城下，遣使臣賚劄子奉聞，輒下矢石，再遣三介賚敕書去，亦未見還，豈非爲所傷乎？雖他邦遣人，尚不可如此，況本朝皇帝遣一樞密親行，而所差去皆朝廷之人，不知輒固拒，何也？請深思之，無貽禍。《大金弔伐錄》卷三。（以上李文澤校點）

吳季述

吳季述，徽宗時人。政和間，官朝奉大夫、知棣州。

宋故吳助教墓誌銘〔一〕 政和七年

公諱愿，字公謹，洪州進賢人。曾祖昉，祖沔，父伋，三世皆不仕，處鄉里爲著姓善家。公六歲

而孤，母徐鞠養。方成童，已有立志。謹身節用以事其母，治家幹蠱咸有規畫，雖里之耆老者有不能及之者。以故克紹其家，而久之，田園資產至數倍于先業。母嘗有疾，寅昏奉侍，未嘗去側，求醫治療，雖遠必能致之，至盡其術而後已。母喪，哀毀過情，葬祭能竭其力，鄉間共稱其孝。有弟興詩，尤加撫恤，延師門下，教以儒業。洎長，不靳資給，使從四方賢士大夫游。而其弟問學亦遂有稱于時。崇寧初，詔郡行三舍法，以教天下士。興每試于學，嘗爲第一，當時流輩皆以俊造期之，而不幸以死。死之時，已與公折籍，而其子尚幼，親戚有爲管其家者，因循鹵莽，日至隳壞。公爲憂之，乃白于縣官。而縣官固以公爲可托，遂易以委焉。公視其家一毫之微，不啻己物，而必躬親，日加葺治。不數年復至充裕，其子亦既長矣，遂舉而歸之，今亦不失爲富人。則公之于兄弟，其義可爲厚矣。公平生雖不甚力學，然性警悟喜善，所與往來，皆一時文人佳士。間有貧而過我者，亦必有以賙之。歲嘗旱，穀價騰踊。公損其直以售于人，而人之賴其惠者甚衆。公守己未嘗踰分，縣官以王宮助教牒召公應補，求免者數四，不得已從之，然非其所好也。政和七年五月初十日，不幸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七。娶舒氏。子男一人，公卒後兩月始生。女三人：長適常州士人許知古爲贅壻，二尚幼。舒氏亦通曉，能助其夫以成其家者也。公之卒，其壻協力以奉後事，將以明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于真隱鄉夏家原。先期，許壻持臨川貢士吳民載所爲公行狀以乞銘。予因以爲可信，遂爲之銘。銘曰：

人之可傷，莫大無嗣。公雖云亡，繼遂有子。其門戶得以有傳，其歲時有以奉祀。歸安斯

丘，復何憾矣。江西省博物館藏拓片。（陳柏泉校點）

〔二〕題下原署：「朝奉大夫、知棣州軍州、管句學事兼管內勸農事、提舉濱德博三州盜賊公事、借紫金魚袋吳季述撰。迪功郎、吉州儀曹掾兼兵曹及管右推勘公事許博古書。宣教郎、新差知徐州彭城縣事、管句學事、管句勸農公事王彥稱篆。」

胡交修

胡交修（一〇七八——一一四二），字己楸，常州晉陵（今江蘇常州）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授泰州推官。試詞學兼茂科，爲首選，除編類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除右文殿修撰、知湖州。建炎中以中書舍人召。尋遷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久之，遷刑部尚書。出知信州，以親老奉祠。復召爲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兼侍講。逾年，以端明殿學士知合州。領州數月卒，年六十五。《宋史》卷三七八有傳。

天子不宜親征郡盜疏

建炎四年十二月

郡盜猖獗，天子自將，勝之不武，不勝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王師？《建炎以來繫年要

錄》卷四〇。

弭盜保民疏

紹興元年二月

昔人謂甑有麥飯，床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携落，亦爲吏士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杭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冢，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強兵以禦寇，不能爲翟興輩之所爲乎？《宋史》卷三七八《胡交修傳》。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二，《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九。

乞例差兩省給舍分輪看詳文字奏

紹興元年十月二十一日

朝廷日逐付下看詳文字，舊係兩省給舍分輪看詳。近緣舊官多是差除，見今獨員，日力不給。乞倒差兩省給舍分輪看詳。《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之七九（第三冊第二三六九頁）。

乞章奏房依舊置過犯簿奏

紹興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進奏院合赴章奏房投下諸路表奏。在京專法，令本房置過犯簿，籍記差錯進奏官姓名。昨緣渡江，散失案牘，指揮不存，欲乞令章奏房依舊置過犯簿。今後差錯并失點檢，廳司拘收。第一犯，籍記姓名；次犯，給事中量輕重，送所屬責罰停降。《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之四八（第三冊第二三九五頁）。

乞編七司例冊奏

紹興四年八月

契勘近降細務指揮，內一項，六曹長貳以其事治，有條者以條決之，無條者以例決之，無條例者酌情裁決。夫以例決事，吏部最爲繁多，因事旋行檢例，深恐人吏隱匿作弊。乞七司各置例冊〔二〕，凡勅劄批狀指揮可以爲例者編之，令法司收掌，以待檢閱。《宋會要輯稿》帝系一一之二（第一冊第二一四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九。

〔二〕乞：原作「與」，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改。又，《要錄》所引此文文字有異，然大旨不差，故不別錄。

乞渡江以前責降臺諫官等令州軍保明奏

紹興五年閏二月二十二日

官員自渡江以前責降之人，爲亡失案籍，本部無憑檢舉。於建炎三年、紹興元年再降指揮：從官自待制以上，職事官監察御史以上，并餘官各爲一等。從官所在州軍保明；監察御史以上自陳，不召保；餘官自陳及召保官作三等申省。契勘內有臺諫官、左右御史、卿、監、都司檢正檢詳官，爲已各經朝廷優加擢用，不肯自陳，本部無緣檢舉，致經恩霈，遂有不獲霑及之人。乞將上件官許免自陳，亦令所在州軍勘會元任官職，責降月日、因依，自責降後已未經叙復，保明詣實，申尚書省，降付本部，依赦檢舉。庶幾少助朝廷加惠縉紳、崇養廉耻之意。《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六之四七（第五冊第四一九頁）。

乞不撰胡世將制詞奏

紹興五年七月三日

胡世將乞宮觀，令學士院降詔不允者。契勘世將係是從姪，所撰詞顯屬妨礙。《宋會要輯稿》職官

六之五四（第三冊第二五二三頁）。

論交子疏

紹興六年五月乙酉

崇寧大錢，覆轍可鑑。方大臣建議，舉朝無敢非者。法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徒相屬，終莫能勝。今之交子，較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日造數十百紙，鬼神莫能窺焉。真贋莫辨，轉手相付，旋以偽券抵罪，禍及無辜。久之，見錢盡歸藏錮之家，商賈不行，細民艱食，必無束手待盡之理，比及悔悟，恐無及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一。

乞以韓忠彥配饗徽宗廟庭狀

紹興八年三月十七日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侍從官詳議徽宗皇帝祔廟配饗功臣。伏以徽宗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席盛大之時，包富有之業，虛中屈體，以來天下之英，聚精會神，以成天下之務。用能上下一心，同底于道。于時輔相有故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贈太師魏國公、謚文定韓忠彥，明允篤成，公忠亮達，至仕上宰，無愧前人。建中之初，左右厥辟，招徠俊乂，列于庶位，除苛解嬖，厥功茂焉。雖居位日淺，而始終無疵，允所謂以道事君者歟。實有顯效，至今稱之，伏請配饗。《宋會要輯稿》禮五九之一八（第二冊第一六七八頁）。又見同書禮一一之五（第一冊第五五七頁）。

慕容彦逢謚議

崇寧紀元之初，上方躬親聽斷，勵精庶政，修遵制揚功之治，求賢如弗及。輔弼大臣蒐簡以副側席之求，凡所薦引，皆召見便朝，天子親訪納焉。時公在選中，比入對，論議有餘，喟然動丹宸，亟擢儒館。上方欲褒顯異才，以勸多士，於是閱歲未幾，不累遷，遂持橐近班，要途華貫，翱翔殆周。公感遇特異，思竭底蘊，以報眷知，益自激昂，以赴功名之會，所歷咸有可紀。儒學彬彬，譽望蔚然，爲一時聞人。嗚呼！亦可尚已。既終于官，其家狀公行于朝，命謚于太常。《謚法》曰：「德美才修曰文，能善兄弟曰友。」以是易名，於行不浮。請得而論之：公天資穎悟人也。自初就傅，其默識彊記，固已過人，閱書一再過輒不忘。既仕，益自力於學，藏書至數萬卷，退食即研精其間。自六經群史、諸子百家之學，靡不洽通。故其所蓄，雄深閎博，放爲詞章，邃然根柢理致。代言西掖，攝直北門，凡所草定，援筆立成，溫厚典雅，炳然可觀。士大夫稱之，號爲近古。豈不曰德美才修者乎？公天性篤孝，事繼母尤極謹順，先意承志，比終，嘗如一日。撫先德之遺澤，抱弗洎之深悲，常慨然曰：「獨可致力友愛于我諸弟，庶慰怵惕之思焉。」於是撫育訓誨，誠意篤備。世賞不先其息，必徧同氣，雖法必任子者，亦力請於朝以及之，吹噓汲引唯恐後，用能咸被采擢，華萼扶疎，聯榮一時。世之稱友愛者，必以公爲言，豈唯族婣鄉里慕之，縉紳之士，莫不推之，上至於天子，亦聞而嘉

獎之。蓋其因心力行，故久而益篤，厥聞顯著如此，豈不曰能善兄弟者乎？考論公行，被之以此謚，其誰曰不宜？方公居諫垣，則持論堅明，風望隱然；貳銓曹，則籍比情，例條目，以絕吏姦；守汝海，則能以寬惠得民心；長秋官，則禁妄繫，正叙法，頒斷比，以恢讞奏之路、寬罪之類者，以廣上恩。才周於用，故所居底績，宜不一而已也。若夫官師論謚，獨綴取行己之善，其尤較著者，以垂不朽云。謹議。《摘文堂集》附錄。

鸚章帖

交修惶恐再拜上啓：少懇輒塵嚴聽。從姪嶢備員德清丞，吏事明敏，公勤潔廉，胥吏畏戢，甚得民譽。頃左右剖符之初，嘗令謁見于臨安，已蒙清顧。方此薦士之初，輒敢求玷鸚章之末。逮此終更，獲遂改秩，皆出門下之賜，戴德豈淺淺耶？敢恃眷舊之私，特加留念，幸甚。干冒愧悚，殆不勝云。交修惶恐再拜上啓。《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五。（以上劉文剛校點）

蘇起

蘇起，政和末知應道軍。宣和元年知溫州。見《玉照新志》卷一，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一五。

乞令諸路州縣將耕藉詔書刻石奏

宣和元年十一月

臣昨謹將耕藉詔書刻石，被以雲鶴，安奉廳事，仍行下四縣，依此施行。自此風雨調順，禾稼茂盛，既已收穫，枯荻又復生穗，每畝得穀一石至七八斗。乞令諸路州縣效此施行。《玉照新志》卷一。

（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三三三二

安堯臣

安堯臣，廣安軍（今四川廣安）人，安惇族子。政和末，朝廷議復燕雲，童貫等主其事，堯臣以布衣上書，極論其不可。徽宗令補承務郎，而實不用其策。靖康初，爲宣教郎、成都府華陽縣丞，官至南平郡守。紹興三十一年，以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二，《玉照新志》卷一，《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八，《宋史》卷三五五《鄭居中傳》。

乞寢燕雲兵事書

政和八年五月

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草澤臣安堯臣謹昧死裁書，百拜獻於皇帝陛下。臣觀商高宗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歎息，以爲天下萬幾，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察。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以九重之深而欲盡於四方萬里之遠，百辟之忠邪賢佞，生民之

利害休戚，顧不難哉？是以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諫行言聽，則膏澤下於民，天下同臻於宴安之域，社稷之利也。臣聞陛下臨御之初，從諫如流。嘗下求言之詔，曰：「言之不當，朕不加罪。」於是謇諤之士，冒昧自竭，咸效愚忠。而憚人欲杜塞言路，竊弄威柄，乃熒誤陛下，加以詆誣之罪，遂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於天下久矣。比年以來，言事之臣朝奏夕貶，天下之人結舌杜口，以言爲諱。乃者宦寺專命，交結權臣，共唱北伐之議，思所以蠹國而害民，上自宰執，下至臺諫，曾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咸以前車爲戒，陛下復何賴焉？臣愚以爲燕雲之役興則邊隙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此臣所以日夜寒心者也。臣螻蟻之微，自頂至踵，不足以膏陛下之斧鉞，儻使上冒天威，必罰無赦，臣雖死無悔，何憚而不言哉！願畢其說以獻焉。臣聞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蓋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聖人以一身寄乎巍巍之上，安而爲泰山，危而爲累卵，安危之機，每不在於夷狄之服叛去來也。則有天下國家者，必固本以釋末，未嘗竭內以事外，惟羈縻制禦之不失，徒使爲中國之藩籬而已，曷嘗與之謀大事，圖大功，俾憂生乎內也？昔王郁說契丹入塞以擊晉，兵定，人皆以爲後患，可不鑑哉？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外憂之患，吾能固本以釋末。將賢而虜情，即可翦滅，其患不及中原，泰山之安，有足恃者。內憂之懼，由吾竭內以事外，邦本凋殘，海內虛耗，累卵之危，指日可待。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爲之懼，臣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甚可懼也，陛下亦思之乎？方今天下之勢，危如累卵，奈何陛下不思所以固本之術？委任姦臣，竭生靈之膏血，欲奉強胡，以取必爭

之地，使上累聖德，此億兆所同憂也。且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奮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乃搖尾乞憐，非畏吾也，蓋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隙，使之來寇，彼故茫然不以動其心。陛下將啓燕雲之役，異日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二〕，狼子野心，安得不蓄其銳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將見四夷交侵，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昔秦始皇纘六世之餘烈，既併六國，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其意非所以衛邊地、救民死，乃貪戾而欲廣大也〔三〕，故功未立而天下亂。漢孝武資累世之積蓄，財力有餘，士馬強盛，務恢封略，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結南寇，列四郡〔三〕，開玉門，通四域，以斷匈奴右臂。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算及舟車。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始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豈非聖人之所以悔哉！宋文帝元嘉中，自比西漢文、景，分命諸將，經略河南，致拓跋瓜步之師，因而國蹙。陳宣帝纘業之後，拓土開疆，志大不已，遂有呂梁之敗，江左日蹙，力殫財竭，旋爲隋氏所滅。隋煬帝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賦斂百端，四海騷然，土崩魚爛，喪身滅國。唐太宗定海內，時稱英主，然而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明之役〔四〕，師旅數動，百姓疲勞，雖未致於禍敗，然不免有中材庸主之譏。明皇開元之際，宇內謐如，邊將邀寵，競圖戰伐，西陲青海之戍，遼東天門之師，磧西怛邏之戰，雲南渡瀘之役，沒於異域數十萬人，幽寇乘之，天下離潰。是皆窮兵貪地，好功勤遠，罔守持盈之道，不顧勞民之弊。孰若周宣中興，獫狁爲害，逐之太原，及境而止？蓋不欲敝中國，怒遠夷也，故享國日久，詩人詠其美。孝文專務以德化民，凡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與匈奴結

和親。後乃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勞百姓。是以國富刑清，漢祚日永，天下歸仁。孝元亦納賈捐之議，棄珠崖之陋，後世以爲美談。東漢建武中，人康俗阜，臧宮、馬武請殄匈奴，報曰：「捨近謀遠者勞而無功，捨遠謀近者逸而有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可謂深達治源者乎！歷觀前代，雖征討殊類，時有異同，勢有可否，謀有得失，事有成敗，然毒痛四表，瘡痍兆姓，未嘗不由好大喜功、竭內事外者也。昔人謂國雖大，好戰必亡，故聖人務德不務廣土，王者不治夷狄，《春秋》亦內諸夏而外夷狄。非謂中國之力不能制之，以其言語不同，贄幣不同，種類乖殊，法俗詭異，居於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山谷險阻之地，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誠不欲竭內以事外故也。樊噲嘗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謂其可斬。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宣帝議加爵賞，蕭望之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陳湯誅郅支、康居，匡衡劾其矯制而顛命。郝靈筌斬默啜，姚崇慮彼邀功者生心，三朝終不加賞，抑有由矣。是故古者天子守在四夷，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者則接之以禮，羈縻不絕，使曲在彼，乃聖王制禦夷狄之常道也。在昔東胡避李牧，北虜憚郅都，南蠻服孔明，西戎畏郝玼。此四人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君臣同體，固守邊疆，故能威震四夷，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或有僥倖一時，爲國生事，興造邊隙，邦憲具在，夫何足云！我宋太祖皇帝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總熊羆之衆，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然卒不能下幽燕兩州之殘寇，豈勇力智慧不足哉？蓋兩州之地，犬戎所必爭者，不忍使吾赤

子重困鋒鏑，乃置而不問。章聖皇帝澶淵之役，以匈奴大舉來寇，不得已而與戰，既戰而勝，乃聽其求和，遂與之盟，逡巡引兵而退，蓋亦欲固邦本而不忍困民力也明矣。伏願陛下思祖宗積累之艱難，監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景德舊好。慎選忠義智勇之人如李牧、郅都者，使守險塞，而嚴軍高壘毋戰，閉關據扼，荷戟而守之，無使夷狄乘間伺隙，窺我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保生靈，豈不遑歟！臣前所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隙遂開者此也。臣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由宦者專政。當時君主之心，非不知其然，而因循信任，不能斷而馭之，故終至委靡頹弊，傾覆神器，不可枝梧而後已。大抵此曹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出入卧內，靡間朝夕，巧於將迎，則君心爲之密移。況隆以高爵，分以厚祿，加之以信任，以資其威福之權哉！我宋開基，太祖皇帝鑑前世之弊，務行剗革，內品供奉不過二十人，徒使供門戶掃除之役。寶元以後，員數倍增，祿廩從優。咸平、至和中，洛苑使秦翰、雷有終因討王均之亂〔五〕，既而有功，授以恩州刺史〔六〕。自後劉保信等初無纖毫之功，咸起僥倖之心，乃攀援前文，遂皆遙領團練、刺史，議者否之。繼以明道，制命出於幃幄，威福假於宦寺，斜封、墨勅，授之匪人，委用漸大。茲風一扇，先朝之典制盡廢。當時臺諫以死爭之，期必行而後已。今乃不然，宦寺之數，不知其幾，但見腰金拖紫，充滿朝廷，處富貴之極，忘分守之嚴，專總威權，決議中禁，蔽九重之聰明，擅四海之生殺。懷諂諛之心，巧媚曲求者，則舉而登用；勵匪躬之操，直情忤意者，則旋見排斥。以致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府第羅列大都，親族布滿丹陛。南金和璧、冰綃霧縠之積，富侔天子；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僭擬後宮。狗馬飾彫文，

土木被緹繡。更相援引，同惡相濟，一日再賜，一月累封。爵祿極矣，田園廣矣，金繒溢矣，奴婢官矣，縉紳士大夫盡出其門矣，非復向時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皇綱何由而振邪？是以賢才嗟讟，志士窮棲，莫此爲甚。昔人謂宦者專而國命危，良有以也。臣布衣賤士，無官守言責，不敢纖悉條具，上瀆聖聰，請以誤國之大者童貫而論之。臣謹按貫起自卑微，本無智謀，陛下付以兵柄，俾掌典機密。自出師陝右，已彌歲稷，專以欺君罔上爲心，虛立城砦，妄奏邊捷，以爲己功。汲引群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饋遺，鬻賣官爵，超躡除授，紊亂典常。有自選調，不由薦舉而改京秩者；有自行伍，不用資格而得團防者；有放逐田里，不應甄叙而擢登清禁者；有託儒爲姦，懵不知書，而任以蘭省者。或陵德鮮禮，不通世務，徒以家累億金，望塵下拜，公行賄賂，而致身青雲者，比比皆是；或養驕恃勢，不知古今，徒以門高閥閱，搖尾乞憐，僥倖請託，而立登要津者，紛紛接踵。一時鮮廉寡恥之人，爭相慕悅，侵漁百姓，奉其所欲，惟恐居後。兵法〔七〕：戰士冒石傷弓，生有金帛之賜，死有褒贈之榮。自法權歸貫〔八〕，紛更殆盡，戰傷之卒秋毫無所得，死者又誣以逃亡之罪，賞罰不明，兵氣委靡。凱還未歌，資品已崇，庖人廐卒掃門執鞭之隸，冒功奏賞，有馴致節鉞者，名器一何輕哉！山西勁卒，貫盡選爲親兵，實自衛也。方戰伐之際，它兵躬行陣之勞，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意果安在？此天下所共憾，而陛下恬然不顧也。貫爲將帥，每得內帑金帛以濟軍需，悉充私藏，乃立軍期之法，取償於州縣。依勢作威，倚法肆貪，暴征橫斂，民不堪命，將士爲之解體，貫且意氣洋洋，自爲得計，兇焰勃然。臺諫之臣，間有剛毅不回之士，愛君憂國，一言議

及，則中以危法，遂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歸怨陛下矣。今者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共唱北伐之議。經營之久，國既匱乏，乃更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民不奠居，加之以譏讎，迫之以重斂，其勢必無以自全。陛下苟能速革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爲此曹涸也。今天下之民，被茲毒蠱久矣，其貧至矣，養生送死不足之憾亦深矣。昔人謂刻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臣愚深恐無恒心之民，以刻核太至，不能自安，或起不肖之心，其患有至於不可禦者。又況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積怨氣，天心憫焉，非朝廷福也。劉蕡謂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其言載之青史，雖愚夫愚婦莫之或非。陛下儻優游不斷，異時禍稔蕭牆，姦生幃幄，追悔何及？伏願陛下擴天日之明，塞陰邪之路，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使安其分可也。史臣亦謂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陛下何苦曜之？此臣愚所不識也。恭惟陛下以社稷爲心，以生靈爲念，思禍患於未萌之機，戒其所當戒，更其所當更，斷自宸衷，決而行之，無恤邪論之紛紛，天下幸甚。臣前所謂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者此也。臣一介草茅，世食陛下之祿，沐浴陛下之祿，沐浴陛下膏澤久矣。當此之時，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臣獨輒吐狂直，上觸天威，非不知言出而禍從，計行而身戮，蓋痛紀綱之壞，哀生靈之困，變亂將起，社稷將危，忠憤所激，有不能自己者，不識陛下能赦之否？臣聞唐貞觀時，有上封事者或不切事情，文皇厭之，欲加謫黜。魏鄭公諫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己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咨其所陳。言而是乎，爲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今臣惓惓，非望陛下之勞遣，願陛下咨其

所陳，撫其實而行之，使納諫之君，不獨專美於前代，臣子之至願也，惟陛下裁之。嗚呼！犯顏逆鱗者，人臣之盡忠；廣覽兼聽者，聖人之盛德。臣之所以自處者，可謂忠矣；陛下所以處臣，宜何如焉？願少緩天誅，庶開忠讜之路，永保無窮之基。儻或不容，身首異處，取笑士類，臣亦所不恤也。臣無任昧死俯伏聽命之至。臣堯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又見《玉照新志》卷一，《東都事略》卷九七，《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八，《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一六，《大學衍義補》卷一五六，《宋史》卷三五五《鄭居中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七，《宋史紀事本末》卷五三，光緒《廣安州志》卷一二，《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三。

〔一〕自「使之來寇」至此凡三十四字原無，據《玉照新志》補。

〔二〕戾：右引作「利」。

〔三〕患其兼從西結南寇列四郡：右引作「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寇，乃表河曲，列四郡」，當是，此處疑有脫文。

〔四〕昆明：右引作「崑丘」。

〔五〕秦翰雷有終：原作「秦之翰雷有功」，據《玉照新志》及《宋史·雷有終傳》改。

〔六〕恩州：原作「思州」，據《宋史·雷有終傳》改。

〔七〕法：原作「戍」，據《玉照新志》改。

〔八〕法權：右引作「兵權」，當是。

上皇帝書

靖康元年十一月

臣謹昧死裁書獻於陛下。臣觀陛下繼承之初，首用吳敏爲右相，使之代天理物，而制曰「定禁中之策，靖我邦家」。值上皇始厭萬幾，內禪於陛下，陛下天性至孝，感泣退避，慈諭數四，方即大寶，此乃天命人心，咸有所歸，敏何與焉？當制學士非敏之黨而何？敏，蔡京門人也。京之父子既幸脫於鼎鑊，京之黨亦未加誅戮，其門生故吏與夫黨與之枝葉，又且磨牙搖毒尚居要津者，實敏爲之援。昔人以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其敏之謂乎！繼以徐處仁爲左相。處仁之材固優於治郡，而未聞有宰天下之能。入據公輔之任，方虜騎侵軼，天下可謂多事矣，碌碌居位，無所建明，斯所薦拔，亦無出其右者。昔人以竊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其處仁之謂乎！耿南仲、何桌二子，書生也。平居高談闊論，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而不知所守，置之翰苑可也。若使之輔佐英主，安國家，定社稷，實非所長，其連茹彙征，可不論而知也。中書門下，王政之所由出也，天子所與論道經邦者也，職在統治百官，以參佐機務，關掌出納命令之重。陛下發號施令，舉措云爲，有悖於理而礙於法者，當封駁論列，則事無過舉。今以趙野之徒爲之，野性齷齪，但知奉行陛下詔旨而已，必不能爲陛下執奏於前，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捐百姓之害，庶乎陳善閉邪，引君以當道也。其所引類，又當如何？非特此也，下至省臺寺監，遠及監司帥臣，與夫郡縣之吏，尚習宣和故態，咸以欺君罔上，背公營私，持祿保位。既得患失，凡蠹國害民之風莫之能革，而務以委靡輒熟之辭上惑聖聰，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

怨於君，曷嘗有致君之心，憂天下之志，面折廷諍，如南衙群臣者哉？馮澥可謂剛毅守節矣，方崇觀姦臣用事之際，奮不顧一時之禍，以撓人主之威，當時有識之士以爲美談。自陛下擢爲諫議，正國步多艱，天下之士翹首跂踵，冀澥日以忠言進於前，致明主於三代之隆，以全令名，以利天下。累月之間，不聞建一大計，定一大事，成一大功，徒聞與楊時是非熙甯、元祐之學而止耳。則政事闕失，生民携貳，陛下何由而知之？其他庸庸之徒，可不問而知也。自古王者重乎謹讒，故《易》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戒，仲尼亦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植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良有以也。頃者陛下當敵國來寇，則納李梶、鄭望之、李鄴之徒割地謬計，命李邦彥主和議，復與之盟，以紓目前之禍。洎敵人退師，口血未乾，則又納庸人之議，命种師道、姚古、种師中援三鎮，謂祖宗之地寸土不可與人，但守陵寢所在，誓當固守。頃緣姦臣誤國，敗累朝不渝之盟，致虜兵憑陵，宗社傾危。陛下誕布惟新，不忍生靈重困鋒鏑，遂捐金帛、割土地，復講累朝舊好。既盟之後，虜情頗悟前日之非，遽爾退師。執政大臣曾不歷算周思，復熒惑陛下，使陛下失信於夷狄。夫前日之渝盟，與今日之失信，利害較然明矣。臣固知爲此者，非賢人君子有愛國憂君之志，攄忠憤以爲宗社大計也。乃姦凶之黨，尚懷蠹國之心，必欲傾覆神器而後已。此臣所以中夜以思，臨食而懼，深爲陛下寒心也。且胡雛之犯中國也，宇宙腥羶，雖三尺之童皆知一戰而却之，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奈何陛下將相大臣，半爲姦黨遺類，陛下雖欲奮然有爲，無股肱心膂之寄可任以大事。是以虜日益驕，雖金繒數百萬而猶未滿其意，乃割三鎮之地以奉其所大欲，然後快其心，陛下

豈得已哉？陛下既已與人，又且悔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使吾民肝腦塗地，則祖宗二百年之基業莫之能保，而陛下九州四海之廣將被髮左衽矣，況陵寢乎？致此之咎，當誰執之？臣意陛下三月十六日詔書，今已誕布天下久矣。爲夷狄謀者，必曰上皇委任姦臣，致我興師無亡矢遺鏃之費，得金繒數千百萬，三鎮二十州地，遂從其情，再講舊盟。今師未旋踵而陛下已失信，必姦黨未去，復有此議，不若乘此渝盟之釁，以令大軍，逮高秋折膠，塞上草衰，擁彎弓之虎士，馳控弦之戰馬，南驅而去，我當百戰而勝，彼將不戰自屈，則我之所得，豈特金繒數千百萬、三鎮二十州之地而已！彼之所謀誠如是，則陛下何苦惑邪論而較小利哉？昔人云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深可戒也。臣愚爲今之計，陛下當明詔有司，將前日奉使許地李棣、鄭望之、李鄴，元主和議之李邦彥，與夫今日建議悔約大臣及姦黨遺類，大正典刑，梟首以謝天下，以示敵國。乃擇智勇有謀之人，使出使疆外，講二國之歡。陛下當且含垢忍耻，捐三鎮之地，資其強大，恣其貪嗜，驕其志氣。彼必謂吾之智術終莫能制之，暴虐自肆，荒淫無度，其亡國可立而待也。然後陛下內選相臣以立法度，求民瘼，修富國之政，務強兵之術；外選將臣以備征伐，訓兵積粟，修守戰之備，務禦戎之略。假以歲月，輔以天時，合以人事，乘仇人之有釁，爰赫斯怒，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英謀電發，神算風馳，如決大河，潰蟻壤，不折一矢，不遺一鏃，掃清沙漠。彼時稽首稱藩，挈地以還陛下，則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母子含哺，川塗無犬吠之驚，黎庶無干戈之役，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雪上皇積年之耻，以示陛下大有爲之志，豈不韙歟！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五。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三。（以上刁忠民校點）

王 彬

王彬，彭州九隴（今四川彭縣）人。靖康中爲朝請郎，差知北外都水丞公事。

隨州大洪山崇寧保壽院十方第二代楷禪師塔銘（二）

政和八年夏五月乙未，芙蓉禪師以偈示衆，書遺誠，付囑門人，沐浴更衣，吉祥示寂。越三日丁酉，荼毗，收靈骨。秋九月甲午，塔藏芙蓉湖。後七年，住持大洪山慧照禪師慶預，師之受業高弟、嗣法的孫也，念湖山遠在海隅，奉塔廟之禮常缺，喟然歎曰：「吾昔嘗侍老師住大陽，遷居此山凡五年，天下衲子輻輳雲萃，不遠千里而來。當時升堂入室者散之四方，皆續佛壽命，爲人天師。今住世者如焦山成、大隋璉、鹿門燈、石門易、寶峰照，即其人也。昔人藏衣曹溪，葬履熊耳，豈不以恩大難酬，示不忘本耶？」乃遣其徒宗幾遷致師靈骨，建浮圖於大洪山之陽。冬十一月，塔成。明年冬，彬謁慧照於山中，慧照喜謂彬曰：「吾芙蓉老師法海舟航，佛門梁棟，三十七年與大地衆生作陰涼，機緣在世，不獨衲子能言，搢紳士大夫咸知之。今新塔未銘也，敢以爲請。」彬既仰慕芙蓉之高風，又重違慧照之勤意，義不獲辭，退而銘之云：師諱道楷，俗姓崔氏，沂州費縣人。少學神仙，得辟穀

術，隱伊陽山中。既久，知非究竟，乃棄所學，游京師，詣述聖院出家，禮德暹爲師。熙甯六年，試經用度。明年，受具戒，游歷諸方。徧參知識。最後至舒州投子山見青禪師，一言造妙，師資深契，青以明安衣履付焉。去之韶山，結茅虎穴旁，虎爲伏馴，探穴取子，初無忤也。師雖宴坐山林，然道價四馳，千里嚮風。自元豐五年出世至示寂，凡七坐道場。最初住沂州仙洞山，又遷西京乾元、招提、郢之大陽，隨之大洪，皆當世元老名公卿以禮延請。後被詔住東京十方淨因，又徙住天甯萬壽，皆中使奉命，恩禮兼隆，諸方榮之。師所至，無緇素貴賤，皆直造室內。其來京師，諸公卿貴人日夕問訊，無與道人處士雜坐，師皆一日之。師行解相應，履踐篤至，無明妄心，一毫不立，故不能矯情徇世，避人道之患。竟坐辭身章師號，忤上意，得罪居淄州。久之，上察其無它，聽自便。復有旨下開封府訪師，還其故服。師聞之，書四句偈遺中貴人王松年云：「石田焦穀又生芽，暮種朝收濟幾家。巢父飲牛牛不飲，漁翁撥棹入蘆花。」衆口傳播，尹李公孝壽得之，察其誠心，乃爲敷奏。因從其志。師始欲游天台、雁蕩，過故里，爲父老留，不得去。樞密劉公奉世捨俸金，買芙蓉湖田，築室延師，四方衲子歸之，俄成叢林，今賜額興化焉。先是，芙蓉湖衆水鍾聚，瀾漫百餘里，師嘗謂若決而歸之川，可得良田數千頃。常平使者聞其言，使邑令詣師受規畫，鑿渠疏導，悉如師說。異時菰蒲沮洳之地，皆爲沃壤。鄉人德之，乃相率舍田於寺。歲入既豐，又推其餘以與馬鞍山，後亦贍數百家。師喜營建梵刹，見棟宇卑陋，則崇飾更新，規模宏壯，疑若基構艱難，然人以師故，施財助力，咸說樂之，工役未嘗踰時。纔成即棄去，不回顧也。師本田家子，爲兒童時父令毆田中飛蝗，師舍己

之田，先毆鄰人者。詰之，則曰：「損他利己，所不忍爲。」其利它之行，蓋天性也。師享年七十有六，僧臘四十二，度弟子九十三人，法嗣得骨髓出世者二十九人，皆緣法盛行於時。而丹霞淳公其後尤大。今慶預在大洪，禪子至二千，清了在長蘆，正覺在普照，亦至千衆。蓋天下三大禪刹，曹洞之宗，至是大振矣。師應接機緣，已見語錄，及德洪所撰《僧寶傳》，承議郎韓韶《臨沂塔舊銘》、鹿門法燈禪師《塔中記》載之已詳盡云。銘曰：

諸佛出世，爲一大事。以心傳心，莫難承嗣。日在明安，得人惟艱。正法眼藏，託于浮山。道未喪世，遺言不墜。異苗翻茂，卒如師偈。堂堂青公，法中之龍。針芥投機，復有芙蓉。自師承宗，曹洞始大。良价不亡，太陽猶在。凡今宗師，鮮克全提。不滯空劫，則落今時。惟師當機，正偏互唱。木女謳歌，石人撫掌。薦承明詔，七坐道場。三十七年，爲衆舉揚。夢身幻宅，誰主誰客？不有榮名，孰爲罪謫？一辭帝闥，終老海濱。國師塔樣，分付兒孫。漢東沂上，十方天壤。一切含情，萬古瞻仰。

靖康二年夏四月十五日，大洪山崇寧休壽禪院住持嗣、祖法孫慧照大師慶預立石。玉冊官武宗古刊。

《湖北金石志》卷一〇。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〇。（李文澤校點）

〔二〕題下原署：「朝請郎、新差知北外都水丞公事、賜緋魚袋天彭王彬撰。宣義郎、新授都水監丞、權管句均州軍州事武夷范寅亮書。朝請郎、京西路轉運司管句文字、賜緋魚袋真定張好古篆額。」

全宋文卷三三三三三

仇 忭

仇忭（？——一一四六），字泰然，青州益都（今山東益都）人。大觀三年進士，授邠州司法，歷州縣。紹興元年，入爲考功員外郎，遷左右司員外郎。二年，爲檢正諸房公事，尋充集英殿修撰，兼福建、兩浙、淮東、沿海制置使。罷主管太平觀。四年，以集英殿修撰知廬州，陞徽猷閣待制，進直秘閣。八年，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九年，遷寶文閣直學士，充陝西都轉運使。不赴，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金州居住。十年，復以前官知河南府。復徽猷閣待制、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十一年，移知平江府，兼浙西沿海制置使。請祠，以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十六年卒。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五，《宋史》卷三九九有傳。

福建兩浙淮東沿海制置使天申節上供事奏

紹興二年四月

發運、轉運使副、提刑官遇天申聖節，依上供格法，各有合發進奉銀絹。今來本司係創置，所有

天申節進奉銀絹即別無條格，未審合與不合椿發。《宋會要輯稿》職官四〇之五（第四冊第三一五九頁）。

舉官員數乞依兩浙轉運奏

紹興二年六月

昨得旨，令依轉運副使舉官法。緣逐路舉官員數不等，欲乞依兩浙轉運使合舉員數。《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九之二三（第五冊第四七〇五頁）。

乞本司屬官依發運司屬官例叙位奏

紹興二年七月

已得旨，叙位依發運使例。所有本司屬官，亦乞依發運司屬官條例施行。《宋會要輯稿》儀制五之二四（第二冊第一九二七頁）。又見同書職官四〇之四（第四冊第三一五九頁）。

乞支錢專充買牛奏

紹興四年六月

乞支降錢專充買牛，借與歸宗人戶，責限還本，庶幾接濟貧民，以廣耕殖。《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二〇一（第七冊第六〇八七頁）。又見同書食貨一之三七（第五冊第四八二〇頁）。

濠壽二州官軍乞推恩奏

紹興五年閏二月

蕃僞賊兵入寇淮西，濠、壽二州官吏軍將同心備禦一百餘日，晝夜防守。今來解嚴，乞保奏推恩。
《宋會要輯稿》兵一八之三六（第八冊第七〇七五頁）。

沿海有舟之家遞相覺察隱寄盜贓奏

紹興五年十一月

應沿海州縣有舟之家，五家爲保，遞相覺察隱寄盜贓。如有違犯，並依保伍法。如能自陳，或徒中反告，及他人緝捕，並優立告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五。

薦楊孝子奏

紹興七年

韓退之作《鄆人對》，以毀傷支體爲害義。而匹夫單人，身膏草莽，軌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于內，情發自天。使稍知詩書禮義之說，推其所存，出身事主，臨難伏節死義，豈減介之推、安金藏哉！
《宋史》卷四五六《孝義傳》。

赴陝西辭行疏

紹興九年六月

孤危之迹，恐無還期。儻使得罪於臨時，莫若自明於先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九。

乞申飭州縣同心禦敵奏

紹興十年六月

敵情從來詭詐，乘間陟險，必出我不意。今舟船廢壞略盡，望申飭州縣，協力赴功。其或怠忽不度，從臣按劾。《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六。（以上郭齊校點）

徐師仁

徐師仁（一〇九一——？），字從聖，號壺山，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時年十八。授泉州司法。改袁州戶曹。召爲秘書省校書郎，除國史院檢討官兼次《崇文總目》，再歲遷著作佐郎。累官朝請郎。著有《壺山集》。見雍正《福建通志》卷六八，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八〇《徐確傳》。

唐秘書省正字先輩徐公鈞礪文集序〔二〕

正字諱寅，字昭夢。按《五代史·閩世家》稱正字唐時以進士名依王審知仕宦。《九國志》列傳：正字，莆田縣人。乾寧初舉進士，禮部試《止戈爲武賦》，一燭纔盡，已就。有「破山如點，擬戍無人」之句，侍郎李擇覽而奇之。是歲釋褐秘書省正字，歸寧於閩中。屬江淮盜蠡起，退居延壽溪。王審知聞之，辟居幕下，而禮待簡略，內不能平，一旦拂衣去，曰：「丈尺之水，前陂後堰，安能容萬斛之舟乎？」尋舊隱，慨然有長往之志。王廷彬刺泉州，每同遊賞，及陳郟、倪曙等賦詩酣酒爲樂。凡十餘年，求還所居。嘗被病，遣求藥物於廷彬，答書曰：「善自調護，亦可自開豁。三皇五帝，不死何歸？」蓋舉賦語以戲之，竟卒於延壽之別墅。本朝張丞相齊賢記：正字未第時，道汴州，進謁梁祖，面賦《無雲雨篇》立就。其斷句云：「爭表梁王造化功。」大蒙賞遇。及解褐東還，祖爲開宴，醉中誤觸諱，歸館了悟，憂在不測，複製《遊大梁賦》以獻，其略曰：「客有得意還鄉，遊於大梁，遇郊垌之耆舊，問今古之侯王。父老曰：『且說當今，休論前古。昔時之功業誰見，今日之聲名有睹。』」中一聯云：「遂使千年漢將，憑吉夢以神符；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喪。」祖曾夢韓信授以兵法，胡奴指李克用也。祖讀至此大悅，令軍士傳寫，皆諷誦之，敕字酬一縑，不復責前事。按《崇文總目》：正字賦五卷、《探龍集》一卷，題曰僞唐徐某撰。正字實未嘗仕僞唐也。師仁家故有賦五卷、

《探龍集》五卷，正字自序其後。又於蔡君謨家得《惟道機要》一卷，又訪於族人及好事者，得五言詩并絕句合二百五十餘首，以類相從，爲八卷，并藏焉。正字《人生幾何賦》至今膾炙人口，兒童婦女往往道徐先輩，而集有《贈渤海高元固詩序》云：「高見訪於閩中，言本國得《斬蛇賦》、《御溝水賦》、《人生幾何賦》，家家皆以金書列爲屏障。」又《自詠詩》注云：「溫陵使宅有圖障二面，張林西樓書手作《迴文八體詩》，每一首顛倒讀成八首。」以此知正字之文不獨行於當時，名於後世，亦播於異域也。然《八體迴文詩》尋討未獲。小說載紅綾餅餤絕句，亦不見全。其餘碑碣之屬甚衆，類皆亡失。豈其賦名特高，故他文遂不俱傳歟？今觀牋疏，頗類玉溪。而律詩精練，亦不減同時韓致光、吳子華諸人也。惜乎遭罹亂世，不獲少伸其志。其來閩中，且有前陂後堰之歎，安有爲朱溫所屈哉？殆亦遜言避禍，不得不爾也。張丞相記頗詳，足以附見。建炎三年三月序。《釣磯文集》卷首，四部叢刊三編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九，《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一。（吳洪澤校點）

〔二〕題下原署：「朝請郎、編修道史檢察官、兼次《崇文總目》、管江州太平觀、守秘書省著作佐郎、賜紫魚袋族孫徐師仁撰。」

昭懷劉皇后

昭懷劉皇后（一〇七九——一一一三），哲宗后，劉安成女。初爲御侍，紹聖元年封平昌郡君，累至美

人、婕妤、賢妃。生太子茂，早卒。元符二年立爲皇后。徽宗立，冊爲元符皇后。崇寧二年尊爲太后。頗干預外事。政和三年二月九日自縊而死，年三十五。謚昭懷。見《宋史》卷二四三《后妃傳》下，《宋會要輯稿》后妃一之五。

上皇太后乞昭雪表

元符三年五月

臣妾竊以臣僚數有章疏，妄言妾生故越王事非有實。流言中外，謗莫能止，在妾之分，寢處難安。重念朽質不能殞滅，至使上累哲宗皇帝。況降制之日，親承兩宮玉音，一旦幾成虛誕之文，若宮掖尚行欺罔之議，則何以取信天下？竊以其時大臣及掌事之人即今盡存，伏望聖慈降下臣僚章疏，付與有司，明行鞫問。倘有實狀，豈不知過；若係虛妄，亦乞嚴行懲戒，以絕反覆興謗之端。如默而不言，慮玷哲宗皇帝，載于方冊，曷可傳之萬世？妾伏睹紹聖之間，元祐皇后親被睿旨，放逐一尼。後來通說事端，差官制勘，有雷公式圖畫之跡。御史錄驗，備載案牘，遷徙道宮，衆所共知，豈緣他人？方今新進之人，不究其理，謂妾遭遇哲宗皇帝，欲快人情，務攄前忿，豈存內外重輕之理，只報先朝未申之怨。衆口鑠金，可不懼哉？欲乞特降睿旨，檢取元祐皇后制院一宗公案及推勘官吏，付有司再行訊治，以示中外。如妾稍有干涉用情，不敢拱手而居后位之列。若不瀝誠詳具奏聞，安能辨雪？伏望皇太后陛下憫憐哲宗至孝至仁，照鑑妾之負冤無告，出自宸斷，特賜矜察。《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五一五原注。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九。

爲責鄒浩上皇帝謝表

伏睹詔書布告中外，責鄒浩誣罔故鄧王非妾生等事，以正朝廷之風化，以叶泰陵之聖德。銜冤上訴，俟明命于三年；頒詔亟行，示信恩于四海。下以稱在廷之公議，上以慰哲廟之神靈。仰荷睿明，惟知感泣。伏念妾本京輦良家之子，玷先朝侍御之聯。雨露既及于凡材，草木焉知其帝力。屬鄧王載誕之後，適長秋虛位之時，被兩宮之玉音，及群臣之僉議，旋加冊命，進長後宮。非天克相以誰爲，在妾何緣而自致？奸邪橫逆，指愛子作他人；中外動搖，視詔詞爲誕語。于妾身而敢恨，顧先帝以何如？亦當自反以人言〔一〕，信出不根之私語。且以元祐皇后因逐一尼，遂倡事端。逮從制勘，禁書圖畫之備露，御史錄案之甚明。自取彝刑，俄聞廢命。卷牘固存于朝論，推原豈本于妾身。方群小之肆誣，實衆尤之難辨。逮陛下承祧之始，當欽聖垂簾之間，泣血書辭，呼天雪憤，庶幾中外，備見始終。豈期元祐之朋邪〔二〕，競蓄前朝之怨憾，喜聞人過，肯驗是非，增飾煩言，更加傷害。方且擬議以深斥，尚何封章之可行？妾所痛者，慮傷先帝之明恩；妾所重者，恐亂後世之信史。惟大事之若是，曷小己之足論。終期群枉之冰銷，果賴至仁之洞察。奮英謀而獨斷，紹列聖以御圖。邪正剖分，黑白明著。姦言僞說，難逃聖覽之明；巧詆深冤，灼見沽名之賊。曲布丹悃〔三〕，昭示四方。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堯舜相承，文武善繼，上追兄弟友愛之義，下憐母子孤露之情，辨百年疑似之非，正萬世彰明之典。妾殞身何報，沒齒知榮。生當竭節以答聖恩，死亦無憾而見哲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一五原注。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九。（以上尹波校點）

〔一〕以人言：《長編紀事本末》作「其所言」。

〔二〕期：原作「其」，據右引改。

〔三〕布：原作「刊」，據右引改。

杜從古

杜從古，字唐稽，宣和中歷尚書職方、主客員外郎，官至禮部郎。工書法，爲徽宗所賞，宣和六年詔置提舉措置書藝所，以從古、徐兢、米友仁並爲措置管勾；其後復置書學，又以三人爲博士。著有《集篆古文韻海》五卷，今存。見《思陵翰墨志》，《群書考索》後集卷三〇，《皇宋書錄》卷中，《書史會要》卷六。

集篆古文韻海序

宣和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臣聞書契之作，以代結繩。自蒼頡垂範立制，紀綱萬事，歷堯舜三代，彌數千百歲，祖述規模，

訓迪意義，融光散氣，炳異丹青，禮樂典章備存於損益，形名度數昭示於維持。去古既邈，波流失源，學士大夫趨便就俗，是非無正，人用其私，至有謂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之說，莫可勝舉。蒼頡之文不得而見矣，至周宣王時，又有史籀，其學最精，今所見者獨遺石鼓，秦相李斯輒損其繁而爲小篆，渾厚端莊，世亦鮮儷。在漢則崔子玉以是而名家，於唐則李陽冰因之而致譽。美則美矣，求於斯、籀之門，曾未造其藩籬。篆之爲學，而豈易哉！世之學者研精銳意，或至窮年皓首，不能得其彷彿者，何耶？良以見聞不博，奇奧莫臻，是使後進雖欲超然遠覽，比肩古人，蓋不可得。恭惟皇帝陛下天縱睿知，觀象奎躔，六體之妙超軼前古，猶且屢下明詔，訪求散佚，於是深山大澤之藏，秘靈千百之守，鼎彝尊卣款識悉輸御府，古文奇字、繆篆蟲書靡不研覽，茲所以緝熙聖學，群臣莫望於清光歟！爰自慶曆中，文莊夏竦搜求斷碑蠹簡、銘記文頌，所得之字殆及百家，上以備顧問之不通，下以便後學之討閱，功雖甚勤，殊多舛謬。臣嘗懼朝廷有大典冊，垂之萬世，而百氏濡毫，體法不備，豈不累太平之盛舉？臣性識闇昧，固不足以商確其精粗，是正其異同，誠以博求三代之字僅四十年，雖未云衍，每閱於目，粲然炫耀，如在其世而親炙焉。今輒以所集鍾鼎之文，周秦之刻，下及崔瑗、李陽冰筆意近古之字，句中正、郭忠恕碑記集古之文，有可取者，撫之不遺。猶以爲未也，又爬羅《篇韻》所載古文，詳考其當，收之略盡。於今《韻略》字有不足，則又取許慎《說文》，參以鼎篆偏旁補之，庶足於用，而無闕焉。比《集韻》則不足，校《韻略》則有餘，視竦所集，則增廣數十倍矣。其所標出處之目，則不盡收其書，且以《汗簡》諸書爲證，復以四聲編之，分爲五卷，名之曰《集篆

古文韻海》。雖未足以遠輩前昔，亦可爲聖朝文物中一事爾。臣集篆以來，屢易寒暑，文字浩渺，是非混淆，以一己之力，纂百家之學，常慮終身不能成書，以負犬馬之志。今則陶染聖澤，得畢所學，實千載一時生死之至幸。若夫所載或訛，所集未博，更俟將來廣其源委。臣之涓勺，亦容有助於波瀾。宣和元年九月二十八日，朝請郎、尚書職方員外郎臣杜從古謹序。《集篆古文韻海》卷首，宛委別藏本。（楊世文校點）

左 譽

左譽，字與言，台州臨海（今浙江臨海）人。大觀三年進士，官至湖州通判。紹興中棄官入空門。有《筠庵長短句》。見嘉定《赤城志》卷三三，《宋詩紀事》卷三八。

池州藏春洞記 政和中

巖洞之形，仰者如釜，覆者如蓋，垂而欲墜者如鐘乳，突而傍立者如石筍，夭矯而下者若游龍，滴水落落如噴珠，千怪萬狀，真奇觀也〔一〕。嘉靖《池州府志》卷一，嘉靖二十四年刻本。

〔一〕篇末原注：「餘文剥落。」

宋故林君達本墓誌銘

上闕上□□□□□□太學生林君達本以高才力學爲友輩行所推許，今試於□□□□宜闕時人之賢者交口相慶爲得人，譽於是益信鄉先生長者之言爲不虛。闕遊見其負奇闕之愈久，愈知其不可及。大觀三年冬，譽歸自京師，聞君以其年十一月十有闕造其堂而哭之，弔問諸孤，詢其屬續之言，凜然如平生。其孤植泣曰：「不幸先人去世，今奉窆窆有期，銘先人宜闕已行□□，屬譽爲銘，以□□銘其敢辭□□惟林氏史□未□亡所攷。君諱放，達本其字也。世爲闕皆有隱德，弗仕，□□□君□君以□□過台之仙居□慕佳山水，買田築室而家焉，始爲仙居闕不及□□□□往應□□□矣。君少敏悟，才智過人，年十有三歲，闕此奇童也，異時必顯。比長，於書無所不觀，於文無所不工，自是爲賢士大夫所□推闕自□□□□□其□吾□□□□□今親又逝，祿弗逮之，雖仕何爲，乃謝去弗闕人□□□□□□□□□□而已□□□□□□□□奉身之具闕者有求悉赴闕然開講陳書，□經千卷，自魏、晉以來闕繼乃□□□□□□□□人無遠近敬服皆□□□□□□之不下闕皆君力也。君性坦易，與物無忤，□御童婢，不失聲色，及士有貶闕朝廷以三舍法貢士，君曰：「吾老矣，不能用。」遣子姪就選，各□□□後有闕者□與稱邑人無巨細□□君君闕不仕□□□□□□□□□□是闕豈敢任之□□□□□□□□□□吾不□□縣強之弗起□違其闕欲君之□□□□□□□□知其不可闕

敬□之□衆異其言。未幾，果得疾，乃草遺訓百餘言，闕外□□□□□□□□□□笑□□而逝，享年五十有五。配葉氏，有賢德。子男四人：長曰植，闕次曰□□□□□□□□□□，三曰□□□□，四曰士□。女四人，長適進士黃□□□□，次適陳□□，二尚處。孫男女各十人。以政和元年葬闕開元鄉桐林之原。有詩千首，文集二十卷，藏於家。君天性純美，又與道適。文無陳言，詩與字有唐人風。□□□□□□□□□□內典□□□□之於闕可□元豐間在太學，與一時名士游。後廿年，有同舍郎致身於政府者，每以詢君，君聞之終不以爲闕嗚呼！士失所守，實不足以配名，義不足以勝利久矣。觀君所爲，有其實而辭其名，厚於義而薄於利，闕之□□□□□□之日家無長物也。其庶幾古之得道者與！銘曰：

清秀之氣，天地所珍。鍾爲異稟，世能幾人。猗歟達本，得之者多。與世不偶，吁其奈何。德也宜壽，詎謂嗇之。嗟爾有位，莫或及之。有蘄者子，百世厥祀。想君平生，又焉憾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源。有幽斯銘，君封勿干。光緒《仙居志》卷二一，清光緒二十年活字本。（以上吳洪澤校

點）

楊葆光

楊葆光，宣和間承節郎、監孟店鎮酒稅。見宣統《重修涇陽縣志》卷二。

跋雲陽令王康朝題法相院詩

宣和間

公在大觀初作雲陽宰，施及惠政，民今懷之。其文章翰墨，雅稱當世。《題法相院》才一絕句，猶爲采詩者所賞，一唱三嘆，宜珍護也。命工模刻，託茲堅珉。宣統《重修涇陽縣志》卷二，宣統三年鉛印本。（劉文剛校點）